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5卷 ● 小说

· · · · · · L I N G M A N J I D U A N J I · · · · ·

沈从文甲集

石子船

龙朱

衣冠中人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 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 任丽凤

印装监制: 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4 字数: 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1·2352 定价: 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汪曾祺 王 抒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1932年在青岛

叶公超 摄

沈从文七十年代后期于北京



1982年
在凤凰县和
傩堂戏老艺
人在一起

吴智江 摄



足陽畫



許使老冠



宋元明時相繼由女冠而僧冠。

楚武王冠





作者80岁时在湖北江陵

王行 摄

目 录

沈从文
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 沈从文甲集 1

冬的空间	3
第四	130
夜	152
自杀的故事	173
牛	184
我的教育	200

□ 石子船 229

石子船	231
夜	245
还乡	255
渔	270
道师与道场	284

·日的故事	298
后记	318
 □ 龙朱	321
龙朱	323
参军	344
媚金·豹子·与那羊	352
阙名故事	365
说故事人的故事	379
 □ 衣冠中人	389
三贝先生家训	391
崖下诗人	395
副官	400
宋代表	404
菌子	411
大城中的小事情	425
血	431
微波	438
道德与知慧	461
战争到某市以后	476

沈从文甲集

——SHENCONGWEN JIAJI——

《沈从文甲集》1930年6月由神州国光社初版。

原目：《冬的空间》、《第四》、《夜》、《自杀的故事》、《牛》、《会明》、《我的教育》。

《会明》见第9卷，《从文小说习作选》。

其余诸篇据神州国光社初版编入。

冬的空间

第一章

一

……心情到近来，软柔得如蜡，差不多在任何事情上皆不缺少融解的机会。

十一月了。冬天已到了我的住处。我看到了冬天，感觉到冬天，如今我还意识到，要用我这手抓住了这冬天给我的忧郁。

我或者会如一匹叶子，离了所在的枯枝。我的灵魂，——倘若灵魂还是我的一种产业，我还有权利可以放弃或保留，我将尽这风吹我到个生地方去，落到人家屋顶，或是飘到小池小井里，我一点不留恋我的过去。我告给他们，我是活厌了，有风，我将尽他吹，我将因掉在一个举目无亲的世界里，因此死去，不再要人料理，也不料理别人，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这话的真实。我如今不再向旁人说到这些愚

蠢的言语了，我将怎么来挥霍我这日子，是我自己的事。

想起我自己是很蠢得可笑的。我总缺少使自己看得完全一点那种机会。我总嫌知道别人太少而别人知道我则更少五倍。我就只在一种憧憬的完全上系着我的哀乐。我要明白我自己，明白了，我似乎就能从此超生。心情的软弱，既全因为一切所谓彼岸的达到，明白了谁也无可援手，我就应当暗哑，诚实的做人，迈步的走上我的人生大道，但是——

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一个在任何辩解上也是懦弱无力的小器，还从种种机会上，尽别人称为有恒性的男子，无耻极了。

——我的心，你使我蒙羞的机会这样多，你的所得是些什么？

二

“二哥，夜了！”是女孩子的声音。在向房中近身处的一个伏在窗边小桌上做事的男子喊着。

“你开灯。”男子仍然还是伏在桌上头也不回。“玖，莫看了，开灯！”

那个女子，捏着悬在床前的电灯开关按了两次，灯还没有光明。于是含着小小嗔怒的神气，用爱娇的声音说话，“讨厌的灯，这样夜，电还不来。——你写什么？”

“我写文章，”那人拍的把一枝捏在手上的骨杆笔放下了。“今天守到这桌边一整天，还只是五张。头脑乱极了。现在另外写点感想那类东西了。心中不很愉快。”

“吃了饭再写，我们出去看看。”

“快吃饭了么？”

“是的，有人在食堂中闹了。我们出去好不？”

虽这样说着，那说话的女子似乎也仍然毫不以黄昏的景色为意，还是坐在床边看书的。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听到打第七次的下课钟声音，听到楼梯上有人忙乱的走动的声音，听到楼下食堂有人吵闹的声音，两人才各把工作放下，望到面前的小窗。看到窗外所残留的黄昏光景，那男子，用着很沉郁的调子说道：

“我们又过了一天了，玖。”接着且轻轻叹息，像是对这日子消逝加以惋惜。

“快过年了。”女子说过年的话，表示日子过去也似乎仍然可以讴歌。

“是的，到过年，我们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去。”

“仍然……”

“到这里行吗，我这上课教半年别人就早厌了。我很明白，别人不需要我，我们能放赖到这地方么？”因为这时说的这些话像是极不相宜，所以那个玖就另外说一种话。

“今天是礼拜三，明天我有法文。”

“有法文，你好好念你的书吧。我近来常常总感觉到缺少生存的气概，不知为什么，心软弱极了。往常见你因为很小的事就哭，一点不能节制自己的眼泪，还以为是女人，身体不怎么好，又任性，所以这样。你那性格我是在先总能原谅到后就会生气的，因为你如果懂得二哥生活的烦恼，如果还可怜二哥，就不应当常常无理由流眼泪。但我自己到近来，也成为女孩子了。一点不值价，眼前一切皆像在欺侮到我。”

“你莫多写字。妈就告过你很多次数了，医生又告过你。”

“那里是多？文章做了一天还是昨晚上那五张，照抄了一次。我这头脑一点也没有用了。往天写短篇，把神略凝，就看得一切清清楚楚，从从容容的写下，像最近小说月报的会明同菜园，全是那样子写成。虽改了又改，人总不胡涂。写完后倒到床上疲倦像死人，正好像与商务印书馆送我那篇文章的十六块钱报酬不相称，不过总是把心中的东西写出了。如今写不出，脑中塞满了一切杂乱的东西，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放两天莫写好点。你又懂劝我莫在生气时节念书，你自己一点也不讲究这些。”

“我能够讲究么？不写怎么了？快过年了。这里的薪水昨天算是反欠五十七块钱，真应当感谢他们，许可你学费也欠账。我们还答应为妈买药，并寄点钱给那可怜的老人家过年。我还应当退红黑的二百五十块钱。还应当退冰季的二十块钱。还应当把××的八十块书钱送人。一啷拉写十五万字也不够。现在还应当在礼拜天就写成五万，好去同×先生说，他告我说过中华或者还可想一个法。两百块钱我们也仍然不能搬家。账真不是有方法还清楚的事。我们在缝衣店方面，也欠下好几块钱的账了。”

说着，听着这样的话与他二哥并立在窗前的玖，无可回答，把电灯开关一按，灯明了。全房中为新的光明充满，窗外的黄昏景致不能再见到了，二哥暂时不再说话，在灯光下看那自己所写的半张日记。

名叫玖的为一年约十六岁，有着俏丽身材，以及苍白秀美脸庞的女孩子。身穿浅蓝鹅绒的小袖旗袍，披灰色毛呢的方格大衣，因为先一时才一个人从课堂下课回来，房中又清

冷异常，所以在房中也没有把大衣脱去。这女孩的头发留得很长，披到脑后非常平顺。神态凝静，仿佛有着一颗与年龄不相称的成年人的心。但长眉下一双微向上飞的眼睛，清明无邪的眼珠，却凝聚着一种爱娇，口辅微微开阖，从神情上所凝结成淡淡的忧愁痕迹即刻也就失去了。

被这美丽女孩子称为二哥的男子 A，年纪大约有二十七岁。是一个贫血人的白色瘦脸两颊略略下陷颜色憔悴的年青人。眉眼如女人却缺少光辉，口略向内收敛，平常人的鼻子与平常人的额角，若在一些大学生中站着，很难为人认识这是一个据说有着异样天才头脑的人物。这男子，身穿藏青色细哗叽长绒袍，身材很小，房之中有一大藤椅，当一坐到那有大的靠背的藤椅中时，人就沉到椅的中间去，有他人从外面走来，从背后望也就不会再发现得出这人的去处了。

男子 A 是这江滨私立 × × 大学的文学教授，女人为本校的英文系一年级旁听生。因一个熟人的原故，所以在本年秋季学期的开始，兄妹二人就一同到这地方来，同一些不认识的各地方生长的男女学生在一块生活，消磨这长的日子了。住处男的是在 × × 大学的教职员寄宿舍，女的则在女生宿舍中；现在的房间是这二哥的房间。因为房间是一些伶便聪明同事所选剩的一个坏房间，一些器具，一个床，两个又小又旧的白木写字桌，加上两扇旧糊的门窗，房中的情调任何时节总显得异常寡人。主人又正是一个不会使这房子成为体面的那种无美感人物，一些书，胡乱的无秩序的陈列在架上，一些学生文卷同各处年青朋友寄来商量的稿件，堆满了桌子，地下全是报纸同零碎字纸，素壁四堵，毫无装饰，一些很少用处的白磁金花的茶杯就占据在一个白木茶几上，如对主人

行为加以嘲笑的原因张着口不动。

因为灯光一明，女人看到桌上的情形了。

“二哥，你不要理这些事，人既身体很坏，管这些闲事做什么。”

“不管怎么行？我是来教书的。”

“你上讲堂教书好了，为什么把精神耗费到另外一些事上。”

“我想或者还有相信我主张的人。有一个就很好了。我告他们试来开始努力，我要使他们对于工作发生兴味。”

玖就笑，说：“你发现了‘天才’没有？”

“我不许他们自信是天才，所以我看谁蠢一点就相信谁如何有希望。”

“但是在宿舍，我听到有人说到你的工课了。她们以为全是很可笑的话。她们都说，晓得那个人说什么怪议论，胡乱极了，自己也好好像是不分明在说明某种意思。”

男子就笑了。他想议论应当是这样的，一点不奇怪，因为到堂上去时，在甬道中或者廊下，来来去去总是见到许多不缺少俨然极聪明的脸嘴，女人原是更多心窍玲珑的人，见到这萎靡男子，用着她们年青女人的本分，容易生轻视心也是当然了。他想明白她是怎样的女人，就问玖：

“那是谁？”

“不是你班上的，是四川人。”

“四川人就完全是有出息的人，女人是不消说了，我以后倒很想看清楚一下这些女人的脸目，因为不大注意过她们，失敬了。”

女孩子笑着，摇着那小小的头：“二哥，是高身材的女

人；那不是美人。”这样说，仿佛是以以为二哥纵看也不会吃亏，倒不如莫看为好。其实他虽说是倒要看看清楚这些女人的脸，却是并无必需知道这些女人的脸柔软粗糙意思。到了认真在一个女学生面前时，就是在本班上过课，他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欣赏她们的美处了。

因为听到有女人在背后批评过这一类话，虽然心中仍旧还是坦然泰然，但对于自己教书的失败是又得到一种证明了。以他想，则像这样子每月拿这点点钱，除了上课改卷子，与同学们谈谈白话，还得尽这些陌生的人认识，且毫无责任的加以背后的嘲笑，是太大的一种损失了。他想不到教书就只是得到这些无聊，并且想不到嘲笑他的还是那并不美观的女人。

有人在房门外叩门，进来了，是校役问吃饭的时间。当那校役把门带上走下楼去以后，女孩玖在灯下轻轻的温习着法文的生字，男子为一个可笑的孩气的思想所缠扰，在一张纸上用笔写着：“女人全是了不得的人物，那怕生长得极丑也很少悲感的机会，”但这人在心上却用血写着：“我将使你们女人中最美丽的女人爱我。”

三

夜中很冷。因为天气的温度下降，各处皆显得沉静，宿舍各处很早的就毫无声息了。

女孩玖在七点钟后就回到女生宿舍从一个女同学温习英文去了，俨然作着生存中勇上的他，坐在那张小小的写字桌前，一个人就咀嚼着自己的寂寞，反复的埋在沉思里。

……什么事情使我软弱到这样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拿别的事上得来的羡慕引起自己的骄傲，很顽固的活到这世界上作一个人？我要做什么事，为什么不去勇敢的走我所能走的路径，到前面去发现自己的命运？

……我这书可以不教了，为了一些苦痛，我将牺牲了事业，也很应当。我文章也不必做了，倘若因为任性的原故，没有人再要我教书。我不活，不为母亲或幼妹活到这世界上，只要有机会，使我到羞愤失望死去的理由，我就应当死！

……我当肯定我的生存。活着，无可奈何，各以其因缘终不免有一种纠纷到身上来，我无论如何当正面去接受，去证实，去流血流泪。

……我逃避一切，世故的小聪明，以为所作所为总不至于是在危险地方散步，于生活不至于发生急剧的变故。我就因这原故还在另一时节不知羞耻的恒怯无用活到这世界上轻轻的呼喊“寂寞寂寞”。真是一点羞耻也不知道的不可恕的东西！

……不妨重新来做一个人。我找出一些机会来使一些人也来为我难过。不拘是憎恨，是愤怒，以及嫉妒与羡慕，在我总仍然比之于今日为多有所得。

……我应当使自己也觉得出自己是一个活人，凡是活人分内的幸福同忧患皆有我的一份。

想着，皆是一些气壮神旺的话，不过只须另外又想想“是别人的事！”心情于是更软弱了。一个能够在生活意义上加以分析的人，一生就只能分析，别的属于实际相去就更远了。“要我的一份”，能够说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若能详细看看，所谓分内的“一份”，不就已经得到了多日了么？作着那

“我一定要”的任性样子，实则任何方法皆无法使生活的向前，这不轻易迈步的顽固精神，就正是自己所以为利益的精神。许多无用的人都那样对于生存抱有一种厌恶，且常常负疚发誓，否认自己，说是“明天”便应重新在做人的意义上另作一个估价，但是，这明天，就永远还是明天。终于日子悠悠的从容过去了。任日子悠悠过去，连向生活的正面作一度正视也缺少气概的男子，是面前纵有着所谓幸福的门，也仍然不能迈步撞进！

气候是冬天了，凡是春天夏天皆已缺少气概去做人的人，冬天的来临只增多生活萧条的方便。看看一切，木叶脱了枝，水面每早上皆结了薄冰，冷风使一切人皆缩颈如乌龟，已到了虫类冬蛰入土的节候，一个人所适宜的只是每天喝一点酒，找着那陶然微醺的机会，或围炉取暖，与朋友谈谈岁暮天寒儿童异地的回忆，使情感渐渐温暖，融解于生活调子中。既不能照到这样去享受冬天，又不能奋力使无聊的生活得一向机会，只尽使野心扩张，在生活外作荒唐遐想，更毫无目的向自己痛加挝责，真是一个不知世故无用处的年青男子！

冬天使这男子心情萎靡，也使这男子双手红肿，缺少补充一个火炉的一点点钱，住处是大窗向北，校中书记也弃之不顾的一个最坏最小的房间，任何时节房中总似乎比较外面还寒冷侵人，他于是用厚的棉被垫到藤椅上，包裹了身体，坐在桌边灯下做事，且时时揉搓已经为三天来江风吹红发肿的手背。

他想起一些对他生活大有帮助的熟人，以及近日所欠的一些已经近于对不起人的旧债，望到桌上的那支三年来兄妹二人皆依靠它生活的粗大象牙笔杆，同那个脐形玻璃墨水瓶，

又想着其他欲痴呆终无从痴呆的种种失败，叹着长气，眼睛凝着泪，颓然向椅后一仰，用那红肿的手背擦着眼睛哭了。

稍过一会听到有人进了房，轻轻的脚步，照着往日深怕吵闹哥哥工作的乖巧态度，站到椅背后，没有注意也知道这是玖。

“二哥，你怎么？”

仍然还是不作声。

在平常，女孩子玖因为体质的孱弱，非常容易哭，虽离开了妈在哥哥身边，为小小事情也得把眼睛哭肿。这哥哥，为了这事是常常感到十分窘迫，非用尽了所有对女人的温情，说着若干欢喜的话语，不能使这孩子心平气和的。朋友中有谈及这类事时，他总说写一万字文章是容易事，哄孩子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女孩玖的哭是使这哥哥成为母性，时时刻刻皆得具备对孩子的理解与同情，倒把自己孩子脾气失去了。但今天晚上是哥哥在哭泣，意外的惊诧给了这女孩，很难于处置的望着她的二哥。

他应当在这最亲近的最能用女人的同情待他的妹面前，任意的流泪，把所有挤压在心上的，流在血管里的，使自己中毒的一些郁结泄尽，但当女孩玖进到房中来站到椅后，毫无声息，稍稍过了一些时间，那男子不敢再任性，把头掉回，望到妹子却笑了。这时女孩玖眼中也凝了泪，因为见到哥哥的注意，勉强的装着微笑，即刻借故走到书架边去取书。

“玖，不许难过，我是故意这样子。”

女孩不做声，为着“故意”这种字言，也故意找架上的书。于是男子A反说，用同小孩子说笑话故事的神气。

“我往常小时也顶欢喜哭，凡是受小小冤屈，或者被人毆

打，天生的柔弱又无法报仇，就可以哭一整天。到稍大，在警备队做正兵，仍然是常常有机会哭。到沅州屠宰局时，收屠税同一个屠户争持，也哭过。再后人越大，经过可哭的事情越多，我反不会流眼泪了。我在北京那样穷困，白天到头发胡同京师图书馆烤火看书，晚上用棉絮包脚坐到桌边为晨报社写文章，可不曾哭过。到后写信给郁达夫，这好人，他到我住处，邀我到北京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饭，又送我三块钱，我拿这钱到手上时虽异常伤心，也不能哭。到后来上海，流鼻血到江小姐看了晕去，也不哭。但今天可想试来哭哭了。我真是在学你行为了，想不到真很方便，一哭，什么也完了。”

“什么也不会完！”虽然这样答应着，且回头强笑，女孩玖的神气，却很惨。

男子 A 站起身来捏着了女孩的右手。

“怎么？不许这样子，使二哥为你难过！你这手也冻了。你应当把手放到衣口袋里去，不要到球场去打球了。你看，我手也肿了，去年不肿，房中有壁炉，今年到这地方来可不行了。明天我到会计处去再借十块钱去上海买手套。”

“我不要手套，你应当拿点钱把呢裤子取回来，这薄呢太不成样子。”

“怕什么，不会落雪的，今天这样冷，明天又会天晴。”

“这时北京或者结冰了，在北海溜冰真是一件快活事情。我们许多同学全会溜冰，听说一双冰鞋要二十块钱，燕京学校冰场男女通宵溜冰，真有趣味。”女孩玖似乎全是乖巧懂事想用言语挽救自己同二哥心境的下沉，才夸奖住厌了的北京。

“你欢喜仍然到北京去？”

“我不拘什么地方全欢喜。”

“我也好像是不拘什么地方全不欢喜。这里我还不到半年，又厌了。我想我到年底过青岛去，那里学校开学就不再回来，不能开学我到北京去。”

“你不是说北京住六年也厌了么？”

“北京住六年还没有住这里三个月厌烦。这里人太多了，我不欢喜那些年青男女。”

“那你到青岛不也是……”

“我一定过青岛，我不怕他们。你暂住留到这里，若是要学费缴不出，就到蔡先生家去住，她不会使你为难。”

“我也愿意过青岛去。”

“那就同时去，他们答应为我预备有住处，地方总还不坏。那里是海，你最喜欢看海的，又爱爬山，去了那里身体也会好点。”

“我这几天总不大睡得好。”

“你更加瘦了。一天吃那点点饭，见了你吃饭就使我生气。小孩子闹气，不相信二哥的话，使妈担心，使二哥也担心。”

“你也瘦了许多。”

到这时，男子 A 就摸了摸女孩玖的脸，又摸摸自己的脸，“我老了，像已经有了四十岁，一切皆缺少兴味。近来人真堕落了，什么也不做。”说着，到桌边，见到一堆本班大学生的文卷，摇摇头：“我到堂上曾生着气说他们一点不能刻苦。我自己是连享福也厌倦了的，刻苦更与我离远了。”

女孩玖这时正翻出一本书，就另外问他哥哥：“二哥，黄先生说 x x 那本戏剧要上演，她自己演戏，冯先生也演戏，

就是演这个脚本。”

她就把戏本一页一页的翻着，又接着说道：“这里又是自杀，前天看那个也说自杀，戏里面难道除了自杀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么？”

这男子 A 这时已躺在床上，听到说自杀，就说：“他们能够自杀，是为强干，不是为衰弱，因为××是现在这世界上年纪虽老心却年青的作家，他看清楚了一切，在攻击一切，一点不妥协。那自杀不是那个洛凯士的最后一幕么？他把那人写得多好。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一定也那样自杀的。”

“他们要你演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去演自杀给他们看，拍手，喊好，那是再无聊没有的蠢事了。我是就因为不愿给那些讨厌的人看我的扮演，所以许多事都不去做，并且好像真要自杀也不敢了。”

“依我想，尽他们坐在下面的人看，是无味得很的。”

“可是你是年青小孩子，应当事事发生兴味。”

“凡是人多，我对什么也不欢喜。我只欢喜一个人到好地方去玩。我愿意到外国无一个熟人的地方去做舞女。我愿意去做看护。我愿意去当兵。——只是这地方读书我觉得无聊。”

“你同二哥一样脾气，想那些分外的事，以为那就是完全。二哥自己是现在明白了，真是呆了！先以为只要能够在大学校上一天课就好了，现在到这里教书还无趣味。先以为每个月有三十块钱，我就将好好的活下去，现在十个三十的数目也仍然不够。事业同金钱都不是使人生活向前的东西。名誉也没有用处。玖，还是好好把法文念好，我们有机会就到法国去，不然你也可以译点书，或把你二哥的文章译成法

文。在五年以内就要做到，不然二哥……”

“我欢喜去法国。”

“你才说什么都不欢喜，又说法国是欢喜的地方。”

“是这样想，到法国去，全是生人，全是生地方，一切习惯好坏一点不明白，一切规矩礼节都很新，一切——二哥，那地方不知道有梨子没有？”

“你是想吃梨子了。”

“那里，我一点也不！”

男子 A 从床上起来，跑到楼下消费社去买梨。梨来了，说是那里那里辩着的天真的玖，在二哥面前已习惯了虽到失败还不承认的脾气，见到梨一放在桌上，就不再客气，把削梨刀拿在手中了。

于是两人吃着梨。一面吃梨一面对于梨子说着种种话语。

“北京人宁愿意吃一个大柿，可不吃这大鸭梨。”

“这里值一毛钱一个，六年前在北京两铜元就可以买到。”

“我们那宿舍密司李，听到她说，哎呀，天津梨真好！我告她，这梨在北京本地方可不大吃，北京还有白梨同蜜梨，才算好梨子。她不相信。”

“远了点就贵，贵了点就好，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吃天津梨也像很不错了。”

“我是成天吃这种梨的，也成天想吃白梨。”

四个梨子各人吃去两个。

把梨吃过又谈了些别的话，女孩玖，拿去了一本戏剧，三本其他书籍，又要返到自己宿舍去了，要二哥送她。

他们下了楼，不久就走到校中大坪了。时为月晦，坪中依约可辨途径，有湿雾下降，远地灯光所照及处皆是淡烟一

抹。沟外小屋镇静如在睡眠中的小牛，绕校园树木皆如在打盹情形中的工人，白天挖泥，夜晚还忘记归家，微微的在寒气中摇动。天静风微，兄妹二人并排走过浸满了湿雾的空阔黑暗的广场。

把人送到篱笆边，纤长的人影已为宿舍房间露出的灯光所映照，分明的卧在地下，男子独自返身从原路回去了，走了数步，女孩玖轻轻的喊道：

“二哥，二哥，我告诉你，你莫要忘记医生说的话……”

男子 A 没有作声，匆匆的向广场走去，把身体陷灭到乳白的薄雾里。

镇上火车站很凄凉的敲着一段废铁轨做成的警钟，最末次由上海来的火车已快到了。

四

回到房中的男子 A，翻了会所写的日记，看看不知是谁上年末就挂到壁上，因为记起日子来方便的缘故就没有为听差扯去的一张日历，礼拜二是二十五，忽然又想起了月底的事情，故不久就又伏在那小小肮脏桌上继续写着文章了。

第 二 章

一

大广坪上全是白霜。仿佛真是在昨夜就写到这广坪四周，在水沟内做挖掘污泥工作的工人，大清早就把工作疲倦到自

己身体，已有许多人在担上掘泥了。打霜天比平时特别寒冷，太阳也似乎因畏避这早寒的原故还没有完全露出地平线上，在用工作使本身得到温暖的工人们，以及一个初从床上新棉絮中爬起，痴立在寒气中哆嗦的校役，口中皆出白气，像新加过燃料以后的汽管口端。广场一角正有几个特别早起的学生在练习篮球，广场中央有两匹不知谁家饭馆喂养的狗，仿佛所谓诗人那么很寂寞的在那碎白如盐的枯草地上散步。

有大霜太阳是必须出的。

知道天气情形，而在那里悠悠的唱着赞美这爽朗冬晴天气的歌的，在广坪周围树上有一些雀儿，在广场一端白屋中，有一个年纪青青的女子。

女生宿舍黄字四十号，二楼的东向一角，阳台上搁有一钵垂长缨花大如碗的菊花，在寒气的迫胁中，与房中一女人的清朗柔软歌声中，如有所感，大的花朵向着早晨的光明相迎微笑。

女人唱：

春天是我们的，春天是我们的，
看呀，你也年青，我也年青。
听呀，请你试规规矩矩听听：
一颗流星，向太空无极长陨，
一点泪，滴到你的衣襟。
相信我，这热情，这花，这爱，
这俄顷，一分，一秒，一刹那，
你应当融解，你应当融解，
还有那……

唱到这里时，在同房另一床上，有一个女人，用着同样的柔曼的声音唱道：

是啊，应当融解，应当融解，
我们的硝酸，硫酸，盐酸，
还有那——
还有那近视眼小胡子的今韵古韵，
还有那尚书的今文古文，
多极了啦，数不清，说不清！
我的天哪，你要我怎么同你拼命！

在先唱歌的就笑了，喊：“嗨，玉丫头，你就醒了？早哪。你诗才不坏，我看你还是做诗吧。”

把工课编诗的就说：“是呀，我明天就做诗人去，赋诗赏菊，梦里好同陶靖节划拳照杯。我们的菊花近来开得太好了，见了我真有点诗兴。虽然只一钵，开花三朵，要做诗，大约也可以写一本诗吧。可是主任说：不及格，留学一年。我难道还应当在这里做一年诗人么？”

“是做情人不是做诗人。要懂诗。”

“那么还是不懂诗好一点，我是 A 教授在他班上说的‘偷懒的人’，让工课麻烦一点还好，若是像××让恋爱麻烦，成天想躲避那蠢笨的脸嘴，也成天读那更加三倍蠢笨的信，不如选五个学分的物理，三个学分的化学，又来一个古代诗的分类，又来一个……”

“聪明人说呆话，你装什么道学，你的事我清楚极了。”

“你清楚极了，佩服佩服，你那么清楚我的事，你自己？你唱些什么？”

“我是‘口上有诗心中无思’：生活作证。”

“‘口上有诗，’多说得好听！可惜我不是（阿）……错了错了，打嘴打嘴。不过，五小姐，你这口上有诗，这句话以我照化学的公式分析分析，好像不是应当向我说的，也不是你口中说得出的，这字面是‘男性的梦呓’，你说！”

“我说啊！我说你口上有青酸，除非……才能融解与中和。”

“青酸，有毒，也不是你向我说的，让我想想：是了是了，‘口上有诗’，真是大作家的精粹言语！可惜诗是有——你也有我也有，……错了错了，打嘴打嘴，我口上是不会有诗的。要美人才不缺诗趣。五，我真恨我为什么是女子，你那可爱的小小唇上的诗，就不能拜读。”

“我说你口上有青酸，身上也有。”

“或者是有一点儿的，就因为不能拜读那一首‘诗’。”

唱歌的女人不愿意再说什么话了，把一双柔软手臂从湖色的绸被中伸出，向空虚攫拿。又顾自又唱歌道：

消融消融，融入伊柔波似的心胸！

那名玉的女人嘲弄似的也唱道：

做梦做梦，我的梦！

我睁大了别的人所称赞我的流星的美丽眼睛，
看你逃去方向的脚踪。

那在前唱歌的又忍不住要说话了，她说：

“诗人，要寻找牧童的脚踪，你找羊的脚踪吧。”

“五小姐，我佩服你！我记到旧约上好像说过：一个有恋爱在心上燃烧的人，他一切行为皆是诗。你瞧你这样善于比拟，顶不会疑心别人的我也不免当真要疑心了。”

“世界上有一个顶不会疑心别人的玉丫头，居然也就要疑心，奇怪得很！不过旧约我在慕贞读过三年零六个月，没有这句话。你记错了，那是一本名叫××之爱一书上的话语！”

“好记忆，一百分，你说你不看那些书，你倒记得到那些书，‘天才’的女郎，无怪乎逗人怜爱！我若是男子，我一天得写两封信给你。”

“不是男子也未尝不可以写，写好了，请我转去，我这人很高兴为你服务。放心我去同小羊说，小羊是又乖巧又天真的人，她也愿意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我拧你的嘴！五，你坏，我是纵明白你嘴上美丽有诗，也要拧的，小心呀！”

“正是！一切都得‘小心’，不只是拧嘴唇，别人听得出，玉丫头！”

“应当要让别人听得到，你不是这个意思么？”

五小姐忽然把被盖一掀，坐了起来：“起来，不许懒惰，要做事去！”

随着就拥着一件大衣下床了，短大衣下面露出细长的一双白腿，如霜如雪。

二

在盥洗间，各处是长的头发同白的腿臂，各处是小小的嘴唇与光亮的眼睛，一个屋子里充塞了脂粉腻香，大的白磁盆里浮满着肥皂白的泡沫，年青人一面洗脸一面与同宿舍中的女子谈着这一天关于工课的话语，或者还继续在床上的谈话，说着旁人纵听到也不分明那意义所在的笑谑。

这时节，大广坪已有许多年青男子站在早晨的太阳下念书，挖泥工人也已经为工作所温暖发热流汗了。

女人玉与五在一排洗脸，从外面来了女孩玖，穿着男子式的米色细羊毛短绒衣，拿了手巾同牙刷，见无空处，就傍了玉的身边，等候机会。玉抬了头，见到玖了。

“玖小姐，你早！”

“不早，太阳在我床上半天了。”

五把手正擦满了一脸肥皂沫，也抬起那可笑的脸来，向玖招呼：

“住处好么？”

“好极了，晚上清静得很，天亮了，不是太阳晒到床上还不会醒。因为很舒服，见了太阳也还是不忍起床，所以才这样晏。”

“我恐怕你还不曾醒，所以不敢过你房中吵你。”

“我很醒了一会。这里早上空气真好。今天打了霜，更加冷，但是太阳美极了。”

“若是十二三，在房中看月出也有趣味。”

玉这时已把脸洗毕让出了位置，且为女孩玖倒水。

“谢谢你，玉小姐，我自己会倒。”她把壶抢在手上，不让玉做事。

玉把壶给了玖后，就捏着玖细羊毛绒衣的肩膊，很亲爱的说：

“这点点衣不怕着凉么？”

“很暖和，我在北京住了一阵，过了两个冬天，到这里来一点不难过。”

“可是你手肿了。”

“那是到坪里打球风吹红的。”

“谁给你做的这好看衣服？母亲么？”

“一个朋友，二哥相熟的女人。”

女孩玖无意的说着这样话语，毫不为意认为还必须在这话上解释女人是有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因此这话使玉同五皆有所误会，心中皆如失去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正把头低到水中的五，接着就羡慕似的说道：

“玖姑娘，你真是有幸福的孩子。”

这时的玖已把从热水中起出拧着的大白牛肚手巾覆到脸上，就不作答，心中好笑。

玉说：

“A先生待玖姑娘真好，使人羡慕。”

玖仍然笑，搓着毛巾，想起昨晚上同二哥说的同往青岛的话了，就问两人：

“放了假，你们到什么地方去？”

玉说过××，五说留到这里，且接着说若果留到这里能同玖在一处，真近于幸福的话。但玖却告她们，说不定明年又得离开这地方到别处去。两人皆诧异了，其中五的平素以美自骄

的意识尤其近于发现了一种损失。她稍稍沉郁了一点，说：

“为什么原故？”

“说是身体不很好，脾气也坏得很，所以改一个地方。他性情是那样，就因为脾气不好，所以我母亲才回到乡下去养病，不然本来是说到这里找一个房子住的。若是我母亲到这地方，那就有趣味多了。”

“玖小姐舍得母亲么？”

“没有法子，二哥也是舍不得母亲的。我们在一处住不能活下去，所以母亲回到乡下去。还说明年想法回去看看，我二哥也有十年不到过乡下了，可是又说过青岛，我不明白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

听到女孩玖说的话，两人就都不做声了，各人在心中有所思索。玖因为记起青岛有海水，风景很美，就又自言自语说道：

“我真奇怪海水，深得底都好像没有。”

玉想走，五说：“小姐，你又忘了你的东西，你的心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因为不愿意再说什么话，女生玉仍然不理走回房间去了。走到廊下时还听到五的声音，“小羊是天真快乐的，放心吧。”然而说着这话语时节的五，已经不是早上唱歌时节五的快乐，从语气中也可以听出是无可奈何聊以自解的意思。

三

第一班淞沪火车像平常日子一样，在三等车里带来了一车蠢人，就是身上肮脏，言语朴陋，成天各以其方便做事，

用工作使身体疲倦，晚上又从工头处得三毛五毛的报酬回家去睡觉的下等男女。另外是在二等头等车厢里，载来了一批有学问，皮肤柔滑，身穿上等细软材料衣服，懂许多平常人不能明白的事情，随随便便谈一点什么就可以在签名簿上画一个到字，于月底向会计处领取薪水的大学教授。这些教授到了车站，下了车，随意又坐到一辆人力车上去，即刻有一个同工人差不多肮脏不体面的汉子拖着车把就跑，于是不到十分钟后，车夫还没有出校门十步，这些教授就站在讲堂上用粉笔写那些问题，同一群年青人谈着完全与“天气”“工人”“车夫”无关系值四元一点钟的话来了。学生呢，为学分原故耐耐烦烦听着的也总有人，很有心得那种样子忙忙的写着记录的也有人，把心思想到课以外，或者是一封信，一首诗，一块钱与一件蠢事，也仍然总不缺少这种人，但是课堂外面太阳底下的薄霜慢慢融解又慢慢的化作白烟的事，是没有人想到那美的。挖泥的人跌到沟水里去，爬起时全身浆着墨绿色肮脏东西，也是没有人想到那寂寞的。天空蓝到像海，一个人向天空想到海，心也近于像海一样的寥阔，无边无际，这更不是年青学生有分的事了。学生们全到课堂上做转贩一个上等人的知识去了，只留下两个小饭馆中送早面到宿舍收碗回去的邋遢孩子，在广坪中让太阳炙着破棉袄绽肉的肩背，对于天气以及天底下的情形出神，其中一个在回头发现了曾偷过鸡头的狗也在那里很悠暇神气散步时，很不平似的拾起石子奋力向狗身上掷去，被石子打中臀部的狗，一面叫着逃走一面回头望着打它的仇人，似乎从那扁脸小鼻子上认清楚了是合兴馆的伙计，同时也记起了偷东西吃那一回事，于是不再做声，窜过干沟，跑到枯根株还未拔采的棉田

里去了。

四

在上海方面，装满了整船的丝绸，茶叶，桐油，鸡蛋等等向海洋浮去的大舶，皆乘早潮满江时节出口，船皆傍江边南岸行驶，大而短笨常常画着一面旗式一个狮子一颗星的烟筒，冒着淡淡的青烟，间或还发着比山中老虎嗓子还沉闷的短促声音，从一里外的××学校大坪中看来，是仿佛这船是在岸旁或竟是在岸旁旱地上慢慢的行动，且如大声呼喊船上人也当能听到。其实船在江中行驶，去岸尚数十丈，若在江边散步，就可知道船去江边已经如何相远了。

青年A无课，又不欲作其他事情，大清早就在江边玩。看江上潮涨潮落，目送全身以钢铁作成俨然是蓄藏着无尽的生命之力，顽固的转着转着轮叶向大洋浮去的轮船，望着那庞然巨物过去后，尾部机轮所激起的大浪，涌到江边堤脚，作生气样子，以及被这余浪所摇撼，如为一双大手所挝过因而发昏东歪西倒的小舟，心中总若有所失，非常寂寞。大的船，悍然毅然勇敢的向不可知的海洋走去，靠一点人类经验，风涛暗礁皆无所避，终于把责任尽过，再休息到一个新的日光下面，船真是可佩服的东西！所谓巨大的人，所谓将向人生大道走去的人，不将也应当如此悍然毅然竭尽生命之力，用着顽固的不变的姿式，一切无所恇怯的活着下来么？

见着大船的过去，以及小舟的摇摆，青年A站在那石堤上，目送着汤汤而去的铁体钢心的怪物，就心想：这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对照，这些浮在水面的东西！人是浮在比水面

还轻柔的一种生活上头，因为缺少力，我的心，就只能在别人生活巨浪后面摇荡如醉。我从没有去自试向我所欲达到的方向驶去的气力，也缺少这近于吓人的雄心，因为心的柔软，到近来，就索性连平凡的欲望也没有了。

他于是在堤上追跑着，似乎只要能追及那船，就可以请托这船上人带他到所要到的一个地方去。但是这船毫不留恋的走远了。他跑了一会才不再跑，喘着气，用着神气颓唐的眼睛，望着在太阳下所照的一切世界。柔软无用的人！新的日子原是就可以带他到一个新的天地去，但他只凝神到空虚，这空虚是连幻象也缺少的一片茫然漠然的蔚蓝。

过了一会，自言自语说：

“我有我的方向，应当载满一船劳苦与眼泪，卸到我那彼岸的货仓！”

他走回去看下课了没有，在学校长廊下见到了玖同另外一女人站在那里品评一钵菊花。

“玖，你上课又下课了？”

“接到又有。你难道已经到过江边了么？”

“我玩过了一点钟。”

这时另外有一个女生走过身来问 A 的考试问题。那同女孩玖在一起的约莫有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就轻轻问玖，“这是你哥哥？”女孩玖也轻轻答应，且悄悄的笑，因为见到与二哥说话的正是校中顶不美观的一个女人。好像有许多话还说不完，到后是无话可说了，就又向玖说话。接着噙噙上课钟又打着了，许多穿衣服体面的学生好像很为自己一件衣服合式满意，腰梁骨笔直的竟向各人课堂走去，许多女生也同男子一样的很匆匆的从廊下走去，并且有全身是粉笔灰的教授

夹杂在学生中，凭了那好酒好肉培养而成的绅士神气，如鸡群之鹤矫矫独立，与 A 认识的总同他略略点头，或者说一句很平常的应酬话。男子 A 同玖离开时，那与玖在一个班上读英文的女人，回头望了 A 一眼。

“真是怕人的世界，这样多年青人！”这样想着一面低了头向长廊东端走去的男子 A，为了天气，为了在这好天气下所见到的一些年青人，心上觉得异常寂寞。因为在众人中，许多人皆能为一些很愚蠢的知识所醉，成天上课，吃饭，厌倦了也不妨发点小小牢骚，间或到毛厕去用小铅笔之类，写一点近于泄怨的幼稚可怜的话语，就居然可以神气泰然的活到这世界上，处处见出愚蠢也处处见出这些年青人的生气郁勃。自己却无时无事不在一种极偏心的天秤上，称量自己生活，就觉得年青人的天真烂漫完全无分，想抓到一个在基本心情上同类的人竟无从找寻，孤立的而仍勉强的混到这些人中间，生存的时代与世界皆有错误样子。但是刚走到长廊东端，又给两个女人拦住了，男子 A 神气略显得窘迫，用忧愁的眼睛望到这两个女人，想明白是有些什么事必须到这些地方来商量。

女人是早晨在床上唱歌的玉同五，两个因上堂的××教授请了假，这时来找 A 问关于考试的事。女人五说：

“没有什么事，想向先生借一本书，我们买书不到。”

玉也说：“我只能抄点笔记，怎么办？我也没有。”

“不能够请托一个人去买这样书么？”

“是买不出。已经买过了，卖完了。”

“那到我房里拿去，可是过两天也得退我，因为同学太多，让大家看看。”

他们于是到了 A 的房间，说着“真糟真糟”一类话，把桌上杂乱的书一面整理一面微笑着的男子 A 行为，使二女人见到感觉得出一种温情的动摇。游目检察一房的所有，唯一的女孩玳的一个十二寸半身小影发现到书架上层。五把相拿在手上，“先生 A，玳姑娘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听着这话的 A 作着微笑，女子玉却因见到这情形也用另一意义微笑着。五又说：

“这真美，像画上的人。”

“像一匹小羊。柔和天真到这样子，不是像羊么？”玉意别有所指把话重复的说着，尽五白眼也作为不知，到后就走到书架边低头找书，取出了一本皮面金花的小小圣经，“A 先生，你是教徒？”

已经把书整理过后，倚身到桌边，以背向窗的男子 A 说：“天国的门不是为我这种人开的，要有德行同有钱的人，才应当受洗。我是把圣经当成文法书看的，这东西不坏。”

因为看到女子玉把圣经翻着，念着第一页上面用蓝墨水写上的话语，男子 A 又说道：

“这是一个女人送我的。我住北京时病到医院，医院照例什么都没有，就只放一本大字圣经，我就成天吃黄色药水，看约伯记历代志过日子。有一天，又躲到床上看圣经，读雅歌，这女人是教会的什么长，来各处病房安慰病人，到了我房里，看我正在很吃力的把一本圣经搁在枕边翻，女人就取到手上，见到我在圣经上批的对于译文方言解释，就大喜欢，用中国话问我是什么会里的教友。我告他不是，这女人看了我两眼，抿抿嘴走了。但第二天又来，我们就是朋友了，她因此就送我这样一个小字本精致东西。到去年，我同我妹去一个教会的办事处找过她，圣诞节且送过玳妹一件很值钱

的羊毛短衫。”

两个女人听到说及短衫，心中皆略略感受小压迫。但男子 A 接着又说：

“这女人初看很怕人，似乎真像小物件上小学校的女管理先生，一副冰冷脸孔，竟与她的事业完全不相称。但熟了以后，才明白年龄同宗旨皆不能拘管她的天真童心，一个四十岁的人，吃宗教饭也有了二十年，却看我的小说，很有趣，以为在暑假中当译一些心中所欢喜的给她的国内朋友看。真是了不得的人，若不是因为玖妹身体不济，我将送她到这老女人处学××去了。”

女生五在早上不忘记洗盥间的谈话，这时无意中听到这话，血管子里的血畅快了许多，望到 A 的瘦脸，复望到桌上的许多稿纸：“A 先生，你又在做什么文章了呢？”这样说着就到玉身边用手暗拧了玉的肩部一下，“密司×，你的诗怎么不拿来给 A 先生看。”

玉说：“我是赏菊的诗，学究气免不了，看了也头痛。我记到你好像有一本山歌是看牛看羊人唱的，不是有这样一本书，你告过我，还要我写一个封面题字么？”

男子 A 不知道这话是一种属于私隐的嘲谑，就说：“既然写得有这样多山歌，想必一定有不少好作品，若果作家高兴，我倒非常想有福气看看。”

一种与聪明完全相反的话，使两个女人皆失去了拘束大笑不止。

五

把两个年青女人打发走后，一个人站在自己房中书架旁，手翻着那册刚为女生玉看过的小小圣经，心上发生一点极暧昧的动摇，又旋即为另一种懂世故的理智批驳着，摇头做出很凄凉的苦笑。这日的事在日记本上，他应当加上这样一点旁人不会明白的话：

她们以为我是先生，居然敢在我面前不红脸的走来走去，说笑话，真是胆量不小的女子！

一切有福气的女子，也正与其他一切有福气的男子一样，又聪明，又乖巧，大概总应当逗一些人怜爱崇拜吧。

这泪中微笑的心情，是女孩坎也不会了解她的哥哥的。

两个女人皆俨然各有所得的回到住处，一面各在自己写字桌上翻看新借的书，一面各人在心上想起一些年青女子所仿佛能理解的荒唐事情。像平时作论文一样，年青人，有着一颗聪明善感的七窍玲珑心，看书一遍即可按照堂上题目写成一篇有条有理的论文，如今是这两个女人用一些印象作为根据，在心上另外作着一种通畅清顺醒目悦心文章的。

六

一个钟表里面机械之一那样脚色，大鼻头为早风刮得通

红，站到教务处门前看一只衰弱苍蝇在窗上爬生大趣味。办事人则坐在大办事房柚木写字台旁边，低头烂脸填写一种极麻烦琐碎的表册，不三分钟又抬头看看壁上的挂钟。下课时间到了，就在房里喊一声“打钟！”于是人在外面用着元气十足的声音答应“噫！”于是那陈列在大礼堂附近，用木架悬高，成天为那红鼻子校役拉着振子敲打，即刻发着啾啾的又如因为被北风所吹，害小伤风，因而声音略哑的校钟声音响了。于是一群年青人很奋勇的惘无所畏的大踏步从课堂中跑出。于是教授们很和气的到会计股同主任谈天去了。

每一堂工课，皆不缺少一种学生头痛。每一堂工课，一些作教授的，皆总有些对于自己工课感到无聊或非常得意的人。时光为教务处壁上的钟摆一分一秒所啄去，到后是教授与办事人轮到休息，照例的午饭时间已到，绕学校附近各小饭馆的大司务，同提竹篮送饭，见狗就想拾石子掷去，一见纸烟上小画片就捏在手心当宝物的江北孩子，以及馆子里打杂的伙计小二，倒忙起来了。教授们拿很大的一种数目，选一本书诵读给年青人听，大司务为三五毛钱的原故，手执大锅铲，在灶边一点不节制气力的炒菜。年青人真是一副率真，每天一早起来就知道洗脸刷牙齿，肚子空了晓得先吃一点早面，上课就笔记照抄，上毛厕就在板壁上写一点近于发泄的言语，读英文又很勤快的认生字，到午了时，一窝蜂皆来到饭馆了，于是吵闹着，欢呼着，用着对于这一顿饭“催促”或“讴歌”任何一种理由，毫不受教育所拘束，使所有供给大学生吃饭的地方皆成为有生气的地方。又间或就在饭馆动起武来，破皮流血，气概不凡，从精神上看来，完全看不出学生为国文系治音韵学的大学生。

大广坪四围沟边就只剩下一些黑色污泥，成小堆，为太阳所晒，放出微臭的气味，在下风远处走过的学生们，皆用手掩鼻匆匆过去。一些为手捏处放光的铁铲铁锄，大的竹箕，古意盎然的缺口土窑水壶，散漫的卧到沟中，沟上烂泥处蹲得有一个看守家伙的粗蠢汉子，口咬短烟管一支，让大暖的太阳熬炙肩背，引为幸福。

远处兵营一大队新兵，正分班蹲在地下，吃带黑色发过霉劣米煮成的饭。

到了下午没有工课的就在大广坪中踢球，毫不吝啬气力，当圆的球无意中落到沟外时，挖泥人总欢欢喜喜的代为把球掷回来。

仍然到了夜间，仍然是一些很有希望的生命力极强的年青人，从课堂涌出，转到笑语嘈杂金铁齐鸣的食堂。工人皆背了锄头竹箕回家，兵营中吹起喇叭，声音融和在暮色中，柔软而悲哀。淡白的日头沉到地平线下去。没有一个人对这各样情形加以综合生出空漠感想。

开回上海的火车，把聪明人同蠢人仍然带回去了。

七

仍然是灯下，男子 A 同女孩玖，在一个房中做事。

“二哥，你说写穷人，从反面写也行，我如今试来写正面。”

那二哥似乎并不注意到这话，所以女孩玖又说：

“二哥，你也仍然正面写过了，你××不是完完全全的写？”

男子 A 说：“什么正面？”

“穷人，贫苦的，被忽视与轻视的，肮脏愚蠢的人。”

“只看你写的态度，同你文字上的技术，只要写得好，反正无关系。文章太坏，有好主张同好思想也是不行的。文字完全，把极平常的人物也能写得感动人，这完全是艺术。”

“那我不写了，”接着，女孩玖就抓起自己面前一张写了将近两千字的稿件想扯碎。在没有扯碎以前为男子 A 所抢去了，就轻轻嚷着，“不行呵，不行呵，我不许你看，写得太坏，不许看！”

“这脾气是不对的，玖。我说过一百次，文章写了不许扯，写成了也得给二哥看，你又这样发脾气！”

“为什么我把写得不好的文章留下来给人看？”

“别人还有勇气印，你连给二哥看的勇气也缺少，这是正当脾气么？”

“退我呵！我不欢喜这样！你不退我我就不管。”

“不要你管，”男子 A 就一面把那创作稿件就灯下看着，一面笑。

女孩玖又说：“我不答应！我不答应！你笑我，以后我不写了！”

孩子气重的女孩玖站到一旁放赖，男子 A 把文章看完了，站起身把文章递还给她，“你写得好，并不坏，就写这穷人如何无望无助的到江边去，以为她在晚上做的梦会实现。她在江边等候梦中的放光耀日东西，但是只见到来来去去的船只。她就数这船只的数目，一，二，三，二十，三十七，一直数到她生活上从没有经过手的数目上去，到后就把这数目记到心上，回家……你有天才，很细心，听二哥的话写成就送到

小说月报去。”

女孩玖一面看着自己文章一面听男子 A 说话，最后咬了一下嘴唇，说：“二哥你说怪话，你笑我，好歹我不写了。”

男子 A 就仍然把自己的文章接写下去，一面摆头表示女孩玖的话不应当这样说。

过一会，有人在房外叩门。男子 A 漫声的答应，说：“请。”门外的人仍然不推门，又叩了两下，男子 A 第二次又说“请。”还是在门外剥剥的叩着，男子 A 稍稍生了点气，站起身来拉门。门开了，一个女子，点点头，害羞样子微笑，怯怯的走进来，见了女孩玖在此，仿佛放了心，也不再顾及男子 A 了，就同玖去说话。

“她们找你开女同学会，快去！”

女孩玖说：“我不去，先就同玉小姐说过了。”

“不行，玉小姐说不行，要全体，有要紧事商量。”

“我不会商量什么，玉小姐知道我！我说明白了，怎么又要我去！”

“我不知道，是她要我来的。”

“我请你说说，我要做点事，到我哥哥这里，不能到会。”

男子 A 就从旁说：“玖，去去也好，你应当习惯这些事情。”

“我不高兴去。”

大家无话再说，来的一个女子也好像找不出话可说了，就望这房中的一切，望了一会，又怯怯的望到男子 A，忽然说：“你不来，那我要走了。”

女孩玖说：“密司朱请你同玉小姐说，对不起。”

那女子点点头，向女孩玖不自然的笑笑，又向男子 A 笑

笑，走去了。

男子 A 把门掩上。

“玖，这是你同学同班上课的么？”

“是的。人老实极了，为班上长得顶好看的女子。”

“我倒不觉得这女人有什么好处。”

“久看看就会发现。清秀得很，这人工课都好。”

“女人照例工课都好。”

因为这话是近于说“也不过工课好罢了”的意思，女孩玖稍稍不平了，便说：

“这人思想也不坏，我看到过她书架上有许多新书，社会科学，国际问题，新艺术理论，……比同学都多。”

男子 A 想到另外什么事上去似的，不再说话，仍然坐到桌边了。坐了一会，一个字也不再写，温习到一些为女孩玖所不了解的事情，到后忽然说：“我们到江边玩去，怕不怕冷？”

女孩玖说外面一点也不冷，于是两人不久就出了学校到江边去了。

江面全是薄雾。

江里帆船在雾中，隐约闪着小小的红风灯。正涨晚潮，微浪啮堤，正因为这细碎声音，一切空间反觉得异常寂静。

循薄明的长堤石道上走去，走到男子 A 日间追大船处，男子 A 想起日间的事，不动了。

“二哥，你倦了？”

男子 A 摇头不语。

第 三 章

一

女孩玖很早的起身，邀约朱到球场习网球，玩了一会，又邀同伴到她二哥房中去取书。用着稍稍不安静的心情陪了玖到教员宿舍去是朱这个人。到宿舍了，女孩玖也习惯用手叩门三下，没有答应，又看看天气，已经是二哥起床以后的时间，就轻轻的推门。门开了，房中空气极坏，电灯还放黄光，男子 A 躺到床上，衣也不脱，皮鞋也不脱，被盖还未曾完全拉开就随意的搭到身上，房子中地下无数碎纸，显然是主人夜来睡得极晚。

女孩玖与那同伴女子皆涡住了，女孩玖轻轻的走到床边去，很忧愁的望到男子 A 憔悴的脸，长的发，以及一只搁在被外瘦小的右手。

“二哥，二哥，……”

男子 A 似乎并没有酣睡，一听到女孩玖的声音就惊醒了，爬起身来睁着充满了血的一双失眠的眼睛，望着妹子勉强的笑，且一面说着“真太晏了晏了晏了”的话，作一种在妹子前面自责的神气，想将昨天晚上的一切遮掩过去。但女孩玖摇摇头，把脸背过去了。男子 A 明白玖要做什么了，就说：

“玖，忘记你是大人了么？”

女孩玖，听到男子 A 的话，且记起在房中还有朱，是没有正式介绍给二哥的客，就回头装着笑脸，勉强对男子 A 笑：“二哥，你为什么又这样子？”

男子 A 也装着笑脸：“不是通夜不睡，是起得太早了，到后又倦得很，所以成这样子了。”说到这里男子 A 已望见电灯，还有光，没有熄灭，就赶紧把机关拍的一按，且如往常情形，一面捡拾桌上的稿件一面说话。“写得很有头绪，做文章真是天气早好一点，不为旁人吵闹，清清静静，……”

女孩玖心里就想：“你完全说谎，对于我问客人。显然是在夜间过度疲倦了这身体，所以到这个时候来说谎！”但是她却说：“二哥你真勇敢。”

“我们的文章在下礼拜成就了，我以为这篇写得很好，你看了也一定欢喜。”

“好是一定的。你是不是还要我题几个字？”

“自然的事！你为我写章草好点，不要钟体，你写钟体不大好，因为汉隶太无根据。”

“可是笔真不行，我得借笔来！”

“好，你借一枝好笔来，并且随意画一个封面画。”

他们俩在客人面前互相谎着，且都用着笑脸，又皆明白白这谎话背后所蕴藏的眼泪。女孩玖且正式把女生朱介绍给这说谎话的二哥了，男子 A 望到朱，很勉强的点头，且更勉强的找出一些话语来同那女人接谈。他问到女生朱同乡，又问到朱选的课程，以及从 × × 转学以来对于这新学校同旧学校的趣味差别，竟像非常想明白这些事情那样关心。女孩玖则从旁代为解释，好像男子 A 要在女生朱生活上写一篇小说的原因，所以同时把自己对于朱的长处也说及。她说到朱的工课，说到思想，说到人，其实这些话昨晚上在堤边就像已经全说过了，如今又来在朱本人前面重复一次。

本是怀了稍稍不大安定的心来到这房里的朱，到此见到

这兄妹二人情形，话更不能多说了。她用着聪明的眼睛看望对她说话的人，拘束的不自然的回答着，又在女孩玖的赞美言语上，做出害羞的笑，她也有一些说谎的精神，就是一面觉得男子 A 近于可怜，然而她说的却是“非常欢喜看 A 先生作的山鬼。”她在对谈上也找出了许多近于客气的言语，可是主人的笑她看得很清楚，那是一种与叹息并不两样的东西。她知道第一次谈话最相宜的还是赞美，所以赞美了男子 A 文章，还同时赞美到女孩玖的美丽和天真。她本想说“做文章身体太坏是不行的，应当为一些人爱惜自己一点，”但她仿佛为了大家“安宁”起见，却只说出一些平常客气的话。

预备铃摇过了，女孩玖同客人已把书拿走上课去了。男子 A 坐到自己床边，想着昨晚上的工作，想着这时上课去了的有着柔软的心妹子，又想着这使女孩玖同客人皆似乎极其难过的情形，工作结果只是一些什么意义。

二

吃过午饭以后，

“你哭了！”

“那里有这事。睡不好，眼睛就这样子。”

男子 A 不再说什么，只想着一切。因为不愿意使女孩玖伤心，就说别的话。

“玖，为什么大清早就引客人到我这里来？”

“我以为你早起来了。”

“人家看到我们房里这样子真会笑话。”

“那里，她们才不会为这些事笑你！”

“你不是说四川人就说过我吗？”

“但是我听到那四川人她们常常说到你，可见得并不是很讨厌了。”

“我倒以为单为这些原因明年也不再教书了，我不愿意让女人说到我。我倒并不想要这些女人欢喜我。一些年青的人，天真烂漫的吃饭上课，莫以为我爱做文章说得可怜，只想一个女人援手，就以为我在她们面前也会感到可怜！”

女孩玖笑了，不做声，然而又轻轻的像不让二哥听到一样，说：“人家崇拜你那有什么办法？”

“我才不希罕这种东西！若果是靠到这些意义，就有理由安分知足活下去，那我不写文章也够了。我是还担心那些女人以为我平常很随便，就以为是想要使她们看出我的可怜，因而在我面前更加矜持小心起来的。”

女孩玖仍然笑，摇头，表示意思是：“我猜不会有，这些女同学全老实极了。”

但女孩玖并没有老老实实把另外一时节女生朱同她谈到的近于老老实实的话，告给男子 A 过。她只另外谈到工课，谈到试验，谈到在试验时一些学生与教授故意麻烦的情形，也不再说到女人，也不敢再问到昨夜究竟为什么写了一夜文章。

这时第二十一教室，正坐满了一室年青男女，看着讲台上讲比较文学教授抄引的作品。那教授引的是男子 A 文章的一段，抄满了一黑板，一面抄一面又回头说，“不要把标点加错，”大家就笑。这是一句话，在凡是这教授所担任的工课上面，遇到抄引笔记时，他总不忘记这一种责任内的嘱咐，为了重视笔记起见这人有时还观察学生的笔记册，因此学生中

有人就在笔记册上也写上那一句话，好让教授见到的。

把黑板写满，应当是教授说话的时节了，这就凭了一点在另一时节所知道男子 A 的种种，解释这文章以何因缘写成，以及内容的柔和情感与理智表现的美处。

在讲堂下最末排坐的是十个女人，玉，五，朱三人成一线坐在角上，正如其他同学一样很随意的领会到先生的分析。到后听到讲“天才”一定是有，且把如何生活就算天才的话期望到同学，学生全笑了。第二次又返身面向黑板写字时，玉就同五说话。

玉说：“听这个讲不如找小羊来谈天还有趣味，她讲这一课比大教授高明多了。”

五说：“小羊应当也来听听这一课，好多有一个机会去谈笑话。”

玉又说：“她今天好像哭过一会，我上午在第七教室见到她，问她为什么不愉快，不做声，微微的笑着，走开了。”

五又说：“你应当安慰她，她是你的——”

“你要我打你了？”

“你自然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假若你是……”

坐在一旁的朱听到这两人说的话心中匿笑，装着一点不注意的神气抄录笔记。先是不懂所说“小羊”是谁，到后清楚了，她同时还明白“小羊”哭泣的原故，下了堂，就走到黄字宿舍去找那所谓“小羊”。

三

玖尚没有回宿舍。宿舍中只有另外一个同学，正在翻着

× × × 那本书。朱走进房去。

“珑小姐，她不在这里么？”

“好像是上课去了。”

“我下堂没有课，她下堂也没有。”

“那是到她哥哥那里去了。”朱想走，同房的珑于是又说，“这孩子不知为什么原故，今天哭了一会。”朱答着“哦”字，仿佛这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事，很匆促的走下楼梯，到了楼梯却碰到女孩玖。她们暂时皆站在楼梯口边。

“我到你房里找你，不见你。”

“什么事？”

“同你玩玩去，我引你到好地方去。”

“愿不愿到江边去看看船去？”

朱正望到这女孩玖的微肿的眼睛难过，一时不遽回答。

玖就又说：“欢喜去就等我一会儿，我换件衣，我二哥也在外边等我。”

朱稍稍凝神，想了一会，本是预备邀玖去玩玩，以为可以安慰这女孩，现在反像是被玖所邀，故忽然说不去了。她说，“我不去，”也不再在奇突的话上加以“我记起了”或是“我几乎忘了”那类话语解释，说过不去，并且即刻就走了。女孩玖一点不曾注意，匆匆的跑上楼去换衣。女子朱走出屋外，就见到男子 A 站立在路上，军人风度的姿式把两只手插到衣袋里，忧郁的向她招呼，这女人脸略红，点点头，从男子 A 身边走过去时，柔驯得像一匹小猫。

男子 A 望到这女人在大广坪中走着的背影，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最先抱着“怜悯别人”的心而来，到后却又抱着“缺少别人怜悯”的心而去，一个非常寂寞的女子。

女子朱一个人返到自己住处，同房一女人正在念李商隐《锦瑟》诗，见到了朱，就询问她李义山诗是不是平素欢喜的诗。女子朱正为一种心上小小纠纷所苦，就很奇突的说：“我什么都不爱。”说过后，坐到自己床边，一事不作，痴了半天。

四

天气已经到了将近深冬，虽然是大日头成天从东方跃起又从西方坠下，在日光下还有人晒杂粮，打赤膊作工也很平常的事，但那只是一些无教养愚蠢顽强的下等人的行为，在××学校，办事的地方，全在那里安置预备过冬的煤炉了。肮脏汉子三三两两扛了竹梯，铁筒，铁炉到了教务处又到事务处，满校各处跑，大钉锤随意的敲打，从讲堂外边过身时也大声说话，若不是为安置这铁炉的原故，这样放肆的行为，恐怕罚一个月薪水还不容易使教务长快活。这些做工的人因为安置炉子，并且也居然有机会躺在会客室沙发上歇憩了。并且一出去，也居然同学生一起涌到吃饭地方坐下了。不过年青人虽然同到这些汉子在一处吃饭，却都明白这些是无知识无身份的人，都懂到顾全身分，也不再用同他们说什么话，也不问问今年煤炉比去年煤炉价钱如何不同，也不必知道这些人每一天做工有多少钱收入，他们因为是读书的子弟，吃饭以前上四堂工课，吃饭以后又得上四堂工课，他们就只记到工课的内容，或单记着工课的名称，以及担任这一课的教授脸孔。他们还有间或还在僻静处写写标语的人在内，这些上等人，全都明白身分这样东西有怎样用处！

因为听说新装了煤炉且新升了火的会客室，很暖和宜人，

下了课后，许多学生皆在会客室中围炉取暖，与同学谈天，仿佛对于因为有了这炉子，这一天就过得特别舒畅。其中有人轻轻的唱歌。有人打呵欠，很愿意就在那炉子旁边睡一中觉。有人先尚发牢骚想到第四阶级，因此一来也成为自由党了。

另外有两个男子，在会客室的一角，辩论到目下流行的“艺术问题”，各人凭记忆在一些看过一遍两遍的新书上，各举出了一些连自己也不很分明的例，又说诗，是情绪，是情感，是节奏，又说艺术方面，是革命，是下层的呼喊，是力，其实到后是说到两人皆有点找不出头绪，不知道应当如何来解释了，所以不得不结束了。两个年青人皆各看了一本《女神》，一本《呐喊》，订得有《小说月报》同《语丝》、《北新》，又另外看过五六本翻译的书籍，又听过名人演讲，又能标点不错，又能做点小说。这两个很有作为的青年谈到很激烈时，几几乎真快要决裂动武，若非两人皆想到主义以外的学谊，恐怕两个天才皆炸裂了。把话变换方向，两人就说到一个女同学身上去，同在一条战线了，是一同皆觉得女生五生长得不坏，有理由使人想起时心跳，他们于是各尽所知推测到这女人的未来情人。

这时节，男子 A 同女孩玖，正在车站上遇到了五，五在车站送一个人，因此同这兄妹二人同时回返校中。会客室窗外是路，来去人皆可以望到，年青人照例是一见到女人就有感想，且能在一个女人一言一事上造作出若干谣言若干幻想，就感觉到全身松快。男子 A 同女孩玖等三人走过那路边时，是已经为一个英文系二年级，头发很长，西装整齐，单是那样子送进当铺也可作一个艺术家的估价的大学生见到，这已经很像个艺术家样子的人，正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外面天气，

忽然见到五同 A 在一起从外面走来，心里一跳，就呱的一声，正说到五的两个同时就向窗外一瞧，居然就毫不对于自己所见加以考虑，便认为应当要用一个平常男子所有的妒嫉了，各人骂了一句野话，就凭空猜想了一些谣言，且为这自己所幻想的事情烦恼着，于是就无条件认为社会非革命不可。两人故意走出去，因为可以试试五看她还有所畏惧没有，在大廊下他们遇及了，女生五仍然傍到这兄妹二人，男子 A 一点也不明白自己有这样两个敌人，他只在这两个大约读过一本莎氏比亚戏剧因而就有骄傲颜色的大学生脸上加以小小注意，除佩服这种年青人耳大头圆相貌是很有福气的气貌以外，别的全不留意走过身了。

这两个宝贝这一来像很受了侮辱，居然不再到会客室去取暖，走到一个空课堂去了。到了那课堂拾起地下碎粉笔头来，用英文各写了一句骂女生五的话语，才算稍稍气平。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原就全是这种样子，女生五是毫不为那两个同系的学生设想，就走进了男子 A 住处的。然而 A，又毫不为五设想，谈话总像一个在讲堂上的教授，完全不体会到对面女人是如何愿意有了解那心上蕴蓄的人。但正因为这无拘束，随便谈了许多话，且更无拘束的是女孩玖，用着最天真的态度待人，女生五到后仍旧是俨然若有所得的回到宿舍去了。

五

日子，另一世界这时或者正糟塌到战争上去，或者正糟塌到酒食上去，或者谋杀，或者啼喊，或者肉体的陈列，或

者竹木的殴打，一切虽不同，夜却一般又来到了。

天夜了，在兵营里的兵士，还成队的在操坪里唱歌，正如这白昼的埋葬，须要这世界上顶可怜的愚蠢人类唱着喊着，夜之神才能够凄然的抓一把黑暗洒在地面。

第 四 章

—

过了十天。天气变了。日里大风从北面吹来，使着有力的呆气，尽吹到晚还不止。大广坪中正如有无数有脚东西在上面跑过，枯草皆在风中发抖。傍晚时大广坪除了间或见到一二小馆子送饭人低了头走过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了。到了黑夜，傍学校各人行道电灯皆很凄凉的放散黄色的暗淡光辉，风在广坪，在屋角，各处散步，在各处有窗户处皆如用力的推过，一二从廊下走过或从广坪一端走过的人，皆缩颈躬背，惟恐被风揪去的样子畏缩走去。

男子 A 因为心上燃烧到烦恼的火，煎迫得厉害，想起女孩玖的被盖太薄，恐晚上天气寒冷失眠，便把自己所用的羊毛绒毯送到女生宿舍去。到了那个地方却见到朱，朱正在同女孩玖谈话，见了 A 来很不自然的笑着，这还是十天前那是微笑从 A 身边走过的最初一次。因为本来只要稍稍有意见面，只要一到玖这里就决定可以见到 A 了，但朱是为了一种很心乱的纠纷反而有意常常避开了 A 的。她知道 A 常常在玖处，所以玖处也不敢来了。她知道玉五两人是有一种关系同玖比自己与玖还要好的，因为怕玖同玉五提及，所以与玖上课也

不讲话了。她因为今晚上风大，以为决不会遇到 A，才来到玖处谈话。

无意中仍然在一处了，女子朱没有话说就想走。

男子 A 说：“我妨碍你们了，很对不起。我是要做事去了，我还是先走，你们可以多谈谈话。”

女孩玖也说：“不要走，你应当再玩玩，回头我又送你回去。”

女子朱不得不坐下了，男子 A 虽说要走，却一时也不能走。女孩玖问他关于新妇女问题假使写戏剧应当如何表现，想请他代为解释，并把一个解决方法见告。这件事正是男子 A 来此以前朱同玖讨论的问题，男子 A 想了一会，摇摇头笑。

“怎么样？告我们一点。把你意见告给我们。我们正议论到，不懂方法，应当如何描写，如何把全局延展成为一个完善的剧本。”

男子 A 说：“密司朱意见以为怎么样？”

“我是没有意见的。我以为”她说的好像是本身，“悲剧不一定是写人类流血的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请 A 先生指示。我以为男子在工作上当顽固，女子在意识上也不妨顽固。若是有一颗顽固的心，又在事业欲望上处处碰壁，她当能在新的道德观念内做一个新人，然而自己又处处看出勉强，这心的冲突，是悲剧。”

女孩玖说：“这话我一点不懂。”

“你小孩子要懂这个做什么？”男子 A 说着，又换语气同朱说，“你说得对极了。悲剧不是死亡，不是流血，有时并且流泪也不是悲剧。悲剧应当微笑，处处皆是无可奈何的微笑。”

女孩玖同女子朱皆当真在微笑了，但女孩玖仍然不懂这些事，她于是读起剧本上的话来。这时因为听到这一边有人说话，五同玉借故过到这房里来了。玉问女孩玖是讨论到什么，那样热闹。

大家仿佛毫无拘束的谈到新妇女的话，在男子 A 议论中三个女人皆在心上各有所会，很小心的避开这言语锋刃，用一个微笑或另外一个动作遮掩到自己的感情。到后与女孩玖同房的那女生也从别的寝室回来了，这是一个相貌极其平常的女人，沉默娴静，坐在自己床边听这些人谈话，说到自己仿佛能理会得到的话时，也在那缺少机心的脸上漾着微笑的痕迹。

男子 A 忽然想起自己到这里无聊了。他要走。他用“要做事去”一个不可靠的理由离开了女孩玖寝室，走下楼到了大广坪，穿广坪走去。风极大，路旁电灯幽默如磷火。男子 A 因为想从近处走过这黑暗无人的广坪，所以从草上走过。坪中五步外皆不见人，走到前面，却分明有人从前面窜过去，受了惊骇样子，且飞奔的向校外走去了。前面是球门的木柱所在，隐隐约约看得出有白粉笔写上的字句，男子 A 心里清楚了，觉得一个年青人能看清楚了自己方向，只要是自己所选定，不拘写标语，散传单，喊叫，总是属于可佩服一流的青年。因为觉得这年青人也有认识的必要，所以就装作神气泰然的走到学校门边传达处，作为看有无信件的神气等候着，看看这敢在十点钟以前写标语的，究竟是怎么一个人物。很等了一会，果然有一个人从校外扬扬长长的来了，若果男子 A 还能记得到同五在一块从车站回到那一次，到长廊下时曾有两个年青英文系的学生迎面走过，还在心中暗暗佩服这年

不忘记到那话语，且想起过去五玉称女孩玖为小羊，又如何对小羊要好的情形来了，心中十分难过。写过这标语的大学生，正神气清爽的在宿舍中得意，以为第二天大家见到时如何口呼同志，料不到这文字除朱看来有另一意义似乎用血写在心上外，这粉笔字当时就擦去了。

三

“一切年青人的事皆无分贪图了，只有工作是我自己本分上的东西。”

男子 A 这样想着，坐到自己房中正想开始来写一个短篇，就以年青人、苦于政治烦闷，因而很勇敢悲壮的，在半夜里到各处写标语一件事作为主题，刚刚写下一句“晚来风大，”门外有人敲门了。

“请！”随了请字进来一个同事，大学二年级英文教授，年三十一岁，扁脸短鼻头，因为新西服的原因把脊梁骨挺直，走路非常有西洋人风度的一个××省人。是大约为慕名那一类情形，因此常常来到男子 A 住处谈话了。照例男子 A 与同事学生，皆无差别的待遇，一来就床上坐，有东西就吃，没有东西时热水也不为客照料，话则毫无拘束的随意谈去，所以来的人纵非常拘谨，到过三两次也就仿佛极熟了。这英文教授是每次来时总先说一句“在著作么”似戏谑又似敬仰的话语的，答应说“没有，”那就坐下了。答应说“做一点小事，”那就说“不要太做长久，我来换换你的方向。”怎么样换换方向？是得 A 来听听这教授很精彩的自白，如何读书，如何教书，又如何也常常用英文写文章，只是不大好，说时

且露着一点对于“博士”一类人英文程度的不平，对于名人的不信任，这样那样而已。虽然也常常觉到无聊，但有时又觉得在烦恼中得此“有志气”的人谈谈也是好事，所以这人就常常有机会来了。

人如今是进来了，破了往例，不问“在著作么”这一句话。

“先前你灯是熄了的，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女生宿舍才回来。”

“你们著作家是……”他意思是用着敏感的正确的大脑，要说“女生总欢喜你们”但又立刻觉得这话不大好，所以不讲下去了。

稍过了一会，这教授又换了一个方向，用着全然外行而又不服气的神气说道：

“你到了这里，我们学校可以给了你不少小说材料！”

男子 A 笑，心中想：“自然我就是找材料来的。”

照例男子 A 与同事谈话时节，有许多机会是得受窘的。譬如做文章，他们总欢喜很客气的谈到一点外行意见，同时还不要忘记供给一个故事的胚胎，如谁人爱谁，又如何爱，谁又被抢，到后闻抢劫的匪徒拜了把子，再不然则说“我的生活直可写一本名著，奇怪而且伟大”，他们就以为这是一个作家需要的好材料！学生们写文章呢，大体也是这样子，用五百字或一千字，写一个故事，非常吃力的写成，自己看来就常常感动得很，于是很规矩的抄出，缴卷了。整个的天真，使人完全无办法，分辩解释皆简直全无用处。遇到这情形，男子 A 就只能点头认可，微笑，或者说“很对很对，”于是同事中觉得这年青教授还有趣味，本来先虽是很看不起写小说

的人，到后也就不什么讨厌了。这英文教授，是很相信每一次谈话总对于一个作家有大影响的，所以且常常当笑话那样子说，“不要把我写成书上的人物！”听过这样话的男子 A，仍然只能作苦笑

这时英文教授在房中走动了，皮鞋橐橐地响，似乎不能忘记先前的话，就又问男子 A：

“我们学校里女生有不有天才？”

“我不知道。女人照例是聪明，当然不缺少很优秀的女子。”

“当然，（点头科）不然，（摇头科）我的意思是作家也应配作家，才能相得益彰。你说是不是？”

为这雅谑，男子 A 无话可说了，从这话听来才明白平常自己常常到女生宿舍，已经就很为这些有知识的大学教授注意了。他心想，同这些人说话是很难的，讽刺他又不懂，不做声则他就以为是心虚默认，且更不妨造作一些谣言，流传到学生中去，想到这里稍稍觉得一些东西可怜了，因此男子 A 说：

“我也是这样想过了，一则找材料，二则找女人，就来到这地方了。”

教授一点不觉得这是反话，就很关切的轻言细语问男子 A：

“是谁？告给我。”

“当然要告你，再过一会吧，我还要有许多事请你帮忙，你大概高兴？”

“自然效劳。有什么问题我总可以解决。不过你得防备 × × 先生，人坏极了，各处造谣言，一个礼拜上八点钟课，总

有二十四点钟批评别人的事。这人真是个不敢领教的人。”

对于××先生的切齿，显然是曾在一些男女事上吃过××的亏了，男子A猜想一定是这人曾经爱上谁个女人，所以这样高兴谈到女生的天才。他于是问英文教授：

“你说天才，你班上有没有这个女子？”

这汉子不做声，就望到男子A呆笑。

男子A又问：“告给我，是谁，你一定是发现多日了，两年来的你当然比我多知道许多。”

仍然是呆笑，因为愉快得意，脸也更其扁圆了。

男子A不再询问时，这汉子却轻轻的说道：

“他们都是说×××全校第一名。”

这汉子，原来是心上有伤的人，虽天生一个应当本分一点的脸孔，却蕴蓄了一颗不能自甘平凡的心，毫无问题是爱到学生×××了。男子A因为想起了一切男子的无用处，所以听到这亟于找寻哀诉机会，又浅薄又可笑的行为，心里也很难过，不能再嘲笑他，又不愿意再问到他了，就不说话。

“她又选有你的课，多幸福！”这教授于是又这样说了一句。

男子A只能望到这大学教授作苦笑。因为这无理的可怜的妒心完全不必有，自己就是成天成夜在为一个女人害相思，也决没有想到这学校中任何一个女子来的。但待要同这种蠢人解释，说是请同事放心，来此认真说只是生活，既不是想从同事领教找寻创作材料，也不是想同女生中什么人恋爱，这话是万万不会为这教授相信也很分明了。到后他就敬了英文教授一支香烟，代表了他的同情。烟雾的圈在那越看越扁的脸上，作一种轻轻的摸抚，旋即散开了，教授夸奖到烟好

时，男子 A 在他那脸上看出人类悲剧的一个最好范本。

因为不忘记吸烟时节那扁脸，男子 A 一个人独自伏身在桌上，心的边缘像为一种忧郁所啮食，先前预备写下的文章也不能再写了。想到写标语年青人的行为的悲壮，想到扁脸人又愚蠢又庸俗的爱恋的煎迫，男子 A 到十二点时还没有脱衣睡眠。但是另一个小房间里的扁脸教授，已在新制棉絮里，梦到一拳把同他抢女人的男子 A 打倒，跪到 × × × 前读求爱的英文诗了。

四

黄字宿舍女生五，在烛光下写了一封长信，写成了，没有发去的勇气。

第五章

一

女生朱觉得非常寂寞。特别是同女孩玖要好了。然而与女孩玖在一处见到男子 A 时，总即刻借故有事走去。间或也问到过玖是不是欢喜五，玖的答语多是小孩子的话语，一点不注意到这些，所以同时也说到二哥性情是并不欢喜同女人来往的性情，听到这话的朱总若有所失，沉默很久。

有一天，在男子 A 班上，讲中国新兴文学方向与进展，因为引到标语文学，男子 A 说到另外一些写标语的人的心情，在用一种比譬的解释，说是欢喜在厕屋一类地方很不节制的

写上什么脚色，若果艺术一点，是可以成为诗人的，说到这个时大家全笑了。其中有曾在那厕墙板上用铅笔写过几字的人物，脸上泛着微红。男子 A 又说及如何的对于那类人敬服，坐在学生席上的女生朱没有做声，也随了众人微笑，下堂时，遇到玖，就说：“A 先生还不知道别人写标语骂过他同五小姐。”

女孩玖说：“是谁？”

“不知道谁，半个月前的事。”

“说什么？”

“说 A 先生同五是一对……”

“好笑极了，二哥，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恐怕谁也不会知道，因为我当时看到就擦去了。”

“我要告给五小姐去。”

“嗨，不行。莫告她，这是不能随便说的事情。”

“那你同我又说了！”

“你真是小孩子。”

朱走了，玖到她二哥住处去。男子 A 正在批改一个卷子，桌上还堆有许多卷子没有看过。

“二哥，我听人说有人写标语骂你。”

“那算什么事。这是大学生的长处。”但是，改了一些别的人的稿子，就又问玖：“听谁说？”

“是朱。”

“在什么地方？”

“不明白，她好像说是十几天前，见到了这文字，是用粉笔写的，把你同五写在一处，说是一对。”

“这是极不通的谣言，恐怕还是近于像由女人造作的。”

“女生那里有这种兴味。”

“五知道没有？”

“好像不知道，朱同五并不好。她并且不许我告五。”

男子 A 就笑了。他想：“一定的，女人的心，不是浅薄，是太敏感了。”稍过，就说：“玖，朱还另外问过你什么话没有？”

玖说没有。玖因为怕妨碍她二哥事情，告过了这话就走了。男子 A 想必定是玖说了一些很天真的话，并且估计这话在玉同另外许多同学皆说及的。因为似乎是一种足把自己位置到可歌唱处的好地方去，男子 A 对这些女人是感到一点愉快的。但是假若这学校真有那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凭了小小的聪明，在上课以外还要散布一些谣言，使这谣言在一切人心中，作一种荒谬的发展，嘲笑和妒嫉的继续，在男子 A 方面仍然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痛苦。

好像无论如何，纵写下的标语仅仅是朱一人见到，只要是居然有人感到这需要，把一些很觉可笑的话语，写到大众可以看到的去，也就可知一定是还有不少其他年青人，在心中蕴蓄这谣言的种子多日了。为了这件事，是不是应当筹付所谓对待方法，或者当真的就去爱，尽一些人成天就书也不再念的去“不平”，或者离开这地方，让一些年青人也有些女人可以倾心，得到心跳红脸的机会。这些就是方法了。用这样方法那样方法皆可以变更自己这时的地位，也同时能变更一切人心上的位置。但他两样事皆没有作，他以为若果五有这欲望，那将给五培养这欲望的好机会，若完全没有，那就将给朱也有些机会做别的事。

一本五的卷子被翻出来了，一页一页的检察，除了聪明

的痕迹外露，一点没有其他什么隐衷。他把卷子抛开了，在心上自言自语说：“这是不会的，我不能尽这谣言滋长，将在一件事上使这女人永远站到她那毫无机心的态度上做人！我得让一些常常在身边的人知道我并没有为谁倾心，也没有为谁痛苦。我是不能在你们这些年青人面前有可怜理由的。我若是有一天自杀，也只是厌恶一切，不高兴同许多人活在一个世界上，凭这理由我也许自杀。到了我真活得不愿意时，我是正为有什么人在爱我这一类原因，我或者跳到江水中淹死吧。但使我厌世的女子，在这个学校是还没有！”

但是这谣言如何使其不再盘据到某种人心中，男子 A 是不是去想那解决方法的。

二

只是一个原因，男子 A 欢喜在一些人事上分析，这结果是虽然一件可以泰然坦然处之的事仍不能完全放下。在学校的小球场男子 A 见到了朱，朱很窘的神气，想走去又不能够，似乎很可怜。

“朱小姐，我听到玖说及你告她的一件事。”

女子朱红脸说不出话来，把眼睛向地下望。

“当真是有这事么？”

“我没有理由造谣。是半月前的事。”

“他们真太可怜了，我真觉得他们可怜得很，再有一个月我离开这里，大约大家全快活了。”

“若是走，全快活……自然有人很快活！我想是这样。”

男子 A 笑，女生朱就觉得男子 A 的话与自己所说的话，

皆可以使自己心变软弱，到不能不哭地步，不再说什么话，点点头，飞跑到球场另一端女同学群里去了。男子 A 忽然觉得当真有亟于离开这地方的需要了。就为了自己一点自私，似乎以早早离开这个地方好点，因为一切必然的进展，完全把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情形中，平素把一颗心拘于自己工作上，拘于自我的悲哀欣赏上，一旦在这些男女事情中还得来负下一些不必负荷的义务，生活是更多烦恼了。

但到这来的男子 A，这样天气还是无法在住处安置一个炉子，写成了的一部小说是已经被人家用一种很客气的理由退回了，把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第二次失望也得到了。现在各学校皆只有一个月就得放假，书业既极其萧条，相熟的地方无从拿一点钱，换一学校又不相宜，若是仍然搬到上海去住，则用什么来对付房钱同伙食？上海不是北京，一住下来可以半年不名一钱，北京既不能凭空飞去，租界上那里找得到生活？并且不大明白自己性情使他来到这里教书的人，还会以为年青人毫无恒心，见异思迁，把固有的业放下又去流荡各处敲诈，为不可救药。自己生活虽不一定当在完全处努力，不过把这误解的方便给人，也仍然是一种痛苦。还有，穷使他在过去成为许多人不欢喜的人，如今是仍因为穷无法在生活上认真了。

看了一会在球上发生兴味的年青人的行为，又看了一会以看球为乐事的旁观者陶然自得的种种平凡的脸，男子 A 感到心上积孽的烦累，觉得用他人作榜样这幸福是永远不能达到了，就一个人回到住处，在平常拿来写字用的小桌边坐下了。

因为不许这心上的东西扩张，看一本古子书寄托到自己这颗无没落的灵魂。

三

这些人一吃了饭全到玖处。在玖同五同玉面前，女生朱极其不自然。做人的义务是这个女人比其他诸人为多的。她多知道了一些事，就为这些事情把如量的烦恼得到了。玖见到朱的沉默，只以为是心中有别的事，就说：

“朱小姐，你这样子像观音了，听说观音是又和气又忧愁的。”

“我忧愁什么？你小孩子说的话不当数。”

五会心的笑，似乎知道这沉默理由。然而以为朱只是因为另一个男子心上有所纠纷罢了，就率真的问朱：

“是不是为了一个人？”

朱作为不曾听到这话的意思掉头同玉说话。她说：

“玉小姐，你看完人心没有？”

“人心那里会看得完？”玖是这样换着嘴。

“我是说莫泊桑那本小说。”

玉说：“看得一半了，还好。”

“你看完了或者会以为更好。但那上面的女子是太过了。那恐怕是法国女人。”

“你意思是中国女人应当怎么样？”

“中国女人我并不是说我很懂。不过中国一般女人是——”

玖正把一个木匣给五玩，木匣开时作大声，众人全惊了一下。

玖说：“这匣子奇怪得很，它只差不会说话。”

“小孩子，”朱轻轻的说，把匣子抢到手上看。“若是会说话，你会更欢喜它了。”

五说：“会说话，它就可以说‘我讨厌你，恨你，’你不相信就问它。”

女子朱脸上显出可怜的神气，把匣子交给了玖：“正是！有口了，就聪明得很，会说许多话。佩服极了。好极了。可爱极了。”

女生玉望到这说奇怪话的两个人憨笑，也说道：

“口不是说话的东西，记得到没有？”

玖说：“那是吃梨吃糖的东西了。”

另外三个人听到这话皆觉得好笑。玖因为说到糖记起了二哥在前天到上海去询问稿件时买回的糖，从床下箱中取出那个纸盒来请大家吃糖。把糖拿到手上最先的是玉。女生五说道：

“玉，你口为什么又吃糖？”

玉不做声，把一块赭色咖啡糖掷到口中慢慢嚼着。到后是五也照样把糖吃过一块了，想第二次再取，玉才忽然想起一件事的神气，把五的手拖住不放，说：

“我是说你的口不是吃糖用的，让你吃过一次，还不节制这分外的好处，不行的啊！”

“好利害的嘴！真会骂人！但是糖我还是要吃。”

“偏偏不许吃！”

于是抢着，各用着女人任性的样子闹着，到后是气力大一点的玉把装糖的盒子抢去了，站到房之中间，无可奈何的是五。玉揶揄五道：

“五，你的口赋闲了，应当赋闲！”

五不答不睬，想心上的事样子，轻轻的叹着气。

玖却说：“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她把抽屉里剩下的一种香糖给了五。“试试这个，吃过了你满口会香！”

女孩玖并且把这香糖也分给了站在一旁微笑的朱，朱摇头拒绝了，用“不能再吃”作为理由，意思却是“这糖只有五一个人有分能吃。”玉也拒绝吃香糖，说是“那个并不是人人有分的东西。”

五就一人吃香糖，神气很自然，说：“我吃了看你们怎么样！”

玖一点不觉得这些女人为什么说话行事必须这样难于理解。她当真是一个小孩子，在这些情形中，仿佛不能了解这些女人很快乐健康生活，到了二哥面前，谈谈故事时，二哥因为这话所生的摇动，这孩子也没有见到。

四

四个人不到一会就走到上课去了，与女孩玖同住一房特因为有朱等来此才走出到外面花圃的那女人，回到房中，看着满地包糖花纸，摇摇头，就拿起一册放到女孩玖写字桌上男子A所作的××小说来看。她很懂这些女子同玖能要好的原因，她虽与玖同房，却反而没有什么话说了。

这人是数学系二年级学生。一个看来也不讨厌也不使人特别欢喜的女子。年纪是二十一岁。看样子是规矩中人。男子A间或来女孩玖房中时，这女人总是很少说话，沉默的坐在自己位子上，看看书，或假装看书，听玖同她二哥说话，男子A一点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这女人这时看了两页书，心中仿佛非常烦乱，不能自持，放下书，伏在自己的字桌上来写信了。到听打下堂钟为止，把信写成了，又把信藏到衣箱里去。

到了晚上。男子 A 同玖把饭吃过后。

“玖，你认得这是谁写的字？”

男子 A 把一个信封给玖看。女孩玖看了一会，就摇头。“认不出，又好像是熟人的笔，非常熟，就说不分明是谁。”

“你看是像朱的？”

“不，朱的字体很写得长，我看得出。”

“像不像玉的？”

“也不像。”

“像五的？”

“更加不像。”玖肯定的回答了她哥哥的询问，又把那信封拿到手上反复的看，“二哥，为什么得这个信？写些什么话，让我看看好不好。”

“不送你看。这奇怪极了！上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也是很怪的信，里面只说一句话，说得很怪，在一张纸上写上：‘你真是有幸福的人！’我先以为是一些学生做的事，很平常，把它扯了。今天又得一个信，字迹似乎同前次的一样，写的话是女人口气，你说怪不怪。”

“写些什么？”

“写得很可笑。但这个人我觉得是很可怜的。这人以为我当真是有幸福的人，并引了我写在××××上的两句诗。一定是女人，信上就是不说是女人，也可以看得出是一个女子的口吻。”

“也许是男学生胡闹，开这样玩笑。”

“上面又并不是玩笑，我猜想是……”

“我看朱——”

“可是你说不是朱的字。并且我决定也不是朱写的，因为语气近于同我并不很熟的一个人。”

女孩玖在心中揣想一切同学，想了半天，想到另外一些事了。到后忽然说道：

“二哥，你实在是幸福的人，别人说得不错！”

女孩玖的笑话，使男子 A 沉默了许久。

晚上到后落细雨了，男子 A 把玖送回宿舍，过玉五房中说了一会话，吃糖，说女人在新的世纪里应当如何多明白认识自己那一类话，雨大了，借伞回去，说是不必送回，明天自己来取，那是女生五的话。

女孩玖回到自己房里去时，见到同宿舍的同学女人正把脸伏在枕上，像是在哭。

“什么事？人是不很愉快么？”

这女人见到女孩玖问她，就摇头，且作苦笑，稍过一阵，就聊以排遣的样子唱起上一天所学的一支洗衣人歌来了。

同样的是这冬天晚上细雨霏微里，被饭馆主人用懒惰的一种原因打了一拳又踢了一脚的送饭江北小孩，拭着眼泪提了饭篮正从广坪走到女生宿舍楼下，很寂寞的捡拾女生们把饭吃过放到楼梯下的碗盂，把碗碟相磕发大声音。为女生服务的妇人，以为是狗来了，开了门就想把手上的木槌掷去，见到是送饭孩子，就说：

“多福，我差一点把你当狗打了。”

孩子什么也不说，不管当狗当人，只望到栏干上一顶红纸做成的高帽子出神，因为这帽子是在日里学校比球时学生

们戴到头上的东西，这时却戴到上楼梯的栏干的木头上了。

第六章

一

女孩玖在男子 A 的房中低低的哭泣。男子 A 一脸是血，静静的躺在床上。满地是血染。桌上一条用为擦手的毛巾，也全染成红色了。

窗外落雪了，小鹅毛片样子正在落，从窗上望去，望得见两个相叠的红色屋顶，上面匀匀的铺着薄雪，把屋顶渐渐的变成了白色。

房中还无火炉，故清冷异常。男子 A 是从早上流过许多鼻血以后还不曾起过床的。

“玖，什么时候了？”男子 A 幽幽的涩寒的声音问，见女孩玖不作声，就叹气，说，“什么这样子？我不是说过我们应当好好的活下来么？”

玖用那因为流泪已略显得红肿的眼睛望到男子 A，男子 A 就又说道：

“怎么这样子？眼睛又肿了！别人笑你！二哥这点点血是不会死的。纵要死，也不是哭的事。我算是尽过我的本分了，天使我到这种情形，应当想想哭以外的法子！前几天不是同二哥说到要做男性的女子么？如今是时候了。如今还是应当努力，譬如二哥，不工作，怎么办？工作结果虽仍然像这样子，没办法了就流点血，但是我们总算活过一段了。”

女孩玖仍然不做声，不哭了，坐到平时二哥做事处桌边，

只痴痴的望到窗外的飞雪，为男子 A 的病心中难过，热的泪还是沿了脸上流下，滴到前襟。直到男子 A 想把身体竖起，恐怕又得流血了，才很轻的说：“你不要起来，再摇动是不行的！”

男子 A 就仍然躺下了，问：“雪还在落么？”

“落得很大。”

“你穿这点点衣，冷不冷呢？”

“很好过。”

“很好过，可是不许为我这件事哭泣！”

女孩玖就把脸背了男子 A：“这样流，怎么办？”

“我这点血毫不要紧，你不能随便哭！你这时节没有在你二哥面前流泪的权利，因为你知道我病。你自己转到宿舍去看看书好了，你或者就坐到这里看书。我明天一好就又可以写更好的文章了。我记到每一个集子我总有一篇文章是流过鼻血以后写成的。流过血一次，我就又有精神了，或者明天，或者后天，一定可好。他们既然说文章要篇数多，才能照得行市算钱，我就写许多短篇出来，同他们再做一次生意，让这些人刻薄一次。有了钱，我们可以办一个炉子，买点药，把你衣服赎出当铺，还了这里伙食账，病也不怕了。”

“但是这时节怎么办？我想可以到上海去向蔡小姐借一点钱来，你还是到医院去。”

“医院有什么用处？我这样子你以为我可以坐三十分钟汽车么？”

“请江边的医院医生来也好。”

“莫做这呆事情。医生这东西不是为我们这种人预备的！你让我静静的躺一天，不要为我担心，你要玩就同五她们玩

去，你昨天不是说朱要你到她那里去吃从家乡带来的菜么？仍然还是去好。”

“我不想玩。”

“那就在这里看书。把我告你那本书念过再玩，你应当照到我说的话，书念完了做点记录，你不能又借故不做。”

“我不欢喜那书。我现在来为妈写信好了。”

“好，就写信也好，只不许哭。你要校役把地下血点洗去，把手巾也搓洗一下，这时不流了，我自己很明白。”

女孩玖就走到门边去叫了两声用人，返身到桌边预备写信。男子 A 又嘱咐：

“不许说身体不好，不许说又流了血，应当说一切很好，知道么！”

女孩玖点头，把一张信纸开始写着“近来我同二哥身体很好……”一面把不能制止的眼泪滴到纸上。过了一会，男子 A 问：“好了么？”女孩玖说：“好了，你不要看，我念给你听。”她就对那仅仅写过一句话的一张信纸，读着许多使男子 A 听来愉快的话。

二

在扁脸教授的房中，照料宿舍的长头校役正把白铁壶中的沸水倒进热水瓶。

扁脸汉子说：

“A 先生在住处么？”

“在。”

“有女学生么？”

“没有，你家，他病了，从鼻孔中流血，今天爬不起来了，你家。”

“哈，有这会事？怎么不请医生看？”

“今天是礼拜，校医到上海去了。”

“病了没有人来看他吗？”

“就是那个小姐，他的妹妹吧，你家。”

“别的传染病？”

“不是，是老病。”

“鼻子破了吃三个蜗牛会好。”

校役把水瓶灌满了，所以不说蜗牛应当如何吃，只说“先生还要水不要水？”扁脸教授于是仍然说“把蜗牛三个敲汁生吃，治百病。”校役出门不久，这教授就到男子 A 的房中了，最先就问血是不是还在流，还不让男子 A 抽出回答的机会，就又把蜗牛的方法告给了男子 A，一种天真的热情见出这人的肝胆。男子 A 倦怠不能支持，卧到床上，不作声，然而点头，意思表示感谢也表示一切领教了，对于这方法将来是总得试试，就因为这丹方新奇，说来也很动听。

扁脸教授在房中各处望了一会：“A 先生，人病了，寂寞不寂寞？”

男子 A 说：“并不寂寞。”男子 A 这意思是“纵寂寞也是当然。”但扁脸教授却以为这样话极中肯了，他得到一个方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姓提出了，他问男子 A，有学生来看过没有。

告他没有谁了，就又露出不大相信得过的伟人神气，“我好像听到×××在你房中说话，”这样说时且悻悻的笑，把一个俗物的脸更夸张的摆在 A 眼前。

男子 A 望到扁脸教授，心里想：“你这呆子，凭什么理由

总得来我这里谈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女人？”可是男子 A 也并没有说出口来，沉默的态度倒给了扁脸教授一种同样的领会，以为男子 A 同自己一样对于 x x x 这个名字也能悦耳适心，故第二次这女人名字提出时，且附以由自己感觉到的猜想，说是“有人造谣说 x x x 同你很好”这样荒谬绝伦的话，男子 A 分分明明看得出这谣言就只是这俗物的谣言，所以说：

“既然有了谣言，将来或者就特意来把这谣言证实一下，也是很有趣味的事。”

“可是我不相信，因为这属于不可能。”

“你怎么不相信？是可能的。”男子 A 看不过这人的样子，所以故意说出这话来窘这扁脸教授，“本来是谣言，但我这人的趣味是不避谣言，却常常把生活跌到谣言里去，以为这至少也可以使一些造谣的人又开心又不舒服。”

“你这个人这样可真不得了，太浪漫了！”

“本来不浪漫！”

“但是谣言算不得什么，我们生存有一个更大目的，不是与谣言这东西反抗的。你这样一来不是太浪漫了么？”

“本来是严肃的！”男子 A 几几乎是在嚷了，因为很奇怪某一种人耳朵对于言语的解释特别。

但扁脸人还是说教授样子以为不能浪漫。“太浪漫了就要病，我听说，你流了许多血，可了不得。”

男子 A 忽然又觉得同这种人说话为无聊了，就把脸掉到另一面去，对墙装睡。

扁脸教授似乎为怜恤天才的原因，叹息了两声，轻轻把门带上走去了，男子 A 想到这俗物又单纯又狡猾的心事，哭笑皆非。可是想不到是这人回到他自己房里时，就告给校丁

即刻应当为 A 教授找寻蜗牛的话。他似乎想从这些事情上尽一个朋友的义务，使男子很明白 × × × 是有了一个爱人，而这爱人自己虽间或是造点谣言，是不许谣言从另外口中发生，也不许谁证实这谣言的。男人 A 在流血衰惫中静静的体会到面前活跃的一切人行为心情，但在另一空间的人事男子 A 完全没有猜中。

三

女孩玖到了自己宿舍，一双美丽的眼睛显得略肿。对于玖的注意，是近于与玖同房女人的义务，已经有许多日子了。那女人每见到女孩玖一时非常天真的笑闹，一时又很可怜的样子坐到自己座位上，半天不做事，总觉得有一点不安。本来不欢喜同其他女人说话的性格，在与同房的女孩玖是应当把脾气稍稍改正了一点的。但因为女孩玖还是另外一个人的妹子，那女人，为了一种隐匿在心中深处的罪孽，虽同在一个房间住下，同玖也不能说多少话语了。

这时这女人见到玖眼睛是哭过的眼睛，就在心上猜想这红肿因缘。

另一个女子来邀玖到 × × × 去开 × × 会，本来是先两天答应了的期约，现女孩玖却说不愿意同去，因为身体不好。那来邀玖的女人走了，同房的女人得了说话的机会，“是不是有病。”

玖不做声，想了一会。到后才说：

“我哥哥鼻子坏了，血流了许多。”

同房女人听到这个话，脸色白了一点，好像是这鼻血同

女孩玖的眼睛，皆由于自己所作荒唐事所成，神气很不安定，到后破了例，一个人披了大衣，走到江边去了。玩了一点钟才回来，全身是雪，回来时，见玖同朱正把头聚在一处念书，心中若有所失，第二次复又离开宿舍到图书馆去。看了一些宗教神学的书籍，一些在图书馆看杂志的男子同学，皆估计这女人是一个努力读书的好女子，她自己则一点不曾注意到书上的文字内容指示的是些什么东西。

到晚上，因为玖的原因，朱同玖曾到过男子 A 房中坐了一会。晚来雪更大了，然而天气转比白天暖和了许多，所以到病人处谈了一会以后，朱仍然伴女孩玖回宿舍，两个人毫无顾忌的谈到男子 A 的病中情形。年青的玖，忽然说到他二哥接到的信那件事了，她说：“不知是谁，写这样信给哥哥。”

朱说：“那容易明白之至，绝对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朱的意思指的是玉同五。

女孩玖摇头否认：“不是的，决不是。”

朱说：“这人倒聪明！是应当明白的了！人家那样热情，不是……”

女孩玖好像想起了一个人，把话岔开了，她说：“落雪了，朱小姐，我们做罗汉，罗汉是不要热情的。”

朱说：“若是要融，还是缺不了热。”

“融了就完了，有什么用处？”

“你只晓得雪。”

“难道你说的不是雪吗？”

朱点头复摇头：“玖，今夜雪太大了，我不去了，好不好？”

“好极了，我们明天可以在坪里堆一个大雪人，每天可以

见到。”

与玖同房的那女人又想披了大衣有出去的样子，为朱见到了。“这时还有事么？”对于朱这样询问只用一个使人不愉快的摇头作回答。这女人走到另外一个宿舍去，一直到熄灯时才回来，回来时衣也不脱，就把被盖搭到身上睡了。这是同谁在抖气，做这样任性的事情，女孩玖同女生朱虽同在一个房间，完全没有明白，就是这女人自己，也仿佛是说不分明的。

四

一夜的雪把世界全变了。这雪真似乎是特给了许多人堆雪偶像的方便而落，到第二天早上，平地已有雪六寸厚了，天色还晦暗不明，有要把雪再添六寸的神气。酿雪天照例无风，天空全是厚的灰色云，落了雪地气特觉暖和多了。从上海开来的八点钟火车到站时，三等车中仍然是一些肮脏的蠢人同一些兵上下车。蠢人各以其方向，到了站，把车票递给一个查票员后，就把肩膊缩拢，从积雪的小路上走去了。兵士们穿起庞大臃肿与身体不相称的军服，用大的竹杠，拾取由火车运来的军米，吵吵闹闹的在雪中走着。穷学生也夹杂到这些人中，穿薄薄的夹衫，飘飘然如学道之士，从上海赶回学校。

二等车只有三个体面人，穿厚而柔软的皮袍，外加毛呢大氅，挟大皮包，从家中吃了白木耳之类清补的早点，赶到学校来上课。这些上等人下车了，一群车夫皆围拢来找生意。

教授之一是哲学家，对雪生了诗意，于是说：“好雪呵！

好雪呵！自然之神秘美丽使人赞美佩服！”

另一教中国诗的就吟柳子厚“千山鸟飞绝”的五绝诗。

又另一经济学教授，就提议踏雪走去，以为一面是欣赏美景，一面也实行平民生活。

虽车夫如何谦卑客气的请坐上去，说是雪深路滑很不好走，终于没有坐车，三个体面人就在一切穷人蠢人所走的雪路上走去了。

因为好雪，雪的美，给了许多人以新鲜的喜悦，壮观的感动。守在车站边以为星期一生意一定不坏的车夫，完全失败了，无一个人坐车，大家皆失望得很，火车且即刻又开回上海去了，就觉得非常寂寞，相对无聊的笑，且互相用一种下等人的野话嘲谑。

雪一落，于是各处皆有雪的偶像产生了。在车站边小屋子中住下的路工，把大的铁铲铲取站上路轨旁的积雪，在车站旁堆起大雪人来了。学校外小馆子送饭小孩子，把路上的雪扫除的结果，也在饭馆前堆起雪人来了。军营中兵士，把营部操坪的雪铲成一堆，也砌成一个雪人了。××学校的广坪，则有了三个白雪作成的偶像。学校中雪人也比其他地方的稍稍不同，就是纵然这东西不过积雪所成，全身的装束也俨然体面许多。学校的雪的偶像，在坪中三个以外，又有几个为女生作成的，女生宿舍附近的园里，女生五同女孩玖等一共七个女人就合作堆了一个极美观的雪像。五同朱用刀削刮雪人衣服同肩部，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的玉却这样长那样短的指挥。把雪人作成就以后，因为没有眼睛，不活泼，女孩玖就回到自己房中找出了两粒黑色圆纽扣，陷到那雪人的眼眶里去。

雪人精神极了，大家皆拍手笑，且邀约站成一字，排排向雪人行礼。站在一旁的玉，看了雪人一会，却故意装成惊讶的样子，同女孩玖说话。

“玖小姐，怎么把扣子放到眼睛里去？应当换一种东西才对。”

“只有扣子像眼睛！”女生甲说。

“还有更像眼睛的东西。”

女孩玖就说：“玉小姐，你说换什么？”

“换糖好一点。”

“糖要融。”女生乙说。

“难道雪就不融么？眼睛应当是柔软的，是甜的，不应当像纽扣那样子无味木强，明白我的意思了么？”

玖是对于玉的奇巧提议完全赞同的，正想当真去取糖，五却说道：

“玖小姐不要听诗人的话！诗人只会口上赞美同铺张，总是不动手。……你要甜眼睛你自己去要，怎么指挥玖？”

玉说：“玖小姐，你还是去取糖来，莫听她的话。”

女孩玖当真就跑上楼去了，取来了糖，很有兴味的把那两粒纽扣挖出，除了嵌两粒糖到雪人眼眶内里，其余还给大家吃。女孩玖完全是个小孩子，见雪人已成就，欢喜极了，就把糖分给众人，说：

“你们大家吃眼睛吧，味道不坏！”

虽然禁止过玖取糖的女生五，见到糖，也仍然不反对放到口中了。

大家笑着吃糖时，与女孩玖同宿舍的那女人，正独自在楼上晒台间看到下面。

五

望到屋顶斜面一片白，男子 A 心情拘挛着，为这眩目的东西所摇摆，想出去看雪。加了一件夹衣，戴了帽子刚要想出宿舍下楼梯，扁脸教授却从后面追来，很亲洽的把手搭到男子 A 肩上。

“老 A 你这血我晓得不要紧，鼻血不是病。看雪去么？我两人去看。外面坪里好极了。文学大家应当不缺少赏雪雅兴。应当有诗。听人说有学生在造偶像。”

男子 A 站在楼梯边却不动了。

“我不是这些人的偶像，我何必下楼去。”心这样打量时就停顿在楼口边了。

“怎么？不是预备要下去看看么？”

“我还有事情，”男子 A 就回头走，一面说，“我不想去看偶像，”一面返回自己房中，嘭的把门关上，下锁了。

这扁脸教授就一个人下了楼梯，口中吹哨子唱歌，毫不以男子 A 行为觉得奇异。他走到学生们所堆砌的一个雪人面前时，看到有学生用雪砌成的皮匠两个大字，就纵声的笑，以为这雪人不是一个皮匠，简直是一个教授，因为肌肤轮廓皆是一个上等人模型。可是完全想不到堆砌偶像这些人，也完全是把一个日常所见到的上等人作为偶像胚子的，但略有嘲弄的意思，却把一个社会上极下等的尊贵的名义给了这偶像了。

在大的雪偶像前面，用着佩服的神气，对这东西加以敬异的，很有一些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生命力外溢时时不能

制止自己的胡闹，成天踢踢球或说点笑话就可过日子的大学生了。另外也还有人在心上想着“过三天我看你还能如何伟大”的不平神气，对这三个雪人看望的。还有人抱了“太阳一出雪就消融”的乐观与悲观心情，所谓今古君子之流，在那里步章太炎原韵，或仿十四行体，做咏偶像诗的。但是机会使各处雪人到了下午皆更夸张的把身体放大，因为天上的雪又在落了。

男子 A 第二次鼻血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这时外面雪正大，大广坪里还有许多的年青人堆雪人玩，互相在雪中追逐，捏雪团对掷，使送饭的小孩子发生大的兴味，忘记了篮里汤菜已经冰冷。

因为出血，正在一旁吃饭一旁说到女生堆雪人故事的女孩玖着了忙，把碗放下了。她照到她二哥说的话到楼下去取雪来止血，把雪用盆装来了，男子 A 的血便滴在这白雪中。一面把雪敷到鼻部同头部，一面躺到床上去，被上也全是血污了。女孩玖不知所措的在房中各处转。

“玖，不要紧。你吃饭吧。冷了是不行的！”

女孩玖没有做声，摇摇头。

“你吃饭，听我的话！不听二哥的话我可要生气了。我们不能同时有病，还不明白么？”

女孩玖又点点头，刚把碗拿到手上，见到血把男子 A 手染红了，又放下碗来照料男子 A。

“不要你管，不要你管，自己吃饭！你不吃饭我当真要生气了！”

女孩玖仍然拿了碗，背了男子 A，装作吃饭的姿势，大的泪落在碗里，到后把一个为母亲赠作十六岁生日的碗，掉

在地板上打碎了。

男子 A 不再说话，因为两面鼻孔皆堵塞了棉花，血仍然在鼻腔里涌，到后是从口中喷出血来了，血喷到面前盆里，所有一盆白雪皆成了红色。

六

下午三点在 × × 小医院里住下的男子 A，躺到床上毫无生气。女孩玖坐在床边照到男子 A 意思给一个书店主人写信。信成了，轻轻念着：

× × 先生：我的病又发了，毫无办法，如你所知道的一样。现在住到 × × 院里，自然是不会即刻就到危笃。但人一病倒，书是教不成了。请你告给我一个消息，是我那一本书究竟要不要？若是要，你就即刻为我送点钱来。我的情形你明明白白，学校方面是一个薪水也没有剩余，所有希望只在你书铺一方面。

（署名）

念完了信的女孩玖，把信放在膝头上。

“二哥，是这样子写么？”

男子 A 在那瘦黄的脸上漾着可怜的微笑。声音极低的说：

“玖，你写得好极了。”

“那里！我不明白像不像你口气？”

“你比我写得还好。我是——为这些人写信就得生气的。你坐五点钟车把信自己拿去，送到他经理处，若是不在家也就

回来了，不要太晏，天晚了很麻烦。”

“我想一定要找他拿钱来，不然我到蔡先生处住一晚，明天总有结果。”

“住到上海也好，不过实在没有钱，就到蔡家借点钱也好，我恐怕他们近来也很不方便。”

“我去看看再说。我赶得及就回来，赶不及就不回来，你在这里总不怕什么吧。”

“一点不要紧，你去吧，车差不多会快来了。”

女孩玖就走出房到待诊室看了钟，还差二十分，又走向病房来。

“二哥，若是见到×××得了钱，我一定回来。”

“你回来这里也关门了，不如到蔡先生处住一晚也好。你放心，我自己晓得这时血不会再流了。”

来了一些年青男学生，女孩玖不再说什么话，披了大衣出了病院到车站去了。

年青人来看男子 A 的病，其中一个学生甲，用着近于好奇的神气，说：

“听 A 先生流了吓人的血，这时好了吧。”

男子 A 点头苦笑。心里想想：这是吓人的事，倒想不到。复次年青人中又有一个乙说话了，他说：

“这是火气。”

男子 A 仍然只有点头苦笑。见到这情形，就有另外一个懂事一点的学生丙，用现在中国所有批评家神气，在同学乙言语上加以指正。

“鹭鹭，什么火气水气，说这样无常识的话！”

“怎么不是火气？血属金，——”

“博士高雅，博士高雅，什么血属金，念你妈的灵光经！”

那被同学取绰号名为鹭鹭的，很不服气样子，也不问地方，大约是天真烂漫习惯了，说话非所长，就想捏拳头打。

学生丙躲到男子 A 床边去，似乎求救。

学生丁，一个小脸小鼻大麻子的人，说：“怎么打起来了？要打就出去，这是医院，是 A 先生病室，这样放肆真应记大过一次。”

还有戊己不说话，只是笑，且摇头，仿佛意思是说“真不敢当”。

男子 A 见到这情形，觉得年青人真是很痛快的活到这世界上，使人羡慕不已，然而也很受窘了，见戊不说话，就问戊：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

“从江边。因为在路上听到有同学说到 A 先生今天因为鼻血流得太多搬到了这里，所以邀来看看。”

“今天雪真大！”

“是的，大极了。江边很美。”

“你们真舒服。”男子 A 说着就叹了一口气。

丁就向丙说道：“A 先生说你真舒服，闭头团脸，有官像，听到么？”

丙说：“听到了，你的恋爱要我讲给 A 先生听没有？”

甲说：“只管讲！”

乙说：“老甲，你的事我清清楚楚，我明天还得到同乡会集议席上报告，不要以为自己干净得很！”

大家随意在病人床前说着笑话，且似乎是这些话是正为男子 A 是教授的原故，才处处还加以剪裁来说的。本来再玩

一会或者就当真会听到许多据说极其动人的恋爱故事了。但学校的大钟一响，年青人皆记起吃夜饭这一件事，觉得有应当赶到食堂争夺一个好位置的必要，所以一窝蜂走了。

甲乙丙丁离开病人时，就同时说道：

“A先生，我们明天又来看你！”

男子A很忧愁的说：“好，你们明天又来看我！”这些人就走了。人走了后，男子A心想：一些有福气的人：……学文学，自然会要产生无量数伟大作品。……还有先生咧，教英文，大约恋爱之类，还会用英文写情书。……毕业了，也去教书。……一些宝贝。因为家里有钱，或者从更苦的阶级里爬到这里念书，穿新衣，开会，吃茶点或写报告，快活了，……有理由天真烂漫活到这世界上的人很多？……

不过任如何为这些人着想也很无聊，因为这些年青人，到食堂把座位占据到后，也就正在男子A病上作一种猜想，甲乙丙虽各有所持，总而言之则以为男子A是为女人而病，大家皆以为这猜想绝不会错。幸好蒸鱼到了桌上以后，大家意见才能统一，异口同声说是近来食堂蒸鱼味道总是太淡，再不注意真得另外换一个馆子包饭才好，把男子A开释，继续谈鱼肉的事了。

七

在××书店编辑处的会客室里，女孩玖站到那堆满了书像堆店一样的地方，等候经理的回来。经理为别的事出门了。一个平时很风流自赏的小编辑客客气气的把女孩玖让进这会客室，拿烟拿茶，非常恭敬。但女孩玖没有下车时见到车站

上电灯已经就放了光，这时还不见经理回来，一面挂牵到病院里的哥哥，一面肚中有点饥饿，对于书店那小编辑的殷勤一点不能领情。那编辑问了许多话，见女孩玖不理睬，抖气到另一房间吃晚饭去了，女孩玖就一个人在这会客室中，很无聊的等候着。小编辑把饭吃过，似乎仍然不能忘记会客室的人，又走过来了，虚伪谦恭的询问女孩玖是不是吃过了饭。女孩玖只是摇头，也不答应什么，且样子十分轻视这男子，小编辑觉得在女孩玖前面失了尊严，心里很难受，就说：

“×先生今天不一定会回来，因为往天总不到这时就回来了。”

女孩玖听到这话，想了一想，好像等候到这地方，同这讨厌的男子谈这样那样也无聊，就把男子A给这经理的信封上，写了几个字，告给这人说是明天一早九点仍来等候回信，把信交给那编辑，离开这会客室了。

把女孩玖送出门外，痴痴的看到女孩玖背影的风流自赏小编辑，回到编辑室，把没有封口的信取出一看，知道是男子A的信，且猜想女孩玖一定是男子A的妹子了，颓然坐下，先本还想写情诗的勇气完全没有了。

出了××编辑所的女孩玖，想到既然明早还得来此等候回信，返校是办不到的事了，就搭了公共汽车到蔡家去。

到了蔡家，约有七点半钟样子。

那男主人是男子A的朋友，女主人则另一时曾教过女孩玖的半年英文。是一对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住在这里靠翻译书籍为生活的夫妇。男子如今正有事情出去了，只女主人在家中楼上，一人吃晚饭。见到玖来欢迎极了。房中有炉子，非常暖和，就忙为女孩玖脱衣，一面问吃饭了没有。女孩玖说

还没有吃饭，即刻就同在一桌吃饭了。姨娘下楼去取碗筷时，两人就谈话。

“学校也落雪么？”

“人得很，比这里好像还大。”

“冷不冷？”

“不冷，落了雪就不冷了？”

“炉子？”

“还没有升。”

“怎么还不升炉子？”

“钱又用光了。”

“怎么一个人来？”

“二哥病倒了，流血不成样子，现在住在医院里，所以我下午五点钟来取点钱。”

“呀，又病了！”

“流得血多，到后没有办法了，才到医院去。”

“得钱没有？”

“没有，人不在家，明天再去。”

“我这里拿三十去，昨天我们才得一点钱。”

“那我现在就要回去，因为我告给了二哥，一得钱就来，我还要到院里去看看。”

“这个时候怎么好去，到这里住明天再去！”

“不，若是蔡先生这边可以拿点钱，我现在就回去好一
点。”

“那怎么行？车恐怕赶不及了！”

“赶得及！”

“赶得及也莫去，天气冷，病了也得你二哥担心。”

“不，我应当就走。”

“吃过饭好点，天气这样冷！”

“不，我回去吃。”

“我看还是明天去好点。”

“我心里慌得很，要走。”

姨娘把碗取来了，听到说要走的话，就留客：“玖小姐不要走，又在落雪了，夜里怎么一个人坐车？”

“我就得走！”

也不问女主人怎么样，站起身来取大氅，女主人知道女孩玖的脾气，且明白男子 A 性情，就不再说什么了，从箱中把钱取出，把三张十块的票子给女孩玖，自己只留下几张一元的钞票。

“那你们又怎么办？难道不要用了么？”

“我们还有零的，你拿去好了。”

“我拿二十就有了。”

“全拿去！明天我可以去为你到××书店找经理，把图章留在这里好点。若得钱我就要夕士送来，或者我自己来，就到看你哥哥。”

“好极了。不过我还是拿二十去。”

“拿三十去好，小玖子怎么这样奇怪，二哥病难道不要钱用么？若是××取不到钱，夕士或者还可到别处拿点，不要着急！”

“那明天如是××得了钱，你来我学校玩玩也好。我们那里天气也并不很冷。”

“好，得了钱我就来，车是九点××分，人少一点么？”

“这几天车上全很清静，你来我那里吃早饭好了，有鱼，

是广东味道，也有辣子，自己买的。”

“好得很，我来吃鱼。”

两个人下了楼，开了门，望到弄堂的雪了，站在门边的女主人，捏着女孩玖的手不放，说：

“雪这样深，真是好事情！”

“是的，还在落，明天会有一尺深！”

“再落真可以做罗汉了。”

“我们已经堆了一个，还是用糖做的眼睛，他们说眼睛应当是甜的。”

“什么人说这种话？”

“是女同学。顶会说怪话的一个女人。”

“同学还好没有？”

“全是很好的，大家成天上课玩，有什么不好。”

“你们雪人大不大？”

“不大，很有趣，你明天可以来看，我们那地方是顶方便作这东西的。大家都不怕冷，大家动手做。”

“玖，那你还是明天去好一点，明天同我两个人一块儿去，你为我引路，不然我找不到你们，又不知道医院在什么地方。”

女孩玖站到雪中想了一会，忽然听到一个人家的挂钟响了八点，记起二哥这时候还大约在病院中没有睡眠，觉得无论如何要走了，就说，“我要去了，我希望明天蔡先生到我校中来，若是十点半钟的车，我就到车站等候。”

女孩玖到街口等了廿分钟的公共汽车，到××换电车往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是八点三十五分钟，到学校时是九点三刻左右。

八

女孩玖回到学校时，因为时间太晏，不能再过病院去了，就回到宿舍去。

女生五同玉听到女孩玖已经返这宿舍，就过玖的房中来，探听男子 A 的情形。玖告她们是才从上海方面回来的，因为谈到上海才记起自己午饭同晚饭完全没有吃过，问玉同五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玉为玖就在火酒炉子里煮了些西米粥，五给了玖三个橘子。

××学校熄灯时候，正是上海方面蔡姓夫妇被租界上中西巡捕把房屋包围搜索的时候。一些书籍，同两夫妇，姨娘，皆被横蛮无理的捕探带进了租界捕房，把人拘留在极其肮脏的一个地下室中，暂时也不讯问。女孩玖，却正同五玉等说到蔡家女人的思想如何新颖，夫妇如何二人到这上海地方与生活作苦战，且告给她们，明天这很可爱敬的女主人就会到这里看我们同我们所堆的雪人。几个女人都觉得这样女人真不可不认识，嘱咐了玖无论如何得留到这里吃午饭，五同玉就回去睡了。

女孩玖没有即刻睡眠的需要，虽然累了一天，来去坐了半天车，这时才来吃东西，但想起二哥平常时节，这个时候却正是低下了头在灯下用发冻的手捏了笔写那三元一千字小说的时候，如今纵是躺在医院里，还不知是不是还在流血，纵不流血了，也总还是没有睡觉，以为在最后一班火车或者没有玖这个人，因为想起二哥的病，仿佛非常伤心起来了，就在桌边对到一支小小蜡烛流泪。

同房另外那女人，本来已早上床睡觉了，这时却悄悄的爬了起来，披了衣，走到女孩玖身后，把手放在玖肩上。

“玖小姐，你不要这样子，可以睡了。”

女孩玖头并不回，却说：

“密司×，真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因为刚才吃东西太饱才暂时不睡的。”

“你才从上海回来么？”

“是的，九点的车，因为忙到想回来，不然是在上海朋友家里住的。”

“听说——A先生病了住到医院？”

“是的，鼻子流血，到午时又特别凶，所以到后只好到那里去了。”

“为什么要流血？”

“是老病，身体太坏，做事情太多，就得流。”

“这里难道工课也忙么？”

“不是工课是自己写文章。”

那女人好像是在想一种事情暂时沉默，女孩玖就站起身来，这时那女人把女孩玖的手握住了，稍稍用力的捏着，显得极其亲爱。那女人说：

“你手都肿了，怎么手套又不戴？”

玖听到这话略显得忸怩，微笑的说：

“没有手套。”

“我明天为你打一双，我剩得有很多细毛绳子，你欢喜什么颜色？”

“我明天去买，方便点。”

“我一天可以成一只，也蛮方便！”

玖不知道如何说话，就不做声了。

桌上的一枝蜡烛，摇摇的枣子大一点光辉，照出两人并肩的大影子在墙上，那女人见到这影子，心里似乎极其快乐，又依着体质的关系，对于所憧憬的一种东西发愁。

因为一定要见到玖睡下才肯上床，所以一面看玖解衣一面仍然同玖说话。谈到病人的病，玖就说：

“依我说是迁到上海住方便得多，因为这里并不好。”

“是一定要到上海去住么？”

“我是这样想，不过我们眼前办不到，书卖不去。”

“难道 A 先生那么多书全不能拿版税？”

“卖的卖去，拿版税的也拿到不少，现在是要新书才行的。”

“这边学校欠薪么？”

“那里，一到这来就用了两百。我们太用钱多了，是这样脾气，很难说。”

“玖小姐，那你母亲在那里？”

“在乡下小地方，七月去的。”

“母亲人总好极了？”

“母亲是好人，有病，若不因为病是不愿意转去的。”

“挂牵母亲么？”

“母亲若是知道二哥这样子，还不知道如何着急咧。”

.....

九

“听到你妹妹说你流鼻血，好了吗？”

“好了，谢谢你的惦念。玖妹得你给那手套，说不尽的感谢。”

“那里，一点点很方便的事！玖小姐真好，大家全那样欢喜她。”

“小孩子一点事不懂，我希望同房的同学代为照扶，有时候，好像还很顽皮，要打一两下手心才行吧。”

“那里，她很乖巧的。”

玖来了，如平常神气，进门时用跳的姿式，见到了二哥在房里，就又把那手套给二哥看。“这是她送我的，暖和极了。”

“玖，你是第三次同我说到这事了。”

“我还要第四次说到。二哥，你也应当有这样一双，不然手冻得不体面，上讲堂，用这样一只手抓粉笔写字，真有人笑。”

“那你为我打一双。”

“请密司×打，不知高兴没有？”

“好极了，我试量量尺寸。”把手拿着了，“这样小就行了，真小，真好笑，……”

绒手套即刻就起了，代为把手套拉宽笼到手上去，姐妹样子的亲热，玖却站在一旁看。

玖的话：“合式得很！二哥，你不觉得合式么？”

男子A笑：“真是定作的，谢谢，谢谢，手可不再怕冷了。”这样说，且把新的手套放在颊边荡着，“玖，来，试试，我手热极了。密司×，不信你也试试，我手热极了。全得这一双手套！”

“怎么，你手套上又是血！”

“那里，先有的吧。”

“那里，身上也是！”

“哎呀，可了不得，玖你赶快下楼去抓一把雪来。”

“我去我去，密司×，你帮我看到二哥，我去找医生。”

“你快去，你快来，我会手术，你快去……”

各处全是血。

“怎么还不来?!”

“是的，你安静一点。”

“你摸我手，热得像火。（把手捏紧）你怎么也这样热。你怎么红脸。你的脸红得奇怪。你让我摸摸，呀，也热得烫手。可了不得，害病的是你！”

女生×于是仿佛自己是躺在床上，男子A却坐到桌边充看护了。医生没有来，玖先来了。玖说：“二哥，你说搬，东西已经齐全了。”

到火车站边送行，车开了，车叫了，人去了，一切完了。

女生×梦里醒来时，正是一只海舶乘晚潮下落出口的当儿，只听到宏大而短的汽笛，时时的叫着，天还没有大亮。

记得有一首短歌，是给梦的歌，说：

梦，你要骗我也尽管照你的意思做去，
只是不要太匆匆忙忙。

想起似乎有谁这样用忧郁的笔写到纸上的小诗，女人×惘然的望到返荡微光的窗纸，不知何处有鸡叫了。

第 七 章

—

女孩玖大清早就起身到医院去。同房的人，一句话不说。睡在床上打量一切。听到女孩玖在楼下面锐声的喊女生五同女生玉看雪人，又听到女生五走到晒台边去同女孩玖说话，且听到五说：“玖，这样大雪，路上全满了，你那鞋子怎么行？快上来把我套鞋穿上。”不知玖说些什么，就听到女生五笑着赶下楼去了。她猜想，这一定是玉争到把套鞋给玖的事，想爬起床来看看，忽然又想起昨晚上可羞的梦，索性把被蒙头睡下了。

女孩玖走到离学校已半里远近的医院，见到两个年青看护女人正在那小园里扫雪，也似乎要预备堆雪人样子，就问一个昨天曾见到过的看护：

“密司周，我哥哥醒了没有？”

男子 A 的住室是第七号，是对到这小小花园的一间，那看护正要说话，里面男子 A 就在按铃了。玖随了看护的身后，到了男子 A 住室。

“玖，是你么？”

“你醒了！”

“我醒了，听到有女人说话，我就猜到是你来了，所以按铃。”

“睡得好么？”

“很好，晚上吃了药，睡得极舒服。你是昨晚上回来的

么？”

“是晚上九点钟车，赶到这里快十点，所以不能来看你了。昨天碰不到那老板，不得钱。”但是女孩玖一面这样说时一面却取出那三十块钱来，交把男子 A。

男子 A 还不悟玖的意思，只说是那书铺只送这点点钱，所以玖不高兴，就安慰玖，说：“这点点也好了，感谢那老板，居然肯送我三十块，听说许多人卖了半年稿子还拿不到一个钱。我们得这个，可以对付目下，也算罢了。”

“不是那书铺的！是蔡先生的。她今天要来看你，说是还可到××书铺为我们问问那信的结果，若得钱就一起拿来。她要我留图章，我说不带图章，她说他认得那老板，不用图章也总可以。我昨天拿信到那里等候了一点钟，还不见回来，所以到蔡先生处去，她留我住，留我吃饭，说到你病，要钱，她就说××昨天才从一个书铺拿了三十块来，还没有用，就取送我。我得了钱，恐怕你念到我，所以饭也懒吃，就回来了。”

“看到蔡××没有？”

“他有事去了，恐怕是开会去。”

“他有什么会可开？”

“他不是××么，我以为——”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莫乱说。”因为那看护正在房中整理东西，所以男子 A 就警戒了女孩玖一下，然后就说：“玖，早上吃了东西没有？”

女孩玖笑了。“昨天我饭也不吃过，还是回到校里五小姐为我煮粥吃的。今早是一起床就跑来的。”

看护出去了，男子 A 想了一会，忽然说：“她们知道我病没有？”

“知道。”

“知道怎么不来看先生的病。”

“你真要她们来么？我就……”

“不，我是说笑话的。”男子 A 知道玖的脾气，止着了玖在这件事说话，又转问玖：

“还落雪么？”

“不。早就不落了。我们堆的那雪人，胖了许多，有趣味得很。”

“太阳一出这东西就完了。”

“不容易！我听五说过。浇一点水在上面，凝成冰，就不容易融了。”

“你开一下窗户。”

“不怕冷么？”

“不要紧。”

女孩走到窗边去，用手推那窗子。左右上下全没办法了，就使小脾气自言自语说道：“在那里，在那里，怪事！欺生的东西！”

看护从房外进来，拿了盥洗器具，放到床边小凳上，就含笑的把窗轻轻一推。窗开了，冷的风从外面吹来，看护想把布幔拉下。

“让风吹，不要紧的事！”

“不怕么？”

“我还要到雪地去，怕什么风？”

看护出去拿牛奶去了，男子 A 勉强的把身体竖起，洗脸，漱口，听到火车站方面敲打废铁轨声音。

“玖，你说蔡先生什么时候来？”

“十点来，方便吃早饭。到时我将到车站去接她。”

“我也去。”

“你怎么能去？”

“我今天要转学校里去，这里我那里能住得惯？”

“什么意思？这钱不是够住几天么？”

“那里，——我不愿意住，我要做事，玖，你难道不明白么？”

“可是怎么能走动？他们不会放你出去。”

“把我留到这里不过是为他们要钱的原故。两天已经去了八块，昨天打针施手术又是十块，还得赏一点钱给他们，这是规矩。三十块钱已经快完了，不回学校去，别人恐使我们下不去。”

“今天蔡先生会有办法！”

“他万一拿不到钱，有什么办法？”

“到学校同校长去说说。”

“你记不到他们对于你学费的催促情形么？”

“不过多住两天才行，没有钱也总可以欠到一下，他们知道你是教书的，不会脱空！”

“但是快到十二月了，我们的希望，还是在我的这一只手上！”

女孩玖不敢说一定莫出去的话了，就改口说：“蔡先生来我们商量看。”

牛奶由看护送来了，看护见到男子 A 问女孩玖想不想喝一杯牛奶，女孩玖点头又摇头，就说，“我再去拿一杯来，”当真拿牛奶去了。男子 A 独自喝着牛奶，望到窗外廊下为雪所映照的强光，想到远处以外什么人样子，玖也觉到二哥的

神情，就说：

“二哥，这雪若是在北京，会将到明年三月才能融了。”

“我想到妈去年在雪里为我流血害病的事。”

“但是妈现在不见到，人是快乐的。”

男子 A 恐玖哭，改口说：“玖，你们雪人我要去看像谁。”

看护为玖把一杯热牛奶拿来了，玖就拿糖放到牛奶里面，男子 A 望到玖这方糖，想起有人说眼睛应当甜软的话了，问女孩玖：

“玖，你糖吃完了没有？”

玖不听到，因为这话问得很轻，以为是说牛奶，就回答说：

“二哥，这病院真方便，好像一个旅馆。”

“那我们是住到这里来赏雪了。”

望到妹子呷牛奶的孩子神气，且听到二哥的话以后憨笑的神气，使男子 A 心中酿着淡淡的悲哀。

二

女孩玖一人在车站旁月台上等候第三次到站的火车。在雪里，虽使孩子心情活泼，到处皆为一种新鲜的光明与圆满，然而当七个车厢为一个小车头拖到了站，看到许多人下车，看到火车又掉头从另一岔道开走到前面与向南的车箱衔接，却不见蔡先生这人，所以在失望中心里有点难过。火车稍停一会就开走了，所有上车下车的人皆离开这月台了，摇旗人也走了，脚夫也走了，就只剩女孩玖一人站到那已为许多人踹踏得稀烂的雪地里好一会。

她到后又想安慰自己，以为或者是到 × × 书局事情耽误

了几分钟，赶车不上，所以到十二点才能来了，又想或者是因为吃饭的原故，所以下午才来了，一面想一面沿铁轨向东行，再过去两百步转弯走四十步，病院的大门便到了。见了男子 A，这孩子，似乎非常失望的样子，说：

“等候了半天，还不见下车，车又开走了。我想她必定有事情，不然她在平时从不对时间马虎的。”

男子 A 则说：“或者不会来。”

“怎么不会来？我到十二点第四次车又去接她。……二哥，莫非下错了站，到××就下了！”

“玖，我知道你，又想一个人走到××去玩。不要去，还是上课吧，今天不是有法文么？不许耽搁，应当就去，你不能因为我有病就成大玩！”

“恐怕她来了找不到我。”

“第二趟车来你再去接好了，这时上课去。”

“我去我去。”

女孩玖走出病院不久，又回到男子 A 房中来了。没有等二哥说话，就告说：“今天先生缺席。”

“你难道就到过学校了么？”

“我到外面碰到我同房的那个人，她告我的。”

“那女人倒雅兴不浅，一个人到处走。”

“她昨天晚上说要送我一双手套。”

“怎么别人又要送你东西？”

“那我怎么知道。”

“你应当也要送你同学的东西。”

“我请他们吃过你买的那糖！”

“糖！他们全是吃糖的！”

女孩玖不懂这话意思所在，不再作声，男子 A 便在那苍白的脸上，荡着忧郁的微笑。

女孩玖怎么会在车站边碰到同宿舍的女生×，真好像是一件奇怪事情。火车既开去不久，大雪天要玩也各处可玩，这女人却一人跑到车站是为什么事？并且当时见到玖了，就红脸，女孩玖也不注意。问到“有法文么？”答说“先生告假。”又问到“为什么一个人来玩？”答说“因为……”又转口，“玖小姐，你是不是就要回学校去？”女孩玖却不作声，向病院方面跑了。若果这孩子懂事一点，就可以看得出那人的心事，是怎样愿意借一个故同玖在一起到病院去，又在一起回学校。但是玖却一点不疑心旁人，只顾走到病院告二哥不上课的消息去了。

那女人见到玖在雪地里放步跑去，从路旁新雪上踏过，留下狭长的脚印，就痴立不动，数到这脚印的数目，惘然如有所失。到后走到江边去，寂寞的站到堤上的高阜处，对汤汤江水出神。天色深浅不一的灰色。各处一望白，泊到江中不动的船只也有白点白线。且望得到五桅船有人烧火船上出烟。

女人×想起许多别一人不明白的心事，就觉得自己软弱得不能支持，但从另一端长堤路上走来了四个女同学，女生×怕人疑心，取小路转学校了。另外四个女生到了刚才女生×站处，望到那雪中足迹，就说笑话。甲说：

“莫非是预备投江的同学，见我们来才走！”

乙更出新意，在这话上加以纠正和补充。“她一面是怕水冷，一面只舍不得学分，所以才回了头。我敢打赌说这个女人我们一转学校，可以到图书馆找到她。”

丙不服，丁也不服，同说绝对没有这样事情，于是这四

个年青有福气的女人，就约下了一点东道，她们都认得女生×，是穿绛色衣服长脸窄眉的女子，她们到后当真到校中图书馆找她。丙丁认输了，因为一进阅书室，这人就为众人发现了。

她看的是妇女的故事，一个美国女人的，那著书上就告给他们女子如何去做人，举了四百多例，有十个是中国的新例，可是她却并没有知道在这时另一些女人就正在她身上赌下东道的那么一会事。四个聪明女子把甲乙的猜想证实，欢欢喜喜到消费社去了，女生×取了一本杂志到手上，仍然随意乱翻，心中很觉凄凉。

三

在租界的特别犯待审室里，蔡某夫妇各占据一条长凳，分吃着用一块钱向便衣买来的一个梭形面包，时间为被捉来的第二天十点半。

不许说话，两人就也无多话可说。昨夜来就如此关到这地方，到今早还是如此。两人只拥在一块稍稍迷了一阵，喉中为悲愤所隘，到天快明女人已经冷醒了，开了眼睛，望到屋顶上一个靠近天花板还另外用铁丝保护的小小电灯，记起被捉的一切纠纷了，轻轻的问男子，“这些蠢猪狗！把我们捉到这里来是什么事？”男子说，“我疑心是被诬告。”女子又说，“这决不是诬告，显然是有意义的事，我看到过有许多年青人在别的室里。”男子略显得愤怒了，“这是狗的事！我看他们怎么样。”“我们××呢？”“不会知道的，决不会！”

坐堂了，正默默吃到面包的夫妇两人，皆被带上楼，进

到一个巡捕长之类的小办公室去问讯。问过了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项后，又把男子带出隔离，先问女子一些话。话问之后，女子走出，男子又到里面去了。仍然那外国人用法语问了一些话，由翻译说明，男子某的答话，则记录到一个簿子上，令巡捕把人带回到待审室去。男子某不动，用英语质问被捕究竟，那警探长之类法国人，估计了一下，翻开簿子，在另一条上，也用英语朗朗的念着：

“蔡某某，夫妇二人，住……从××来，翻过……平时行动尚无危险处，惟所译之过激思想书籍，实为有系统的介绍，显然……”

男子某稍显得轻蔑那堂上人神气，说：“就只是这样一个可笑的原因么？”

那西人笑了一下，点点头，把身稍稍站起，表示这对英帝国语言说得如此流利的男子客气，男子某无话可说，由一个巡捕带回住室，回到住室却不见到自己的女人，问那汉子，那汉子不作一声，匆的把小铁门带上了。

蔡某夫妇分开坐在地下室，听到捕房的屋顶大钟响十二下，许多黑色的人脚——从小窗前过去时，正是女孩玖第二次从火车站失望回到病院。坐到男子 A 床边小椅的时候。

男子 A 问女孩玖：“没有来么？”

“车上全是一些蠢人。”

“他们必定有人请他们吃酒，所以忘记你到车站上去接的事了。”

“我想下午我仍然到上海去一趟，看看那个钱。”

“不要去，恐怕下午他们会来。”

“我等候一点的车又去接他们。”

“你欢喜踏雪，就去吧。我实在想出去了，这样好雪我可住不下这病院。”

“一出去又流怎么样？”

看护拿饭来了，女孩玖也一份。在吃饭时，玖又说：“这真是个好旅馆。”

四

因为等候下午一点的车，女孩玖在车站上遇到了正想过上海去的女生朱。“玖小姐，到这地方等谁？”

“一个朋友，答应早上来，一直候了三次，还接不到，很奇怪的事。”

“A先生有课么？”

“那里，哥哥病了，在东边那个医院里。”

女生朱稍稍惊讶：“怎么，害病？”

“鼻子的旧毛病，血流得不成样子了，到了病院，打了针，血才止。”

“我去看看。”

“你不是到上海去么？”

“再下一趟去也不要紧。”

“那我们等候一下那个人，这是个很好的女人，是我的先生。”

“是你的先生，是女人！在什么地方念书？”

“不念书，同到她男子住到上海，翻书过日子。”

“呵是有丈夫的人！”

女孩玖不注意到女生朱先一句话的微带惊诧，所以也不

注意到这一句话的语气可笑。火车站在这时一个短衣工人打了一阵响板，火车再有五分钟就到了。

“朱，你到上海做什么？”

“想买点书，还正想买 A 先生的《废屋》那本小说，因为听许多人说过，没有见到。”

“我要二哥送你一本。前一会正从书店拿了十本来，预备有谁要就送谁，不要花钱买好了。二哥说他的书全是不行的，没有一本完全的著作，因为全是为自己写的，不是为别人写的。”

“那是他的谦虚。”

“朱，你欢喜看小说？”

“是的，你呢？”

“我看翻译，中国的不看，二哥的更不去看，所以别人说到二哥的文章，我一点不懂。”

“那是因为有好哥哥原故。”

“是我懒惰。”

“是你幸福。”

“我尊敬别人有学问，我太不中用了。”

“你将来也一定会成为……”

有另外一个女人，从轨道上过来，要朱援手才能上站台。朱就去拖那同学。拖上来了，朱问那女人，“你到上海去么？”

“是的，我们同在一路了。”

“不，我不想去了，有点事。”

“什么事？”

“我不想去。……车来了，快去买票吧。”

那女人买票去了，女生朱同女孩玖，就站在一起，望到

那小胖子女人的匆忙背影好笑。

车来了，下来了一些人，上去了一些人，五分钟后又开走了。

两个人没有把客接到，就到病院去看男子 A。

坐了半小时，要走了，又坐了半小时。在男子 A 处女生朱说话极少。临走时，因为女孩玖同在一起，到路上，女生朱问玖，“有谁到过这里没有”，玖摇头，女生朱正握了玖的手走着，就把手更握得紧了一点。

他们俩返校中时，到女孩玖房中去取那本名叫废屋的小说，女孩玖且在那上面写了一行字。女生朱把书拿走后，与玖同房的女生 x，问玖“是不是下了课回来，”玖却说，“刚与朱到医院才返身。”

女生 x 说：“朱这人真长得好看，使人欢喜。”

玖不懂 x 的意思，就笑，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个话。因玖的缺少机心，说过带了一点嫉心的话的 x，到后反而觉得心中更凄凉了。

五

在病院中的男子 A，当女孩玖同女生朱离开房中以后，心中想到前一些日子朱说到五的情事，又从自己体会上，玩味到女生玉的种种。

血的贫弱使这男子头脑异常清明。他觉到自己到这地方来别人感到的意义也觉到自己到这地方来的意义。工作的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至于人事，在每一个日子的递变下，将如何进展，他像不愿意去了解。但日

子去假期只三个礼拜，下星期即将预备考试，结束这半年工课。人事应当怎样来作一结束，他不能不想想了。

他想了一点钟。

想了又想，叹叹气，一切毫无结果，按照一个贫血人的脾气，用一些空梦使自己灵魂俨然轻举一阵，到后来，则一个小问题，一件顶平常的事，把它分量压重到这病的灵魂上面，倏然坠下，希望便粉碎了。

男子 A 就在一些希望的碎片上，以及使希望构成的一些人的纠纷中，把下午度过。

六

女生宿舍用糖作眼睛的雪人，不知被谁把头打碎了，最先发现的是一同参预过这工作的女生甲，时间是晚上六点钟样子。这消息到后为女生五知道了，到玖房中同玖说，她猜得出这个人，她意思指的是朱。

玖因为雪人是自己费得气力顶多，所以特别生气了，说：“你以为是誰？”

五却说：“我知道是她，是女同学。”

“若是我知道这个人，我一定要当面骂她无耻，因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做这件蠢事。”

“不过许多人做的事是不问权利的。”

“你告我这人是谁？”

“当然是只有一个人。”

“是玉么？”

“怎么是她？”

“那是……，是……，是……。”

“通通不是，我猜这是我们的熟人，怎么不想到就是——”

伏在另一桌上读书的女生×很不安定的样子，站起了身。把书一推，显然是要说话的神气。但玖这时却说，“是朱么？”女生五却说“除了她没有其他的人，”女生×颓然坐下了。女孩玖因为已见到了女生×要说话的样子了，就转口同×说话。

女孩玖说：“×，你瞧，有人把我们雪人的头也打碎了，这真岂有此理！”

那女生×作苦笑，“雪人的头那是不要紧的事，另外做一个吧。”

“说得好容易！这样大冷天气，几个人作了半天，手都肿红了，还有那眼睛那，那糖做的眼睛——哈，必定是这个人想吃糖的原故，才做这件事！五小姐，你以为不是这原故么？”

五说：“自然是为糖的原故。”

玖说：“五，那我们两个人去问她，问她凭甚理由不先来讨一点糖吃，就贪图那两个眼睛。”

玖说到这里笑了，五也笑，就是女生×也不自然的在笑。

女孩玖到后邀五到朱宿舍去时，五以为天气冷，只适宜于在房中说点笑话，不适宜于吵嘴，所以不去。玖则孩子脾气，非问明白不可，所以一个人就走到朱住处去了。

女生朱正灯下用小刀裁那本《废屋》看，见玖来，欢喜极了。玖很生气的样子，问朱道：“朱，我们雪人被人悄悄儿打了！”

朱“呀”的一惊，因这一惊孩子脾气的玖也看得出这事

朱是无分了，就告给朱以种种事，却没有说及五会疑心过她，只说自己还以为若果是熟人胡闹，一定就只有朱才有这胆气。

朱说：“我恐怕有胆气也没有功夫，我一回来看这本书，刚才把饭吃过，又开始来看。我正看这书上你的影子，很有趣味，还看到 A 先生说他自己小时候顽皮的事情。”

“可是我们倒应当明白一下，现在是谁在顽皮把雪人打碎的！”

“我想这一定是男子作的事，男子是照例有理由做这些下作事的。上一次我说的那柱上写的字，除了男子谁个女人会那样写。”

玖心想：“倒像是仇人，五说你你又说五，”想起这些时女孩玖好笑。

朱也正想到五，问玖：“五知道了这事情没有？”

玖不能再隐就说：“五还以为是你做的事，所以我来问你！”

女生朱听说五有这种猜疑，心中很难受，问玖：“玖，我问你，他们有人说 A 先生在爱五，你不相信么？”

玖说：“这件事我怎相信？”

“那么就是五在爱 A 先生。”

“或者是那样，我仍然也不很清楚。好像他们都欢喜同哥哥说话。”

“都？什么都？五同五两个罢了，另外还有谁么？”

“好像……”玖只这样说，就用微笑作收束，因为她要说的是“好像你也并不讨厌我二哥，”但忽然明白这个话不能说出，所以笑了。

女生朱似乎也悟出了自己说话的不检处了，也干笑。在干笑中她注意到玖的神气。女孩玖，过了一会，问朱是不是欢喜郁达夫的书，因为看到了朱的书架上有一本达夫代表作。朱告玖的话都是另外一个关于下雪的故事，因为男子 A 的《废屋》一书上，有好几次是用雪地作为背景的东西，玖虽非常明白那雪地的乡村，可是无一点趣味，所以仍然答非所问，又说到另一件事上去了。

女孩玖被女生朱留到住处同睡。熄灯后，还没有听到玖回宿舍的声音，女生五在隔房间女孩玖是不是已经上了床。女生×虽听到这话，也不代为答应一声。到后五同玉说话了，说到关于女孩玖同朱日益亲密的事，女生×听得到一些，就把这点话语合揉在另外一些见闻中，断定了朱同玖的关系，是为什么原故如此亲密，这理由，不消说是还有男子 A 在中间了。

这夜里，一个住在校外饭馆里，被赌博所欺骗的中年厨子，忽然悄悄的走到江边用绳子自缢到船埠铁柱上，死去了。

第 八 章

一

天一亮，饭馆中人就起身了，不见了厨子，各处寻找没有发现。同时有车站中人到江边去看江潮涨落，发现了这雪地里的尸身，腰间的油腻围裙，以及宽盘的脸，估计像是一个饭馆中掌管锅铲的人物，所以即刻到学校来报告。饭馆中老板同到送饭的江北小子去看，看明白是大师傅，吓慌了，

踉踉跄跄奔回铺子，把已经开过的铺板门重行关上，已经淘好的米放在一旁，到镇上禀报去了。

到了应当吃粥时，许多年青人仍然如往日一样，走到馆子里去吃大师傅两只肮脏肥手搅成的粥。粥吃不成，倒知道了出了人命，一传十，十传百，这新闻即刻就普遍及学校了。凡是听到这消息的，本来无意到江边去散步，因为事情新奇，也邀约去看，所以男女学生皆谈到这件事情，住在×字宿舍里的女孩玖同朱，还正在分吃一碗面，听到隔壁有女生到过江边来的说到这件事，吓了一跳，以为是同学自杀。到后又听到说是厨子，放心了，因为女孩玖说八点钟那蔡女上会来，就一同出了校门向江边走去。随即就忘记了。

在去车站的路上，她们碰到了女生×。

“×到车站玩去。”朱说的话非常自然，略无其他意思。

怀了成见的女生×侧立在大路一边，做着很难看的神气：“你们是想去看死人吧，好兴致！”

女孩玖诧异了：“怎么，死人死到车站么？”

女生×似乎也为女孩玖的话诧异了：“难道不知道这件事么？”

女生朱说：“我们是预备到车站去接玖小姐一个朋友。你是看过死人来了，怎么样？是兴隆居饭馆里厨子么？”

“我……一些聪明人全在那里看热闹！”

“去，密司×，同我们到车站玩玩，今天出太阳，多暖和！”

本来怕见朱同玖的×，听到朱的话，又不能不随到这两人走了。

她们一起在车站等候第一趟车，见到许多同学从江边回

来，皆各人用着一个从戏场出来的神气，讨论着这件事情。又有些还坚持一个谬见，以为这人死得岂有此理，因为这类人大体是纵感觉到要自杀，单用着天气寒冷一个理由，也会把这牺牲精神失去的。又有些女子，则又很满意见到了这样一回事情，本来天生一颗容易感动的心，若果是死者为同学，死的理由又是恋爱，那她就无论如何也要同情了。又有些在学校会做情诗的学生，都觉得这题目只给了做旧诗的人一个好机会，新诗可无处下笔，所以就放弃了这个不愉快的故事，同朋友另外批评人生去了。一个学校有六百人，大约到江边去看看这个死者的当有一半以上，其中还有职员，口中含烟，数目不计。

还有兵营中的兵士，就是成天吃小米饭，挨打，到屋外空地上拉屎，到雪里做工的那类蠢东西，刚刚挨过打的，也仍然到江边去用着“怎么会死”那种天真烂漫的眼光看了一会，凡在那胖的印象上，与同伴作点嘲笑，全身发松回到营里去报告这事。

女孩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皆仿佛这样高兴！”

女生×说：“我是并不因为要看这死人到江边的。”

女生朱不做声，就望到这些从江边走回的女生心中好笑，心里想这真是一件奇怪事情，上一次校长陪拉拉博士来演讲，听讲的人就没有这样多。其实则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年青的人，全欢喜新鲜事情发生，就是那么点点理由，也就够使整个学校得到一个爽心的刺激了。

也有因为赶早车过上海，车没有来，所以抽空跑到江边去看看这大师傅新奇的死法的，回时就在那月台上同人谈论各样死的姿式。

火车到后，下来了一些，候车的争先上车，机关车头一掉，四十分钟这消息就被带到上海各报馆里排字间去了。下车的人仍然没有女孩玖所要等候的人，车走了，玖看看天又看看回身的列车，无望了。

“人又不来，奇怪的事！”

“你们有课么？我可要走了。”女生朱说了想走。

本来无课的女生×，也作成走路的姿式，从月台向低处轨道跃下。

女孩玖说：“朱，不能陪我到医院去看看我二哥么？”

朱摇头说不去，似乎是因为×的原故，心有所怯，故愿意转学校去。

“你没有上课！”

“我旁听有课。”

女孩玖就向女生×说：“×，你可不可以同我去那里看看我哥哥，回头又一块儿回来。”

女生×低头不能答应，玖就说：“×有课我知道，还是朱你同我去。”

朱还是因为×的原故没有答应。见×没有走的意思，就先走了。女生×见到朱已走，自己不好意思不走了，就沿铁路向南走，玖不作声，看到这两个女人从烂雪路上走去，心中以为朱是不愿意同她到病院去。走了三十步，快转弯了，女生朱忽然又回头喊女孩玖。

“玖，小孩子，莫生我的气，我要有事情！”

玖不做声，朱又借故跑回车站，一面跑一面说：“我知道你生了我的气，我知道你生了我的气——”

走到玖身边，把玖拉住，就向病院方面走去，仿佛完全

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就因为不愿意使女孩玖难过，才委屈的随了这女孩玖的意思，勉强的做一次奉陪的人。女孩玖回头望×时，朱也就回头，且问×：“高不高兴一起去？你不去，玖小姐会生气！”

但女生×站到那雪地里，摇摇头作了一个苦笑，拒绝了。她想起随了这两个人来到车站，仍然一个人回去，第二次的笑了。第二次笑时只有自己知道，因为并肩行去的玖同朱，很快的就转入一个红墙后面，不再见到人了。

二

十点钟车来了两个拜访男子A的客人，两个人一前一后皆到了××大学的传达处，放了一个名片。知道了人是住在去校不远的××病院后，那其中一人就到病院里去了，其一个则另外说可会女孩玖。到病院的男子，是××书店的小编辑，就是在前天下午为女孩玖所窘的那人。在女生会客室见到了玖的是男子A友人之一，这人特意前来报告蔡某夫妇被捕的事情。××书店的小编辑，到了病院，见到了男子A，最先很客气的把书店经理给男子A的稿费一百元从皮夹中掏出，数点了一下，送给男子A，且戏子样子说话，从“久仰大名熟读著作”起始到“听说贵体违和”为止，说了一篇文法不错的客气话以后，就说到前一天女孩玖到书店的事来，言中表示对男子A无限羡慕。到后就呈上新著一本，说是请求赐教，把话说完，还不走，其用意是很难索解了。

男子A间或就在一些杂志上见到过这新诗人的名字同诗题，如今却想不到这就是据说新中国的新诗人，且把新诗也

献上了。因为这人好像还得谈谈“文坛”的问题，如其他拜访的年青人一样，或者还得来一点褒奖才能痛痛快快地打发回去，所以男子 A 就同这人说到一切近日上海刊物与出版业情形。这编辑非常愿意把话延长，则意外的事或将在机会上发生，方不辜负今天老远坐火车来的原意，所以说了这样又是那样，总似乎非常关心这些事情，一回去就将写文学史那种样子。当这编辑兼诗人自己发挥主张，洋洋洒洒像做文章的谈到一切，且述及其自己同生活奋斗的经过时，男子 A 就唯唯否否，答应着这编辑，一面心中打算一百块钱将如何支配到朋友同自己债务的偿还上去。

不久女孩玖同另一客人来到病院中了，玖先进房，见到玖用跳跃急促的姿式跑进房来，正想说话又忽然凝住了喉咙不再说话，这编辑以为是女孩玖在他面前害了羞，就心惊肉跳，感动到全身是诗。

男子 A 见了女孩玖，就告她：

“玖，他们送我钱来了。”

玖不做声，望望二哥又复望望那××书店的俗物脸嘴。

男子 A 还以为是玖因有人在此的原故不说话，故又说道：

“你说蔡先生会为我们拿来，她还不来，我们或者还得为她送去才行！”

女孩玖几乎是呻吟的样子在喉中噢了一声，走出到房外同客人说话去了。

“玖，你怎么又走？你得今天到上海去为我还蔡先生的钱，还得买一点药来，不要走！”

女孩玖即刻又进房来了，后面跟了朋友周君。那小编辑站起来了，男子 A 在朋友周走到床边来握手之后，不得不为

周介绍，“那是××，诗人，那是周，周××，”这样一介绍，那编辑就想把那诗手伸出来准备捏，但周却无心做这件事，坐到床边一张藤椅上了。

“见到蔡夫妇么？”

这男子就望到玖，稍稍迟疑了一阵，才含含糊糊的答应了一句话。

男子A又问：“你是不是蔡告你才知道我这病？”那男子仍然还是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句。

因为在先本意来告A，商量关于蔡夫妇二人的事应如何对付，到这里时先见到玖，一谈到A的病，所以同玖商量却只能把这消息再隐瞒一天两天为好了。男子周不能把话只维持在朋友蔡夫妇生活上面，所以看到了床边一本新书，还以为什么好书，就随手拿起翻了一页。他不知道所谓诗人就是身边的先来的客人，问A：

“是谁的诗？这东西也拿来印。”

男子A说：“周，诗人就是面前的人，这本诗应当是一本好诗，应当多看看再说话！”

那诗人编辑听到周的话稍稍在脸上发了点烧，但疑心周即是编大文月刊的有名批评家，就在男子A说过话后说道：“这拙集倒想请教，不知周先生是不是高兴看看？”

男子周说：“失敬了，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诗人。”

那编辑听到批评家称他为诗人，全身皆热了，就很谦卑的问及一切文坛事情，且随意批评一下新诗，虽极谦虚的说这是一种胡诌，然而为了表明这胡诌也仍然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东西，所以他很矜持的说了一回后，又在各人作品上作一个小小估价，又骄傲又可怜的情形在周面前裸露无遗。

男子周只点点头，笑，女孩玖站在床头，也很好笑。

到后大家全无话说了。玖就问周，什么时候人文第十期出版，有些什么文章在上面。男子周知道玖的意思所在，所以告玖月刊文章以外，就同玖来讨论杂志最近的种种问题来，消磨这一个崭新的日子。

那编辑若非另外又来了扁脸教授，一开口就说病人不应当时时刻刻有客的话，他不至于即刻就站起身要走了。既站起了身，还没有想走的意思忽然又很冒失的问男子 A “这里看护是男子还是女人”那样新奇的话，男子 A 不敢再同这诗人说话，就任他走去了。

诗人走了，出了病院，就像一个失恋的男子一样，自己明知道对女孩玖是无望了，就想象周如何在女孩玖面前献媚的情形，觉得非常可恨，恨不得有机会雇人打他一顿，但还没有走到车站，他的思想又改了方向，凭记忆想起人文月刊的通信处详细地址，以为明天即应当寄一本诗给这个有声望的名人，期望到那有名的批评了。

男子周临走时，男子 A 托他，为蔡带三十块钱回去，另外又还蔡二十。正正想来到这里同 A 借钱供给蔡夫妇狱中费用的呢，完全把上海方面的隐瞒不说，拿了钱，看看表，只差二十分火车就要到站，嘱咐到 A 安心再在这院里住三五天再出院，就要走了。

“不坐坐么？我明天就要出了这个地方，我明天要到上海去。”

女孩玖听到这个，就大声的很惊诧的样子说：“绝对不能到上海去！”

“玖，那你去吧。我们应当要安置一个炉子，还得买一点

吃的东西！你去为我买吧，只看你自己会不会做这些事。”

“我完全会，你只不要即刻出院，我一切去办！医生告过你说血分太坏，缺少凝结成分的胶质。还有，一出去，就——”

男子周不让他们说话到最后，就浑乱了这谈话，一面说要走要走，一面向女孩玖示了一个意，再同 A 握握手，很丈夫气的走了。女孩玖送了周出到门外，很忧愁的说：

“我怕瞒不了他！”

“不行，他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知道这个消息，耽搁了他晚上一晚安静的睡眠。”

“我怕他要问我！”

“你不要一个人再在他这房里陪他了。你当借故说学校有事情非做不可，就返到学校里去，也不要为这个事担心失眠。这个是可以水落石出的事！一点不要紧，你就照到我的计划去做，隐瞒两天，到他可以抵抗身体上的衰弱时，我们再告给他就无害于事了。”

女孩玖当真即刻就离了二哥的病院，一个人很寂寞的返校中去了。下午一天没有见到二哥，男子 A，尚以为一定是在学校因为想起病人的事情在泣，眼睛哭肿了，既不敢到堂上听课，也不敢到病院中来。女孩玖的哭是当真的，因为想起二哥，也想起平素教过英文的蔡夫妇，为巡捕捉去，在狱里床也没有的情形，所以心上就软弱得很，不得不哭了。

三

到了晚上玖没有吃多少饭。因为五问玉的不了解，以为

眼泪的多同食量的少皆为二哥的病，又因为不愿意为同楼的五与玉不了解的安慰，所以仍然走到女生朱处去读书。

“玖，你又哭，这真是不对的！你又说要学做一个大人，你看大人有成天流点泪的义务么？”

“是的，我忍了，我也骂我自己，这是不对的事。”

“我也明白是你心上的软弱。”

“只有你同二哥能明白我这个不可治的病。”

“应当要克服到自己，并且把身体训练得坚强一点，才能做人。”

“朱。你不知道，今天的事是我有理由哭一会儿的。”

“什么事？”

“我明天后天会告你。”

“为什么又要几天以后才能知道？”

“我答应了别人。”

“答应了谁，哭也得瞒一天两天吗？”

“不是哭，是因为隐瞒那件事，我才哭！”

“是家中有信来么？”

“不是。”

“是哥哥病得很坏么？”

“也不是。”

“是没有钱用了么？”

“今天××还才打发人送一百块钱来。”

“那是为什么？”

女孩玖就含泪微笑，掉了头看一本书，改口问朱，文法的前置词变化的各式，应当在什么例子找到最好的例。

女生朱，不便强玖，就要玖最先是把这件事告给她，因

为她自信在一切事上，不致误解了玖，使玖感到难过。玖就点头答应了。

女孩玖到朱宿舍的事，与玖同房的女生×是明明白白的。不知如何这人却无端恨起朱来，以为玖的哭与A的病全是为朱，因为玖那柔软可怜样子，女生×，在夜里，一个人睡在床上，在朱的印象上，作下了许多增加灵魂罪恶的奇梦。女生朱也同时梦到×，不过是梦到×因为性格的阴郁，不高兴再活，跑到江边淹坏了自己身体，到后是如日间大师傅一样，陈列在石堤上大路旁，成千的大学生，皆去看过一次，这样与人无关系的自杀而已。

四

可是玖所要隐瞒的事，到底失败了。男子A在下午七点时候，从一个看护讨来了新从上海带来的一张小报，在灯下消遣，却无意中发现了蔡某夫妇被捕的新闻。先是以为今天上午与蔡夫妇时常见面的周，到这里来时还不曾提起这件事，可想而知是谣言，完全不能凭信了。到后却过细一想，想起了今天玖的神气，以及玖下半天不来的原因，又想起周来时问到蔡夫妇二人事情生活时的含浑，隐隐约约明白今天周是先同玖商量好了的骗局，一切只是为病人撒下的大谎，心中便了然一切了。

男子A当时想出院回到自己宿舍去，因为想起同时在狱中忍受苦寒的朋友蔡夫妇，觉得还仍然住在这病院，尽看护当老祖宗服侍，真是一件近于无耻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回宿舍了。

但院中规矩，无论如何得经医生签字才能出院，如今则医生已坐了他的自备汽车到上海去，虽然心乱得很也仍然得住下了。

男子 A 在夜里，到半夜还不能睡眠，完全出于女孩玖意料以外

五

男子 A 留下了一个字条，告给看护稍稍到外面去玩玩就回，大清早悄悄的离开了医院，回到学校了。

到了女孩玖宿舍时，却不见女孩玖，心中稍为吃惊。女生×正在梳理头发，想到一切自己无分的机缘，忽然见叩门进来的止是 A，像是 A 已把心事看透，脸绯红了，一句话说不出口。

男子 A 一点没有注意这女子的神色有何不同。因为要明白玖的去处，是不到了上海还是早起过别处去有事，就问×：

“×小姐，我想问问你，我玖妹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

这女人心中为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塞，心中有许多话不能说得出，只能对 A 做出一种似憨笑似羞怯的样子，很可怜的望到 A。

男子 A 仍然没有注意到这情形，因为见到询问无结果，就想走，预备到五处问问，因为女孩玖有时是到五的桌上念书的。但待到男子 A 要出去时，女生×似乎知道了男子 A 一定要到隔壁去，所以又低低的呻了一声，待男子 A 回头，这女人就轻轻的说道：

“她们是不知道玖小姐到什么地方去的。”

这话意思好像是“你要知道还是只有我明白，”又好像是因此一说 A 就不会再到五的房中去说话。果然男子 A 就下楼去，听到囊囊皮鞋的下楼梯声音，女生×心上好像损失了很多贵重东西。不可追悔，使自己生存的勇气荡然无余，倒在床上两手蒙了脸痛哭了。

“为什么我不要他坐下，即刻为他把那孩子玖从朱处找回来？为什么不问问他病，且告他……”

凡是使这女人想起的，全是一种不可追悔的过失，而这过失的成就又是完全由于自己的软弱，女生×看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其伤心了。

但所谓不可追悔的事情，第二次却给了女生×的方便。男子 A 因为恐怕女孩玖回时听×说自己从病院回来找她，以为有什么大事，且告给她要若是到病院找寻不到就是往上海去了，所以第二次又转到楼上来写一个字条。到了房里，女生×正是为自己柔弱痛切的流泪的时候，听到 A 的脚步，听到 A 走到玖的写字台边取笔写字，不知为什么原故，先前所许的大愿，方以为无论如何要做到的，又无勇气提出了。

男子 A 把那字条写成，望到女生×伏在床上的优美姿式，心中以为这女人先一刻尚好好的在看书，这时就居然装睡，一个女人的做作，使 A 记起许多女人给他的恶劣印象，怀着稍稍不快的反感，又走去了。

到了楼下，想起女孩玖所说的雪人，就绕到花圃里去看。女生五正一个人在那里用小铲把雪堆到雪人头上，去，像很费事的神气，见到了 A 从楼上下来，心中一惊，对男子 A 用惑疑的眼光望着。男子 A 说：

“五小姐，你不怕冷！”

“怕冷吗？（做了一个微笑，孩子气的否认。）我听玖小姐说 A 先生病倒在医院里，好了吧。”

“人的病绝对自然会好。”

“是的，绝对——也不——”

男子 A 见到五的说话神气，记起了从前朱所说的木柱上字句，心中稍稍有点摇动了：“我听说这雪人眼睛是用糖做的，怎么又另外做头？”

女生五不抬头，把铁铲在雪人头上打了一下：“他们把它头打破了。”

“幸好打破的是头。”

“那么打破身上就好么？”

“或者这样有趣味一点。”

女生五若有所会心，斜睨了男子 A 一会，灵魂觅途逃遁了，把话支开到另一事上去了。她问 A，“见到了玖没有。”告她没有见到，五就说“玖一定是在朱处住，因为朱这人欢喜玖，玖也欢喜朱。”说到这个话时，不消说一个女人的心情，从男子 A 方面领略得十分清楚的。男子 A 听到这个话，心想女人的聪明，总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给人知道，就觉得好笑。

稍过了一会，男子 A 忽然感到无聊，就走了。女生五望到 A 所走的方向，把一个堆到已具眉目的雪人头，一铲打碎，把铁铲一掷，惘然若有所失回到宿舍。

玉正在写一个家信，见到五的样子，放了笔：“小姐，为什么做那难看的样子？”

“因为是不会写情书。”这样说着嘲讽了玉一句。一肚闷

气还说出口，就又走到玖房中去找一本书。一面找书一面喊玉，“玉小姐，你那情书不必写了，做点别的有用事情吧。”

女生×以为是五有意伤了她，更觉得伤心了，但五即刻又匆匆忙忙走回房里去了。本来是无事不谈的五同玉，虽然像生了气那样一点不节制到自己的言语，但一回到房中，说了其他一些话，两人就又大笑起来了。两人的笑声使女生×听及，更以为女生五所说的话就只是专为自己而发，而纵声的笑，那理由也只是讥消到这一面呆处的暴露。女生×想到另外一种事，不流泪了，样子忽然一变，一面拭泪一面坐在桌边写了些什么，写好又扯碎了，就痴痴的望到窗外荒田的雪。

上课钟一响，这女人看了看贴在墙上的功课表，取了一本书，下楼上课去了。

六

在雨操场男子 A 遇到了玖同朱正从宿舍出来。

“呀，二哥，怎么出来了？”

“怎么出来，不让他们见到，就溜出来了。玖，你来，我问你，昨天周同你说了些什么话？”

“说……”

“你瞒我！蔡先生夫妇被捉了，难道周不知道么？”

玖听到这话，心里酸楚不能忍耐了，眼睛有点红了，就拔步跑到操场中间去了。男子 A 因为朱在身边，就问朱：“玖昨天是不是到你宿舍住。”

朱点头，又非常温柔的告给 A，说及女孩玖昨夜就哭

过的事情。女孩玖站到远处招手喊朱，朱点点头，也跑了。因为看神气来显然女孩玖很明白这事情究竟，所以男子 A 就赶到了大坪中心，拉着了眼睛潮红的玖，询问她在昨天周末时怎么样同她谈到了蔡的事。

“他只说人已经提去了，就只为几本书的原故。因为恐怕你睡不好，又流血，所以不告你。另外不说什么了，——他还说，你还他的钱正好用，因为要三十块钱才能从里面借两条棉絮捆身，不然再有几大会冷死了。”

听到玖的话以后的男子 A，反而显得沉默了。迟疑了一会，就告玖，即刻为他到医院去算账，并且嘱咐玖说是紧要事病人非过上海不可，所以走了。玖点点头，拉了朱同走，朱好像不很愿意，但又因为玖的原故不得不陪去，三个人一齐匆匆忙忙的走出校门。预备到课堂去的女生 x，与几个人当面碰了头，女生 x 只作着似笑非笑的样子为男子 A 点点头，站到一边，让三人过身走去了。

在路上，男子 A 想起先一时在玖房中见到女生 x 情形，同玖说：

“玖，你那同房同学真怪，一点不和气，一个样子并不很坏的人，倒有一个那么不同伴的脾气，怪极了。”

女生朱说：“这女人好像是有痴病，功课好，身体也好，可是我同她说话，总常常是答非所问，还仿佛是不理我的神气，我倒不明白有什么事得罪了这个人。”

女孩玖说：“她常常半夜里做事情，又常常哭好像一个疯子。”

A 说：“这人是病，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使我一见到她总觉得可怜。”

玖说：“那种人二哥你以为适宜于做什么？”

“适宜于同你住在一个房间里。”

“这是说她爱哭我也爱哭吗？”

“不是，是说你们可以互相参考。”

“二哥，我不同你说笑话。我以为那种人适宜于做诗，你说，是不是？”

“许多人都说诗是血泪两种东西拼合的，大概要做诗人，也做得去了。”

“A先生，这时火车不来，怎么到上海去？”朱因为看到江边的一只轮船驶过，所以想起火车。

男子A似乎不大注意到这一句话，女孩玖就代为回答：“到吴淞去坐汽车。”

男子A因为看到天气太好，就要玖送他到吴淞去，问玖愿不愿意。玖只欢喜走雪路，朱没有拒绝的理由，三个人就走向吴淞去了。

在路上，男子A稍稍走到后面一点，望到与玖并肩行去女生朱苗条的后身，想起与玖同房那女人的矫揉做作，间接像是把男子A的自我尊严损失了许多，这时却又像在朱的身上找回这东西了。

七

男子A在××会里的办事处，晤到了周。

初初见到A的周，显着惊讶的神气，问A为什么就出了医院来上海。

A像有点生气了：“周，你为什么这件事也瞒我？”

“不是瞒你！你那样子知道了这事有什么用处。”

“我也知道我是没有用处的人，如今这里是还剩得有点钱，你看，怎么用就怎样处置吧。”

“医院呢？”

“还有三十，差不多够了。”

“你应当转到医院住几天，你脸上颜色不行得很！”

“我怎么能再住到那里？我问你，他们可不可以去看看？”

“只能打发书店里小孩子去，因为恐怕是另外有种事情发生。娘姨听说已经放回来了，我只见过一面，问了他一回情形，要他仍然住在家里，不要乱走，我们这时也以莫去蔡家为好。”

“你把钱怎么送去。”

“钱是托小孩子送到一个安南巡捕三黑手上，他为转送，另外把了他五块。听说得了钱，把棉被也得到了，就睡到那凳上。还算好，两个人不受一点虐待，也不挨打，比真六君便宜多了。”

“你不好好防备一下行么？”

“我不会，在××刊物做过文章，同你在新月上做文章一样，就得了——一个稳健的证明，法租界同公共租界皆不足害怕了。”

“你们杂志好像许多地方就查禁过。”

“其实那上面的诗，就有些是发表到××月报上面的诗。现在许多向前激进的东西，反而要赖到一种近于政府公报一类的刊物上面发表宣传了。因为凡是这些编辑只看姓名，这看姓名的方法可又与别的编辑两样：别的刊物编辑采用作品，把凡是小有名的人稿件提出尽行刊登，名字不大熟习则

内容照例就糟，所以弃掉了。革命报则是完全相反，看作品，凡是名字很生疏，他就看一段两段，倘若你写得诗前两段中了编辑先生的意，你的名字又无色彩，生疏得很，此后就不必多看，也就用红笔写登载本刊第……期的字样留下了。现在我们还得感谢那些编辑，尽一个粗糙的思想在那正宗的刊物上活动，中国情形仍然还是很可乐观！”

“但是蔡，他们怎么又……”

“那是钱，顶简单一个理由！那些巡捕同本地流氓，知道我住到这里，敲索过四十块钱，这些狗，就知道我是好人，同我认了交亲，不会到我这里来麻烦了。”

“可是他们的事我们应当怎么？”

“应当吗，我又许了钱。再有八十块钱可以悄悄的销案放了。”

“难道这是巡捕的职务么？”

“中国人聪明，很懂到小费对于一个仆人的意义，所以一进捕房久一点，多懂事，又多学过规矩，一个租界捕房中的探捕，每月的正项同别项收入，合并算来总比一个大学教授为好。若是没有这些好处，那里还会有许多新从山东天津搭海船来到的年青巡捕，窜到捕房去学做那种一板一眼的站岗人？”说到这里周声音也粗糙了，像一只生气的狼，耸着肩，捏紧了拳头，“这些是狗，是使你生气也感觉到多余的狗，凡是狗，只要有东西给他，那尾巴并不是专为西洋人开心而摇的！”

“你说要八十块钱，我这里有五十全拿去，若不够，我就到医院去再坐几天，把那应当送的三十块钱抽出来花用，再商量别的方法。”

正因为说到侦探一类由租界当局豢养的东西，引起周的

愤怒，周就用他那平素为大哥的态度，盛气凌人的说道：

“你这计划真只是同你玖妹讨论的小孩子话。你自己还是回去，不要你担心。你可以不要到这里，不然身体又坏了。快一点回去，也省得医院里看护受处罚，你是住病院，不是住旅馆，应当要受一点拘束，不能任性！也不要让玖为难，事情不应当这样做，一个病人，好好养息，事情不是干着一点急就可以了事。我们两个一起走，我到××去商量，你自己转去好了。”

被周强送上火车以后的男子 A，从车窗孔望到月台上搓手的周，低了头叹了一口气走去了，就明白这完全是周为自己担心的原故，心中觉得颇凄凉不乐。但是这男子周，是有另外感想在心上，因为他听到一个谣言，说许多青年在租界内被捕的，几几乎全有被警备司令部引渡的消息，因此虽然有钱有时也无办法，想起蔡大妇的未来，这男子却无把握了。

八

男子 A 仍然返到医院住下，因为坐了两趟火车，一下车时头发晕，也想不起早上已经要女孩玖告过医院结账的事了。到了病院才知道所有东西完全还在院里，看护妇一见了男子 A 就埋怨不已，医生生气样子走来按了按脉搏，又试验了一下温度，猫儿脸样子摇头不已

“怎么？”

“不行呀，这样子可不行！，再坐一趟车这血还得流出，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有法子了。”

“我头有点晕。”

“是的，这是一定的，你还不止头晕，心也衰弱得很。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去玩一趟？”

“我实在不是玩！”

医生像是不承认自己说那句抱怨话了，就说：“不必说了，我的先生，来一点药吃吧。”一个人就走到外面药架上倒了一些白色粉末，到一个小玻璃杯内，再倒了一些好像白兰地酒一类东西，杯中药便发小小泡沫，送到男子 A 嘴边吃了。看到把药吃过以后的医生，也用着一个不大体面的医生做事完功的神气，眼睛瞪瞪，对看护做了一个干燥无味的微笑，离了病人，换衣去了。

九

当黄昏时女孩玖同女生五女生玉女生朱一起皆到病院看男子 A。正谈到女人蔡被捕的事，几个年青富于同情心的女人皆觉得非常心里难过。到后又说到热天如何可以江边游泳，忽然听到有人到病院门前说淹了一个学生的话，大家皆一惊，站起身了。原来是病院的一个厨子，才从江边得到这消息，就赶回来报告，这时正被一些看护同一些办事人包围到那厨子询问情形。

只听到谁问：“是什么时候？”

“是刚才的事。”

“是什么人？”又有谁这样问。

“是学生！”

“是什么学校的学生？”

“是××的女学生。”

几个女人正在房中听到这个话，哎呀叫了一声，一窝蜂跑出到院子中来了。

女生玉到那报信人身边去：

“是××女学生么？”

“是的，有许多人在看，听说抬到学校去了。”

女孩玖赶即回到房中，告男子 A，声音也打着抖。

“二哥，学校有女同学投了江，真吓人！”

“是女同学么？”

“那人说是的。”

这时五同朱也进来了，就同声说道：

“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投江的事！”

玉也进房了，说：

“我们转去，看看是谁，就去！”

大家都觉得应当赶到学校去看看，但几个人一出病院，看到有十多人从江边大路绕向病院来了抬了一个人来了，走到前面一点的就嘶声的说可以救还可以救的乱喊，女孩玖等让到一边，死人就抬进了医院，看护们忙着乱跑乱叫，到后是把人安置到一个空房间里，驻院的辅助医生匆匆忙忙从人从里拿了一些瓶罐挤进了房，又挤出去找到了一个电炉，第二次奋勇的挤进去。医生且帮助了看护把所有人皆赶出房外，才赶紧脱解了女人所有全身的衣服，做着一切应做的事。

在男子 A 的房中，女孩玖等皆全身发抖，一句话说不出口。女生玉为人强壮好事，就一个人走到人从里去，乘到另外一个看护拿了东西进房时，就一挤也进到那病房里去了。但不到一会这女人像癫子一样又走出来回到男子 A 房中了。

“哎呀！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是密司×！是密司×！”

“呀，是×吗？”三个女人皆同时如一条弹簧惊起。

“是你们楼上那个×吗？”男子A也大惊了，还以为是另外一个×。

但女生玉却答应：“是的，我看到她的脸，我看到她的衣服，是她！是她！”玉说到这里就哭了。

一房中人皆觉得为一个炸雷所打击，大家第二次又暗哑了。

女孩玖哭了。

女生五同朱也哭了。

在男子A的心中，忽然悟到了什么，把手肘一撑，一个搁在床边小茶几上的茶杯跌到地上了。

这时大约学校方面已经得了信，赶来许多人看热闹，一个院子塞满了人，喧嚷不已，且争想要到房中去看看究竟这女人是谁。医生满脑是汗，从窗上伸出一个头来，极力节制到自己的愤怒，说：

“先生们，请你们把闲杂人赶出去，我才好做事！”

于是看热闹的人一哄皆出去了。但是学生还是越来越多，稍过了一会，医生第二次又从窗口伸出头来了，很忧愁的说道：

“先生们，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你同学，能够有希望再来活到这个世界上，同你们一样呼吸吵闹，请你们暂且出去，不然实在不行！”

于是有几个人记起了是吃晚饭的时候，不能再耽搁了，就大声喊道：“全体出去，全体出去，不出去是龟子！”大约因为谁也不愿意被这一句话侮辱，谁也不能牺牲一顿晚饭，所以像散戏一样全体络绎退出去了。

因为听到院子中转成清静，男子A从床上爬起，披了衣

走到院子中观看，才知道医院大门已关，所有看热闹人皆回校吃晚饭去了，就走到那投水人房间窗下去听了一会，只听到里面医生气喘的声音，以及骨节转动的声音。男子 A 仍然回到了房中，望到四人还在抽咽，皆没有眼泪了。

女生朱坐到一旁望灯，玉同五也望到灯，玖则还在拭泪，大家皆觉得非常凄凉，说不出一句话来。男子 A 就说：

“不要这样子，玖！有救，医生还在努力，大概稍过一会就会活了。”

女孩玖愀然作苦笑：“二哥，她前天还说帮我打手套！”

女生玉就说：“不知道这女人为什么原故要这样死去。”

女生五说：“我看到她那性格，就疑心过她。”

女生朱好像独独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因缘，就对到男子 A 苦脸的笑。

病院外有人拍门，门开了，一些吃饱了晚饭的大学生，听到这件事，兴致很好的随了校中办事人来到医院，又把病房包围了。

到后来就有学生因为想喝一杯茶的原因，到男子 A 房里来看先生的病，因为见到有许多女子在房中，就借故说了半天的话，四个女人方记起也应当吃饭去了，所以告辞。男子 A 告她们可以开出很好的饭菜来，本来玉五是无可无不可的人，玖是自家的，朱则同玖仿佛一人，所以饭本可以到医院吃，到后却见到那男学生还没有走去的意思，倒是玖不愿意，所以四个人就走了。

男子 A 告玖，仍然到朱处去住好一点，这话给那在房痴坐不走的男子，保留在记忆中，第二天就把它在学校里造起一种浅薄谣言来了。

十

在病院中的女生×，经过医生用人工呼吸法救治了许多时候，到八点时人已经醒来，到八点半则已完全清醒了。这女人第一件事就是要医院派人送她回学校宿舍，当然这事是做不到的事。医生因认为这时候非到医院安静的睡眠一晚，不易恢复心上的疲劳，且认为在这时候接见任何人皆不相宜，就嘱咐门房任何人皆不能见病人。到后就为这女人打了两针，又给了些温牛奶同一粒药片就尽其睡眠了。

那帮同施手术的女看护，到九点时来男子A房中换热水袋。

男子A问她：“人活了么？”

“好了。”看护轻轻的说，语音很觉沉郁。

“为什么事知道么？”

“为什么事谁知道？一个女人，要这样子任性，总不外恋爱一件事罢了。”

“你看到许多女人是这样自杀么？”

那看护，一面做事一面摇头，到后又似乎以为摇头是错了，就又懒洋洋的说道：“这大约是有先例的事，女子就只会这样做人，虽说平时很聪明，到了这些事当然仍旧是愚蠢了。”

男子A似乎很觉得害羞，为看护的话把男子骄傲打倒，不能再说其他的话了。当这看护带门走出时，就心想：若果你这看护能勇敢的爱，又因我误解了你更勇敢的去自杀，我将毫无留恋的陪到她死去，还是毫不关心的尽其自然？

在睡以前，男子A也曾追究到过这自杀者的心情，以及

使她自杀的各样因缘。他在那另外一时节所得的信上，仿佛看到了女人×的悲哀所在，但在平时常常见到这女人，就从来没有可以证实那猜想的事情，所以到后还自嘲神经敏感，近于病态，不得不好好睡了。

十一

女生×很早的由一个看护陪到了自己宿舍，把箱子中几封信取出来，擦了自来火，一封一封点燃烧掉了。整理了一下所有东西，把一封退学的信交到门房，又即刻同看护回到医院去了。

十二

在病院的院子里，从学校返身的女子×，遇到了早起的男子A。两眼相对望了一会，女生×似乎想要说一句什么话的神气，又似乎是等候男子A说一句什么话的神气，游移了小小时间，到后却惨然一笑回到自己所住的病室去了。男子A觉得心中全结了冰，不能再在这院子里发痴，就走到江边，看到有几个学生在堤边一个地方指指点点，看那地方雪地践踏得稀烂，晓得那一定就是昨夜这悲剧发生的地点。

他以为这女人若是恋爱自杀，必定是想到一个极完全的年青男子。他居然就这样起了一种空想：“我是不会有这种女人来爱了！”并且记起了刚才在病院所见到的女生×，一个柔弱得如一朵百合的身体，心中非常悲哀起来

本篇收入《沈从文甲集》以前未见发表。

第 四

前年在北京时，我曾在一个作客的筵席上，遇到一个晓舌的人。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人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原是不为虚誉的。吃过了饭，我们坐在东兴楼那北房老炕上，随意喝茶吸烟，又一同欣赏壁上所挂的齐白石山水画，这朋友就谈了许多画家与作品，谈得使在座的人皆不欢而散，因为一切话皆说得非常中肯，非常有趣味，本来即刻应当回府的我，也不能不为他那俊辩雄谈所影响，脱身不得，到后外面可落起雨来了。

今年八月间在上海，又无意中在一个朋友处遇到这个人，因为是旧识，虽仅仅是那么一面，但这朋友竟非常痛快，一定要我跟到他过杭州，看浙江伟人所提倡的国术比赛。我告他说去杭州未尝不可，但我决不花钱看他们比武。他笑了，他说，我们难道当真去看比武么？在北京天桥丢三个铜子到圈子里，看一次摔角，还有人搬板凳请坐，我早看够了。我

只是邀你去那里谈谈天，我们一面玩一面谈话，我可以说几个很好的故事给你听，你一定能够把这故事写下来，成为一个小说；我想了一会，看到这朋友又诚实又孩气的脸，虽然那时正在为一种债务所逼，非赶急整理一些文章不可，到后就仍然答应他了。我们是十一号的八点快车动身的，到了西湖就住到内湖的新新旅馆三楼。从上海北站一上车，这朋友就谈话，过松江就说鲈鱼，到长安就说潮，下了车站就又谈各地方关于检查的差别，跳上人力车又说各地方的车子的性质，落了旅馆又说天津南京苏州广州各处旅馆的故事。总而言之这人的口若非常有一点东西来塞住它的时候，他的话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他即或吃到一口汤或一口香蕉，那仍然也不至于妨碍他谈话的方便。我是在许多人事上皆发现过“天才”的，但在谈话上，只遇到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到了西湖，正是杭州人赶中秋节的时候，据说赔了钱的那个博览会快要开幕，从上海方面来的人较多，湖上也忽然显得比七月间活动了。我同那个朋友，就按定了我们在车上时所说定的计划，白天爬山晚上坐船，另外一些时间，就用在湖上公园一带来去，看那些坐船游湖的人。

我们先已经说定了的，到一个好地方，必须留连休息时，就听这朋友说一个故事，我就用铅笔把大体记下，方便在回到上海时删改。在朋友的健谈中我总是飏飏的在我那记事册下画上一些符号，我还常常利用一种小小的停顿，抽出一点时间，来为一个游人的俏脸或知客僧的圆头，作一种很诙谐的速写。存记到在净慈寺的后殿，朋友曾说了个近于鬼魔的故事，在烟霞洞旁他说的是两个轿夫的故事，在虎跑他告我另一朋友投水被人救起以后的情形，……差不多所有好地

方这朋友皆说了一个好故事，所以本来应当即回到上海去的我，到后也承认且留到西湖度过一个中秋的提议了。

朋友是一个晓舌的好人，可是这晓舌的方向和嗜好，却在三天内为我看明白了。以一个那样年青那样体面的人物，谈了三天话，尚不说到男女恋爱的故事，这个是我从来没有遇到的。有些人是一见面说过三句话，就会把话的方向引到男女关系上面来；还有些人除了说恋爱就没有话可说。我这个朋友，那么适宜于与女人纠缠的性格，倒像本身是有一种隐疾，灵魂也同时有一种隐疾，才不能在男女事上感生兴味了。因为我觉得有一点不平，有一点“岂有此理”的疑问，所以有一天，我们到玉泉看鱼时，坐到那大水池边，掷大饼给鱼吃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从不听到一个女人的故事在他嘴边逗留。朋友就笑了。过了一会儿，朋友不说话。

到后他说：“你看这鱼！”

我以为他在作一种遁词了，就道：“我不是问鱼，是问女人。”

“正是女人！女人就像这里的鱼，一尾一尾排列这水池里，作各样颜色，在各种颜色中若我们喜欢那一种，掷一点面饼，就过来了。有面饼，又当鱼是需要面饼的时候，我们只嫌鱼太多，不容易选择，难道会有失败的事么？”

“鱼恐怕不大同女人！”

“有什么两样？我倒欢喜听听你这个大作家的妙论！若一定要我说出它的不同处，我只好说女人比鱼还容易捉到手，养鱼要许多的活水，对付一个女人，却并不需要许多爱情。”

“这个话或者是对，我就无条件承认了吧。只请你把故事说下去，且告给我你的故事中的女人怎么样；我要听的是

‘实在的现状’而不是那‘抽象的批评’。我实在愿意尊敬你是一个对女人的英雄，因为你并不缺少英雄必具的身分。”

“好，你这样会说，我当然要告给你一点。”

“莫说一点，说全部。”

“可是你错了，全部是有时间限制我们的，你瞧，这时已经四点半了，我这对于女人的故事说五天也不会说完！”

“那你就说一个最动人的关系，我来记录。”

“你得相信我这故事的真实。”

“我完全相信。”

我开始把那一本记事册搁在阑干上，静候我这漂亮朋友的开口。

下面这个故事就是玉泉鱼池旁所说的，因为到后把故事编号，所以就列到第四。有些话不是一个人口语所常用的话，那只是我的记录的失败；有些话稍稍粗野了一点，那是我保留那朋友一点原形。这故事我应当担负那不良的批评，而让好的奖誉归给那个一切体面的朋友。

他说——

我不欢喜谈女人，那是你所知道的。但一个最好的猎户，决不是成天到大街上同人说打虎故事的打虎匠。一个好厨子只会炒菜。一个象棋圣手或者是一个哑叭。这是什么原故？他们都不需说话。我懂女人，何必要拿这个话各处去说？即或是我的特长，是天赋，是可骄傲的技能，我也只能运用这技能，取到我分内应当得到的幸福，所以我从不同谁提起，也从无兴味说到这些事情。

我若果把这个说及与人有一点益处，也不会吝惜不说。一个厨子是可以告人怎么样在火候以及作料上注意的，我这

话比炒菜复杂得多，所以说也尤大效果。

不是说瞎话，我是天生就一种理解女子的心，凭了这天赋到任何地方总不至于吃女子的亏的。并且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生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有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使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你瞧，近来一些男子，一些拿了笔在白纸上写字做故事的文豪，谁一个提到女人，忘记了凭空加上一些诬蔑的言语？所有的诗人，在他的作品的意识上，谁一个把女人当人？我们看到他们那种对女人的赞美，那谬误的虚谈，同时也自然就看到他们的失恋忧愁或自杀了。他们把女人当神，凡是一切神所没有的奇迹皆要求女子的供给，凡是神生气的事皆不许女人生气，正因在某一层阶级中有这一类男子，或做诗或不做诗，所以女子也完全变成可怕的怪物了。

我不是对女子缺少尊敬，我不过比别人明白一点，女子在什么时候用得着尊敬，以及女子所能给我们男子的幸福的阔度是到什么尺寸为止。我把女人当成一个神，却从不要求她所缺少的东西。我对于女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嗜好，但我的嗜好是合理的，不使女子为难的。许多人都说女人会说谎，这些蠢东西，不知道他的要求如何奢，如何不合理，女子既然没有那些出于男子口中的种种，她不说点谎怎么把事情做得完全？

我听到许多男子皆说到“相思”或“单恋”这样一个怪

名称，说是一种使人见寒作热的病，一种使人感到生存消沉得利害的病。真是奇怪的事。为什么有这样使医生也束手的病？不过是无用处的男子汉，在他无用的本分上，取出一个要人怜悯的口号罢了。天下大概是真有一种男子，就是纵见到一个放荡的妓女，在他面前用最猥褻的样子告他怎么样可以用她，这男子也仍然还是要害相思病的。正像天生有一种人有这样一种病根，那是一匹阉割过的雄鸡，是除了喊叫而不能够做其他事的一种人。我是永远不害这样病的，我只要爱定了谁，无论如何她总不会在我手下滑过。

我并不比别人有值得女人倾心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别人钱多，我样子也并不是完全中各种妇人意的体面，让我再说一句野话吧，我气力也并不比起许多人为强壮！同一个女人相爱完全不是需要这些的。妇人中有欢喜水牛的怪嗜好妇人，可是多数却全不在乎此。一切的夸张，常常只是一个笑话，对这夸张感到完全的妇人真是少而又少！我还从没有见到一个妇人选择男子，是照到男子们所猜想的标准下手的。大多数的女人需要男子，她们是同吃饭完全一样，只在方便中有什么就吃什么的。在吃饭时节，我们是还没有听到谁因为菜饭太坏，打过碗盏的事，事情也总有欢喜丢碗碎碟子的人，那是必定有一种原因；或者是娇养惯了的小姐，或者是吃饱了伤食，或者是害别的病受了影响，所以脾气就坏了。但是，就像这些人，饿一阵，她也仍然很随便的下箸了。我所知道的，是妇人对别的事或者不通融，对男子是一点不生问题的。

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把一个美妇人比作冷如冰雪？那其实却是男子的过失，男子的蠢同男子的自私，美妇人才常常为一类最坏的男子所独占，而且能够贞静自处。任何一个美

貌的女人，是都很愿意（或者说不拒绝）有几个在身心方面能供给一切愉快的男子作为情人的，全是男子太不懂事，太无耻，还有的就是男子太像一只阉割过的公鸡；徒有金色炫目的毛羽，徒能扮戏，使女人感到快乐而不受拘束，总办不到，所以许多本来天生就一个放荡性格的女子，在这种社会上也变成圣洁的妇人。女人在恋爱方面需要的原是洒脱，一个已经懂到数一百小制钱不会错误的女人，就明白在男女关系上应当作一种打算，若果是在情欲的悦乐账上支下过多痛苦的息金，那她们自然是不干的。但是如这事情是一件洒脱不过的事情，她们就找不出理由拒绝同你恋爱了。我们所夸奖的女子的长德都是不得已的委屈，所以我们不要太把能够保持这长德的人加以不相称的敬视或畏视，若是爱了她，你只要把“我是最洒脱不过的人”这一种意义表示得明白，她的贞嫫自固的门栏，是会完全摧毁在你那一个态度上的。

我先是说到妇人是饮食一样的需要男子了，就是那样子，我们就来注意一下烹调，注意一下对方味道的嗜好，以及胃口的强弱。自然我们随时皆不能缺少处事恰当的智能，我们要一种艺术或者技术，我们不能缺少自信同自卑，不能缺少勇敢又更不可缺少软弱，总而言之凡是字典上所有的种种名词的解释，我们皆能够运用和理解，才是一个最好的情人。要耐烦、耐烦、耐烦，且得拿这一方面长处给那女人知道，到后纵是圣玛利亚也会对你含笑。你得把你当作一种蔬菜送给那女人，且必需尽她知道这菜蔬是她的蔬菜，那原因只是差不多所有女人都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厨子，有顽固的自信，以为若果这一样菜由自己意思煎炒，不怕她的手段怎么不高明，由她自己吃时总仍然心满意足，或者还觉得这蔬菜的适

口，与到胃里以后的容易消化。你若要爱一个妇人，就用这种方法，使她明白你是她一碗由她意思炒成的菜，她因为不好意思，就也得挟你一筷子。

女人都差不多，倘若吃你的原因只是“不好意思不吃”，你就让她有第二个“非吃不可”的机会，到后是她就“非你不吃”了。许多男子是因为好像不愿意自己在女人勉强情形下被吃，所以永远不会得到女人的爱情的。所有害相思病，发狂，跳河，抹脖子，全都是那类不懂女人的男子做的事，这些人幸好是死的死去，发狂的发狂，都不会再麻烦女人了，不然若是尽他们永远在妇女们身边，女人真不知要怎么样受冤受屈。因为这样事许多男子都怪女人，这些尚未完全发狂的男子，不消说全是一些呆子呆心事，因为他们只知道用他们从长辈传下来一套对付女子的方法，时代既然不同，他们找不到爱情，就把发狂的机会找到了。他们也可以说不是想真心要同一个女子要好的人，因为无一处不是有许多非常多情的女子。这些男子只有一个方法，是使女人变成可诅的东西，这些男子自己就发癫狂苦恼，过着出乎上帝意想不到的坏生活。

有人说，女子的心像城门，关得严极了，到了那里大气力是无用处的，捶打终无办法，所以费尽了气力的男子才发疯变癫子，做出吓人的事。凡是门，有不开的么？不过人心上的门那里是“打”开的东西？若果这里用得着“气力，”那门也是一种不必要的东西了。门是“拍”开的。凡门无有不可设法开，就是下了锁，也仍然是一种容易方便事情。轻轻的拍，用你口轻轻的采取各样方法去拍，凡是女子全身都无有不柔软如奶如酥，难道心子这东西会特别硬朗，抵抗得过既会接吻又能说谎的男子的口。

(这里我催促了他一次，我要他把故事说及，少来一点议论。)

是的，我莫说我对于男女的感想好了。好在年青男子永远是蠢得很的一种东西，受最完全的教育，得过教育部的褒奖，得过学位，也仍然不会了解女人。女人则又永远是女人，永远是那样子容易同男子要好，只要你欢喜，只要你觉得她什么地方生长得好看，中了你的意，你那言语行为放在一个恰当的表现上，她检察了一下，看看是有利益而不受拘束的事了，就会很慷慨的将你所注意的给你的。或者她也能够用那个本来只适宜于擦抹胭脂吃零碎与接吻的口，同你说话，告诉你她是爱你一点或全部。要紧的是无论如何你得相信她所说的话毫不虚伪。一个女子是永远不说谎话的，除非你处处行为上总明明白白表示不相信她的样子，又或者你原本是一个欢喜听谎话的人，她觉到毫无办法时节，才会按照你的兴味制造一点谎话。现代女子是只因为自己的利益的拥护，才像这样子很可笑的活到世界上的。她们哭泣，赌咒，欢喜穿柔软衣裳，擦粉，做怪样子，这些专属于一个戏子的技巧，妇女总不可缺少，都是为了男子的病态的防卫。男子们多数是阉寺的性的本能的缺乏，所以才多凭空的惑疑，凭空的嫉妒，又不知羞耻，对于每一个女人的性格皆得包含了命妇的端庄同娼妓的淫荡，并且总以为女人只是一样东西，一种与古董中的六朝造像或玩具中的小钟，才把这些弱点培养在所有妇女的情绪上，终无法用教育或其他方法，使女子更像一个与人相近的女子。

我奇怪世界上不懂女人的男子数量的吓人。他们中还有许多在那里毫不害羞的扮戏，充一个悲剧中的角色，而到结

果又总是用喜剧收场。他们以为学问是帮助了解女人的一种东西，所以也常常用着他们的学问，谈新妇女的一切，又稀七八糟写一点文章，或写点诗，这些男子就算是尽了他们做男子的责任了。他们爱女人，也就只是在一些机会上，给那所爱慕的女人一点麻烦，还不让女人有一个考虑的机会，或者说还不让女人有一个印象，他们先就在那里准备失恋发疯了。一个女人欢喜一个男子，这中意的情绪的孕育，除了在一个时间的必须距离外，还有的是应当培植到男子的行为上，到后来，才会到两方面恣肆的任性的一同来做一些孩气事情。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年青人，就永远只知道一个打门的方法，永远用同样一把钥匙开那女人心上的门，女人也看新书，看新的诗集，明白体裁同标点，明白新的诗人形容女人的典故，就好像只是拍门的永远是那一把钥匙，所以不得不特意来制造一把锁，好尽年青人不完全失望的。他们到近来是居然有人在这方面成功了，但是爱情转到这些人还只是扮戏。他们那种不健康的身心，离开了情欲的饱饕到玩弄风情，他们本来都不配恋爱，因为他们的了解建设在一个虚空抽象的倾心上。只有唱戏扮皇帝，才是可以由那些本来无皇帝福分的人上台，如今的知识阶级恋爱，不过是无数既不热闹又很勉强凑成的戏文罢了。他们是太监扮的皇帝，是假的英雄，他们连唱带演，也玩弄许多名词，使两方面互相心跳脸红，互相哭喊狂笑，到后就用一个至上的“精神恋爱”结束了一切惭愧，弥补了一切不可找寻的损失。

（到这里我是又催过他的。）

好好，我就不说废话吧。故事中的废话太多，即或是怎样切题，你们总不大欢喜。不过若果是同女人恋爱，就是说

当我们把一个“故事”归还给“事实”时，差不多所有女人，皆需要一种废话敷衍的。若果你们懂“心上空间”这一个名词的意义，你会相信这所谓心上空间，是只有男子的废话可以作成的。“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做一个情人应当学到若干悦耳的叫声，废话说得适当，恐怕将来所有的中国女人慢慢的就都不再会流眼泪，要眼泪也不容易像现在那么随处可得了。因为有些女子最先感到男子的温柔，是常常在一堆废话中检寻出一个最合乎她趣味的话，把它保持到永久的。

我说那故事，莫再耽搁时间了。可是不谈我的故事以前我得先告诉你一点我的心情。

我是不晓得什么叫失恋的。我要的我总得到。这个话说来不是使我自觉骄傲的意思。我不把这个夸张放大到熟人前面，因为说谎只是虚荣的维持，我是用不着这“恋爱天才”绰号的。我只是使你明白我身心的强健。

我的脾气是爱上了谁一个女人，我总能在一个最短速度内，使女人明白我在爱她，到后又使她知道我的需要，再到后是她就把我那需要给我的。我听不得谁说到某一美丽女人在极坏相极俗气丈夫身边安静过日子的事情，这些贞操我看得出是一种冤屈，同时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悲愤，觉得痛苦了，我就非得去爱那个女人不可。我这孩气的也可以说是侠气的行为，只像是向俗见作一个报仇的行为，且像是为女人施舍的一种行为，这里我是很有过一些牺牲的。听到这女人生活得不合理，我就找出一个机会来，把我这鲜明年青的身体，慷慨赠给这女人，使她从我身体上得到一种神秘的启示，用我的温柔，作一种钥匙，启开了这女人蔽锢的心上的门，要她有一种年青的欲望的火，要她觉悟到过去一切的不合理，

从新的获得上，发现那老公牛占有她是一种耻羞，一种切齿的冤仇。

事情是在××的那年，我在担任一个汞砂场的技师职务。有一天，到去市约四十里一个地方去找寻一个朋友，坐了那地方最不体面的长途公共汽车去。在路上我就遇到一个妇人，一个使我这人也大惊讶的美丽妇人。那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我承认这是一个天工自己满意的工作。那眼睛同眉毛的配置，那鼻子，都无可批评。这个人正像有心事样子坐在我的前排，我心里奇怪这地方会有这种妇人。从衣服及头发上看，我难于估计准确这女人的身分。我想这应当是我的灾难来了，我又应当在公司的职务上另外找出一个尽责的理由了，就存心看到妇人从什么地方下车，若果中途下车，我就随到下去，问问她是在什么地方住身，是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我平时是不容易对女人感到多少纠纷的，既觉到可爱，我就不能放弃这机会了。

但是一直到了最后一站，这人才下车，我就想做一点呆事，跟到这妇人走一会，且莫到朋友处去访朋友。但最坏的气运因为我自己作成，没有到朋友处来时恐怕找不到朋友的住处，先一日曾写了一个信通知给朋友，这时朋友却正在停车处等候，一见我从车门处跃下，那在他身旁的朋友的长女，望到了我，就走拢来抓着我了。因为这小孩子一闹，因为携了小孩子走到朋友身边去，同朋友握手，再回头找寻，女人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了。抱了小小怅惘的心情随了朋友到他的隐居，同朋友夫妻两人谈到一些留在国外熟人的生活，看看就夜了。因为我照例不欢喜谈女人，所以我那朋友夫妇尊重我的意见，也不提到这小市镇的关于妇女的话。

我也不破例，去把车上所见质问我那朋友夫妻。不过在吃晚饭时节，那在车站上迎接我的朋友的朋友的长女君子，忽然向她妈说道：

“妈妈，我今天在车站接叔父，又看到那穿紫衣的女子，美极了。”

“你又见她吗？你为什么喊她？”

“我因为接叔父，所以忘记了。那真是画上的美人。”

君子只是六岁的一个小孩子，提到这美女人时居然也不缺少欣羡。

我就问朋友，所说的女人是什么人。

朋友原本是认为我对女人无兴味的，就说：“××若是你觉得这女人还美，我就为你想一个法介绍给你，好使我们君子也得常常见到。君子是见一次总说一次这女人的。”朋友这话显然是立于一个玩笑的意义上，因为他一点也不了解我，他虽然相信我一切使女人见爱的资格不缺少，他总以为我是一个快乐健康的人，说简单点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孤高独身的男子款待，在说话行事各方面，对我是总不缺少一种含蓄的怜悯成分的。为了这个对手，我可不愿多说话了。

但是，稍过了会，朋友的妻，像是明白我一点，就告给我关于那女子的许多事。我从君子母亲方面才知道那美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夫人，因为君子间或由她母亲带到××的教堂去玩，所以认识了这妇人。君子母亲另外所知道的只是这妇人在××女校毕业，去年才嫁给××的牧师，牧师比女人年长十五岁。听到这些话后我心上有些为朋友夫妇料想不到的变化。在我面前又像来横列一个仇人，我幻想这牧师是一个最坏最卑劣的人物，我估计他们的婚姻完全成立在一种欺骗

上，我不相信这女人心上没有一种反动。机会给我一个牺牲自己的时间到了，我到后陪了君子母女两人到教堂花园看白鹤，牧师不在家，那紫衣美妇人出来招待我们，我有意在那花园里逗留了许久。

我自然就同这牧师夫人认识了，我自然非常懂事在一种初初晤面下，把一个最好最完全的印象给了她。回到朋友家中时节，我与那妇人最后的点头，最后的一瞥，我相信自己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业，在路上君子的母亲问我，这女人是不是很可爱，我说我将把自己来放到一个危险局面下玩一玩，君子母亲懂我的意思，她对我的了解比她丈夫为多，就笑说一切皆欢喜帮忙。

回到朋友家的书房中，躺到特意为我布置的一个小床上，想一切突然而来的事情，想未来，想这时那妇人的情形，全身发烧，可是我仍然用自足的意思克服了这心的驰骋。我明白我应当安安静静在这个小书房睡一晚，把精神留给在明天。心急是只能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来把问题弄糟的，女人最害怕的就是男子性急。一个聪明的男子，他的聪明只在怎么把意识的速度，维持到事实所批准的情形方面。他明白遐想的无用，他就不应当在孤独的时候去猜想那两人以上关系，因为这猜想照例是非常容易把自己安置到一个与事实相左的谬误情形上去的。

第二天我携了君子去，见到牧师也见到了那牧师夫人，我只同牧师谈了半天话。我同那个靠叫卖圣雅各养得健壮如一匹大袋鼠的人谈神学与宗教学，我同他说中国各派教会事业的变迁，我同他谈洗礼与教会中慈善事业的各样问题，到后还同这袋鼠谈到圣经。幸得是我，才能有这么多废话可说。

不消说在牧师方面，在一个长时间的散步中，我就取得了我所需要的。我让这骗子爱我，让他把我的可敬重处告给那个太太，第二天我就做了这点事情。

第三天，又是同君子母女两人去的。朋友这太太当真履行了她的约言，当我同到那叫卖圣雅各名分的人物继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时，君子的母亲就同那太太讨论我同牧师。

事情的锐变使我自己也吃惊不小，还只第六天，这个美丽妇人，就仍穿了她那件紫衣，一个人留在我朋友那小书房中，同我谈爱情了。

一切由她明了了的所需要的我自然不能吝惜。我将我所有的全部给了她，尽她在一种崭新的享受中，用情欲与温柔有意义的消磨了这初夏的日子。

我在我朋友家住了半个月，这妇人就到过那里五次。我回到××，妇人又到过七次。我的行为使我那个朋友吃惊，这好人，他倒奇怪，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倒以为我是凭了好的命运成就的事。他仍然得使用一个好朋友的嘲弄，说我在幸运下赌赢了一注财富，在这些事上我当然是用不着分辩的，因为直到如今他还是对我的“科学方法”加以惑疑。

你是很明白的，两个年青人的恋爱，先是大多数维持在一个恣肆的行为上面，到不久，这游戏就转到了严肃的情形中了。我们的接近，因为距离发生问题了。我不能把朋友的家作为一个晤面的根据地，又因他种关系，要我搬到××去也办不到。而且我们同时皆不满意现状，我们皆得再进一步，费一点气力，抱一点决心，牺牲一些必须牺牲的幸福，才能达到完全。

本来对妇人只抱了复仇性格的我，在同那妇人以前所遇

到的女子，我是照例只同她们在一个恣纵中过一些日子，到后又仍然因为别的事情终于分手了的。我照例同到女人要好，慢慢的看出她的弱点，慢慢的明白了她的个性，在什么生活下就非常幸福，我就总费了些气力，把这人转给一个最恰当的丈夫方面去，我尽他们在要好中把我慢慢疏忽，我尽他们成为一对佳偶，这样人是很有几个的，可怜我这时不能为你说及。但是，自从我一同到这牧师太太恋爱以后，我就觉得我应当结婚，而且结婚的女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了。我真正为了那不可当的温柔，以及不可当的热情投了降，把一点理性完全失去，要作那使袋鼠祷告上帝处罚我的事了。

我们不顾一切，计划到离开××的生活，甚至于把必须的向社会的辩诉也准备好了。

但是这是一件事实，不是一个驾空的故事，我们仍然因为一些使人不相信的新事分手了。为一个比见面更突然的事所打击，她因为到我住处往返来去的长途汽车上，翻了车，一车的人皆连同那一辆汽车摔在路旁，小河里面，这意外事情的发生，只去我们离开××两天以前，我在第二天见到当地报上所载的消息，计算时间正是她坐回家的一辆车。我赶忙坐了车到××镇朋友家去。一见到君子母亲，我就知道她也早已知道了这件事。那朋友，还料不到我们的情热，料不到我在两天后就准备要带了那牧师女人逃走，仍然是那科学家样子冷静，而说出玄学家的话语。他说：“你的气运触了礁石，昨晚应当做了一个恶梦。”我不理他，就问他太太知不知道是住在什么医院。君子母亲说听他们说到是住在家里，伤处不大，正想等你来一同去看看。

我们不久就到了那教堂旁牧师的家里，在门前小廊下遇

见了那牧师，好像是镇夜没有睡眠，心绪非常芜杂的样子，坐在那小椅子上调一碗粥。

自从我同到那女人要好以后，我是只到过他家四次，如今已经有十七天不见到了这博学牧师的。他看到我来了，所以非常激动，他一点也不明白我同他太太在他背后作的事情。他还以为是我看了报或到朋友家听到君子母亲谈到，才邀来看他同病人的。君子母亲问了他一句话，他即刻就引我们到那妇人的住房去。他进了房，很忧愁的走到妇人床边去，温柔的喊妇人一个奇怪的名字，像是父亲称呼最小的儿女一样神气，告诉闭了眼迷着的妇人，有朋友来看望。妇人像是知道来的是我，没有把眼睛即刻睁开，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我明白这叹息上面所隐藏的意义。我知道那丈夫的温柔使我难过以外，也使这妇人有一种惭愧。到后把眼睛开了，在那薄媚的脸上保留着惨惨的微笑，我们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听到那袋鼠牧师，说了许多废话，他说到当他听到翻车的时候如何惊惶，到后知道了她在车里又如何着急，到后把人用汽车送来又如何忙乱，他且在这些叙述中，不忘记告诉我们他对于医药的知识与看护的知识。一个牧师天生就是口舌叫卖的角色，但我还没有遇到第二个牧师有这个人的博识，且把这知识有条有理的倾泻给人听。当牧师说到一切时，躺在床上用绷带束了头部同臂膊的受伤人，她只是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到半秃顶的丈夫。她的皮肤为倾跌所擦伤，她的心为那丈夫也擦伤了。我看到这情形，我想说出几句话，就全没有相宜的话。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软弱，我不能救济我自己，我看明白有些地方我不及那袋鼠，我懂到女人在某一种情形下会生出一种牺牲自己的心情，因这个突变的事情，我将在一个

失败的局面下过日子了。我有些地方，只有承认我那朋友的不科学见解，命运的手抓着我时，尽人事的摆脱，终归无效，我就只好屈服了。

回到朋友家时我感到消沉。我看出我的失败。虽然仍旧不忘记尽人事的种种必需办法。

(到这里我曾问到他的理论。)

理论是不适用了。理论的失败在事实的特殊。我听到这丈夫是一个医生，我就得承认我们的逃亡是只好当成一个将来的可笑故事讲讲了。我那时恨我不是学医的人，因为除了我是一个好医生，我没有方法可以把自己在这个时候战胜那牧师了。我是在任何事情上不忘记“时间与空间”的一个人，在恋爱的成败上我尤其明白这时空的影响。这时她病倒在自己家中，这家中即或是仇人的家，服侍她的即或是她平时所认为仇人的人，因为时间使她的心上勾出了空间，她将在一些反省上看出自己的过失。她将为一些柔情体贴所征服，觉到生活的均衡为适用，而把冒险的热情消磨在回想里。要想她仍然如往日一样，同我在一种昏瞢情形中背了那丈夫逃走，或者离婚，这妇人考虑的必要，而且这考虑结果，她将按照一个妇人的本能，愿意在平安中保持现状，不愿意向新的生活作一件冒险的投资了。

当夜我住在朋友那小书房中，为了恐怖自己为自己的幻象所苦恼，我同朋友谈了许多另外一些关于学问上的问题。我避开女人的事情不提，仍然像平常许多时节的我了。到后我仍然好好的睡了，因为我需要一个更明澈的头脑，预备在明天再到那牧师家中去看看，或者新的日子能够给我一个新的希望，我不承认我的惨败不可收拾。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牧师家中，还是早上，仍然在那病室中，听那个牧师谈关于女人晚上发烧的事。那太太，静静的，柔弱的，躺在床上，一句话不说，间或把眼光同我作一次短短接触，那眼光中充满了的异常的忧愁。牧师到后很机警的把我拉到外边，向我说，“她发烧，她昨夜说了许多梦话，全是很可怜的一些言语。你来得正好，我希望你陪到她坐坐，谈点话，解解她的闷，我到××有一点事去。我无论如何要下午才能回来。我这个提议你一定不会拒绝。”把这个话说完，我们对望了好一会。这是互相人格的了解的对视，不是嗔恨，缺少恶意，我从我的对手眼睛里，望得出一种悲悯博大的精神，我明白他所听到的梦话一定有我在内，我明白这个人虽明白了这事也仍然是毫无芥蒂，且即想在这个错误上加以一种最妥当的补救方法。他理解我而且信任我，他很费了一些思索才会说出这样话来。他一定已经同妇人说了什么话，将给我一个机会同妇人商量处置的方法，他且告给了我下午才会返身，是明明白白说到有许多话许多事情是可以在他没有回家以前办好的。我懂到这个人的意思，平时晓舌的技能，一切皆在一个奇怪的敌人面前失去了。

我想他既然这样了解我，我也不能再在他面前有所掩饰了，就一句话不说，同他紧紧的握了一下手，这牧师，用他慈悲而又羡慕的眼光望了我一眼，抹抹那秃头，走出去了。

我等了一会，才走到女人房中去。

“×，××先生走了，要我留到这里陪你。”我说过了这话，就坐在床旁一张椅子上望到女人的脸。

妇人想了一阵，像是对于我这句话加以一种精密的分析，又像是在另外一件事上作一种遐想，到后才轻轻的说，“你过

来一点。”我坐近了一点，把一只手放在那女人嘴边，女人吻了我那手一下，低声的问我，“××同你说了些什么话？”

“他告我你晚上发烧，说梦话说得很多。他似乎完全明白了我们的事情。他好像一夜都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虐待了你。”

女人说：“他虐待我吗？是的，这真是虐待！他知道我们要逃走，他是并没有说什么重话的。他并不向我说过一句使我伤心的话。他只说人太年青了，总免不了常常要做一点任性的事情。他说年青人永远不会懂老年人。他说我的自由并不因为嫁了他而失掉，但应当明白的做一切负责的事情。他说你是一个好情人，他毫无干涉我们接近的意思，他只愿意我们不要以为他是一个顽固的老年人，对于他抱一种误解的责难，就够了。……他对于我就是这种虐待。”女人说过后，就哭了。

我也被这老东西的话虐待了。我的聪明，我的机智，我的种种做人的进取的美德，为这个精巧的谎话所骗，完全摧毁无余，想拥护那个三日前的主张，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了。

我们逃走的计划，自然是办不到了。我因为这突然的转变，我感到应当牺牲的是我自己了。

我终于在这个牧师回家以前，返到朋友家中，稍稍坐了一会，就转××去了。

（我说，那你就这样输给那牧师了么？）

我输了。只输过这样一回。因为这次的事情，使我的性格也大变了。我懂女人，越懂女人也越不能把自己跌在一件恋爱上，所以现在真就成为“素人”了。

那女人我到后是仍然见到的，她还来找过我一次。可是我

感到一点伤心,我好像只是用一种热情来把女人的身体得到,那无限温柔的心,还仍然是那牧师的。我对于那牧师,在我心上增加了一种惭愧。我没有理由再到那里去了。这人第一面似乎就明白我同他谈话,就只是为得同他年青的美丽的妻亲近。他早就看得出我的目的。他早知道他的妻会同我做出一点不检的事。如今听到要逃走了,仍然毫不激动,只以为应当看清楚周围有非逃不可的时候,再来计划到这与社会习惯相违的行为。他知道怎样采取了最聪明的方法,使我们毫不因为这发现感到难堪。这成精的人,这有道行有魔力的男子,在他面前他使我自己看出自己的愚蠢,我一个人终于逃走了。

当朋友把故事谈到最后时,我笑了。因为我不相信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我说:

“一个那么长于理论的人,在这件事上,是还缺少一个必需失败的充分理由的。”

“要明白理由么?我先前不是说过,我总是把我所爱的女人,为她选上一个与她最相宜的男子这件事么?我是一个好情人,却并不是一个好丈夫,我不能在恋爱上扮小丑,就只是这一个理由,那女人我就再也不见面了。”

“难道就这样结束么?”

“你以为应当怎么样结束呢?”

.....

到后我们出去时,走到山门边,买桂花栗子,朋友正弯下腰去捶栗子,见有一个年青女人正想下轿,后面一个轿子上的中年男子,像是那女人的父亲,就用北方话说:“天气夜了,不要看那些鱼。”两顶藤轿就从山门外走过,向岳坟路上,消失在那几株老栗树后了。那时天气的确已经快要断黑,

天上的霞已经作深紫色，朋友忽然像有了心事，问我是不是常常为一种天气把自己的性格变化，我说这变化是有的，但只是暂时，不是永远。他却说，他是与我不同的。因为我那时在吃栗子看天上的霞，他也在吃栗子看天上的霞，我们就没有再说什么话。

回到旅馆朋友说明天想返上海，因为什么意思我是不明白的，当时我曾用笑话说：“是不是仍然还得过××去作那牧师座上的嘉宾？”朋友点点头，接着就狂笑了许久。

早上看时报，看到××通讯，想起那正是朋友所说故事发生的那县份，我生发一种莫可名言的兴味，过细看了一下内容。上面说：

……××牧师，被十七夜的密市变兵戕杀后，已有三名变兵被七营捉获解省。

当时把那报纸剪下，想到去问问一个与那朋友常常通信的熟人，问了许多人皆说听说是在唐山煤矿公司总务科做事。我正想把这剪下的报纸寄去，朋友却正从北平来信告我，最近已经同一个协和医学院的女生订婚了，这独身的计划的变更，是完全在玉泉谈那故事以后望到天上红霞所生的新的生活态度。看了那个信，我把它连同那一片剪下的报纸一起丢到火炉里，望到它燃过后作浅蓝色火焰，许久未熄，我心上像完全为什么所蚀空的模样，仿佛成为一个悲剧的中心人物，痴了许久。

本篇收入《沈从文甲集》以前未见发表。

夜

大约是一九一九那年，我那时正在湖南边境一个小市镇上住身。那里去贵州不很远。那地方名字是榆市，通常又多喊作榆树湾。那地方的一切情形，风景同生活，我是在我写的许多小说里都提到过的。就是近来一篇取名叫做“我的教育”那样回想的文字，那背景，也就是与那榆树湾相距约四十里一个比邻的市镇的。我在两个镇上皆住了一些日子，学到许多人事的乖巧。所不同的是我在槐化时节，我的名分是一个正兵，编在补充营，每日的事情提要记录出来，是擦枪，看杀人，炖狗肉吃；这三件事。但住到榆树湾，我高升了。我已经从值六块钱一个月的兵士名位上，被那个就只会拷取口供的军法长，拔擢我到司令部做司书生，薪水加到九块三毛钱一月，名册上写得是上士，名义上我已经是师爷了。感谢这大人，把我从擦枪过闲日子的生活中，换到与副官处几个吃闲饭的副官一处坐到方桌旁边吃饭，又给了我许多机会让我写字作画，且使我养成了呆坐在桌子旁永不厌倦的脾气。若详细的追究我这生活的转变机缘，怎么样我就成为今日的

我，那一段作司书生的生活是值得作一度深沉的回想的。就是那个军法长，那个不缺少可爱敬处的无赖，那个只知道用苦刑拷取无辜的平民招供，刽子手的伙伴，对于我的帮助，也是应当永远刻在我的心上的。我会从一个兵士被人青眼擢升为书记，一面自然是我那时太欢喜写字，为他知道了，一面还是另外有一个原因。把这原因提及，使我自己也常常对于那军法长失去了感谢的私心了。

那原因是正当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扎驻到那小乡镇上，大家都把“看杀人”同“杀人”当成生活中的一种至上的怪悦，忽然在××的民政长兼靖国联二军总司令的张某，用二军名义命令我们的队伍，限定日期把枪械表同名册造去，以便在辰州的军事会议时提出，不然将来便不能为政府承认这是正式军队。随了命令来的是许多张用桂花纸画成的极大极复杂的表式，完全是我们清乡署秘书长书记官所不见到过的东西。似乎把所有部中有知识人物聚在一处，对于这上级官署新颁的表式也感到束手了，束手的事情不是部中缺少明白这表用处的人物（虽然是那样稀糟的部队，里面从高级军事学校出身的人物是并不缺少的），为难的只是麻烦。似乎从民五讨袁成军以来，就从没有遇到过那种讲究认真的上司。名册虽是每月皆得造就一份，连同领结资去，才能把应得的饷项领到，但上面的人数与枪数，照例就是极其敷衍不落实际的。这次可真出奇了，枪支表上的举例，是连式样号码出产地与子弹一切详数皆得登载的。命令到时去下游军事会议的日期只两个月，所以无论如何一切表册皆得在四十天造齐送去，将来才不至于剿匪的军队本身变成土匪。我们部队平时报告上去虽是三团，实际上恐怕人数不会到一千六百，而枪

支实数又不会过一千。一千支枪的数目并不多，可是这表册将怎么见人？并且既然一切都那么详细，若不是把部队一一抽调来点验，就是派人到防地周围近百里内检察。调防是做不到的事，到后就决定派人到各防地去填造这表册，困难就发生了。造表的事是属于参谋与司书合作，参谋是很不少的，因为各处得同时派人，书记的人材可不够了。把所有部中书记分派出去后，部中还得要人办事，我忽然被军法长想起，所以我就成为那清乡司令部的师爷了。

我作了司书的第三天，司令官忽然要驻槐化部队同榆市部队换防，清乡公署也移过榆市。这突然的变故是大约与下游派来的点验委员有关系的。榆市的一切完全与槐化同样，所不同的是镇上多了一个邮政代办局同一个小福音堂。我们仍然驻到一个祠堂的戏楼上，把床靠墙接连的铺好，把办公桌皆放到戏楼窗边。

初作司书是不寂寞的。每天坐到白木桌子旁边，用桂花纸印红格的公文纸临灵飞经，有命令时写命令，把事作完，就又拿了司令官画有虎字的原稿上草字临摹一通。不高兴时把笔抛了，我就看上司们下棋。秘书处是同参副各处在一个楼上的，因此我又得了听这些上司说话的方便。他们都不吝惜对我的夸奖，一个成天到传达处烤火的我，得到这些人的奖励，不消说我在职务上，到后就成为一个最能尽职的好司书了。

榆市也有场，逢四九是热闹日子。虽然作了司书，我是仍然在逢场时节，被提拔我那个同乡法官，用一种鼓励，要我拿了钱到场头上去买狗肉回来炖的。当时我没有明白他那鼓励的背面是含有自私的意义，我总是仍然极其高兴的把狗

肉买来，拿到大厨房去把狗肉的皮烧焦，再拿到小溪里去刮，又拿到厨房里砍，加作料为那法官炖好，供这个上等人的贪腹。我的趣味在别的习惯上也仍然保留了许多，就是说我的坏处并不因为作了司书就完全去掉。我还是常常到连上去吃饭，间或同兵士到乡下人家喝一杯酒，或者到溪边看女人捶衣。除非正在写一件顶要紧的公文，我总得抽空去看看，看到底有人割心肝没有。割心肝的事我是一共看到过十一次的，还看到一个人把胆取出用细碎的银子从小管子里灌进去，据说银末到胆内以后就化了，这胆比熊胆有用，它的用处是治心气痛一类妇人阔人的怪病。不过，我看割心胆是要看那些火夫把心肝怎么样下锅炒吃的。全只是听到另外人说过一句说，说是心子在锅里还是活的东西，跳得很高很利害，其实看到后才知道这话一点不可靠。这些蠢东西，活到世界上时，如果心子是一种活动东西，就不至于尽人把大刀在颈脖上尽力的砍了，既然全是那样容易死去，从不曾设法去砍别的人，心子不会在锅里跳跃，也是自然的事了。但年纪很小的当时的我，所有幻梦以及研究兴味，是总不能离开我生活的周围另有发展的，我曾听到一个传达先生说他吃过一个妇人炒舌头的故事，他说到这个时完全不是儿戏。他告我一个朋友怎么样同他相好的妇人反了目，这妇人怎么样先同他要好后又同一个锡匠要好，妇人想那锡匠把朋友谋害，锡匠不答应，到后这话从锡匠方面漏出了，朋友就走到妇人处去，如何把妇人的舌头勾出，割下携回来下酒，正当那个时候传达走到了那里，朋友就说：请喝一杯。但这传达不喝酒却吃了一筷子菜。到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妇人的舌头，呕了半个月还觉得心里不爽快。吃人并不算是稀奇事，虽然这些事到现在一

回到城市中人说及时，总好像很容易生出一种野蛮民族的联想，城市中人就那样容易感动，而且那样可怜的浅陋，以及对中国情形的疏忽。其实那不过是吃的方法不同罢了。我是到了现在，还是不缺少机会看到某一种人被吃的，所以我能够毫无兴奋的神气，来同到一些人说及关于我所见到的一切野蛮荒唐故事。

我的司书作了二十天以后，有一个营里因为所造的表册不对，还得派一个人去那里另外抄写一份。因为那个营部设立在距镇上约有二十五山里远近的一个冷僻岩上，第一次去过的那书记，为那讨厌的山路吓怕了，很聪明的同我打了商量要我替他做这件不讨好事情。他知道那营长是我一个亲戚，我没有不愿意去玩玩的道理，就在参谋长面前举荐了我。他对上司说出我应当去做这件事的好几种理由，且在那理由中说出只有我才能够胜任的荒唐话语。这似乎又像实在的话，因为他说只有我懂枪，才不至于再把那些应有的注解忘掉，此外还有就是我应当在这时候出一两趟差，做点事，才不至于为其他书记处同事看轻。这真又是一个会说话的骗子，他的话中煽起了我许多虚荣和欲望，直到后来我还为这同事用言语相激，做了许多对于目下性格有关系的呆事。

我那时写字是一点不高明的，当然不会比一个做了多年的书记师爷在行，但说到造表册，对于这新的表上填上检验的结果，把种种名称填到表上去，我的确是比那些长了胡子的师爷多懂一些。当时我还能用我在小学校认到的英文字母以及拼音方法，在表上填明白那些枪的出产地厂名与名称。

既然这件事轮到了我，当天即刻就得动身。我仍然是穿的那件棉布长大军服上路的。我什么也不必携带，实在说我

什么也没有可以携带的东西。我只把一条洗脸用的毛巾扎到皮带上。我把那在××营里领来的洋磁碗带走，这碗是每一个兵士皆有一个的，用一根红绳子穿起来挂在腰边，吃饭喝水全就是它。

时间是烧夜火的时候，镇上到别一个地赶场的人都回来了，因为有同伴正要过××去，我不得不即刻同到他们动身。同伴是四个人，四个有枪的兵士。因为这四个人正是今天来到这里领饷回去的兵士，有了四个人上路，使我放心了许多，虽听说去××的路上有一个高山，有豹子常常在山中石洞里发吼，也毫不放在心上了。四个人中有一个是班长，这人是很可佩服的。

天气是一个阴郁沉闷的南方二月天气。我们五个人走出街口时，已经就看到有人吃晚饭了。可是天气坏到出人意料，我们先还以为走十五里才会断黑，就点了火把走黑路，但是还刚走到距离榆市十里的十里桥，天就全黑了。我们到那桥旁一个卖糍粑的人家里烤了一会火，吃了点茶，吃了点东西，把火把同马灯点燃，仍然走路。

在那地方山道中走夜路，手中熊熊的火把毕毕剥剥爆着大的声音，从大而危险的石旁擦身过去，从深涧石梁上过去，从流水潺湲的溪涧里过去，因为人多，一路上我是毫不寂寞的。我把我自己放到这四个年青人中间，前面两个后面也是两个。我感觉到一种美，使我忘了长途的疲倦。这美的感觉是到如今还不完全消失的。那山路是常常变化的，有时爬上了岭脊，两面皆下陷无底，忽然又蜿蜒下降，入一个夹谷，在前面十丈仿佛即已到了尽头。随处是高耸的石壁同大而幽僻的树林。从一些废油坊同废院落外面绕过时，望到这些工

程伟大的长围墙，使人想起数年前这主人的光荣，总不能不把火把向那黑暗的冷落的空地照照。一切皆是这样不可形容的怕人的出奇的情景，但在这些情景下，几个在军营中滚着日子的年青人，心粗气壮，平时大量的吃酒吃肉，这时沉默的或大声歌唱的走路，从这些人行为上使我心上的畏惧毫无长成机会，我就反而为那动人的美所醉了。

在××的山路，我不明白是用何种方法计算那长度的。我们这二十五里好像走了一个上半夜还没有得到。我把我们要到的目的地问过了那个什长，他没有说明究竟还有多远，他就只把应走过的地方名字一一数给我听。从他那语气上我才明白我们走了半夜还没有走过三分之二的路程，所以慢慢的也就不免有点疲倦了。

走到一个溪边，溪水涨过了跳石，汹汹的流，加之因为是夜间，不知道这水究竟有多深，为难了。若是在白天，就是再大的水，我们也可以想法渡过这横断的溪河。凡是镇竿人很少不会泅水的兵士。可是现在是有四支枪在身边的，还有四百块洋钱，同各人身上的子弹带，天气又是不适于同水抖气的天气，所以就不得不想另外一种办法了。这地方照例是缺少船只的，另外的办法当然不是从渡船着想。我们经过了一种商议，就沿河走。那熟习道路一点的班长主张向下游，因为从下游可以有机会找到一只小船。有三个兵士皆主张从溪上游走去，以为或者可以发现一个窄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桥，纵缺少这种好气运，上游一点必定还有那类日夜碾米的水碾子，可以从碾坝上走过去。并且到了实在无办法的情形中时，我们还可以到碾坊里去过一夜，不至于彷徨到这河边让风吹，不消说这意思是就先有了在这乡下住一夜的意思了。说到水

碾子，使我想起了八九岁时在碾房过夜的情形，同时我们又正听到一种仿佛距离很近至多不过在半里以内的奇怪声音，这声音是只有水碾子同油坊两种地方才会有的，所以我也倾向了多数，说是大家从上游走去是好办法了。那班长见到坚持自己主张没有效果，所以就用着“尽你们干”那种放弃责任的神气，答应了这提议，大家一起向上游走去了。

我们就沿了溪旁的小路走去。从上游直溯，我们究竟将走到一个什么地方，是谁也不很明白的。我们都不是本地生长的人，其中最熟悉地理的还只有什长一人，但他也是只来回走过十次左右的正路，其他路径全然是茫然的。可是我们全是年青人，全都相信这地方不会有土匪三十五十来抢枪的事，全都不怕鬼怪或猛兽，所以大家一任性，就毫不想到恐怕那类事情了。从溪的上游走去时，我相信是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的机会，可以从溪的南端越过到北岸的，倘若我们必须这样作时，至多我们只会把水湿到大腿的。但我们好像觉得越走越与我们所听到的那种声音距离较近，我们已经走了两个钟头或三个钟头不遇到一个活人以及一间有灯光的房子，夜行的空洞寥阔心情，太需要一点温暖以及一个休息的地方，同需要一个生人说两句话了，就都没有下水的意思，那什长也不说一句话，独自在前面把一个火明在黑暗的空间里摇着尽火星爆着，像烟火中的李逵发疯，走了又走，我们的不可避免的恐慌忽然为一个同伴发现了，我们所有的火把，所剩的已经不能再走三里路了。我们五个人在这样坏天气下，是决不能靠一盏提灯走路的。我们因为先前太不知道节制照路的火把，到这时候困难可发生了。没有火，在××时，像这样夜里摸十里八里黑路，是寻常的事，可是那道路可不比这地

方。这时我们所走的是我生活经验中最坎坷的路，一面是溪流，一面是荒山，路既高低不平，最难防备的还是那路旁的空陷处，多到不可思议。这空陷是陡然而来的，是一不小心就把人吃掉了。小的较浅的或者尚无妨碍，有些大而深的里面全是积水，在我前面一个兵士有一次若非得我的援手，跌到那窟窿去是不是还爬得出来我可知道了。

因为照路的火把所余有限，几个人对于路的恶劣，感到诅咒骂出野话了。几个人皆抱怨自己的主张错误，有点后悔任性的失策了。但在最前面引路的什长，却一句话不说，他只沉默的扬起火把向溪的上流走去，间或前面有了麻烦，才说一声“弟兄小心。”什么事使这什长勇敢向前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的那声音更近了。

随了这有毅力的什长又走了约一里路样子。溪流向左转，使我们更失望的是转出了左边山角，我们明白这声音是一个水车的声音，而声音所在的地方毫无灯光。若果水车处有碾房在，既然水车还在转动，则碾房中决不会全无灯光的。我们既已转了山角，水车声音距离我们已经不到半里路，我们赶到了那水车处一看才看出是一个接水灌山田的庞大竹子水车，完全不是碾房推动石碾的木叶水车。这打击使我们五个人皆骂了一句娘。我们是被这东西所骗了。看情形使我们明白附近不会有一个人家。我们先前能够前进，完全是为得有希望的声音所鼓励，我们各人皆悬揣到在那声音下面的各样趣味。我们的同伴，一个在任何时节总不忘记谈到女人的小黑脸青年，先还做着无涯的好梦，同我们谈及他在某一个碾房里所经过的一种奇遇。但是，到了这里，一切都完了。再想前进谁都缺少这种勇气了。退回原路则又仿佛不是几个年

青人想到的事。我是虽想到也不好意思说出的。我们的火把恐怕向后转走到原地方也不能够支持的。我们除了一种神迹发现，简直几个人非在这溪边过夜不行。

这情景，若果先前我所赞美的不是虚词，则在这时节我也应当找到一种最恰当的恶骂机会了。因为我们用尽了方法，想找寻一点可以当作火把照路的都没有得到。那水车，看那样子在平时溪水干涸时节，一定是已经不再转动，悬在空中，那一半竹杆编排成就的身体，是可以拉下来当作最好的引路火把的。只要拉下那东西一根肋条，照三里路也是很平常的事。但这个时候，这东西在溪流中慢慢的转动，全身已为溪水所湿透，发出大而可恶的声音，似乎把我们骗了还在那水中嘲笑我们这一群年青人是呆子。

还是什长可爱（这什长到近来是早已腐烂了的，愿他安静，不要为我这个故事扰乱了他的被世界遗忘的灵魂！），什长见到我们的同伴想用枪托去筑那水车的基础，大声的制止了这愚蠢孩气的行为的继续。他告我们，谁同他爬到山顶上去看看，或者看得出是一个村落的方位。他说这是我们唯一的一种希望，若是没有结果，我们就准备在这河边过夜了。什长的话使我们生了新的勇气，五个人皆愿意到山顶上去看。五个年青人，只有我们年青人才做得出这种事情！我们要爬的山是一个红石的荒山，我们既决定了到山顶上去看看，就开始从那水车所灌引的田塍上爬过去。那山田里已灌满水，水且从低处溢出仍流到河中去了，我们明白这水车若不是因为涨水的原故，也不至于使我们受骗的，因为水车接水的枧还没有搁上，水道也没有理好所以水就溢出了。

山顶是好像并不很低的，不过因为我们几个人完全为这

唯一的新的希望所支配，也顾不得什么，四个还各背上一支枪，到后仍然爬到顶上了。到了山顶以后各处一望，望了许久，山后的灌木林后面远处，被我看出一点火光了。我们大家注意到这相去一里以外的小小火光。我们看了一会，证明了这决不是磷火一类骗人东西后，取上山时相反的路径，不顾一切向火光处走去。前面一点小小光明使我们忘了一切危险，我们随从什长越过了许多阻碍，越过了许多有水的湿地，又从一些灌木林里奔过去，居然下了那山到一个小坡阜上，把火光认清楚了。这时什长忽然机警起来，恐怕前面等候我们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危险，变更了我们前进的计划，他要我们在后面二十密达距离，莫用火把，只把提灯的火捻得很小，能够照路，跟在他的后面，他独自上前去作一个寻路的人。他且把枪支同子弹带给了我，要我背上。又走了一阵，已经走近那火光，看得出是一栋孤孤单单的房子了，我们各把枪实了弹，各取十密达距离蹲伏守在各处，什长拿了火把高高的举着，使火把散开，加强了燃力，一直向那小屋里跑去。

我们在任何情形下本来皆缺少吓怕的情绪，经过了许多的危险，且常常像这样子在深夜包围一个匪巢，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了。但到了这时，各人的心仍然好像是绷紧了，若果我们看到什长的火把一灭，或者听到一声喊，或者一种突起的呼声，最先开枪的必定是我。因为我在那时节忽然想起了施公案一类故事，以为在那里一定是一群强悍凶狠的人物，且想起我们营里不久日子才捉到那匪头被镇上人破腹取心的事，以为这屋里若是一群土匪开会决议报仇方法，我们什长这一去，不到一会就应当破腔取心作醒酒汤了。我这样

思想时并不是怎么害怕的，我的同伴当然也不怎么害怕，我们各人有一支单筒盖板枪，有一百六十粒子弹，在任何情形下都很有把握可以凭这点东西换他们二十条性命。不过时间与空间放到那地方那种情形下面，使我们各人皆有理由为这寂静的沉闷攻袭，心上感到冰冷，儿几乎要放声长嚎。

我只有到那种情形中才能有异常清醒的头脑。我好像能在那一分一秒上看尽了世界一切。我手捏着冷而潮湿的枪，蹲在一株桐油树的后面，眼睛望着什长的火把。我听到离我很远的几个同伴兵士的出气。

看看待到什长要走近那人家时，同伴之一，低声说，师爷，你预备，不要心慌！我也就说，我是从不心慌的，我有过四次的经验了。

我们看到什长走近那人家了。

我们看到什长在拍门了。

我们听到什长在同人说话以及一只小狗的吠声了。

一切完了，一切预期的危险完全没有，我们反而似乎失望了。因为听到拍门，就明白是可以不必开枪的生意，到后又听到小狗的吠声，更明白是平安无事了。一个匪巢是不会把大门严闭一直让人到他的门外拍打的，一个匪窝更不会喂养一只小小的无用处的狗，这就是我们对于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我们用了这知识，证明了先前戒备的多余，各人皆在一种又羞愧又欢喜的情形下把身体站直，同时什长在那里喊我们了。

我们自然再也用不着什么惑疑，就向那灯光处跑去。走近了一点，我们看见什长正同一个老年憔悴的男子站在那大门前，我们欢喜得要骂娘了。

老年人看了我们几个同伴一眼，很忧愁的样子，把我们让进大门，进了大门又走在我们前面引路。那小狗项上挂了一个铃铛，在我们脚边嗅闻一会，好像明白了我们是好人，也跟了它的主人跑着引路去了。我们进了大门又走过一个大而宽的土坪，我心里还有点不甚高兴，因为看那老东西似乎对于我们的来很有不欢喜的神气。我一面仍然不忘记人肉包子迷魂汤一类故事上的危险事情，独自走在最后一点，以为若果是前面的人一落了陷阱，我即刻就向后转。我没有进门以前一切虚实也看过了，在退路上我已经留下一种记号，默数着脚步，自以为谨慎到可夸奖的程度了。但是，进了屋，还有出人意料的事！这目睹的种种使我惭愧，我所担心到的老者家中，原来就只是一栋三开间的房子，正中一间挂字画，点了一盏灯，一个桌子上摆了一本大书，一个茶壶。左边像是卧房了，有一扇门半掩着，右边是灶屋，有一个大水缸，放到门边，正屋的那盏青油灯的暗淡的黄色灯光，照到那厨房水缸上，映出凄凉的微弱的光线。老人家中的简单同干净，忽然又使我疑心我们今晚上所遇到的是神仙了。因为听到窗外遗在地下的火把残余的爆声，我赶忙走出去看，想用脚踹熄，我走出时一个兵士也同我一块出来，我们两个人就走到那好像卧房的一边窗下望了一下，只望见里面像是有一个床铺，又像是有一人睡在床上，听到什长在那里喊我们，我们才匆忙踹熄了火把的余烬，返到屋里来了。老年人把灯拿到灶屋，引我们到烧火间，告我们可以自己烧火热水。

问到了这里地方，我们才知我们今晚上所走的路已去正路十里，再有两三里且到另外一个名叫金狗寨地方了。他就告我们且住到一夜，到明天再走，因为夜里纵有火把同引路

人也是常常容易走到一个岔路上去的。他问我们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吃得晚饭，知道我们这时还需要吃一点东西时，就拿了灯，引我们到灶屋里去，指点我们那个灶屋靠后一点地上，可以烧一点干柴根取暖，且告我们若是要睡觉，就到正屋后面仓上拉下一点稻草来垫到地上。他又回到房里去取了两升米同十几个鸡蛋来，要我们自己办一点饭吃，因为他自己有点不便。又指点了油罐盐罐，且用木叉把挂到堂屋外边廊檐下的两尾干鱼取下来，同一些辣子，要我们自己照到所欢喜的口味做好。因为取干鱼我为他掌灯，回到堂屋时我就把灯放下，察看了一下这人所看的是种什么书，我这行为完全只是出于好奇，不知为什么我当时总觉得在他脸上看出一种非凡的光彩。我明白他的书是一本《庄子》，知道了神仙决不去看《庄子》，但我总仍然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我当时也不把这个话去同他谈及，也不把这心事同我那几个伙伴说明，只是在那老人面前，表示出很懂得他很尊敬他的意思，一句话都不说，以为他一定在这个时候会像黄石公向张良说的“孺子可教”一类话来。我把英雄的梦转到神仙的梦，这梦是始终不曾为四个同伴知道的。

老人虽说一切要我们自己动手，但他仍然是拿这样取那样帮助我们做这一餐夜饭的。我们把饭办好，坐在灶间那火堆边小板凳上吃饭时，老人就坐在火边低头像在想心事。什长问了他许多话，可是老人所答的在我听来，总似乎明白他是另外有一种隐秘。我的观察人的趣味，是从更小一个时节就养成习惯了的，看得出也听得出这人说话时的闪烁恍惚，我猜他不是个神仙也一定是一个隐者。我因此对他更显得诚实一点，这诚实只是使我不能多向他说一句话，探听他究

竟为什么住在这穷乡里。最可气的是什长，在路上一切布置，似乎都是一个有作为的聪明人，到这时，却对于这穷乡中隐士一点不生出一合理的疑心，一点不想在那老人神情上，以及家中情调上，加以一种无害于事的探究，问明白为什么在此住家的理由。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又不问问呢？我自己为什么不来同这有年纪的人谈一点学问呢？我为什么不自炫于这伟人怪人前面，让他看出我是一个可救度的孩子呢？我是在那一顿很舒畅的晚饭上，也就在心上起了许多争持的。大概我的性格，对于一个人格的倾心，像恋爱中的情人一样；使我聪明的是心窍的明朗，使我愚蠢的是口齿的胡涂。正因为这性格的生成，我不知吃了多少女人的亏，以及失去多少好朋友。可是，在当时，我是又常常为这性格不惜加以自赞，因为我又觉得我所敬仰的神，是只有用我的愚讷才能与他接近，用我这沉默才能同他握手的。这一个谬误的主张另一时用到恋爱一事情上时，我就作成了许多做呆子的机会。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点顽皮的合乎身分的对于这老人的厌恶，因为他把我们款待到厨房时，他是俨然对于我们存一种戒心，好好把他自己那个房间扣了一把铜锁的。

当时我们把饭吃过，大约已经是半夜的时候了，因为缺少铺盖，新稻草使人身体发烧，我们即或相信这老年人所说的话语，告我们这地方如何荒僻，决不会发生意外事情，但按照我们规矩，他们四个是不能同时把子弹带解下躺放在席子上睡觉的。什长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就提议说大家应当莫想到做梦一类事情，应当一同围到火堆边过一个夜。我是没有反对理由的，自然答应了。其余三人也答应了。老人见到我们说要在火边过夜了，就又走到他卧房去取了一棕

口袋风干栗子同--箩红薯，他像是也愿意同我们坐一会儿的样子并不去睡。什长说，老人家可以睡去，我们不应当吵闹你。老年人就摇头，惨惨的笑，说是你们不来我也不睡的，你们到了这里，我倒很好过，好像不是我陪你们，是你们陪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无一个人懂到的。

六个人围到火边坐下，一面吃栗子一面说话，说了一阵，我忽然想出了一个计策了，我提议每一个人讲一个本身所经过的故事，轮流讲下去，消磨这长夜。我这提议是为老年人而发的，我想这样一来他必定就能明白不是肉眼，我又能明白他是怎么样一种人物了，所以我且声明若果是大家高兴作时，我可以起头说我家中人一个奇异故事当作引子，以后再大家依秩序继续说去。几个兵士当然没有什么不答应，我见到老年人也笑了一下，我就开始说了我祖父年青时杀长毛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不消说是随随便便说的，是不完全而又不可靠的，我只依稀把父亲在我很小时节学到的故事，无头无尾的说了一阵。因为说到的是我祖父如何同一个高身材长毛杀仗，祖父敌不过，从水里逃了去，那长毛看到祖父蹚水脚，水只齐腰深，就扑到水中去擒祖父，但是这长毛一点不明水性，一下水就陷灭到水里去了，祖父看到，回身来把长毛头发揪着不放，将长毛淹到水里十来次，长毛吃水已够，到后就把人拖上岸来，割了头，悬挂在马鞍上，回营报功，因此就得了云南昭通镇。我所说的故事，一面是在几个兵士面前使他们明白我祖父的英雄，一面是注意使这隐者知道我是将门之后，不把我看成像兵士一类的平常人物。小小的虚荣还使我在另外一些事上像一个呆子，是我到如今还免不了的。

我的故事说过了，因为那是引子，不算数，第一个又轮到，我就又说了一个鬼怪的事情，一个我所见到闹假妖的故事，把它修正成为真的故事那样说了一阵。大家是全不见到过鬼也不怕鬼的一些人，但一听到我说在客店中遇到的僵尸，仍然像是为故事造成幻影在心上扩大，故事一毕大家纵声的笑了。

我注意到在火旁的老人的神气，老年人听到我说这个时，也微微的笑了一下，我以为这是这隐者同我要好的一种证据，又以为这是这隐士了解了我的假处，所以使我稍稍感到一点羞愧。我作为全不注意到他的神气！就催促在我下手的一个兵士快说。

我的同伴，就是那个最爱谈到女人的黑小胖子，坐在我的下手，就说了一个关于他自己同一个苗女恋爱的故事。这故事是一个喜剧的起始，而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的。他说他在沙罗寨曾认识一个黑而美丽的妇人，每夜总邀了一个同伴去那家人的屋后山上树林里相会，妇人有一个丈夫作巫师。这样事自然得瞒到那成天头缠红布手执牛角的丈夫，因为那地方规矩，是作丈夫的若不能用酒肉款待妻子的情人，他就一定预备了一把刀或一根矛子，作为款待他仇人的东西。有一天晚上，又照了约定的时间去会这妇人，因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事又非办不可，又怕那妇人盼望，就请求那同伴先去告给妇人一下，这一面把事情一作过即刻就跑去，到了那里，凭藉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

缠红布同鬼魔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鹁鸪，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的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了。这是他应当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树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那鬼在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那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兵士这故事说得极其动人，其次是轮到一个人脸上有一点不雅观记号的兵士说了。这人是大小凉山的人，那里为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四省交界的地方，高山四合，常常出虎。他就说了一个关于虎的故事。那故事就同他脸上的记号有一点关系。他说他十八岁时一个大冷天，在家族长处剥桐子，到了半夜要回家睡觉，得走一个长垅过身，垅旁是溪涧。时间是冬天落雪过后，溪中水是早干了。那天有朦胧月亮，所以一个人洒洒脱脱的沿了那小溪涧旁的窄路回家。出门时，因为月亮，景致很美，心中想到的不免是一些年青人快乐的事情，譬如在白天打斑鸠同山鸡一类合乎天气的行为。一面走路一面想到明天的种种，忽然一个花尾在溪涧草里一动，他的心也就一动。溪涧两旁是长满了茅草，草旁又压得有雪，所以本来很窄的溪涧显得更窄了。因为正想到山鸡，就心想莫非当真这山鸡见到月亮，被走路的声音一惊，想逃走么？年青人欢喜生事，对这起花的曳在雪里的尾巴生了大趣味，不知不觉也跳下了溪涧进去了。那尾越走越快，追的也几乎忘了形跟着上前，但一到前面，溪涧一放宽，看看手可伸及时，

忽然听到一声短吼，那东西跃上了坎，一个小牛一样大的老虎呈现在面前。人吓得向后一仰，脸便为一个水杨树枯桩所刮伤了。老虎是很大量的走去了，回到家里一脸的血。问及是什么事，才晓得遇了老虎。

第三，是家在地地村渔船上长的人，他学了一个打鱼的故事。故事是一条大蛇，在他网里，这蛇大到吓人，当得到这蛇时是在夜间，所以众人还以为是大鱼。到后见到是蛇，大家皆想弃网，但这时的说故事人就拿了砍鱼刀在那东西头上连砍三下，蛇就死了。

第四是什长了，什长说的故事只是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情。他告我们一个荒唐的冒险，因为上两月他被人捉到洞里去，到后仍然想法离开那地方了。他说他所靠的只是一点自信。这人是能够自信，又能稳重的处置一切的。

到后来，轮到主人了。我们都愿意主人说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好故事。尤其是我，先相信了这老年人心上有一种秘密，先相信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我真亟愿从他口中，探听出一点真相。我只要明白一点点，必定就能从这一点线索上知道全体。我当时一面是这样见老尊贤，一面又是那么自己相信聪敏识人，全是太年青了。

老年人因为大家的催促，就想了一会，摇摇头，说：故事没有，快天亮了，我们多加一点火，可以放一点到灶肚里去预备热水洗脸。我对于这话是反对的，我特别热心听他的故事，我要他无论如何说一个给我们见识见识。他望了我一会，就要我再说一个。我那时真糊涂可笑极了，我以为这是这神仙奇人的试验的第一次所以毫不踌躇答应了。我接着就学了一个本地方在大街上拿刀互砍的故事。老年人听到这个

时，似乎很有趣味，就笑了一笑，说：故事不坏，再来一个。我不消说就又来了一个。因为越看那人越是有根基的人，所以待到后来，我说的故事也仿佛更有精彩了。我还相信他试我的最后，他纵不开口，虽一定对世界抱一种悲观，而对我总可以独把亲切的友谊建设到一个无言的启示中。

可是，说来说去天已亮了，荒鸡在远处喊了，我把故事说完时，几个听故事的同伴已无心再谈故事，大家皆需要打盹了。我独显得精神十足，极恳切的要求老人家的话语。我要多知道他是怎么就成了他的过去。这老年人望了火堆一会，望到四个兵士皆低头无语，就说：“我到我房里去看看，你若一定要故事，你随了我来。”我当真跟到他走去，他开了锁，我欢喜极了。我以为他一定是有许多宝物在房中，并且一定还得传授我什么秘法同到兵书，因为我从他的神气上看得出他那种不高兴人间世的样子，我就觉得这真正隐者的态度可以原谅，恭恭敬敬的跟到他后面，进到那小房里。

可是我失望极了。房中除了一些大小干果坛罐，就只是一铺大床。这里床上分分明明的是躺着一个死妇人。一个黄得黄脸像蜡，又瘦又小，干瘪如一个烤白薯在风中吹过一个月的样子的死人。

我说：“这是怎么，你家死了人！”

他一点不失却见时态度，用他那忧郁的眼色对我望着，口中只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我说：“这究竟是什么要紧事，我不明白！”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个妻，一个老同伴，我们因为一种愿心一同搬到这孤村中来，住了十六年，如今我这个人，恰恰在昨天将近晚饭的时候死去了。若不是你们来我就

得伴他睡一夜。……我自己也快死了，我故事是没有，我就有这些事情，天亮了，你们自己烧火热水去，我要到后面去挖一个坑，既然是不高兴再到这世界上多吃一粒饭做一件事，我还得挖一个长坑，使她安安静静的睡到地下等我。……”

我惊讶得说话不得，想到老年人昨天的神气，以及把门倒锁的种种类乎怪吝的行为，这时才明白这一家发生了这样大事，老年人却一点不声张的陪我们谈了一夜闲话，为了老年人的冷静我有点害怕了。

当我把水烧热，唤醒那几个倒在火堆边睡觉的同伴兵士洗脸时，我听到一个锄头在屋左边空地掘土的声音，无力的，迟钝的，一下两下的用铁锹咬着湿的地面。

天已经亮了。

本篇收入《沈从文甲集》以前未见发表。这是作者以《夜》为篇名的作品之一。

自杀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的达芝先生，常常同朋友们欢喜讨论到死的事情。这脾气的养成，是很需要一些解释的事了。一个信托公司的会计，人肥，平时又绝对小心（不做标金生意，不做大条，不买卖九六，不谈七长）；总而言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人物。每到月终则自己签好一张知单，写上月薪的数目，送到经理桌子上去，再签一个字，拿下来，取了钱，放到皮包，匀出二十块，回家时就把其余一百八十送把人才贤惠的太太保管，这样一个人物，要他厌世自杀那自然是很不容易了。自己既少自杀的理由，又爱讨论死，那最好的解释，就是要消遣，方便的原故，所以常常谈到死了。

这个人据说是曾在年青时节，亲眼见过用刀砍头一千人，用枪打死四百人，用其他方法开腔破腹取胆割肝一类事情又五百人，所以纵然每天与同事们谈到死的问题，也好像这故事绝对不至于重复，仍然非常动听的。他告给朋友，一个用刺刀扎胸脯的人将死时如何好笑，一个不懂规矩的乡下老被杀时又如何好笑，一个把大腿砍下的人仍然是如何好笑，说

到这些时，他自然自己不会发笑，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却不得不发笑了。听他故事的人就是在公司里的同事，营业部，地产部，国际汇兑部，这里那里所有的同事。全是我们所尊敬的社会上有学问的人物，从欧洲大陆，从日本，从国内各大学，受过完完全全的教育，学过商法或高等数学，穿衣服很体面，同外国人能够自由谈话，办事一点也不苟且的有职业人！这些人照例的办办事，按月领薪水，按收入租房子住，平常办公以外，休息时节，就各以报纸作根据，对于政治胡乱下一点批评，对于女人又加以一点意见，为一种小事情共同打着哈哈，再此外就是听达芝先生说死亡了。

提到死亡时，这些上等人也常常有把上海报纸上社会新闻栏所见的自杀一栏消息提出，作为大家谈论中心的。到这时节达芝先生可不及一个学统计的同事了。这同事能够把每年的每月每天的自杀作成很好的统计，什么日子适宜于自杀，什么时间有谋杀或自杀，那个人却知道得非常清楚。不过其余的同事，既不是讲学，又不是算账，要明白那枯燥无味的数目字有什么用处？所以达芝先生的故事，就仍然可以继续学下去了。

有这样一天，达芝先生到一个朋友买办家去喝酒吃饭。坐过席，散席了，大家吸烟，我们是不必饶舌，也知道照老规矩这些有身分的人身体大多数是很胖，而买办家的沙发又照例是柔软和舒服的。达芝先生用一个胖子的体裁，拉斜躺到那客厅中柔软大椅子以后，是开口的时候了。

有一个同席吃酒的商人，就向达芝先生领教。他说：

“大爷，你顶会说我们这些人欢喜听的故事了，但你只是说别人的故事。你是不是也可以告一个你自己的故事？”

许多肥大的巴掌一拍，达芝先生估量了一下那问话的人，团头团脸，从那色气上看，却看得出这人是在交易所一类地方失意人的样子，就说：

“老板，你是不是要知道我死后的经验？若果是这样，对不起，我不能把这个事情见告。”他这样子一说就讽刺到了那投机商人的末路。

一九四〇年是中国商人也懂到了讽刺，比十年前大学生艺术了一点的，于是那胖子红脸了，分辩说是“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到自杀。”

许多肥的巴掌又拍了一通，达芝先生承认自己也想过这事了。

下面是那故事。

他说：我是想到过自杀的，且几乎也真去自杀的人！

十年前我是上海××学校一个商科学生。我家里情形并不坏，每年除了分三期汇六百块钱给我以外，还另外有四十块钱医药费。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分？那是因为家里有钱的一个顶可笑的理由罢了。那一笔费用是要我按到节候买一点鱼油参茸丸之类吃吃的，我是不是当真把这款子用到补剂上，那看看我这时身体就可以明白了。我这时还并不十分结实，这就可知当时那一笔钱是消耗在另外事情上去了。

一个大学生，用钱的方法还会有许多种么？一个一九二八年左右的大学生，若是还有一点儿钱，还有一点儿头脑，不消说，是并不落伍在时代后面的。我也就是这样把这钱用得很恰当，制了很体面的几身衣服，很好的鞋帽，因为这体面装饰，我人自然也不见得什么不体面了。

那个时节的中国××一隅，论到学校保守方面，恐怕是只有我那学校的。为什么以我这样的人当时进到那个学校，现在想起来也似乎很奇怪了。不过比我还标致的似乎还有人，那理由，或者就是那学校的工课好了。我如今的本领你们都承认是我到那学校学来的，就是“保守”，当时觉得不大合式，如今上了年纪，在这有秩序的生活上，也觉得应当感谢那学校给我的好影响了。

保守，这意义要我来说，就是我那学校对于男女事情，稍稍给了我们一点“限制”。这对于一个人自然是很有用处的事，因为当时风气是使一些懂事的教育家，全明白限制是最贤明的措置。当时其他的 unlimited，本来使他们上年纪一点的人摇头的事也太多了，据说有些那学校是专靠到“unlimited”得到很多的优秀青年的欢迎，学生特别增加的。不过限制是虽然限制，我们学校的人数仍然到一千以上，这数目，自然并不是一个颇小的数目了。并且一个聪明一点的学生，对于校规这样东西，正如同一个社会上的聪明人对于国家法律，只要明白，就不会被那东西拘束的，我当时，自然就是一个不大受拘束的学生了。

我到那学校，第一年，可不行，我的工课使我常常连好好的打一个领结的空暇也没有。我得学许多必修工课，先得把这些工课名目完全弄清楚才行，这个不是笑话，有些人是永远也不会一目了然这些名称的。法学通论，史学常识，文字学，伦理学，商法，英文，高等代数，妈妈伯伯，你瞧，到这时要背诵这些名称也不能记得完全了。一个大学生你想想多苦，你在任何时候皆不需要的也得记到，把名称记清楚了还得研究内容，有月考、有季考，这意义就是说一个大学

生好歹要经过这些好像不很合理的训练，能够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东西上面，逢考时，做出很好的答案，就是好学生，一百分；若是你不愿意这样照规矩生活，要毕业就难了。一九二八年左右“大学毕业”这意义是很深的。当时教育家也好像很有些聪明人，明白这个不实在了，但是他如果是聪明，就只有更注重秩序一个办法去了，因为大学这意义，在当时是指的养成社会上合用的一种东西，那个时候中国很有些优秀的军人，常常打一点仗，且用很好的名义使青年人勇敢的去牺牲，那是需要大学生的。租界上外国人的投资日益加多，需要许多中国人帮他们办点事情，这个也是大学生的出路。教会事业的发展，聪明的美国商人，虽花了很多的钱在中国内地各处办了大学，培养那种“对美国表同情”的人物，谋货物的畅销，但另外仍然还需要大学生，懂物质文明，这又是中国那时大学发达的理由。不过我这些得近于空话了，我得说我在学校怎么样就要自杀。

先是说第一年的情形了，第二年其实也仍然是一个样子。不是学校限制我们，也不是工课限制我们，若果是学校限制得我们，那我早就转学了。工课这东西，凡是上过大学念三两年书的人，是全能明白它最先虽能妨碍打领结，妨碍谈天，妨碍睡觉，但稍稍久了一点就晓得工课的严格，还反而增加我们一种偷懒机会，说到工课，我倒得佩服懂教育的那一类上等人了，因为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人，若果不为一点点工课把头脑消磨，这充满了生命随时皆可以炸裂的头脑，在兴奋中是可以一跃而进到一个最高的天才发展的。可是许多很聪明的年青人，就因为在工课上就得到完全的喜悦，满足了自己愿欲，天赋的长处却完全埋没了。但是学校不限制，工课

也不限制，是为什么原故使所有同学很像老实规矩？什么理由也没有，就只是十年前的一九二八年左右，男子同女子全是一种秀才同小姐改造的东西。革命的敷衍，在政治上是日见其糟，思想革命的不彻底，加以在十年前作大学生的男女，全是生长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家庭里，培养得无法使其健康，因此大学生总是那样子，男子拥护到君子的美德与名士的恶德，女子则具命妇的庄严同婢妾的放荡。各人皆妥协到两重道德下做人，做人的权利同义务也总是纠纷不清，譬如处世立身，则男女皆学君子命妇，一到恋爱则需要风流名士同多情才女了，若一个人真顾全到身分，恋爱就永远不会同他接近。光明的恋爱，这样是不适于一九二八年的。因为这样情形，学生们故事很少也是自然的道理了。就因为那时的男女是那样子的男女，我仍然得了方便，就是用我的长处使一个同学欢喜我了。这事情的发生是我转入三年级的第一个月。也是那一年××学校女学生才格外多。女人为什么会同我好，那是简单极了。我是一个在平时很风流自赏的学生，更好的事是那时节中国新文学运动才有十年，若果我有意做一个诗人或文人，我就随随便便看几本诗集或几本小说，稍有所会心就勇敢的自己动手来写，一有机会我就是文坛以内的人物了。那时若果有人想做诗人，他是绝对不至于失望的。你们知道我现在不是天才，我自己也更清清楚楚，但是我那时认识那女人，是为一点很有诗意的行为成功的。不消说女人太容易感动也是一个原因了。同一个女人要好不是认识就了事，还有许多手续，我既然那时是每月平均有五六十元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按照那时节一个爱人的方法款待那女子了。衣服穿得特别整齐一点的我，一有机会同她在一处，我就说一点

谎话，把我自己的为人装饰得更完全，间或又在一件什么事上装点痴；反衬出她的聪明，间或又送一点东西给她；这东西其实不拘什么都好，因为你送女人东西总没有会送错，不过为小心起见，却总看到她欢喜的送去。到后，我就做起文章来了，文章自然是不行，因为我实在一点没有天才，一个中国普通商科大学生，他好像纵有理由应当多知道许多工课以外的事，却实在没有机会知道课外的事了。但是我的文章是不会失败的，成功了。我说过女人是容易感动的东西！

因为我才说到过，十年前的男女全是不缺少一颗容易感动的心，许多诗人在那时用白纸写上“爱呵，烧呵，”那一类天真烂漫的话语，许多年青人花钱把这集子买来，拿到手上一读，就感动到流泪。既然是熟人，我那文章她没有理由不心跳红脸了。把文章写成时，因为上面夸张一点的描画，本来我先也没有真正对于她到爱的顶点，但看看自己的文章，却也因自己文章感动到哭了。我于是就采取了那时代男子的方法，把文章在一个会面时节递给了她，她也照到那时节女子的规矩，把脸一红，文章随随便便的看过，不做声走了。但是我知道她会一个人悄悄的到宿舍床上去看的。我因为等候她的回信，心中难过得很，就走到河边去。到了河边，我就想，若果是她不爱我，我应不应当跳到水里去？我那时就想起那女人的种种来了。我又稍稍有点悔恨自己文章上分量太过的话语了。但是既然把信给了她，我纵然不一定当真就跳到水里去淹死自己，也应当很悲愁的神气转去，像一个失恋人的样子，喝一点酒，做两首诗，或者故意把一个忧郁的样子给那女子见到，使她从表面上看到我的心中。

我就是那么作的，也完全是按照那时节的一切章法，我

就胜利了。那女人——我那时虽知道她并不很美，惭愧得很，我曾喊她作神仙——那神仙可怜我了，归我了。我还得说说因为她归我的原故，那时同学的男子起了怎样骚扰才是。我既然照规矩用那时代所许可的方法把女人得到，另外一些男子，也就按照那一时代的精神，比我更浅薄的在隐僻方便地方，写一点极下流可笑的东西，因为不能“爱”便“恨”，表示所谓失恋，在诗人则有情诗，在普通大学生，则只是那些东西了。

我仍然还应当说照那时规矩的话，就是我对于这些谣言同诬蔑也居然生了气。他们还写打倒那一类文字，我不能不拿去告我们的女神了。记到不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的一天，我们全没有课，我见了她，就告她说在我们关系中间有一些阴谋，一些无耻的破坏，我方以为因此一来我们应当更加好一点，就给一些无聊人一个气屈的机会。但是她可不同我的意见一致。这个聪明人，她当时没有什么话说，到晚上，我得到她一个信，信上说的全是使我证实江边遐想的话。她就为那些恐吓，同我疏远了。她信上说告我众人的愤怒是可怕的东西，而恋爱也应当节制在人家的许可情形下。完全一个女子口吻！我也完全一个一九二八式的男子情绪，悲哀了。

你们都大概知道恋爱是在打击中才能向前的。得到她的信，我就想，这样子可绝对不行，我一定要爱，不然我跳水，完成我这生命的意义。我那时正如一般浅薄年青人一样，欢喜读维特烦恼，也很想自己作一个维特。其实是年青人什么都想，什么也没有想得很深。我反抗，也要女人反抗，就又为她写信，要同她结婚。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我当时已经同她那样子熟习；而在那时代，大学生，从一些美国输入的电

影片上，得来的知识，是随时随地可以求婚的。在那时节其实还有大学教授做出更发笑的行为，大家全不以为值得惊讶。

信去了，我在后面写着：“若不好好答复我，我将自杀了。”发了信，我又才觉得谎话只可以放在口上说，才无证据可寻，信上写得太凶，结果恐将给人一个发笑的机会了。但是信发了，我当真似乎就只有在失望中去寻方便跳水或吃安眠药片了。以我猜想则又以为女人是曾常常听到过失恋自杀的事，或者吓怕，会答应我也未可知。不过到后来似乎还是我的不实在为女人所看透，她晓得我不会自杀，她同时怕别人笑话，答复了我的信，信上却说一切难于照办，很对不起。

我是不是当真就去自杀？我就想，想了一天，又去信，以为说得清楚了许多，看看这一次结果。结果又失败了，她骂我骗他，想用死吓她，真是下流。我的尊严完全为这女人毁了。我当真同情维特起来了。为什么我单同情这个故事上的人？是因为我只看到这一本书。我先一天想死，第二天，还是想死。到了三天我总仍然是不爽快，就因为被女人所看透，没有比这个事情再失体面。

一个那么平凡的女人使我想到死，这事是我现在觉得可笑的。但是当时我年青，一个年青人在许多事情上总不免要任性的，我真常常走到江边去了。看看江边的水，汤汤的流，天气是十月，江水发冷，好像就在告人“若果要跳下去必得多加两件衣服，不然真不容易对付”那样子。一面想到死，一面还想到水冷，可想而知这死只像是为别的人却不是为自己本身了。

在我想去想来找不出必须要死，也找不出一定得活的道理时，一个早上江边却发现一个男子的自杀事情。全学校得

到这信息，皆到江边去看。那时候大学生，一点娱乐也没有，自然是只好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新奇有趣味的消息了。我因为没有上课，在寝室里睡，知道这事比较得迟。听到有人自杀，我心中就一跳，因为学校中居然有这种勇敢的人，能够任性走到极端，做出亲手把自己生命撕毁的大事情。我不知为什么，却爬起来也走江边去了。在路上碰到许多人，皆是看过这样热闹的事回来的，每人皆像很满意的看到了一件奇事，每人皆非常有兴味的谈到死者方法的离奇。其实是一点也不离奇，用带子，勒自己颈，倒睡死去，那平常极了。我看到了那比我勇敢的死者，且同时在那里看到我那个女神，也正同到几个女同学在看，用手掩鼻，自自然然，一点也不奇怪的神气，看了一会，走去了。我当时有点胡涂了，就赶过去，站在她面前。我说，“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假若我也是这样子，那将怎么样？”谁知这女人倒以为我是问她这陌生男子死得如何，她就客客气气的答应我道：

“达芝先生，这人真很奇怪，就是这样子也会死！”

听到这个话的我一句话不能说，心里像安置了一块小冰。我心想，为女人死真好笑，我此后只有好好的活下权利可得，女人这东西，因为全是那么稳重又全是那么懂事，只应当安置到心上一小角落了。我且怕到一个人死后在水中捞起搁到岸旁，给五百年青人在那种天朗气清的清早欣赏的事，虽常常觉得为虚荣的原因，一死就使人感到伟大，但我宁愿平凡一点活到世界上了。

我没有自杀，只说是那自杀的人给了我一种启示也行。

到这里你们可以知道我这自杀的故事了。

把故事说完，肥的巴掌又拍了一阵。

达芝先生却想到现在的太太，心中好笑。故事的成立，他倒不是为得领受这一类生意人的拍掌，不过是增加他对于后来结婚的事，生出一点感想罢了。恋爱是生理上一种剧烈游戏，却常常有危险发生，结婚则是使一个安分守己的男子更其安分守己。达芝先生是自己看得出自己属于后者一流，所以说到恋爱总是对于自己过去加以无哀怜的指摘，把为妇人死当成一个胡闹的结局的。

一九四〇年的那个学校女子究竟到了怎么样子，达芝先生是没有说明白的。大概女人是进步得很多，男人也有了进步，因为都有了进步，他们已经敢在众人前面自由握手了。

十八年十二月

牛

有这样事情发生，就是桑溪荡里住，绰号大牛伯的那个人，前一天居然在荞麦田里，同他的耕牛为一点小事生气，用木榔槌打了那耕牛后脚一下。这耕牛在平时是仿佛他那儿子一样，纵是骂，也如骂亲生儿女，在骂中还不少爱抚的。但是脾气一来不能节制自己，随意敲了一下，不平常的事因此就发生了。当时这主人还不觉得，第二天，再想放牛去耕那块工作未完事的荞麦田，牛不能像平时很大方的那么走出栏外了。牛后脚有了毛病，就因为昨天大牛伯主人那么不知轻重在气头下一榔槌的结果。

大牛伯见牛不济事，有点手脚不灵便了，牵了牛系在大坪里木桩上，蹲到牛身下去，扳了那牛脚看。他这样很温和的检察那小牛，那牛仿佛也明白了大牛伯心中已认了错，记起过去两人的感情了，就回头望到主人，眼中凝了泪，非常可怜的似乎想同大牛伯说一句有主奴体裁的话，这话意思是，“老爷，我不冤你，平素你待我很好，你打了我把我脚打坏，是昨天的事，如今我们讲和了。”

可是到这意思为大牛伯看出时，他很狡猾的用着习惯的表情，闭了一下左眼。他不再摩抚那只牛脚了。他站起来在牛的后臀上打了一拳，拍拍手说：

“坏东西，我明白你。你会撒娇，好聪明！从什么地方学来的，打一下就装走不动路？你必定是听过什么故事，以为这样当家人就可怜你了，好聪明！我看你眼睛，就知道你越长心越坏了。平时做事就不肯好好的做事，吃东西也仿佛不肯随便，这脾气是我都没有的脾气！”

说过很多聪明主人的话语了，他就走到牛头前去，当面对牛，用手指那牛头：

“你不好好的听我管教，我还要打你这里一下，在右边。这里，左边也得打一下。小孩不上学，老师有这规矩打了手心，还要向孔夫子拜，向老师拜，不许哭。你要哭吗？坏东西呀！你不知道这几天天气正好吗？你不明白五天前天上落的雨是为天上可怜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种荞麦了，为我们润湿土地好省你的气力吗？……”

大牛伯，一面教训他的牛，一面看天气。天气太好了，就仍然扛了翻犁，牵了那被教训过一顿据说是撒娇偷懒的牛，到田中去做事。牛虽然是有意同他主人讲和，当家也似乎看清楚了这一点，但实在是因为天气太好，不做事可不行，所以到后那牛就仍然瘸着在平田中拖犁，翻着那为雨润湿的土地了。大牛伯虽然是像管教小学生那么管束到他那小牛，仍然在它背上加了犁的轭，但是人在后面，看到牛一瘸一拐的一句话不说的向前奔时，心中到底不能节制自己的悲悯，觉得自己做事有点任性，不该那么一下了。他也像做父亲的所有心情，做错了事表面不服输，但心中就竟过意不去，于是

比平时更多用了一些力，与牛合作，让大的汗水从太阳角流到脸上，也比平时少骂那牛许多——在平时，这牛是常常因为观望了别处风景或过路人，转身稍迟，大牛伯就创作出无数希奇古怪的名词辱骂过它的。照例天下事是这样，要求人了解，再没有比“沉默”这一件事为合式了。有些人总以为天生了人的口，就是为说话用，有心事，说话给人听，人就了解了。其实如果口是为说话才用得着一种东西，那么大牛小鸟全有口，大的口已经有那么大，说“大话”也够了，为什么又不能数一二三四呢？并且说“小话”，小鸟也赶不上人，这些事在牛伯的见解下是不会错的。

我说的在沉默中他们才能互相了解，这是一定的，如今的大牛伯同他的小牛，友谊就成立在这无言中。这时那牛一句话不说，也不呻唤，也不嚷痛，也不说“请老爷赏一点药或补几个药钱”（如果是人他必定有这样正当的于自己有利益的要求的）。这牛并且还不说到“我要报仇，非报仇不可，”那样恐吓主人的话语，就是态度也缺少这切齿的不平。它只是仍然照老规矩做事，用力拖犁，使土块翻起。它嗅着新土的清香气息。它的努力在另一些方法上使主人感到了，它因为努力喘着气，因为脚跟痛苦走时没有平时灵便。但它一个字不说，它“喘气”却不“叹气”。到后大牛伯的心完全软了。他懂得它一切，了解它，不必靠那只供聪明人装饰自己的言语。

不过大牛伯心一软，话也说不出。他如说，“朋友，是我错，”也许那牛还疑心这是谎话，这谎话一则是想用言语把过错除去，一则是谎它再发狠做事。人与人是常常有这样事情的，并不止牛可以这样多疑。他若说，“已经打过了，也无

办法，我是主人，虽然是我的任性，也多半是你的服从职务不十分尽力，我们如今两抵，以后好好生活吧，”这样说，牛若听得懂他的话，牛是也不甘心的。因为它是常常自信已尽过了所能尽的力，一点不敢怠惰，至于报酬，又并不争论，主人假若是有人心，是就不至于挨一榔槌的。并且用家伙殴打，用言语抚慰，这样事别的不能证明，只恰恰证明了人类做老爷主子的不老实罢了。他们会说话。他们先是用说话把工作骗到别个身上了，到后又因为会说话，才在开口以先随意虐待了为他们作工的东西，最后的防线是说话，用言语装饰自己的道德仁慈，又用言语作惠，虽惠不费。如今的牛是正因为主人一句话不说，不引咎自责，不辩解，也不假托这事是吃醉了酒以后发生的不幸，明白了主人心情的。有些人是常常用“醉酒”这样字言作过一切岂有此理坏事的。他只是——句话不说，仍然同牛在田中来回的走，仍然嘘嘘的督促到它转弯，仍然用鞭打背。但他昨天所作的事使他羞惭，特别的用力推了犁，又特别表示在他那照例的鞭子上。他不说这罪过是谁想明白这责任，他只是处处看出了它的痛苦，而同时又看到天气。“我本来愿意让你休息，全是因为下半年的生活才不能不做事，”这种情形是他不说话中被他的牛看出了的，若是要他来说，它就反而很有理由生一种疑心，疑惑这话不甚忠实了。这大约因为太多人的说话照例是不能忠实，所以听话的人才能作这样想法的。

他同它仍然做了半天事，他没有提到过如它所意思想说“讲和”的话，但他们到后真是讲和了。

犁了一块田，他同那牛停顿在一个地方，释了牛背上的轭，他才说话。

他说：“我这人老了，人老了就要做蠢事。我想你玩半天，养息一会，就能好。”

他就让牛在有水草的沟边去玩，吃草饮水，自己坐到犁上想事情。他的的确确是打量他的牛明天就会全好了的。他还没有把荞麦下田，就计算到新荞麦上市的价钱。他又计算到别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说起来全都近于很平常的。他打火镰吸烟，吸烟看天，天蓝得怕人，高深无底，白云散布四方，大日炙人背上如春天。这时是九月，去真的春天还远。

那只牛，在水边，立了一会，水很清冷，草是枯草，它脚有苦痛，工作疲倦了这忠厚动物，它到后躺在斜坡下坪中睡了。它被太阳晒着，非常舒服的做了梦。梦到主人穿新衣，它自己则角上缠红布，两个大步的从迎春的砦里走出，预备回家。这是一只牛所能做的最光荣的好梦，因为这梦，不消说它就把一切过去的事全忘了，把脚上的痛处也忘了。

正午，山上砦子有鸡叫了，大牛伯牵他的牛回家。

回家时，它看到他主人似乎很忧愁，明白是它走路的跛足所致。它曾小心的守着老规矩好好走路，它希望它的脚快好，就是让凶恶不讲道理的兽医揉搓一阵也很愿意。

他呢，的确是有点忧愁了，就因为那牛休息时，侧身睡到草坪里，他看到它那一只被木榔槌所敲打过的腿时时缩着，似乎不是一天两日自然会好的事，又看到犁同那牛与合作所犁过的田，新翻起的土壤如开花，于是为一种不敢十分去猜想的未来事吓呆了，“万一……？”那么，荞麦价不与自己相干了，一切皆将不与自己相干了。

他在回家到路上，看到小牛的步法，想到的事完全是麦价以外的事。究竟这事是些什么？他是不能肯定的。总而言

之，万一就这样了，那么，他同他的事业就全完了。这就像赌输了钱一样，同天打赌，好的命运属于天，人无分，输了，一切也应当完了。假若这样说吧，就是这牛因为这脚无意中被一榔槌，从此跛了，医不好了，除了做菜或作牛肉干，切成三斤五斤一块，用棕绳挂到灶头去熏，要用时再从灶头取下切细加辣子炒吃，没有别的意义，那末，大牛伯也死得了。

把牛系到院中木桩旁，到箩筐里去取红薯拌饭煮时的大牛伯，心上的阴影还是先前一样。

到后，抓了残食洒在院中喂鸡，望到那牛又睡下去把那后脚缩短，大牛伯心上阴影更厚了。

吃过了早饭，他就到两里外场集上去找甲长，甲长是本地方小官，也是本地方牛医。甲长如许多有名医生一样，显出非常忙迫而实在又无什么的样子。他们是老早很熟了的。

他先说话，他说：“甲长，我牛脚出了毛病。”

甲长说：“这是脚癢，拿点药去一擦就好。”

他说：“不是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近来患脚癢的极多，今天有两个桑溪人的牛都有脚癢。”

“不是癢，是伤了的。”

“我有伤药。”这甲长意思是大凡是脚只有一种伤，就是碰了石，他的伤药也就是为这一种伤所配合的。

大牛伯到后才说这是他用木榔槌打了一下的结果。

他这样接着说：

“……我恐怕那么一下太重了，今天早上这东西就对我哭，好像要我让它放工一天。你说怎样办得到？天雨是为方便我们落的。天上出日头，也是方便我们，不在这几天耕完，

我们还有什么时候？我仍然扯了它去。一个上半天我用的力气还比它多，可是它不行了，睡到草坪内，样子就很苦。它像怕我要丢了它，看到我不作声，神气忧愁，我明白这大眼睛所想说的话，以及所有的心事。”

甲长答应同他到村里去看看那牛，到将要出门，别处送命令来了，说县里有军队过境，召集甲长会议，即刻就到会。

这甲长一面用一个乡绅的派头骂娘，一面换青泰西缎马褂，喊人备马，喊人为衙门人办点心，忙得不亦乐乎，大牛伯叹了一口气，一人回家了。

回到家来他望到那牛，那牛也望到他，两个真正讲了和，两个似乎都知道这脚不是一天可好的事了，在自己认错，大牛伯又小心的扳了一回牛脚，看那伤处，用了一些在五月初五挖来的平时给人揉跌打损伤的草药，敷在牛脚上去，用布片包好，牛像很懂事，规规矩矩尽主人处理，又规规矩矩回牛棚栏里去睡。

晚上听到牛齧草声音，大牛伯拿了灯到照过好几次，这牛明白主人是因为它的原故晚睡的，每遇到大牛伯把一个圆人的头同一盏桐油灯从棚栏边伸进时，总睁大了眼睛望它主人。

他从不问它“好了吗？”或“吃亏么？”那一类话，它也不告他“这不要紧，”或“我请你放心”那类话，他们的互相了解不在言语，而他们却是真真很了解的。

这夜里牛也有很多心事，它是明白他们的关系的。他用它帮助，所以同它生活，但一到了他看出不能用到它的时候，它就将让另外一种人牵去了。它还不很清楚牵去了以后将做什么用途，不过间或听到主人的愤怒中说“发瘟的，”“作牺

牲的，”“到屠户手上去，”这一类很奇怪的名字时，总隐隐约约看得出只要与主人离开，所得的痛苦就不止是诅骂同鞭打了。为了这不可知的未来，它如许多蠢人一样，对这问题也很想了一些时间，譬若逃走离开那屠户，或用角触那凶人同他拼命，又或者……它只不会许愿，因为许愿是人才懂这个事，并且凡是许愿求天保佑，多说在灾难过去幸福临门时，杀一只牛或杀猪杀羊，至少必须一只鸡，假如人没有东西可许（如这一只牛，却什么也没有是它自己的，只除了不值价的从身上取出的精力），那么天也不会保佑这类人的。

这牛迷迷胡胡时就又做梦，梦到它能拖了三具犁飞跑，犁所到处土皆翻起如波浪，主人则站在耕过的田里，膝以下皆为松土所掩，张口大笑。当到这可怜的牛做着这样的好梦时，那大牛伯是也在做着同样的梦的。他只梦到用四床大晒谷簟铺在坪里，晒簟上新莽堆高如小山，抓了一把褐色莽子向太阳下照，莽子在手上皆放乌金光泽。那莽就是今年的收成，放在坪里过斛上仓，竹筹码还是从甲长处借来的，一大捆丢到地下，哗的响了一声。而那参预这收成的功臣，——那只小牛，就披了红站在身边，他于是向它说话，他说话的神气如对多年老友。他就说，“朋友，今年我们好了。我们可以把这围墙打一新的了；我们可以换一换那腰门了；我们可以把坪坝栽一点葡萄了；我们……”他全是用“我们”的字言，是仿佛这一家的兴起，那牛也有分，或者是光荣，或者是实用。他于是俨然望到那牛仍然如平时样子，水汪汪的眼睛中写得有字，说是“完全同意。”

好梦是生活的仇敌，是神给人的一种嘲弄，所以到大牛

伯醒来，他比起没有做梦的平时更多不平。他第一先明白了荞麦还不上仓，其次就记起那用眼睛说“完全同意”的牛是还在栏中受苦了，天还不曾亮，就又点了灯到栏中去探望那“伙计”。他如做梦一样，喊那牛做伙计，问它上了药是不是好了一点。牛不做声，因为它不能说它正做了什么梦。它很悲惨的看到主人，且记起了平常日子的规矩，想站起身来，跟到主人出栏。

它站起走了两步，他看它还是那样瘸跛，哺的把灯吹熄，叹了一口气，走向房里躺在床上。

他们都在各自流泪。他们都看出梦中的情形是无希望的神迹了，对于生存，有一种悲痛在心。

到了平时下田的早上，大牛伯却在官路上走，因为打听得到十里远近的得虎营有师傅会治牛病，特意换了一件衣，用红纸封了两百钱，预备走到那营砦去请牛医为家中伙计看病。到了那里被狗吓了一跳，师傅又不凑巧，出去了，问明白了不久会回来，他想这没有办法，就坐到那砦子外面大青树下等。在那大青树下就望到别人翻过的田，八十亩，一百亩，全在眼前炫耀，等了半天，师傅才回家，会了面，问到情形，这师傅也一口咬定是牛癩。

大牛伯说：“不是，我是明白我那一下分量稍重了点，或打断了筋。”

“那是伤转癩，拿这药去就行。”

大牛伯心想，癩药我家还少？要走十里路来讨这东西！把嘴一瘪，做了一个可笑的表情。

说也奇怪，先是说得十分认真了，决不能因这点点事走十里路。到后大牛伯忽然想透了，明白是包封太轻了，答应

了包好另酬制钱一串，这医生心活动，就不久同大牛伯在官路上奔走，取道回桑溪了。

这名医与大城中名医并不两样，到了家，先喝酒取暖，吃点心饭，饭用过以后，剔完牙齿，又吃一会烟，才要主人把牛牵到坪中来，把衣袖卷到肘上，拿了针，由帮手把牛脚扳举，才略微用手按了按伤处，看看牛的舌头同耳朵。因为要说话，他就照例对于主人的冒失，加以一种责难。说是这东西打狠了是不行的。又对主人随便把治人伤药敷用到牛脚上认为是一种将来不可大意的事情。到后是在牛脚上扎了两针把一些药用口嚼烂敷到针所扎处。包了杉木皮，说是过三天包好的话，嘱帮手拿了预许的一串白铜制钱扛到肩上，游方僧那么摇摇摆摆走了。

把师傅送走，站到门外边，一个卖片糖的本乡人从那门前大路下过身，看到了大牛伯在坎上门前站，就关照说：

“大牛伯，大牛伯，今天场上有好牛肉，知道了没有？”

“见鬼！”他这样轻轻的答应了那关照他的卖糖人，走进大门匐的把门关了。

他愿意信仰那师傅，所以想起师傅索取那制钱时一点不勉强的就把钱给了那人。但望到从官路上匆匆走去的那师傅背影尤其是那在帮手肩上的制钱一串，他有点对于这师傅惑疑，且像自己是又做错了事，不下于打那小牛一榔槌了，就懊悔起来。他以为就是这么一针也值一串二百钱，一顿点心，这显然是一种欺骗，为天所不许的欺骗，自己是上当了。那时就正有点生气，到后又为卖糖人喊到“牛肉”更不高兴了，走进门见到那牛睡在坪里，就大声辱骂，“明天杀了你吃，看你脚会好不好！”

那牛正因为被师傅扎了几针，敷了药，那只脚疼痛不过，见寒见热，听到主人这样气愤愤的骂它，睁了眼见到主人样子，心里很难过，又想哭。大牛伯见到这牛，才觉得自己仍然做错了事，不该说这话了，就坐到院坪中石碌碡上，一句话不说，以背对太阳，尽太阳炙背。天气正是适宜于耕田的天气，他想同谁去借牛把其余的几亩土地翻松一下，好落种，想不出当这样时节谁家有可借的牛。

过了一会他不能节制自己，又骂出怪话来了，他向那牛说：

“就是三只脚，你也要做事！”

它有什么可说呢？它并不是故意。它从不知道牛有理由可以在当忙的日子中休息，而这休息还是借故。天气这样好，它何尝不欢喜到田里去玩。它何尝不想为主人多尽一点力，直到了那粮食满屋满仓“完全同意”的日子。就是如今脚不行了，它何尝又说过“我不做”“我要休息”一类话。主人的生气它也能原谅，因为这生气，不比其他人的无理由胡闹。可是它有什么可说呢？它能说“我明天就好”一类话吗？它能说“我们这时就去”一类话吗？它既没有说过“我要休息”，当然也不必来说“我可以不休息”了。

它一切尽主人，这是它始终一贯的性格。这时节主人如果是把犁扛出，它仍然会跟了主人下田，开始做工，无一点不快的神气，无一点不耐烦。

可是说过好歹要工作的主人，到后又来摩它的耳朵，摩它的眼，摩它的脸颊了，主人并不是成心想诅咒它入地狱，他正因为不愿意它同他分手，把它交给一个屠户，才有这样生气发怒的时候！它的所以始终不说一句话，也就是它能理

解它的主人，它明白主人在它身上所做的梦。它明白它的责任。它还料得到，再过三天脚还不能复元，主人脾气忽然转成暴躁非凡，也是应当的事。

当大牛伯走到屋里去找取镰刀削犁把上小栓时，它曾悄悄的独自在院里绕了圈走动，试试可不可以如平常样子。可怜的东西，它原是同世界上有些人类一样，不惯于在好天气下休息赋闲的。只是这一点，大牛伯却缺少理解这伙计的心，他并没有想到它还为此怠工事情难过，因为做主人的照例不能体会到做工的人畜。

大牛伯削了一些木栓，在大坪中生气似的敲打了一阵犁头，想了想纵然伙计三天会好也不能尽这三天空闲，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并且许愿也不容易得到好天气，所以心上活动了一阵，就走到别处去借牛。他估定了有三处可以说话，有一处最为可靠，有了牛他在夜间也得把那田马上耕好。

他就到了第一个有牛的熟人处去，向主人开口。

“老八，把你牛借我两三天，我送你两斗麦子。”

主人说：“伯伯，你帮我想办法借借牛吧，我正要找你去，我愿意出四斗麦子。”

“怎么货？你牛不是好好的么？”

“有瘡，……”

“有瘡？”

“请牛医看过了。”

主人知道牛伯的牛很健壮，平素又料理得极好，就反问他为什么事缺少牛用。没有把牛借到的牛伯，自然仍得一五一十的把伙计如何被自己一榔槌的故事学学，他在叙述这故

事中不缺少自怨自艾的神气，可是用“追悔”是补不来“过失”的，他到没有话可说，就转到第二家去。

见到主人，主人先开口问他是不是把田已经耕完。他告主人牛生了病，不能做事。主人说：

“老汉子，你谎我。耕完了就借我用用，你那小黄是用木榔槌在背脊骨上打一百下也不会害病的。”

“打一百下？是呀，若是我在它背脊骨上打一百下，它仍然会为我好好做事。”

“打一千下？是呀也挨得下，我算定你是槌不坏牛的。”

“打一千下？是呀，……”

“打两千下也不至于。”

“打两千下，是呀，……”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在这闲话上随意能够提出一种大数目，且在这数目上得到一点仿佛是近于“银钱”“大麦的斛数”那种意味。他到后，就告给了主人，还只打“一下”，牛就不能行动自然了。主人还不相信，他才再来解释打的地方不是背脊，却是后脚湾。本意是来借牛，结果还是说一阵空话了事。主人的牛虽不病可是无空闲，也正在各处设法借牛乘天气好赶天气。

迨到第三处熟人家就是牛伯以为最可靠的一家去时，天色已夜了，主人不在家，下了田还没回来，问那家的女人，才明白主人花了一斛麦子借了一只牛，连同家中一只牛在田中翻土，到晚还不能即回。

转到家中，牛伯把伙计脚检察，又想解开药包看看，若不是因为小牛有主张，表示不要看的意思，日来的药金又恐怕等于白费了。

各处皆无牛可借，自己的牛又实在不能作事，这汉子无法了，到夜里还走到附近庄子里去请帮工，用人力拖犁，说了很长的时间，才把人工约定。工人答应了明天天一亮就下田，一共雇妥两个人，加上自己，三个人的气力虽仍然不及一只牛；但总可以乘天气把土翻好了。牛伯高高兴兴的回了家，喝了一小葫芦水酒，规规矩矩用着一个虽吃酒却不闹事的醉人体裁横睡到床上，根据了田已可以下种一个理由，就胡胡涂涂做了一晚发财的梦。半夜那伙计睡不着，以为主人必定还是会忽然把一个大头同灯盏从栅栏外伸进来，谁知到天亮了以后有人喊主人名字了主人还不曾醒。

三个人用两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耕了半天田，小牛却站在田埂上吃草眺望好景致。它那情形正像小孩子因牙痛不上学的情形，望到其他学生背书，费大力气，自己才明白做学生真不容易。不过往日轮到它头上作的事，只要伤处一复元，也仍然是免不了的一件事。

在几个人合作耕田时，牛伯在后面推犁，见到伙计站在太阳下的寂寞，是曾说过“朋友你也来一角吧”那样话语的，若果这不是笑话，它绝不会推辞这个提议，但主人因为想起昨天放在医生的手背上那一串放光的制钱，所以不能不尽小牛玩了。

不过单是一事不作，任意的玩，吃草，喝水，睡卧，毫无拘束在日光下享福，这小牛还是心里很难受的。因为两个工人在拉犁时，就一面谈到杀牛卖肉的事情，他们竟完全不为站在面前的小牛设想。他们说跛脚牛如何只适宜于吃肉的理由，又说牛皮制靴做皮箱的话。这些坏人且口口声声说只

有小牛肚可以下酒，小牛肉风干以后容易煨烂，小牛皮做的抱兜佩带舒服。这些人口中说的话，是无心还是有意，在小牛听来是分不清楚的。它有点讨厌他们，尤其是其中一个年青一点的人，竟说“它的病莫非是假装”那些坏话，有破坏主人对牛友谊的阴谋，虽然主人不会为这话所动，可是这人坏处是无疑了。

到了晚上，大家回家了，当主人用灯照到它时，这牛就仍然在它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上，解释了自己的意思，它像是在诉说，“老爷，我明天好了，把那花钱雇来的两个工人打发去了吧。我听不惯他们的讥诮和侮辱。我愿意多花点气力把田地赶出，你放心，我一定不让好天气带来的好运气分给了一切人，你却独独无分。”

主人是懂这样意思的，因为他不久就对牛说话了，他说：

“朋友，是的，你会很快的就好了的，医生说你至多三天就好。下田还是我们两个作配手好，我们赶快把那点地皮翻好，就下种。因为你的脚不方便，我请他们来帮忙，你瞧，我花了钱还只耕得一点点。他们那里有你的气力？他们做工的人，近来脾气全为一些人放纵坏了，一点旧道德也不用了，他们人做的事情当不到你牛一半，却问我要钱用，要酒喝，且有理由到别处去说，‘我今天为桑溪大牛伯把我当牛耕了一天田，因为吃饭的原故我不得不做事，可是现在腰也发疼了，只差比牛少挨一鞭子。’这话是免不了要说的，我是没有办法才要他们来帮忙的。”

它想说：“我愿意我明天就会好，因为我不欢喜那向你要钱要酒饭的汉子。他们的心术似乎都不很好。”主人不等它说先就很懂了，主人离开栅栏时就肯定而又大声说道：“我恨他

们，一天花了我许多钱，还说小牛皮做抱兜相宜，真是土匪强盗！”

小牛居然很自然的同主人在一块未完事的田中翻土了，是四天以后的事，好天气还像是单因为牛伯一个人幸福的原故而保留到桑溪。他们大约再有两天就可以完事了。牛伯因为体恤到伙计的病脚不敢慳吝自己气力，小牛也因为顾虑到主人的原故，特别用力气只向前奔，他们一天所耕的田比用工人两倍还多。

于是乎，回到了家中，两位又有理由做那快乐幸福的梦了，牛伯为自己的梦也惊讶了，因为他梦到牛栏里有四只牛，有两只是花牛，生长得似乎比伙计更其体面，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走到栏边去看，且大声的告给“伙计”，说：

“朋友，你应当有伴才是事，我们到十二月再看。”

伙计想十二月还有些日子就点点头：“好，十二月吧。”

到了十二月，荡里所有的牛全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只有成天到保正家去探信一件事可做。顺眼无意中望到弃在自己屋角的木榔槌，就后悔为什么不重重的一下把那畜生的脚打断。

本篇发表于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署名沈从文。

我的教育

—

这是我住在一个地名槐化的小镇上的回想。我住在一个祠堂戏台的左厢楼上，一共是七十个人。

墙上全是膏药，就知道这地方也驻过军队。军队与膏药有分不开的理由，这不是普通人所明白的。我们的队伍里，是有很多朋友也仿佛非常爱在背上腿上贴一膏药，到另一时又把这膏药贴到墙壁上的。他们——尤其是有年纪一点的伙夫，常常挨打，或搬重东西跌磕了脚，闪扭了腰，所以膏药在他们更是少不了的东西了。

我们每两人共一床棉被，垫的是草，上面有盖的，下面有垫的，不湿不冷，有吃有喝，到这里来自然是很舒服的生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满意，因为一切东西是团上供给的，铺板是新的，草是干净的，棉被是从人家乡下人自己床上取来的。

排长早晚各训话三次，他是早把这个体面的训话背熟了多日，当到司令检阅时也不至于出笑话的。排长训话有三点，说是应当记清：一，不许到外面调戏别人妇女，二，不许随便拿人东西，三，不许打架闹事。我早就把这个记熟了。至于他们，我不敢说，我是明白有些人的嗜好的。

11

整理了一天的住处，用稻草熏，楼上的霉气居然没有了。

今天有人在墙罅里捡得三块钱，用红纸包好，不知谁人所放，得了钱不报告上去，被知道了，缴了钱，还按捺到阶前打了三十板。这人很该打，得了横财他就想隐瞒。排长说，这钱应当大家公分，是天所赐。钱少，不便分摊，所以晚上买了猪肉大家吃。被打的那人他抖气躺到床上不吃，很好笑，你不吃，也仍然是挨打了。照理他应当抖气吃得比别人更多。

军人讲服从，不服从就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精义。

有许多人是因为聪明，不容易使排长生气的。其实那有什么奇怪，常常同排长喝点酒，排长还好意思打人骂人吗？

因为熏房有恶气味，就邀人出到街上去看。我不知道凭什么理由我们会驻扎到这地方来。这里街只是一条，不是逢场日子连买汤圆也买不出。街上太肮脏了，打豆腐的铺子，臭水流满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许多肮脏灰色鸭子，就在这些泡沫里插进了它的淡红色长嘴，哧东西吃。全街只有一个药铺，两家南货铺。他们插国旗是欢迎我们的，国旗的马虎同中国任何地方一个样子。我们来清乡，先贴了半个月告示，再经过团上派人打锣通知，大家是知道清乡对

他们有益了，所以才把国旗挂出。

我今天到街上时看到一个吹唢呐的人。他坐到太阳下，晒太阳取暖，吹他的唢呐，小孩子许多围到看。他的唢呐吹得不坏，很有功夫，我以为是讨钱的，觉得我有慷慨的必需了，丢了点钱，大家笑了。原来是他在那里引小孩子们，并不要钱。不要钱了我看比我平常有耐心去做的事还久。这地方小孩子都很瘦，好像有病，也是平常的事，我看到许多地方小孩子全都不甚肥壮。

街上冷静了，幸好，打听得出有酒喝，逢场或者好一点。我们想吃肉是非等到逢场不行的。昨天吃的是二十里外来的肉。

三

排长头一天说，军人要早起，我就起得很早。

今天点名，凡是不起床的全都罚跪，一共跪了十几个，一排跪到那大殿廊下，一直到九点钟，太阳照到这些的阔肩背，很可笑。排长看到了这一群矮子也笑。跪够了到吃饭时大家又吃饭。

我们大约还要一些日子才下操，因为还没有命令。既不下操，又起得早，怎么办？打霜了，很像十月天气，穿了我们的新棉军服，到后山去玩，是很好的事。到了后山才知道这地方不错，地方人家少，田亩多，无怪乎有匪，不过我们还是不见土匪的，大约他们听说开来的军队很多，枪上刺刀放光，吓怕了，藏到深山中去了。我想过一阵我们会排队到各处打土匪的，那自然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碰不到匪，总

可以碰到团总，团总是专为办军队招待才要的。

到溪边，见到有一个人钓鱼，问他一天钓多少，他笑。又问他，才明白他是没有事做钓鱼玩的，因为一天鱼不上钩也是常有的事。快到冬天了，鱼不上钩。想不到是这乡里还有这种潇洒的人。我也就想钓鱼。

早上这地方空气新鲜。

回到营里，吃过早饭，无事做了，班长说，天气好，我们擦枪。大家就把枪从架上取下，下机柄，旋螺丝钉，拿了枪筒，穿过系有布片的绳子，拖来拖去，我的枪是因为我担心那来复线会为我拖融，所以只擦机柄同刺刀的。我们这半年来打枪的机会实在比擦枪机会还少。我们所领来的枪械好像只是为擦得发亮一件事。

在太阳下擦枪是很好的，秋天的太阳越来越可爱了。

有些人还在太阳下翻虱，倦了就睡，全很随便。

因为擦枪，有人就问排长：“大人，什么时候我们去打土匪？”排长笑，他说：“好像近来这地方是没有土匪。”

如果是没有土匪，驻到这地方过一个冬天，可真使人骂娘了。我们是预备来实习在××所学的“散开”，“卧下”，“预备放”，“冲锋”，种种事情的。没有土匪同什么人去实习这件事？

四

今天逢场。想不到这地方也会这样热闹。

我们有肉吃，用开差时从军需处领下的洋磁小碗，舀汤喝，我们全到了张口大笑的时代了。

早上有训话，告我们不许拿人家东西不把钱，不听命令，查出了，打五百。训话一毕大家都到街上玩去了，各人都小心到五百的一个数目，很守规矩。记到这训话轻轻的骂娘的也有人，但这些人我相信都不忘记“五百”那数目，不敢生事，不过，见到东西，要买了，他们总只要一半价钱，因为“五百”，摇头不答应，到后送同样价钱却得了一倍东西，这个事情责任可不在兵士了。

场上各样东西全有买卖，布匹，牛羊肉，油盐杂货，嘉湖细点，红绒绳子，假宝石镯，全都不缺少。又有卖狗肉的，成腿卖，价钱比××贱许多。我们各人买了二十文冰糖含到口中，走到各处看热闹。

这地方鸡种极好，兵士们都买鸡喂养，作斗鸡，又买母鸡，预备生蛋孵雏。

逢场药铺生意也忙了，我站到那药铺门前看了半天，捡药的人真不少。这铺子一见我们站到门前，就问我要膏药不要，有新摊的奉送。他以为凡是兵士腿上全应贴一张膏药，一点不明白什么人才用得着那方块东西。

在场上随意走去，也很看了一些年青女人，奶子肿高，长眉毛白脸，看了使人舒服。

好像也有人乘到逢场摆赌的，因为恐怕司令部官长在那里，所以不敢去看。到夜里，才知道桌子是由副官处包办抽税，一张三串，一共是得钱四十余串补充营摊分了九串，钱不多，分下来不成数目，仍然不分，留到下场买肉吃

五

不逢场，街上是不值得来去了。

在厢楼上白天睡觉的人很多。

我不出门，就到戏台前去同人数木雕浮刻故事，到后借司务长的笔画了一张赵子龙单骑救主的画，仿到那木雕，很有神气，我把它贴到墙上，被他们见了，大家都请我画一张。我对这件事自然从不推辞，一张包片糖的粗草纸，我也能够画出一张张飞的脸。

这祠堂里他们都说有鬼。他们又说鬼是怎样多，照规矩在某处某处都有，不过这些人没有话说，所以找出这些来说罢了。我们中间是没有一个人怕鬼的，许多人吃过人肝人心，当菜炒加辣子下酒，我虽然只有资格知道这一件事，不能下箸，但我们这样的人那里还有怕鬼的闲心？但因为火夫同吹喇叭的号兵爱听故事，所以大家常常谈鬼。

住到这祠堂里几天来我们的事可以列表记下：一，点名（不到则罚跪），二，吃饭（菜蔬以辣椒为主体），三，擦枪，唱军歌，四，各处地方去玩，撞一点小小乱子（譬如打别人的狗一阵，撵别人的鸡一阵）。这日子将过下去有多久，我们中间是无一个人明白的。我们来到这里究竟还要做些什么事，也无一个人明白的。因为我想明白这事，就同到几个人去问军法长，军法长也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什么是清乡呢？我只会审案，用大板子追取口供。”这军法长是我们顶熟的人了，他就只能告我们这一点事情。

因为每天的给养是由团上送来，由副官处发下，所以到

了这里有一件难得的事，就是不必像在××时每天晚上得听到司务长算伙食账的吵闹。司务长无伙食账可算，所以乘成天醉到楼梯边，曾有兵上用脚在他肩部踢过一下，第二天也不曾被处罚，真算是一件奇怪的事。

六

我们的司令部设在后殿，无事兵士不到里面去。今天不知为什么有六个人被派往里面去。我因为同军法长是熟人，就跟了进去，到了里面，才知道团上送土匪来了，要审问了，所以派人进来站堂。

送土匪是已为我们知道了的，土匪送来时先押到卫舍，大家就争去看土匪，究竟是什么样子。看过后可失望极了，平常人一样，光头，蓝布衣裤。两脚只有一只左脚有草鞋，左脸上大约是被捉时受了一棒，略略发肿，他们把他两手反捆，又把绳端捆在卫舍屋柱上。那人低了头坐在板凳上，一语不发，有人用手捺他他也不动，只稍稍避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心事。

不久就坐堂审案了，先是看团上禀帖，问年岁姓名，军法坐当中，戴墨晶眼镜，威武堂堂，旁边坐得有一个录事，低头录供，问了一阵，莫名其妙那军法就生气了，喊“不招就打！”于是那犯人就爬到阶下，高呼青天大人救命。于是在喊声中就被擒着打了一百板，打过了，军法官也稍稍气平了。

军法说：“他们说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那人说：“冤枉，他们害我。”

军法说：“为什么他们不害我？”

那人说：“大老爷明见，真是冤枉。”

军法说：“冤枉冤枉，我看你就是个贼相，不招就又为我打！”

那人就磕头，说：“救命，大人！我实在是好人。是团上害我。”

军法看禀帖，想了一会，又喝兵士把人拖下阶去打了一百。

到后退堂，把人押下到新作的牢里去，那牢就在我住处的楼下。这汉子一共被打了五百，到底是乡下人，元气十足，受得苦楚，还不承认。我想明天必定要杀了他，因为团上说他是土匪，既然地方有势力的人也恨他，就应当杀了。我们是来为他们地方清乡的，不杀人自然不成事体。大家全谈到这个人可以杀了，对于这人又像全无仇恨，且如果说到仇恨时，我清楚有许多人是愿意把上司也杀了的。只觉得是土匪就该死，还有人讨论到谁是顶好的刽子手的事了，这其中自然不免阿其所私，因为刽子手可以得到一些赏号。

兵士中许多人都觉得明天要杀人，是有趣味的一件事，他们生活太平凡单调了。要刺激，除了杀头，没有算是可以使这些很强的一群人兴奋的事了。

晚上到卫舍时，看到有人在劈大竹子，劈了又用刀削，说是副官要他们预备毛竹板子，才能对付得下，这地方土匪极其狡猾，用平常打兵士的板子是对付不下那些东西的。是的，一点不错，这地方人都似乎很强壮，并不比我们兵士体格瘦弱，要他们招出一些他们不知是犯罪的事，不重重的打怎么行。他们有时被打还不喊，蛮子！

七

我又看到审案，一切情形同昨日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打的数目。时间是早上，板子的是新东西了，喊堂时，一个兵士哗的把一束毛竹板子丢到地下，真很有些吓人。犯人只再加三百，就招了。他照到军法意思说了一些军法所要明白的话，当天录了供，取了指模，又把他丢到牢里。我们以为今天会要杀人了，都仿佛有一种欢喜。

不杀人，在戏楼上无意思之至，就到山后玩了半天。

今天兵士也有被打军棍的，是因为他们打了架。他们一天什么事也不能作，打架实在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不过平常打打闹闹，不要到动刺刀流血的情形，也不什么要紧，这些人是打了架明天也会好的，军人中脾气是这个样子。到因为两人打架被罚相对立正一点钟，两人就都抱怨自己的粗卤了。

不过因打架到革除也有的，我晚上就梦到我自己被革，先梦到同××打了一架，队官就把我们革除了。

八

我到修械处玩了半天，看他们做事，帮到他们扯风炉。

他们那些人，全是黑脸黑手，好像永远找不到一个方便日子去用肥皂擦到脸上颈上的。他们那里一共是六个小孩子，同到在一处做事，另外一个主任，管理到他们工作的勤惰。孩子们做事是有生气的，都很忙，看不出那些小鬼，臂膊细小如甘蔗，却能够挥大铁锤在砧上打铁。他们用镢，用锯，

用钻孔器，全是极其伶俐。他们又会磨刀。他们一面说笑话一面还做各样事情，好像对于这工作非常满意，且有过十年以上那种习惯。

修械处方面，使我们对他们也觉得羡慕的是他们那好主任，主任每天用大煨缸煨狗肉牛肉，人人有分，我们新兵营里的人可没有这种福气。营长同队官是也很能喝一杯的，可是不请客。

他们约了我下次吃狗肉，我答应了。

我们今天又擦枪。

下半天从修械处出来，走到街头，看到有兵士从石门方面押解人头来部，每一个脚色肩挑人头两个，用草绳作结，结成十字兜，把人头兜着，似乎很重，人头一共是三担。为看人头就跟到这些人头担子回营，才知道这是驻石门剿匪砍来的。这是不是匪头，那是我们不明白的事了。

这东西放在副官处，围拢来看的人极多。到后副官说，应当挂到场头上去，明天逢场示众，使大家知道我们军队已在为他们剿了匪，因此我又跟到他们去看，直到看他们把人头挂到焚字纸塔上姿式端正以后，才回大营。

九

又到场期，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大清早就约了几个不曾看到昨天人头的兵士去欣赏那奇怪东西。走到那里时，已有一些兵士在那里看。人头挂得很高，还有人攀上塔去用手拨那死人眼睛，因此到后有一个人头就跌到地上了。见了人头大众争到用手来提，且争把人头

抛到别人身边引为乐事。我因为好奇就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

今天半日时，那关闭在牢里的土匪被牵出到街头当路人桥上杀了，把头砍下，流了一坪血，我们是跟到那些护围的兵士身后跑到了刑场，看到一个刽子手用刀在那汉子颈项上一砍，噍的一声，又看到人倒下地以后再用刀割头的一切情形的。大家还不算觉得顶无趣味，是这汉子虽不唱歌不骂人，却还硬硬朗朗的一直走到地。到了地，有人问他“有话没有？”他就结结巴巴说“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他只说这样一句话，即刻就把颈项伸长受刑了。

如我能够想得出这些人为什么懂得到在临刑时说一两句话，表示这不示弱于人的男子光荣气概，又为什么懂得到跪在地下后必须伸长颈项，给刽子手一种方便砍那一刀，我将不至于第二次去看那种事了。

这人被杀大概也不什么很痛苦，因为他们全似乎很相信命运。是的，我们也应当相信命运。今天他们命运真不怎么好，所以就这样办法了；我们命运同那个人相反，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得肉吃。

看过杀人回到营中的我们，所讨论的还是那汉子的事，我们各人据在草上，说了很长久的时间，又引申说到另外一些被砍的故事上面，在兵士的一群中是很少有像我那样寡见浅识的。他们还能从今天那汉子下跪的姿式中看出这命运不好的汉子做匪无经验的地方，因为如果作匪多年的人，他应当懂一切规矩，懂到了规矩，他下跪时只应屈一只腿，或者有重伤则盘膝坐下，因为照这办法到头落地以后死尸才可以翻天仰睡，仰卧到地上对于投生方便，说了二十年又是好汉

那样慷慨决绝的壮语，却到头不懂这些小事，算不得完全的角色。兵士们是每一个人皆有许多机会看到杀人，且无有不相信这仰卧道理的，兵士被杀都很明白那种体裁，纵缺少这知识临时也可以有熟人相告。

十

一个团总又同了二十个亲信，押解一群匪犯来了。“该死的东西”一共是六个。审讯时有三个认罚，取保放了。有三个各打了一顿板子，也认了罚，又取保放了。听说一共罚了四千，那押解人犯来的团总，安顿在司令部喝酒，出门时，笑咪咪的同我们兵士打招呼，好像我们同他新拜了把子。

我听到一个兵士说这是一种筹饷的最方便办法。这人叔父是那军法长，所说的话必定不会错。听到这个话，我心想，这也真是方便事。我们驻到这地方，六十里附近一共是一千多人，团上供给的只是米同柴火，没有饷大家怎么能过年。人人都说军队驻防是可以发财的机会，这机会如今就来了。有了机会，除庆贺欢喜，无事可作了。不过也想到这些人他会恨我们这队伍。不过就是恨，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不甘心罚钱，我们把他捉来就杀了，也仍然就完事了。

今天落了雨，各处是泥浆，走到修械处去玩，仍然扯炉，看到那些比我年纪还小的工人打铁。打铁实在是有趣味的事情，我要他们告我使铁淬水变钢的方法，因为我从他们处讨得了一支钢镖，无事时将学打镖玩。我的希望自然不必隐瞒，从兵士地位变成侠客，我自己无理由否认这向上的欲望。

晚上睡得很晚，因为有兵士被打五百，犯了排长训话的

第一项，被查出了，执行处罚。军人应当服从，错了事，所以打了。这人被打过了就只伏在铺板上哼，熟人各处采寻草药来为他揉大腿，到后排长生着气往营长处去了，大家都觉得无聊。但不久全睡着了，那被打的兵士似乎也睡着了，我还不能睡好，想到军人应当服从，记到那兵士呻唤。

十一

约定了分班出到外面溪里去洗衣，在家洗了一会衣，就在溪里骂丑话浇水。因为又是好天气，真想不到的晴朗，天气一好，人人都天真许多了，有一个第八班的火夫，到后就被大家在很好的兴趣中按到水里去了。这个人从水中爬起，衣裤全湿，哭到营里去时，没有一个人把回营的处罚放到心上。

我洗了衣，又约同了三个兵士到杀人的地方去看。尸首不见了，血也为昨天的雨冲尽了，在那桥头石栏干上坐了半天，望到澄清的溪水说不出。我是有点寂寞的。因为若不是先见到这里杀了一个人，这时谁也看不出这地方有人伸长颈脖，尽大刀那么很有一砍的事了。

他们杀了人，他们似乎即刻就忘记了，被杀的家中也似乎即刻就忘记家中有一人被杀的事实了，大家就是这个样子活下来。我这样想到时心中稍稍有点难过。不过我明白这事是一定不易的。虽然刽子手回营时磨刀，夜里且买了一百钱纸为死人烧焚，但这全是规矩而已，规矩以外记下一些别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谁也无这义务的。

这地方似乎也有读书人，也有绅士。不过一个读书人，

遇到兵，打他的嘴，他也是无办法的（绅士平时就以欺侮平民为生活，我们就罚他的款，他也只有认罚，不敢作声）。打读书人当然不是这地方的事，因为这里的我们不想打谁，只是很平凡的活着，不打仗，脾气是没有的。我相信在愚蠢的社会中聪明也无用处。

十二

昨晚有人请班长到营长处去说，让我们也来赌点钱，不然无事做了，很不容易过日子。营长说，好，你们随意玩玩，只是不能在那上面分出大数目的输赢，还有，不许吵闹，不许欺骗。我们也一一答应营长了。从此我们多有了一种消遣。

说是不许到大数目，但是几个火夫把半年来积蓄下的几块钱，在第一天就输光了。这火夫是最爱贴膏药的人，胸口上我总见到他有一块东西。输了钱，问他胸口怎么样，这意思是笑他心痛不心痛，他不生气，笑，说，运气不高，所以失手。这些人是有上了四十岁的年龄的，看到那种蠢样子，使人觉得好笑以外的怜悯。他们真完全是小孩子。

火夫薪水每月三元，除伙食一元半，剩余一元半。他们把半年来的积蓄输到一晚的牌九上面，输光了，第二天又仍然一到东方发白就挑了水桶到井边去担水，单是我们营里这种人的数目也就很不少了，照例又是这种人有输无赢，他们实在就特别给了许多机会让别的兵士行使欺骗。

望到他们挑水，使性子把水桶同到其他水桶相磕。有说不出的风格到我的心上。

我是不赌博的，只看，也很有趣味。先是赌精，已因为

一次教训把赌戒去了。

我每天买二十文冰糖含到口中，近来已儿几乎成为习惯。

今天又送来了两个匪犯，在我买糖时候遇到，我就问那卖糖人，是不是这地方被这些匪抢劫过。那个人摇头，他告我匪是在有一个时候遍地都是的，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多一点。我不懂他说的“机会”，但看那个人是不会说谎话的，我也仿佛就懂了。

夜里审讯土匪我不去看，到后听说用铁杠把一个年青一点的两只脚全扳断了，就知道这人必定又是后天的货。每一场杀一个人，是可以使他们乡下人明白我们来到这里为他们剿匪，并不白受他们供给。

十三

今天又送来七个。

大家似乎都很欢喜，因为这些土匪由团上捉来，一让我们分别杀戮或罚款，并且团上对于匪徒的家事全很清楚，不会遗漏也不会错误，省事许多。

我呢，可不管这个。这些是军法的事，照例他们应当比平时忙碌了一点，这些有知识同有名分的人，为了审案，烟也吃不成了。我呢，自己到修械处打铁，玩车盘，在铁板上钻眼。我的兴味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杀人时我固然跟到去看，有热闹我总在场，可是我对于土匪的拷打是不发生兴味的，我对于杀人也没有他们盼望得殷勤。一遇到送来土匪审讯时，大家就争到拿板子准备，一听到杀人，大家就争作护围兵，真是奇怪。他们实在是无事情可作了，他们就不能不找出一

些事情。

我今天被修械处一个小工人引到了一个新鲜地方，是去街稍远傍山一个铸铁厂。那里大铁炉高约两丈，成水的铁汁从炉口流出时放大白光，真是了不得的壮观。那工人比我多懂许多，他能分别铁矿，能知道铸铁成为熟铁的方法同理由，又能够自己动手挥锤。他每月口粮是四块六，还能把积下的钱请主任寄回家里去，家里有妈卖布。他的年纪比我还小，只十三岁，再过两年到我年纪时，他可以有八块钱月薪了。

铁厂真是一个好地方，到了那里我知道许多事情，辛寿是好人，各样全好，我说的辛寿就是那修械处小工人的名字。

十四

今天杀四个，全躺到那桥上，使来往过路的人也不能走路了，大家全从溪上游涉水走过。望到那些人一见血就摇头的情形是很有趣味的。逢场杀了这些人，真是趁热闹。血从石罅流到溪里去，桥下的溪水正是不流的水，完全成了血色，大家皆争伏到栏干上去看。

今天杀人，司令部的副官，书记官，军法，全到看。他们实在太没有事情可作了，清闲到无聊，所以他们从后门赶到桥上看，那军法还拿的是一支水烟袋，穿长袍，很跑了一些路。

大家全佩服刽子手的刀法，因为一刀一个，真有了不得的本领。这个人是卫队的兵士，把人杀完了，就拿了刀大踏步走到场中卖猪生肉屠桌边去，照规矩在各处割肉，一共割了七十多斤肉，这肉到后是由两个兵士用大杠抬回营来的。

这规矩我先是只听人说到，在前清就有了的，上场大约也割过了，今天我才亲眼见到。这肉虽应归刽子手一人所有，到后因为分量太多了，还是各处分摊，司令部职员自然有分，我们也各有分。

吃晚饭，各人得肉一大片，重约四两，不消说就是用那杀人的刀所割来的肉了。吃到这肉时免不了仍然谈到杀头的话，一面佩服刽子手的精练刀法，一面也同时不吝惜夸奖到把脖子伸长到被杀的那一位。这又转到民族性一件事上来了，因为如果是别地方的人，对于死，总缺少勇敢的接近，一个软巴巴的缩颈龟，是纵有快刀好脚色，也不容易奏功的。这一点，××地方土匪真可佩服，他们全不把嘲笑机会给人。

因为有肉，喝了些酒，醉了三分的，免不了有忽然站起来用手当刀拍的砍到那正蹲着喝酒的人颈后的事。被砍的一面骂娘一面也挣扎起来，大家就揪到一处揉打不休。我们的班长，对这个完全无节制方法，因为到了那时节，他自己也正想揪一个火夫过来试试了。

杀了一个以后，我们大家全都像是过节，醉酒饱肉，其乐无涯。

十五

我一个人怀了莫名其妙的心情，很早的又走到杀人桥上去看。我见到的仍然是四具死尸。人头是已被兵士们抛到田中泥土里去了，一具尸骸附近不知是谁悄悄的在大清早烧了一些纸钱，剩下的纸灰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的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

我看了一会死尸。又看了一会桥下，才返身。

我计算下一场必定仍然至少还有四个，因为五天内送四个匪来是可能的，并且现在牢里就还留得有四个，听他们说是有两个本应昨天杀掉，因为恐怕下场无人杀，所以预备留到下场用的。

十点钟排长集合，说了许多我们要爱国保民的话，同时我们在大坪里扯圈子唱新的军歌，歌中意思是“同胞同胞，当爱助，当携手，向前走。”我们一排人又当真携手作了一点钟游戏，大家全欢喜得很，因为我们从××开拔，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天不作游戏了。虽然许多人已全是做父亲的年纪了，对于玩，还是很需要的事，他们心上全是很天真！

想起歌中的话语，我好像很有些感慨。在一队中我们真是很关爱的，被打了就代为找药，输光了就借钱扳本，有酒全是大家平分，有事情也是大家争去做。只是另外的，我们就不问了。别一营的事我们是也常常无理由去过问的。谁也不明白这理由，谁也不觉得这理由一定有明白的必要。

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罚跪到殿前，头顶清水一碗，水泼到地则所罚不算。大家对这件事才感生兴味，引为笑乐，都说亏副官想得出这样好主意。副官聪明是也只能在这些上显出的，此外也不过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罢了。

我们全是这样天真朴实的头脑。

十六

我到修械处吃狗肉。把狗肉得到了，放到炉上烧，皮烧焦以后，才同辛寿拿到溪中去刮，刮干净了又才砍成小块加

作料安置到煨缸中去煨。狗肉煨缸挂到打铁炉上，一面做事的仍然做事。到下半年，七个人就享受了。小工年纪虽小，得了好主任的训练，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能蹲到狗肉缸边喝四两酩酊的烧酒，喝了酒就随便说一点疯话，譬如“今天非……不可！”“一定要同那水牛打一架！”那么仿佛非常决绝的话。大家且在这话上互相嘲谑到关于“货”的问题。货其实是完全无用的东西。青年人，肚中有了酒，要发散，所以才提到这无用的东西。大家还把某一类地道的象征名词解释了若干用处，这用处多半是从一个火夫或一个马夫方面听来，结果还是唱唱“大将南征”的军歌各人拿起家伙到厨房洗濯去了。

主任好脾气，几几乎使我也成为修械处工人。

假若我作了工人，我对于使用一切器械是毫无问题的。我且能像那些小子一样在工作上发现大的趣味。我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工人，十年后也仍然还在那些地方做我的工。

十七

早上点名特别早到，制服整齐，被嘉奖，心里很快活。同到别人在操坪里操了一点钟。我们全都像需要一点分量沉重的东西压到肩上才容易过日子，我虽不一定是这样的人，但另外一些蠢汉子，是没有工作生活就不能规矩的。天气又太好了。我们想找一些事做，今天才同到队官去说，大家请求出去放哨，看看有不有土匪在附近骚扰。这队官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曾常常用亲戚的名分吃过我的冰糖。他回答我们说：

“放哨是派的，不是请求的。”

“那我们请派出去。”

“一群呆子，派出去干吗？有土匪，团上会为我们捆好送来的，要我们去捉捉得到吗？”

“我们做什么？”

“你们擦枪吧。你看，天气多好！点验委员快要来了，若看到你们枪上刺刀不发光，那不是笑话么？”

“什么时候委员就来？”

“快了吧。我听他们说快了，等我们清了一会乡就来看成绩。”

“可是我枪上退子钩也被我擦小许多了，我不再做这种蠢事。”

“你以为这是蠢事，只你一个人以为——”

“不是蠢事我也不擦枪。”

“那就随便玩玩也好，只是不能到外面生事。”

队长走了，仍然含了我的一点糖在口中走过的。不能放哨，就只好照队官的吩咐，出去玩。我们今天就有七个人到那后山去砍柴，每人砍一些枯枝，又砍了一些小竹子，预备拿回营来作箫，同时还摘了一些花，把花插到柴捆上面，一路唱军歌回营。

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人能用法律取缔的，一直唱歌进到营里，就仿佛从什么远地方打了胜仗归来，把野花插到洋酒瓶中，还好好的安置到司务长算伙食账的一个米桶上面去，到晚上，那花影映到美孚灯微光中，竟非常美观。

在夜间我们营里可出了大事了，驻到后面一进左边院子里，有一个逃兵，第一次拐了枪械逃走，被捉到营里，因为

答应缴出三支枪，就没有照处治逃兵法枪毙，方便在将来追枪，留他到营里住，如今又逃走了。这犯人我曾常常见他，白脸高身材，为军人中很难得的体面人物。他脚用铁梏锁定，走动时就琅琅的响，有时我们正擦枪，他也能得到方便出外面大坪来晒太阳，坐到石栏干旁向天空看云影。这汉子存心想再逃走，在夜里借故出恭，由班上一个火夫作伴，到修械处外面园圃中大便，谁知候在门边的火夫半天见无动静，疑心了，就喊那人名字。喊了几声仍然无声息，各处一望，人已不见了，火夫吓慌了，就大声的喊出来，“逃脱骡子了”，“逃脱骡子了”，一直从修械处喊出大堂。那火夫是苗人，声音洪亮不凡，全营为他这声音皆惊动了，大家全摸了枪向外面集合。我正在修械处同辛寿做铁弩，用枪挺簧纳小竹筒中，以为设计把箭镞放在压紧的簧上以后，遇到虎豹时，一放就可以打中虎眼。从别人所学到的白玉堂的身分上，我发现了一些我也不缺少成为这英雄的气质，就非常有兴味的研究这镖弩。先是听到有人从外面走过，很平常，以为这完全是不知节制吃多了一点的人物大便，可是到喊“打脱骡子”，我们忙随了那苗人到外面来，那苗火夫经营副耳根一掌，打得略略清醒了，他说“罗什长逃走了”。大家明白事情只是那逃兵又逃了，放了心，什么人说是“追去”许多人就想拿了枪向外走，还有些喝醉了酒的也偏左偏右拿了一把刺刀走下楼来了，另一种混乱又不成样子。

到后园去看，人是从土墙上爬过，还留下一些痕迹，毫无疑问人已向后山躲藏了。又不久，我们就分头拿了火把器械去后山追寻了。每一个草堆全用长矛搜索过了，每一株大树全有人爬上去找寻过了，还是没有那白脸长身材汉子的踪

影。那营长，因为这犯人是已经判决，只因为缴枪的原故所以看管到本营的，即刻把赏号悬出了，捉到活的赏三百，找出死的赏两百，好像全为了这个赏格数目的原故，平时办公事具结造表册的师爷，也有拿了提灯同长矛四处找寻逃犯的，但无论如何搜索，显然那汉子已即刻离开这山中，走到别一处去了。

我们被分派每廿人一组，到各处马路上去拦阻这逃兵，因为算定了这汉子纵逃走也只能取那几条路到别处去，就把一百四十个人分配了七组去拦截这一个人。我同我们一班上的人派过名叫江口的一条小路上去，因种种推测这路是必然取的一条路。即刻预备了草鞋，背了枪弹，向指定地点出发，七路中我们算是第四路，今夜是再不能在新棉絮里睡觉了，即刻我们就在路上了。大家对于这件事感生那么兴味，是三百元一个数目罢了。我们是并没有觉得非把这汉子头颅切下不可的，我们同他无友谊也同时缺少仇怨。我们虽不能明白这汉子所取的方向，又不能明白这赏格究竟是不是一个实在数目，可是总以为若果逃兵由自己发现，当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一面是明白那汉子有脚镣系下面，纵走也去不很远，一面又是恃人多手中有武器可以制人死命，所以我们一点也不以为这是无意思而且危险的行为。

在路上想，三百元这样一个大数目，是一个兵士五年的饷份，一个火夫十年的口粮，气运一来，岂不是用枪刺那么随随便便一拟，或者向路旁草深处一探就可得到么？我们所有的人是全在这一个人身上做着好梦的。

只有今夜我才知道我们世界上同黑暗在一块的人事情。

十八

逃兵捉回来了，如所意料绕路，走的是第四路。但我们却与这运气无分，因为那人还比我们所猜想不糊涂，先是他想从江口过××，到后好像有意要作成另外一些人，本应一直与我们碰头，却自说临时变计向大寨走了。这人是寨那一路所捉回来的，比我们转来迟了四点钟，人捉回时浮肿的脸更加苍白，他仍然站到那坪中太阳下向阳取暖，脚镣已断了，据说是先在营中锤断用布片包好的。我们望他，他也望我们，大约也看出我们因他一走全个晚上狼狈的情形了，就在见连长时说很对不起连长同诸位兄弟。到后为营长审讯，又向营长道歉，说对不起营长。

营长说：“罗，你又回来了，我以为你聪明，第二次总不会再同我见面了。”

那汉子想了一会，说：“这是一定的。”

营长说：“我本来想救你，所以答应缴枪，就不砍你的头。你真太聪明了，见我对你好，你就欢喜逃。你是逃过了，这是你欢喜的事，你大约不欢喜挨打，让我打你一顿看看。”

这汉子当真就被打了一顿，被打完了丢到土匪牢里去。这汉子一瘸一拐走到牢边时，进牢门还懂得先用背进牢的方法，我才问别人，知道这人还作过一次大哥。

吃过饭，各人为晚上事辛苦了一晚，正好到床上草中做梦，忽然吹了集合号，排队站班，营长演说。营长说，司令部有命令，把罗××杀了。不到一会这汉子就被他那同营的兵士拥到平时杀人的桥头，把一颗头砍下了。

“他拐了枪，就该杀，不杀他，还想走逃，只有把他头砍下一个办法了。”这是营长演说的话语。

杀人时押队的就是他平时同营吃饭下操的兵士。大家都只明白这是军法，所以到时当刽子手也仍然有人。杀过这人以后，大家看热闹的全谈论到这个人，人是太英雄了，“出门唱歌”，“脸不失色”，不辱骂官长，“临刑颈脖硬朗”。大家还说他懂规矩，这样汉子的确是难见到的。

晚上营长从司令部里领赏格下来了，分配的办法稍稍出人意外，捉到这汉子的一组兵上得三分之一，其他出力人员分赏三分之二，大家对这支配皆无话可说。得赏以后，司务长成为兑换铺的人物，即刻就有许多人很畅快的在草席上赌起牌九来了，这些人似乎全都对于昨夜的行为感到满意。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出三百块钱（这样一个大数目）一定要把那汉子捉回来的理由。捉回来就杀了，三百块钱就赏给出力的人员，大家就拿这钱赌博，这究竟是为什事必须这样做，营长也说不分明，因为在训话里他并不解释这“必须”理由。

一切仿佛皆是当然的，别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永远全是这样。

十九

今天又发生了新事情，第十四连（就是那看守罗什长的一连）有三个兵士被审讯了，各人打了五百，收进牢里，是因为查明白有纵罪人逃走的原故。他们因为是朋友，所以那样作了，我们因为不与那人相识，就仍然赌了一天钱。那三

人还应当感谢长官，因为照规矩他们也有死罪。也算是“气运”吧。在军队中我们信托自己还不如信托命运，因为照命运为我们安排下来的一切，是连疑问也近于多余的。一个火夫的身体常常比我们兵士强壮两倍，同时食量同担负也超过两倍，他们就因为什么不懂才有这样成绩。我们纵非懂“唱歌”“下操”“喊口号”“行礼”种种事情不可，不过此外的东西，我们是不必去懂的。我们若只有机会看到我们的幸福，我们就完全是幸福的人了。

“打死他吧，”像这样的意思，在那三个兵士的连里，是应当有人想到的。这以为打死也不算过分的，必定就是那些曾经为一些小数目的债务，或争一支晒衣的竹竿，吵骂过嘴的人。小小的冤仇到某一时就可以牵连到生死，这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在××时还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兵士半夜里爬起来把切菜的刀砍了同班的兵士七刀，头脸各处全都砍到，到后凶手是被审讯了，问他为什么这样粗卤，随意拿菜刀砍人，他就说是因为同伴骂了他一句丑话。这是不是实在的供词？一个熟习我们情形的人，他会相信这供词的，所以当时军法也相信了。那人定了罪。从这些小事上别的不能明白，至少可以了然那地方的民族性，凡是用辱骂的字言加在别人身上，是都免不了有用血去洗刷的机会的。不过另外的事我也来说说吧，就是我们的上司，不需要任何理由，是全可以随意对于兵士加以一种很妙的辱骂的。每一个上司对于骂人总像不缺少天才，从学校出身的青年军官，到军队以后是最先就学到骂人的。被骂的兵士有一种规矩是不做声。但过一会不久，兵士一有了机会，就又把从上司处所记下的新颖名词加到火夫的头上了。火夫则只能互相骂骂，或对米桶，水

缸，汤杓，痛切的辱骂。照例被骂的自然是没有做声。

埋罗什长是营长出的钱，得了赏号的也有到那死人面前烧纸的。尸骸到晚上才许验收。

今天有两个兵士因为赌博打了一架，到后各到连长处去打一顿板子。我先以为这些人在晚上会又有发生上面说到的凶案了，不拘是谁在半夜三更爬起身来摸到了菜刀，血案就发生了。不过我完全错了，他们到晚上仍然是在一堆赌牌儿，且把挨打这一件事当作一个笑话讨论了许多。真是有些福气的人，为他们担心是白担心了。

二十

今天落雨，打牌的就在营里打牌，非常热闹。

二十一

又落雨，打牌的也还是打牌。

二十二

还是落雨。

二十三

雨落了一连三天，一院子泥泞。担水的火夫大清早赤脚板在泥中走出走进，口中还哼哼哼不止。早饭前许多人皆很

无聊赖的倚伏在楼厢栏干上看院中落雨的景致。雨已不落了，一个高身子师爷，掇长凳在长殿廊下画符，用黄纸画，到后且口咬鸡头，将血敷到符上面。他原来正在为昨天受伤那三个兵士治病。我们队伍中是不可少了这样人物的，有兵士被刀杀伤了，打伤了，或者营长太太有了病，少爷失魂夜哭，都不是军医的事，却非师爷画符不可。这师爷若缺少卜课本领也还是不成其为师爷的。大约“军师”就指的是这样人材，这人材的养成一半是天生一半还是由于地气，因为仿佛有三个全是××地方的人。望到师爷画符的神气，仿佛看到诸葛亮再生。

看看师爷画符，自己也来学习，用从书记处讨来的公文纸头，随意挥洒而成，且把这个东西也贴到床头去，说是可以辟邪，就是我在下雨的这一天的事了。

我这符是到后又悄悄的贴到了一个火夫背上的。这火夫我们一到有机会就为他画一点胡子，或者把一个萝卜包上脏东西给他吃，到被哄伤心，或吃亏不了时，就荷荷的哭一阵，哭声元气十足，大家听这哭声以及欣赏那姿态，都似乎很有趣。这汉子年纪是三十七岁，命好的一定作祖父了。他哭了，或者排长走来，找一些稀奇的话语一骂，或者由兵士中捐出一点钱，塞在他的手心，不久就见到这汉子用大的有黑毛的手背擦那眼边，声音也没有了。这样人，看来好像可怜极了，但若果我们还有“怜悯”这种字样，就留下到另外一些事情上用吧。方便中，他们是也常常在喝半斤酒以后，走到洗衣妇人处说一点野话，或做一点类乎撒野的事情的！他们用不着别人怜悯，如世界上许多人一样。火夫这种人，他们到外面去，见了可以欺侮的人，并不把他们穿灰色衣服的

权利丧失。他们也能在买菜蔬时赚点钱，说点谎话，再向神赌一个不负责任的咒，请神证明他的老实。他们做事很多，但吃东西食量也特别大。总之这些人的行为，皆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所以挨打的时候比旁的人总多。在情绪上像小孩子，那不独是火夫一种人，就是年纪再大一点的传达长，也是一个样子的。做错事情被打了就哭，赏一个钱就又拭眼泪做丑样子笑，五十岁年纪了还有童心，赌博一输就放赖，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的。

天气是使人发愁的天气，我不能出去，就只有到修械处代替工人扯炉。把大毛铁放到炉上炭火中，一面说话，一面身对风箱，用两只手向后奔，到相当角度时又将身体向前倾，炉火为空气所扇，发臭气同红光了。铁煨红了，一个小孩子把铁用钳钎取出，平放到鹤嘴砧上，于是两小孩就挥细把铁锤，锤打砧上的热铁，锤从背后扬起，从头上落下，着铁时便四方散爆铁花。主任坐到旧枪筒的堆上，居高临下，监察一群小孩子作工，又拿孟姜女万喜良唱本书念给大家听。主任的书已唱过多日了，故事小孩子全能背诵如流，主任还是一面看，一面唱，一字不苟且的混过。间或有什么人来到修械处了，有事同主任商询，主任也还是用唱歌的章法同来人谈话，正像这个人成天吃酒不醉，却极容易醉到他自己的歌声里。

我在扯炉厌烦以后，是也常常爬到过铁堆上玩的。我爱这一屋子里全身是煤烟与铁锈的人，也极欢喜那些“三角”，“长方”“圆条”硬朗实在的大小铁器。还有那沙罐，有狗肉香狗肉，无狗肉时煎豆腐干也仍然不缺少狗肉香味，不拘挂到什么地方我总能发现它。

谈到天气，辛寿他们是没有兵上们那样发愁的。天气越冷他们生活越痛快，一是吃肉的机会多，一是做事。在大冷天，我们营里火夫穿厚棉军服臃肿像人熊，辛寿他们一定还是赤裸露出又小又脏的肩膊做事。他们身上好像成天吃狗肉也仍然没有脂肪的积蓄，但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全，则仿佛把每人拿来每人饱打一顿以后，还放雨露中两点钟也不至于伤风。

明天是场期，应当早早的睡，所以凡是不在夜中赌钱的，全都很早就睡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署名沈从文。

石子船

《石子船》1931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
为新文艺丛书。

原目：《石子船》、《夜》、《还乡》、《渔》、《道
师与道场》、《一日的故事》、《后记》。

现据中华书局初版编入。

石 子 船

在名叫康村的河岸边，停下了空篷船一只。

村中产石，把石块运到××市去，这石便成为绅士们晚饭后散步的光滑的街道了。在街上，散步的人，身穿柔软衣服，态度从容，颜色和气，各式各样全备，然而没有一种人能从这坚硬闪光的石路上，想到这街石的来处的。产石的康村，每天总有若干较他种船只显着笨重的石子船泊岸，船到了，船上人从跳板上走到岸旁小板屋中去歇憩，便中吸烟吃茶打盹，休息半天，换了回票，就又动手装石子。康村本来是荒山，因××市发达，需石子筑路，不知被谁所发现后，成天派船来运石子，所以到近来已成为小小市镇了。

凡是来到这里的石子船，船上大致是这样人数：一个梢公，驶行时，管舵，船停了，守船，这是主人的事。一个拦头，驶行时，照料前面碰头，用篙点避开危险，下碇时，把锚推下水去，抵岸时，系缆绳，用风致不同的式样打缆绳结。此外是散弟兄。散弟兄三个或五个，所做的事是收拾舱面一切，放篷时放篷，摇橹时摇橹，船停到康村了，从山上运石

子上船，船停到××市，把石子从船上运下，放到××市的码头边。一船的行动，生财的支配，皆为船主的事。至于散伙诸人，只吃粗糙的饭，做枯燥的事，有了钱就赌博，在一点点数目上作着勇敢的牺牲，船开动了，为了抵地后可以得一顿肉吃，就格外诚心的盼望早到，间或还作着极其可笑的梦，水面上风清月白时，忘了日晒雨淋的苦，就唱着简单的歌，安慰着自己生活的凄凉而已。

这船在××河上已走过六十余次了。每次时间是七天，这七天只三天船上人无价值的精力是消磨在水面，有两天是运石子上船，有两天是把石子从船运上岸。因为契约的前订，××市建设的工程，随了时代而发展，有不能缓一日的趋势，所以这船也如其他人所有的石子船一样，船主不能尽在时间耽误上担负权利的损失，六十余次的转运，只有两次多延长时间一天。船主的认真把散伙生活更拘束成一种机械。然而这些无用的愚蠢的东西，再机械一点有什么关系？究竟因为这样，××市柏油石子路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船如今是六十四次到康村的岸边了。因为一种方便，这船泊碇处是去康村的市街较远离产石的山坡较近那岸边。船是空船，船抵了岸，那拦头的汉子就第一个先跳上了岸，他把船系定了，坐到树荫。其他五个散伙也陆续上岸到树荫下坐定了。船上只余下梢公一人，整理绳索，那梢公低了头作他自己的事，他一面想到××市上所听到的消息。他曾从一个在警务处的服务人方面，得到一种传闻，是康村中有××党在的谣言。他平日没有看报，没有同军界中人往来，不知道康村这小地方为什么也有这些人来的原故。至于他所知道的××党呢，他恰恰如一般人所知道的一样，是“公妻共

产”：他没有妻，对于这事倒不害怕，只是产业，几年来，船上辛苦所得，他用两个坛子装好，全把他存到一个老姑母处，他因为有这点钱，所以变成“政府党”，莫名其妙对于××党觉得感到憎恨了。

那拦头水手是他的一个远亲，一个姑母的外孙，人太年青了，他上了岸，因为快乐，这时正想爬到树上去。

“八牛，下来，我有话说。”

那小子只在树上吹哨子。

“八牛下来，有话告你！”

“那样事？”他这样不高兴的问着，因为他正听到远处唱摇船歌。且听到山上敲石子丁丁声音。

“来！”这字近于压迫，既然命令，不来不行了，八牛就乖乖的答应：

“我来。”

他就下树，如一个猴子，快捷无比。下了树，他并脚跳着上船。

这时几个散伙已经把树荫下大青石板作为战场，开始在那里赌博了。船主钩腰不看岸，只听到岸上一个散伙声音说道：

“……你真要作共产党了。”

又一个声音说：

“枪毙你这共产党。”

又一个声音说：

“……”

近来的撑船人知识是进步多了，别的是不可知的事，至于把××党名词，说得极其顺口，或比譬着笑骂那赢了钱的

同伴，或用这字句，象征那不出钱而到别处喝了白酒的同伴的故事，是已经像说“猪头”、“财神”、“癞蛤蟆”那样自然顺口了。船主人从前听到这声音，并不动心，好像是这些名词与自己无关系存在，其无意义也等于说袁世凯登基坐朝，冯玉祥过俄国搬兵一样，总不是自己的事。然而到了近来，并且又到了据说已经有了××党的康村，而且自己是正感到无法处置自己历年居积下来的一点钱的时节，这些话，自然不免有点惊心动魄了。因为一面是还觉得自己是主人，一个主人心境为用人扰乱时有生一点小气的理由，他就提着一个名叫喜保的名字，说是不许赌钱，快点到山上厂里去看看，看管事在不在厂，因为船已抵地，得把票领来，明早好装石子上船。

喜保人如其名，有一个于世无悔的脸，同时有一个在各种事情工作上皆不缺少兴味的心。关于领票换票，这事情在平时是应当喜保去做的。但当到把每一次所支得一点点工钱，全数倾到押宝的一事上去时，人就脾气稍稍不同，应当做的事也有不做的时候，而且在懒惰之外见出一点反抗精神来了。

如今的喜保就正是输了。他正用着可笑的结舌，骂着另一个同伴，而“共产党”这种字句也就出诸这天真的汉子的口中。他听到船主说话，却全不理睬。他手边还有最后的五十文铜子一枚，捏在手心，预备作孤注一掷。船主知道这人是输了，因为不输就不说野话，船主说：

“上厂里去，把你钱留到口袋里一会儿，不算罪过！”

被差遣的人呢，头也不回，本来是听见了，然而装痴，仿佛全心注意到宝上。这样一来，主人对于这船伙感到有点革命意味的空气了。他不能在言语上发挥，正理着船篷的绳，

就有力的打了一个结。八牛这时站在这船主身边了。

“大舅舅，什么事？”

他本来想有话同八牛说，因为喊喜保不应，心里更乱，说不出什么话了。他望到八牛的脸，望了一会，一句话不说，就又胡乱把船篷绳打了一结。

树荫下的喜保，这时节，最后一枚铜子又送掉了，大声的骂作赌具的那个白铜制钱，骂了一句“禽三代你娘！”他不再在那群里呆，一面扯脱裤子前裆落落大方的洒着尿，一二三四走上跳板回到船的前舱了。

船主望到这孩子，知道是铜钱输光了，他感到好笑，像很快活。

“你运气不行不听菩萨的签上话，该输。”

“我禽他三代那鬼钱。”喜保一面摸火镰敲火，一面从船沿走到后梢来，只听到岸上又一个人这样嚷着，觉得有了同志就笑了。

八牛问他：“光了么？”

“罄罄干，光打光——老板借我点钱，好扳本。”

老板这时也装不听见自己做事，理绳子，用水湿绳的一端，缚到桩上去。他过了一会，才斜斜睨着这输下了工钱的汉子，说：“到厂里去吧，回头说。”

无可奈何似的露着灰败的脸色，摇摇荡荡走上跳板，喜保走了。革命告一段落。中年船主记起了同八牛要说的话，他要他守船，他因为自己想到蒲苇村走走。蒲苇村去康村是五里，路并不远，那里有船主两坛袁世凯头的现洋在老姑母床下土中埋着，他放心不下，得去望望这财宝同看守这财宝的老人，所以吩咐八牛守船，等候喜保回来就换换石子收单，

自己则就便还可以到蒲苇村带点牛肉回来，作为喝酒的东西。

八牛诺诺的答应着，但同时要一点钱，说有用处。这汉子因为年纪不大，钱是不在自己手上的，平时是工钱全由船主交把他亲娘或外祖母手里，所得也不多。这时借守船责任，所以开口向船主要一点钱，他实在是见到岸上热闹心有点痒。

“你不许赌！”

“我不是赌。”

“什么用处？”

“有用！”

“不许赌钱，你一定是要赌！”这中年人是看透八牛小子的心了。因为这样，八牛就有点不平，所以回答：

“我说你不信，你这人！”

平时作长辈兼主人的他，听到这话又觉得与习惯不同了，他低下头想了一会，想这真是要革命了，没有手段可不行了，他忽昂起头来，很沉重的说道：

“没有钱。”

“为甚我应当有的不把我呢？”

说话的八牛，虽有不平的神气，然而音调软弱，完全是类乎小孩子放赖的意思，但在今天的船主听来，总觉得这是近于受××党人的煽动起了革命一样，看起来自己前途真好像极其黯淡了。他听到八牛说要明白不把钱的理由，他在计画策略，他不作答，游移了一会，却用家长的语气说道：

“八牛，你是大人了，应当懂事。”

“你送我一块钱才行。”

“这样多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

他好像这话完全不是从八牛口中说出，就很诧异的望着八牛的脸：“是你的放到我身边不稳当么？”

事情是真像很奇怪的，今天的八牛，性质似乎变了，他仍然顽固的说：

“我要。”

“到明天我全把你也可以，这时拿可不行。”

“什么不行？”

他是完全失败了。凡是到质问请求明白理由，都可以说是革命的酝酿，他这时想到说不定这人将来就会谋害他，抢掠他的积蓄，实行共产，于是他一语不发，惨然的坐到舵把上，过了一会，从板带中掏了一块洋钱，捏在手中，交给面前的八牛了。

送了钱，他要去蒲苇村本来就可以走了，但他不走。他想起了什么事他暂时不上岸，像是把去蒲苇村的事情已经忘记了。他望到天空，又看着那一群蹲在树荫下面的将来可以成为杀人放火的汉子，就轻轻的叹气，因为他似乎隐隐约约知道凡是有××党到的地方，做工的全不做工，安分的全不安分，到那时节，做主人的就完全遭殃，一切糟糕，不待言了。

因为静他于是也听到山上打岩的声音了，他胡胡涂涂的想：

……八八六十四，烧饼歌说大家都起来。大家起来打洋人。帝国主义打倒了，马路也不要了，船钱不算数，倒找三十一元……

他只胡胡涂涂的想，心上似乎生了一点气，又无从向谁发作。

得了钱的八牛，说是不赌博，本来就全因为赌才一定要钱。如今见船主无上岸意思，又不敢上岸去参加，又不敢到市街上去玩，这钱在手心捏出了汗，他还不知要怎么办，也就觉着无聊了。这时又听到岸上人喊嚷：

“共你妈的产！”

这是一个赢了许多钱的庄家，忽然在一次孤注上钱被众人瓜分了，因此大家很得意的呼喊，得意之余竟不惜把自己安顿在不利的称呼下了。那庄家，不到一会，就垂头丧气从跳板上走上船了。

八牛轻轻的向那输了钱的伙计问话：

“四哥，怎么回事？”

“被打倒了。”

“扳不扳本呢？”

“命运不济。”

“我这里有。”他于是作着不让船主知道的神气，把一块热巴巴的洋钱交给了这个人，好像只要这钱可以作注，自己也就得到赌博的意味了。有了接济的船伙之一，忽然壮大了胆，不久就又掺入了赌徒的叫嚣中去了，这一切一切船主都望得分明，他不做声。

八牛见船主不走，明白这是因为要钱所以心中不愉快了，他既已把钱借给了他人，就也不表示软弱，他也不上岸，只坐在船沿上洗脚。他把一只脚垂到水里去，头上是中秋天气的太阳，这人在大六月白热太阳下尚能作工行船，这时头上的太阳自然全不在乎了。

船主望到这年青汉子，把钱交把另一船伙，又目击上岸的人把洋钱在青石上试声音清浊，只是不作声。他心想到许

多事情，许多在平时不必有的感想这时都奔到心上了。他因为无聊，又无事可作又不想走，就从尾梢跳到水中，水深及膝，从水中湿淋淋的走上了岸。他不愿去看那赌博事情，就一人走上高坎，坎上可以望远处隐隐约约望得到蒲苇村的保卫团旗子，在风中动。

八牛在船上，把下衣一脱，跳到水中，慢慢走向深水处去，汩起水来了。他将汩水过河，这河有四分之一里宽，水深有河身宽度五分之三，他慢慢的汩去，用脚拍水，用手爬，昂着头，他还能听远处唱歌的声音。不久他又从彼岸汩回了，像一天风云，把水洗净了，他在河中大声喊船主。

他喊他做舅舅，说：

“舅舅，你为什么不去蒲苇村看外婆？”

“……”这中年人望着水中的八牛，不作答。

八牛上了岸，光身爬上坎到树下船主身边来，他投降了。

“你哪去有事吧，我在这里看船。你哪去，我等。今天还早，听有鸡叫，刚半日哪。”这时听到赌博那一边又嚷起来了，把钱借得的一个汉子，扳了本，到八牛处退钱来了。八牛接了钱，仍然是先前那一元，他仍然交给了船主：“舅舅你哪收下，我不要了。”

船主接了钱，暂时也不塞到板带中去。因为这钱重复退回，他的心稍稍活动了。他觉得就到蒲苇村去看看再说，重复到船上，把一些从××市上买来的东西，为老姑母捎去，他戴了一顶草帽，携了一个贮酒大葫芦，爬上岸一句话不说，沿河走去了。

他到了那姑母家中，那老人还正在做麻线，地下一堆小竹筒，一大团麻，老人面色如昔，家中光景全如往日，放心

了。他于是把送来的东西取出，喝着老年人特为备置的野蜜茶，坐到堂房中大椅子上。这时来了两匹小花猪，哼哼唧唧走近身边来，像与他认识，把身子擦着椅脚无意离开。他又望了一下老年人气色，觉得在这里，与××党是无关系了，才安心再喝了一口茶，品出茶的香味来。

因为猪，他先同老年人谈××市的猪价，他只知道××市猪肉值钱，却不知道一只猪到××市去要上多少税。

“路上好！”

“平平安安，托老人家的福。”

“八牛好！”

“也托福。”

“他妈上前天还到这里来，告我说为他八牛看了亲，要他自己去去，是火窑场烧窑人女儿，十八岁，有三百吊私蓄。”

“是真事情吗？”

“怎么不真，人家好闺女，各样事在行，只有八牛这小子才配！”

船主想起先一时与八牛的冲突了，却问姑母：

“他妈在不在周溪？”

“这几天总在，她告我，三多有病，请了巫，还愿用了十三吊钱，仍然发烧发寒。菩萨不保佑人，无法子想。”

“你老人家听不听人说过康村有……”

“全知道这事！捉了两个，听说捉到城里就杀了。是好人家儿女，仍然杀了。他们排家去说：把你钱票交出来，把红契交出来，把借字交出来，好让我们放火烧。不交出将来烧房子。这些人先是这样说，没有人听，到后兵来了，捉到团上去打得半死，再到后就杀了。……”

相去还只七天，地方就变动到这样，船主是料不到的。并且还只几天的事，自己还以为是知道这危险顶多的一个人，谁知如今听到这老人，说到××党时，也就像很熟习这些事的本根，显然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了一种动摇，再迟一月半月就会全变了，他于是乎来同老人商量处置两坛子银钱的事。老人以为顶好不要挪动，事情就稳稳当当，不怕变动。然而他意思呢，没有决心，不知道将怎么办好。到这时，凡是一个有钱人的窘处他也尝到了。

谈了一阵没有结果，船主走到村中卖酒处去买那二百六的烧酒，拿了葫芦到卖酒处去，酒店恰恰关了门。他到另一个卖酒处卖了五斤酒，拿回到姑母家中来，很诧异的说：

“怎么聚福关了门，也无人知道这事。”

“怎么，关门了吗？我的天！”

说着，这老年人眼睛就红了。因为她有三十七块钱存放在聚福处，平时谁也不告。她这时得到消息了，出于船主意料，猛的放下手中麻线球，就跑到街上去了，这船主本跟她走到大门前，看这老年人要做些什么事，忽然一想，不走了。他目送那老年人匆匆的走去，尽那老年人影子消失到大树后了，就回身来到这老年人房中，伏到床下去，查看砖土痕迹，看他所留下的暗记有无变动。床下土霉气扑鼻，他也没有关心到。看过了，还是先前样子，站起身，两只手掌全是土花，他拍着土放了一口气，像做过一件大事，脸上汗也出了。这时听到远远的有人喊着自己的混名，声音又像是船伙的声音，他就走出门去，站到篱笆缺处打望。

当真是船伙之一，气急败坏的走来，来的急促竟像走过五里路，气也不曾换过一口，从斜篱笆处见到了船主的上身，

远远的就大声说道：

“老板，快回去，死人了。”

他无目的的说：“死了么？”

那人就同样无目的的说：“完全死了。”

他听到死了人，也不问是谁死，为什么死去，就不顾一切，离了姑母的家，空手的跟了船伙向康村大路走去。到了半路，因为天气热，非到树荫下歇歇不成，所以脚步才慢了一点。到这时他记起死人的话了，他问船伙：

“什么事情？”

“洗澡。”

“谁？”

“八牛。淹到水里，半天不见起来，伙计下水去看，一只手搯到石罅，他摸鱼，石头咬他的手，一切完了。”

船主听完这话，又把心拉紧，本来已把一个卖甜酒的人，送来的一碗糟接过手喝了一口，把碗一放就又向康村跑去了。

一切显然是完全无望了，来去是十里！船主到了地，八牛的尸身，已为人从水中拖出，搁到了岸边的树下石板上了。尸用树叶垫着，尸旁围了一些人，那从厂上回来的喜保，腰边还插了一大把领石子的竹签，正蹲在八牛身旁施行手术倒水。然而船主一看，就知道已没有救了。他把眼光一一的望船伙，各船伙皆嗒然丧气，张口无语，赢了钱的呢，肚前的板带高肿走动时就听到钱的声音。他又走到船上去。他又走上岸。完全没有主意，只仿佛是做梦，因为水还是平时那样的流，太阳已拉斜，山上敲石子的声音带着石工唱歌声音，也并不同上半天情形两样。他痴痴的站到河边，就想起先前的事来了，想起要钱，不送钱，于是吵嘴，于是下水洗澡，

于是……

他这才记起老姑母一旁挽麻 一旁说八牛的亲事，聚福倒了店，关了门，姑母的慌张，自己从床下爬出，听着喊他的声音，同样慌张的走来。

到了夜里，留一船伙守船，三个船伙丁字拐形式，用船上篷索，用扛石子的长扁担，把为破篷布裹身的死八牛抬到蒲苇村里去。喜保拿了一段废竹缆，点燃着当灯引路，船主携了一捆纸钱跟在后面走。大家沉默的成一队，不作一声，船主一面走路一面想这一天的事情，他不忘记最先是想到××党作这悲剧的起始。

这船主，有两坛洋钱，一个得力的拦头的水手；洋钱是死东西，他担心这钱会终有一天要失去，还仍然睡在那里不动，却不料到太阳一落坡，就得把一个好好的活人送到蒲苇村去埋到土里。请想想，这突变怎样处置那死者的母亲同外祖母呢？不过说到这件事，自然是哭了一阵罢了。乡下的妇人，眼泪容易流，也容易止，过一阵，自然就会慢慢的把这事情忘记，所以这里不再说及这事了。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这船重复把石子装到××市交卸，误时了一天。在无论如何解释争持下，这船主还是被扣去洋三元，在八牛方面船主又损失了将近十元，这事情，就在这赔本意义上告了结束了。

船重到康村时，本来下了决心的船主，是要把这两坛银钱运到××市去的，但一拢岸就听到吹喇叭声音，康村住了兵，太平无事了。船泊到原处，船伙仍然上岸去赌钱，这船主，就坐到后梢看水流。河水汤汤的流去，仿佛水中有八牛在快乐天真的拍水游泳，日头落山，天气慢慢夜了下来，升

了拦头的喜保，把湿柴放到锅灶里去，侧脸吹着火，烟子成缕往上窜，又即刻被风吹散浮到河面如奶色的雾。船主觉到凄凉，第一次作着孩子的行为，上次没有流过泪的眼，如今却潮湿了。

伙计上船了，喜保向赢了钱的船伙之一，作着只有水手们才能作的打趣说：

“把你赢了的钱买点纸烧给八牛，八牛保佑了你。”

这人吃过饭，就当真买了两斤纸钱放在岸上烧，大的红光照到水面，大家望到这火光都无言语。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

夜

她在房中。

把衣服脱了，袜子脱了，换了一件薄薄的寝衣，换了一双拖鞋，坐到床边想四点钟以前的事。但她不许自己想这件事。小茶几上放得有纸烟，她划了一根火柴，吸了一支烟。烟拈到手指间，吸了一口就又不吸了。把纸烟搁到烟灰碟里去，站起了身，到临街的窗户边去，试把窗推开。窗开了，外面的风吹进来了。她站到四层楼窗口望到下面静沉沉的街，为一些无言无语的悬到空中的灯所管领，没有一个人走路，没有一个车夫也没有一个警察，觉得街完全是死街。仿佛一切全死了。她又望对街高楼的窗口，一些同样如自己这一边还露着一片灯光的只有三处，有两处是同自己一样生活的同伴们所住，才从舞场回来，没有安睡，另一边，则从那灯光处窸窣地传着一种击打的声音，这是一个鞋匠。这鞋匠，日里睡觉，晚上做工，在太阳下他常常晒着他的成绩，挂在那窗口大钉上，因为这样所以她知道他是皮鞋工人。望到冷清清的大街，她先是有一点害怕，到后听到远处有一辆汽车跑

了过街，汽车因为街头无人，速度激增，飞快如一支箭，汽车过去以后，她悄然离了窗口，仍然坐到床边了。她仍然得想四点钟以前的那一件事。

……这样想，是呆子的呆想罢了！

她又吸烟，且望桌上陈列的那从中华照相馆新摄成的自己的舞姿。那身上每一部分，每一屈折，皆露着一种迷人的年青的美丽的照片，自己看来是比别人并不两样，有些地方熟视以后，是能使心上燃烧一种情绪，仿佛对这照片是应当生着妒嫉的气的。她捏着那相片，像一个男子的姿势，把她捧在胸前，又即刻把她用力摔到屋角挂衣处去，她仍然为这美的身材愤怒了。她应当责难自己，在一些苛细的失度上加以不容让的嗔视，而那天生的骄傲，又将在袒护意义上找出与端娴在一处的结局。她不能如其他人在生活上找寻那放荡的方便，然而每当她一从镜子照到自己的身影，一看到自己的相片，便认这苗条的躯干的自珍成为一种罪恶。她做梦也只是需要生活上一种属于命运那样的突变，就像忽然的、不必经过苦恼也不必经过另外一个长久时期、她就有了恋爱，不拘她爱了人或人爱了她，总而言之很突然的就同在一处。经营那共同生活了，在一些陌生的情形中做着纵心的事，她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不会再有时间的剩余来责难自己了。不过做这样梦的她的为人呢？是完全不适宜于放荡的。外形与内心，在同辈中皆有着君子的雅号，她的机会只是完成这称谓的意义，所以在谁也不明白的波涛中度着日子，这时仍然是独自一人。

……这是呆子的事，真不行！

她想些什么事？没有谁明白的。她觉得若来服从自己的

野心，那末早晚有机会将嘲弄自己成为呆子的一时。凡是近于呆处，自然也就是许多人平常作来很简单的事，一些不与生活相熟习的野心把自己灵魂高举，把心上的火点燃，这样的事而已。她是虽然仿佛一面把这火用脚踹熄，一面从幕的一角还仍然望到那惊心动魄的情形，深深愿意有一种方便把自己掷到那一面陌生生活中去的。

四点钟以前有那样一件事。

在参加都市生活之一种的一个跳舞场中，时间还早，没有一个来客，音乐第一次作着那无聊的合奏，同伴们互相携了手跳着玩。生活开始了。她仍然如往日那么穿了她的花衣，肩上扑了粉，咬着嘴唇上了场。两分钟，过去了，第一次休息到了，她退下来坐到那原来位置上，理着自己的发。这样时节坐在并排挨身的两个同伴说话了。

其一道：“他怎么说？”

另外的人就说：“他说是的，他就是你所想知道的那个，那是我的朋友××，你看他不漂亮么？我就望了那年青人一眼，白脸儿郎说是××我倒不甚相信。但他坐到那座位上，望到我们的跳舞，似乎听到朋友在介绍他了，腼腆的笑，女孩子样子手足局促，我明白这不会错了，得凌的介绍，我同他舞了一次。”

其一又说：“到后，你亲自问过他没有？”

“问过的。我说，××先生，你怎也来这些地方？他很奇怪我这个话。他就说，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从大作××一书上认识了先生一年了。他听到这话把步法也忘记了，对我望，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他就忽然如不有我那种样子，仍然把头低下很幽雅的跟着琴声进退了。”

第一个听到这里就笑了，她说：“他不懂你的意思。”

“怎么不懂？他是不相信这句话。他以为是故意说的，本来是很高兴，听到这话反而觉得跳舞场无聊，所以他只跳一次，到后就要那朋友陪他回去了。”

“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

“我到后听到他朋友密司特凌说，他说他不相信一个舞女懂得到他。”

“脸白了的年青人都是这样，过两天再来时，你看我来同他……”

乐声一起，舞女全站起了身，仍然互相搭配对子，在光滑地板上把皮鞋跟擦着，奏乐人黑脸如擦了靴油，在暗红灯下反着乌金的光泽，穿白衣的堂倌们在场上穿来穿去，各人皆如莫名其妙的聚到这一间房子里，作着互相看来很可笑的动作。这时在外面，就有人停顿在街头，从音乐中如上海作家一般的领会这房子里一切异国情调了。

约莫有十一点半钟那样子，从楼下上来了三个人，三个人在楼口出现，到后是就坐到与舞女的列很相近的一个地方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分明了，她见到那两个同伴之一同初来的客人之一点头，另一白脸长身的清瘦脸庞的男子也向女人稍稍打了一个招呼。他知道刚才同伴谈话所指的××是谁了。

她痴痴的望到这年青人，把一切美观处皆发现殆尽；她想若是机会许可，在乐声起处他若会走到她身边来，那今夜是幸福的一夜了。

她不知如何，平常见过许多美男子，全不曾动心，今夜却没有见这人面以前，听到那同伴说着，羡慕着，自己就仿佛爱上这不相识的男子了。当她已经明白这新来三人之中一

男子就是女人所说的男子时，心中便起了一种骚扰，不能安静。她也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提出制止这不相宜的野心的方法。她只想，音乐一开始，这恋爱便将起一种变化，她将……

“除了心跳，接受这扶持，没有更完全的所想到必需作去的事了。”这样想着，过了一会儿，音乐当真开始了。她极力的镇静自己，看这三个人如何选择他们的对手。然而三人中只其余两人，把先前说话那两个女人接着作却尔斯登舞，其他一男子却仍然坐到原处喝红茶。

她的一个同伴被一剃头师傅样子的人带去了，她也坐到原处不动。她坐到那里不知顾忌的望男子这一方，男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低下头想什么事那么不再把头抬起，她感到心上一种安慰。因为一面是那么腼腆，一面就像非大胆无畏不行了，这平常时节为同伴称道的君子，这时的心更顽固不移了。

音乐奏完了一曲，灯光恢复了一切，人各就了座，那另外两个男子一归座似乎是在问那男子为什么不上场，男子不做声，望着座的另一端舞女的行列，游目所遇她以为男子特别注意到她。她把头也低下了，因为她见着男子的美貌，有点软弱，自惭平庸了。男子似乎在说明他如何不舞的理由，但她耳边只嗡嗡作响，却听不真那男子说的话是不是与自己有关。不过在那附身的两个女伴，却说着使她非听不可的话。

其一说：“××今天真好看，你看那样子。”

另一个说：“凌同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今夜是他把××拉来的，所以不舞。”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么？”

“慢慢的来吧。你以为他不是男子么？凡是男子都会在一些小小节日上到女人面前醉心，这话是××说的，他自己说的话是自己体念得来，你看我使他同我跳舞。”

“你今天为什么不穿那黄衣。他是爱黄色的。”

“男子在衣服颜色上只能发生小小兴味，还要有另外的……”

那曾经说同过男子舞过一次的女子就笑了，摇着同伴的肩，说：“看你有些什么另外的使他动心。”

“我不敢包，我总不至完全失败。”

“是不是下一次要凌为你说，他必定不好推辞？”

那年长一点的，就更忍不住笑了，她说：“这样行吗？这是顶蠢的事了。要来，自然还要有另外的机会。”

“说这机会当在……”

“机会说得定么？”

两人就不再说了，互相捏着手，眼睛却全望到男子座位这一边。

男子们像正在说一件故事，由凌姓述说，笑的事三人全有分。事情很坏的是在笑中她也发现了他使她倾心的一点，她一面记起了女伴所说的话，感到一点无聊，因为自己是像在完全无助无望的情形中燃着情热的火，只要那说过大话的女人，一同那男子搂在一处，这事就全无希望了。

时间还早，除了这三个男子以外还没有二十个人在场，所以当灯光复熄音乐开始时，她仍然没有为谁拉去，而那白脸男子，也仍然孤孑的坐在那里，把肘撑在桌上，端然不动，又略显忧郁的情调把视线与舞众离开，把头抬起望天花板上所饰成串的纸飘带。

她默默的想到这男子，她仿佛很知道这男子寂寞，而又感于无法把自己使男子注意的困难。然而在男子一方，却因为女人两次的偏坐一隅，不曾上场，似乎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了，他在一些方便中也望过了女人多次。

她见到那说过大话的舞女，故意把身宕到近男子坐处前面来，用极固执的章法把眼睛从靠身男子的肩上溜过来对白脸男子送情，男子却略无知觉的注意到另一处。那女人的失败，使坐着无所作为的她心上多一重纠纷，因为她是不是终于也这样失败的未知，却与敌人已经失败的满意混合在一块了。

重复到了休息。她望到男子的面，另外两人坐下以后，似乎在指点场中所有的舞女，一一数着，却在每一舞女的身上加以对那男子“合不合式”的质问，那男子不点头也不摇头，静静的随了朋友的手指看过在场舞女一遍。到后仍然无目的微笑着。

男子微笑着，她却把头低下了，她的心这时已柔软如融化的蜡。

第三次，出于她意料之外，那男子，忽然走到她身边来了，很幽雅的绅士样子站在她面前，她惶恐的稍稍迟了一会，就把手递给了男子。

仍然很沉静的，默默无声的在场中趁着音乐，未了互相一笑，微微的鞠躬，他塞在她手中的是舞券五张。分手了，各坐到原来所有的位置，他们又互相的望了一会。

这样，第四次开始了，女人不动，男子也不动。

第五次，他们又跳了一次，仍然是舞券五张。

第六次……

他们各人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共舞了三次。

那男子与同伴走了，走了以后听到那两个女伴说男子是住到××九号，关于男子，她所知道，只此而已。但仅仅这样，在她就已够增加这心上骚扰了。

为了那似乎很新颖体裁的沉默行为，她经过这男子三次照扶，俨然心被这男子攫走了。直到散场她没留心过另一男子，虽然此后还来了一个对她极倾心的中年商人，用着每一次两券的方法同她跳过四五次。她在场上想的是什么时候就到××去找那男子，回到住处，她仍然是这样想。

说是呆子才这样办，就是她想到这时去×××，借了故说是有紧要事会××。她只要见到这人，就不说话，一切事不必解释也明白了。这时节，××应当睡觉了，应当因为记起夜里的事不能安睡，还应当像她一样，一颗心，失去了平衡，对了灯作着很多可笑的估计，她又这样的想，且若在这些事感生大的兴味。

她所得于男子的印象如一团月光，虽毫无声息，光辉所照竟无往不透澈如水。

因为久久不想睡觉她始觉得今晚上天气特别闷热。

.....

像是忽然听到落雨了。像是平时落雨情形，汽车从大街上溜去时，唻的拉着一种极其萧条的长声，而窗间很近地方，铁水管中就有了积水哗哗流着的声音了。她担心到××那人在街上找不到车将在雨中走回家去。

她仿佛听到有人从下面上着楼梯，窸窣的皮鞋声很像陌生，就心想，莫非是××？是××，则无疑是从别一处探知了她这住处，特意来看她了。来人果然就在门外了，她忘记

是门已向内锁好，就说请。门一开，一个穿了黑色雨衣把领子高耸戴着墨色眼镜的汉子已到了她面前。

她从那雨衣裹着的身体上，看得出这人不是恶人，就说：“什么？”

她意思是问来客，想知他是什么人因什么事来到这里。但男子不做声，慢慢的把帽子从头上除下，其次除了手套，又其次才除去雨衣。她看得出他是谁了，欢喜到说不出，忙匆匆的握着了男子的双手，把他拖到一个大椅上去坐下，自己就站在他面前憨笑。

过了一会，男子又把眼镜也除去了，眼镜一去男子的美眼流盼，她几几乎不能自持了，她这时恰想到在舞场上那另一女伴的失败，不敢将态度放荡，就很矜持的拿着烟献给男子。男子把烟拈到手上却不吸，她为他擦了洋火也仍然不吸。

“吸一支不行么？”女人她这样说着，乃作媚笑。见男子把烟已经放下，望到那雨衣滴水到地板上，她就又说道：“××先生，今天这样大雨，想不到还来到这地方。”

她以为男子不会说话，谁知男子却开了口，说：“外面雨好大。”

谈到雨，上海的黄梅雨，北平的一年无雨，广州的日必一雨，皆说到了。

从雨说到跳舞场，从跳舞场说到舞女，舞女说到恋爱，恋爱说到了男子本身。说了半天她才知道他的无聊，但她从他精神上看，看出无聊只是往日到跳舞场的事，这时可完全两样了。

这男子具有一切有教育男子的长处，在恭维女人一事上也并不显着比他人愚笨。凡是他足所旅行到的地方，口都能

找出极有诗意的比譬，减去了她的惊讶恐惧。她就清清楚楚的看着他怎样的在一个男子的职分上施展着男子的天才，心微微跳着，脸发着烧，尽他在行为方面做了一些体裁极新颖的事情。她一面迷糊如醉，一面还隐隐约约听到屋檐流水的声音，她还想着，这雨，将成为可纪念的一种东西了。另一时想来这雨声还会心跳。

这梦随了夜而消失，一去无踪。她醒来房中灯作黄光，忘了关上窗户的窗口，有比灯光为强的晨光进来了。她还不甚分明，把床头电灯活塞开关拿到手中，熄了灯。仍然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有一人骑自行车按着铃从马路上跑过，她记起落雨以及与落雨在一处的事情了。赶忙到窗边去望，望到街上的灯还不曾熄，几辆黄包车很寂寞的停在路旁，地面干干的全不像夜来落过雨的样子。

她明白了。舞女的生涯白天是睡，如今是睡的时候，她就仍然倒到床上去，把脸朝里面，还用手捂了脸。

到夜里，她将仍然穿了绣花的丝绸衣裳，修眉饰目走到××舞场陪人跳舞。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这是作者以《夜》为篇名的作品之一。

还 乡

我很无聊的在船上过了四十天。……

忽然船已到了辰州关，一排船，完全照秩序先后泊定到税关码头前，一些嘈杂声音把我惊醒了，我就扒出舱外来看热闹。

十年来的税关还是现样子：河边仍然是长旗。仍然是高的石凳。仍然是庙门大匾。仍然是系趸船的大棕绳。……一切如昨天。就是坐在那高岸石栏杆上的兵士，也仍然还是在那里很悠闲的唱着军歌。这使我欢喜极了。

我想上岸去，因为离这地方太久了。十年来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地方，但一到眼前，却又恢复以前一切记忆了。我想上岸到那税局门前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卖糕的人。我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在亭中打盹。当年军队驻防到这地方时，我是无日不到这岸边大石板路上玩，看来去船只为了乐的，如今是十年了！这时我坐的船因为后到，不能直傍岸旁，我就从别一只船沿上走近岸边去。我很小心从这一只船越过那一只船，我同时还可以望到这些船上住在舱中人吃大烟情形，

这也是从前的一种姿势。不到一会我的脚就踹到岸上了。

我要找我那些熟习的旧地方。就向税关衙门那大路上走去。我到了街上，从一些人身边走过，那些人身上的气味我就非常熟习了。我又进到一个杂货铺看了一看，买了几个钱草纸，两百钱冰糖，那生意人拿钱在手上数着，把东西包好给我时，对于主顾也像全不惊讶的。我又走到一个屠案桌边去看看卖肉的情形，看那大南竹筒的钱筒，那大砍刀，那铁钩，那贴到墙上的大麻苍蝇，有很久时间我才离开那个地方。

谁相信这是十年的时间了呢？……

我看到有些小小新屋似乎是近年才有的，然而街上大体的形势，一切还是一个样子，总好像并不改变多少。我小心把这屋的数目算过，也像完全不错。……

我抱着极大的兴味在这街上走着，慢慢的像一个游览罗马古迹的旅客，对日前的一切加以一种详细的注意。每一个人我都似乎同他很面善。每一个人的声音我也像极其熟习。走到了近城的地方，我望到一个卖铁器的铺子了，我想起了我的旧事，有进到里去看看的必要了。就进了那铁器铺的门。

这一家铺子里各处仍然是各样铁器，耕田的零件，船上的零件，钓鱼钩，小刀，锤，钻以及那些钢镖。那老掌柜一头的白发，低了头在用锉整理一个钢镖。这就是我所想见的老人，而且这钢镖，也就是我往年想成一武士日不离身的钢镖！我不做声望望这一个屋子里的一切。那老人，把头一抬，见到有人了，用着那宏大吓人的声音说道：

“要什么？”

“嗨，你不认识我了，大伯！”

他奇怪了。望了望我的身上，好像实在想不起我是谁了。

但他因为见我称他大伯，就用那做生意人神气说道：

“认识认识，请坐请坐。”

我就坐到一个大铁墩上了。这人还是在记忆中数着他所认识的人，然而时间太久，近十年的事，他实在想不起我是谁了。我见到他失望了，我说：

“我来买镖，多少钱一支？”

“要镖吗？这有什么用处。”

“有用处，我学打镖。”

“学打镖吗？”

“我会打杀虎镖，用乌钢作尖，泡药，见血封喉。”

我说的完全是旧话。这话是他当年传给我的，我还不曾实习，但记到这名词，这时有用处了。他听到我这话，闭了一会眼，忽然一睁，样子变了。

“嗨，”他笑了。他年青了。我已经居然被他认识了。“你是小副爷，你是小副爷。”说了他就用着那有毛的瘦手来擒我。这就是往年的章法，把我擒到柜台里去，坐到钱桶上面，烟来了，茶来了，瓜子来了。他仍然这样亲热的把我款待。我们俩先是一句话不说。我知道他喜欢得已近于发疯了，我就觉得这老人很可怜。过去的事在他心上燃烧，所以他年青了，他对我目不转睛的望，使我感到小小的拘束。这独身的老人，他想不到我还来这里望他。他大约没有一天把我忘记过，所以这时一见到我，快乐得成小孩了了。

坐下后我们谈话，先谈我的事。互相用着那仿佛家人的亲密招呼，他照习惯一面谈话一面捏拳打自己的腰胯。

“才到吗？”

“船才到关上，因为想起你，所以先上岸了。”

“你呀，从什么地方来？”

“来得远了，从京里来！”

“从京里来，是到冯玉祥手下吗？”

“不是。”

“吴佩孚吗？”

“不是。”

“……”他只用眼睛望我，似乎不相信我还能答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我就说：“不是军队。”

这老人除了知道这些名字，大致还知道孙文、贺龙、张飞、黄天霸，以及厘局、共产党、财政部。他以为一个人做事总就是为这些人当差，到这些地方拿钱，所以我说不是在这些入部下时，他就很聪明的转了方向，问我是不是到京里财政部做事。我仍然说不是，他就有点惊讶了。

我说：“我不到军队里了。”

“不到军队也不到部里吗？”

“也不到。”

“你是做局长了。”

“我不做官，人不中用，他们全做官了，我是一样事也不做的。”

他在心上忖度了一下，把我这话玩味一阵，又把我身上的衣服看看，忽有所悟似的点着那大的头颅。他就笑。他劝我吃瓜子，好像很老成的在计划一件事情。吃了一点瓜子，他又问：

“来一点酒好不好？”

“不能吃酒了，人身体不好。”

“我是每天还得吃四两。试一试我的药酒好不好？”

我本来不喝酒了，因为这老人的诚意，且说是他的药酒，为了从酒上可以勾起往年从这老人打拳打镖的旧时情怀，我答应喝一小杯了。他于是把酒从一小小磁坛中倾出一小杯，我试喝了一口酒，味道极甜但仿佛极冽。我知道这酒是可以喝的，就又喝了一口。看到那发光的脸，我问他：

“近来吃得肉么？”

“不大行，因为人老了，……你呢，打不打拳？”

“忘记了，因为无空闲。”

“事情是忙吗？”

“也无什么事，不过打拳打镖像那种做小孩子的事是不能作了。”

“太太呢？在船上吗？”

“讨不起，还是一个人。气运不好，你看我脸色，不是很坏吗？”

“不要紧，不要紧。”他就把身子就近了一点，仍然像往日一样，把我的手捏着看手相，看了一会，点点头，若看明白了我这十年来的种种。到后他把声音放低，做着俨然默契的神气。

“小副爷，这里前一阵很杀了几个！”

“还杀人吗？”

“嗯，全是年纪青青的，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五岁。”

“做什么事？”

“嗨，……”他就笑，好像笑我装不懂，而早已为他看透那种样子。

我实在还莫名其妙。我想难道沿河不清静，有年青人被土匪杀死的事吗？

我又看看这老人，这老人见我望他，就同我作者那会心的微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他那神气还是“什么也瞒不了我”的神气。

我不做声了，很纳闷。

他轻言细语的说：“小副爷，小心一点，你到街上走恐怕有人要……我知道你是……”

这才真是怪事情。我愕然了。我还不曾注意到他“知道我是……”那句话。

“怎么样，地方有变动吗？”

“我告你，他们捉到就杀！”

“为什么？”

“说你们也杀人放火。”

“什么人说的？”

“都是那么说。他们说……你不就是共产党吗？”

我明白他所以低声劝我的好意了。这老人以为我是从下面派来烧房子的人。这疑心的根就生在因为他问我既不在军队服务，又不在部里当差那答话上面。且他望到我一身衣服，有点奇怪，就以为这绝对是共产党了。他一番好心的来告我杀人的事，我明白了这好意以后一笑，他还不甚放心，仍然有话。他见我一笑还以为话已说穿不必遮掩了，他说：

“要小心一点才行。”

“我什么也不是，明白了吗？”

这人张大了眼睛对我望，因为他说话的声音是极轻，而我说的话却像有意把声音加重，他为我这无忌惮的气概所慑，

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想起为什么我竟会被他疑为共产党，知道这地方的其他情形是怎样了，我就觉得有点寒心。我问他这地方的军队是谁驻防，他告我是一个姓曾的旅长，不久才移防来到这里。我问他这旅长名字他不知道，只要我到街上去看看告示，这铺子外面就正有贴告示处，我就走出去看了一会告示，结果仍然还是只知道旅长姓曾。到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会疑心我是共产党，他答复不出，大致这样人可以当共产党杀，是中国各处地方很普遍的事，这老年人也很看了几回，所以就为我担起心来了。我于是来为他解释我的生活，说了半天。

我从他口中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才明白街上一切虽仍如昔日，老人的铺子也仍然还存在，但有许多地方这时代真是大变了。

到后我与这老年人离开了。我拿了一支尖端涂有金漆美丽夺目的钢镖，作为纪念，这老人一个钱不肯接受，我也只得道谢了。出了那店铺，我仍然到我从前所熟习的街上闲踱，不知不觉就走到城边了，城洞前有兵士两个，分立在那里，样子非常闲散，我忘了我的身分，堂堂的进了城。事情是没有能够这样容易，因为我的衣裤不像一个本地人，我被副爷之一用枪挡着了。他不许我走，有话要问，有事情要作，我从前做过的事情，熟习极了，这意思是要搜索一下，看身上有无烟土，这自然还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免除鹄立的寂寞，所以做岗兵的就做着这样不讨好的麻烦事情来了。我因为被人挡着了，虽知道这是故事并且身上也一无所有，但想起刚才那老年人的话，且用裤袋中那一支镖也似乎可以称为凶器，所以心上也稍稍感到不安了。

我望到这兵士脸皮嫩极，我问他：“你要做什么？”

“你是什么地方人？”

“听声音，不知道么？我倒听得你声音出，像是××的南城的年青人。”

“那么，你也是××人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极其和气，故乡的声音使这人的心也柔软了。

我说：“好像是的，我口音不对了，因为去那地方太久。”

站到那一旁的另一兵上也过来了，这是另一嫩脸标致少年。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从京里来，回家去。”我就告他我是住在××什么街，且说想知道这里驻军长官是谁。

“这里旅长不认识么？曾××？”

“曾××吗？是××人吗？”

“他驻府里衙门。”

“那我就去看看他，我们是老同事！”

这时，两个年青人，也不再想起尽职的事了，他见我说是认得他们旅长，且是同乡，起了一种敬意，不再向我身畔搜索了。

我们就站在那城门口谈话。

我问他们是不是还到过文昌阁念过书，他们笑，说并不毕业，就出来作了学兵。……我们正谈得很好，一个船上人跑得吁吁喘气来了，见我在兵士身边，以为撞了祸，与兵士冲突了，不敢上前。这人看了一会，大约被他看出情形了，才走近身边道：

“先生，回去。”

“我要进城。”

“回头再说，他们等你開箱子查关，迟一点箱子会撬开了。”

“当真吗？”

这莽撞水手，不能够再同我说闲话，一把拉起我的膀子就往河街走。我一面踉踉跄跄的跑去，一面心想大约被人捉去情形也同这一个神气。不一会，我到了船上，的的确确，我的箱子正有一个穿青绸长衫的方脸汉子用铁钎打着，船主在用他的钥匙套在我箱上的锁孔中试来试去。我静静的走进舱去，望到这船主额上全是大粒的汗，心中有说不出的抱歉。船主见我已来，如蒙大赦，放心了，站起身来用手拭额上的汗。

那汉子，用很有气派的口吻问：

“这箱子是你的吗？”

“这是的，先生，这里面完全是书。”

这人像是不欢喜我称他为先生，很严重的说：

“开看。”

我说：“这是书，那也是书，没有别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不通窍，难道要我动手吗？”

望到那声势，我不说话了，就从身上掏出钥匙，把第一个箱子打开，箱子一开，看到当真完全是书，这好品貌的税关中人先用铁钎拨，在书的空处乱插，无结果，有点无聊了，又教我把另一个箱子打开。我遵照他所嘱咐，又开了第二个箱，尽他看，所有的仍然是先前样子。箱子一共是六个，除了其一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其余全是书。这人失望了，教我把箱中书全倒出来，要彻底搜。我看到他那神气，觉得称呼他为老爷必能答应，我就说：

“老爷，这是什么意思？”

“你很不对，拿这样多些书！”

“书是送别人的，难道不许带吗？”

“快倒！”

我遵命倒了第一箱，满舱板全是书册，船主看不过意了，代为求情：

“大老，这先生是读书人，从京里来的。”

“再倒！”

我又倒了第二箱，船主人又说道：

“大老，这先生是××人。”

听到说××人，这大人才仔细望我，他仍然用那使平常人心怯的声调说话，他向我说：

“是××人吗？”

我摇头，不做声，因为到这时我也有点生气了。

他看得出我不愉快神气，他还想用他平时吓诈别人的样子吓我，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做声，把第三箱书索性倒出来。

“你不服检查，我要带你到局里去。”

我望他他也望我，约二十秒，我低下头来整理零乱的书，从从容容的神气使他气极了。这人就作着也不是同我也不是同船主只是近于示威的样子大声的说不许这船开行。

“你为什么要生气？”我冷冷静静的从书堆中站起来问他。

“你跟我到局里去说，你是共产党。”

听到这种说话我只觉得好笑，我先已经从守城兵士方面知道驻此地的长官是谁了，我想这事情很不好办，不如还是

我就上岸去，看看这人如何处治我。我一面还想就借此见见这局长。我想凡是做局长的人，纵不是××地方熟人，但总也不至于如此无理胡闹了，我就答应他就到局里去也无妨。这人在气下，也不再加以考虑，一把拉着我，我就随到这人上衙门打官司了。

到了税局我坐在一个用申报纸裱糊的门房里，许多局丁在窗下望我。那个人，大约是已到上房禀告长官去了，我心中稍稍着急，因为恐怕是这局长不在衙门，我还不知道要拘留在此多久，使船主人放心不下。

事情很巧是一个说××地方话的局丁进到我的房里来监视我。这是一个中年人。他自己坐到一旁吸烟。吸了一会，他才开口问我为什么不服检查。

一听到声音我就知道他是同乡了。

“你是××人吗？”

“是呀。”他答应了，对我很惊异，因为我的声调同他是一个样子。我即刻就说：

“我也是。你们局长是谁？”

“局长张××，旅部的参谋长。”

“是张××！”

“是。”

“你局长在不在这里？”

“才来，稽查上去报告你的事去了。”

“他告我什么？”

“他说你不服检查。”

我就问他这里检查些什么，这人大约还不知道有共产党，说：“稽查是要钱，大约你不知道，冲突了，所以才到这里

来。”

上面忽然有人高声喊叫提人上来，不久我即被这乡亲带上去见局长了。我先以为还得坐堂，谁知是到局长房中去。没有见局长面之前，我站在房外天井中，看到一个大鱼缸，石山上有玉簪花开得动人，缸中有金鱼，水极清，还有蝈蝈叫，声音极好。我听到里面房中有人咳嗽说话，不久一个人在房门口问，来了么，来了带进来。于是我就被人带到局长房中了。我站在近房门处，稍稍显得拘束，这拘束是不习惯那房中空气而起。

局长在床上靠着吃鸦片烟，那稽查站在一旁。若非那局丁先说这是张某，我是不会想到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又无用又爱闹绰号老三的张××了。那局长大人，经过了一些时间，才慢慢的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望到我以后，大约记起了做官的必需的体统，忽然露出威严了。

“姓什么，从哪里来的？”

“大人，我是到××去的。”

“我不问你去处。”

他说不问，我就正好，一句话也不说了。

“姓什么？”这稽查又帮到问，还以为我不明白这局长的问话，一面，不待我回答，他就向局长再来说我不服检查的经过，只看到这局长点头，我心中觉得好笑。

“你为什么不服检查？”他还是那样凌人的气概，遇到一个平常人，这时应当发抖了，我却泰然坦然。

“……”我不做声，笑。

大人有点生气了，更威严了，腰伸直了，睁目对我望着，意思似乎这是在用一种慑服人的手段。我还是默然坚持下去，

看他作官的还有什么本领，我是一进房已认清这人是张老三了。

呆一会，大家全沉默了，我在这时只听到外面天井里的蚰蚰叫。

大人变计了，吼稽查，搜我的身上。我再不说话可不行了。我说：

“大人，你不是老三吗？你是太威风了。你这对待班长的方法太不客气了。”

“……”这次应当是他沉默了。

我又说：“你瞧你真了不得，做局长！参谋！你预备把××哥怎么办？”

他愕然的四顾，如被雷打。他又看看我，我却是一味嬉笑。这聪明人，福至心灵，做了官，记忆并不坏，我的声音，我耳边的一粒痣，被他看出我是谁了。本来是鞋子掉在地下，脚还挂在床沿，他的脚即刻找着了鞋子，走到我身边，就捏着我的手，把另一手搁到我的肩上。

“懋哥！是你！你才怪！我竟混蛋混到这样子了！”

我笑着：“大人认得我出了，好眼睛！”

“好眼睛！你这人，把我当成什么东西！你不自己上来一定要我派人抓你来，好主意！”

“你们这稽查大人很不坏，对于过路人真是客气！”

我已为这局长让到床沿坐下了，这稽查晕头晕脑，紫涨了脸儿还站在那里不走，局长这时才像记起还有一个稽查在旁边。

局长望到这人了：“你妈狗肉的，跟我滚出去呀！”

这稽查大人，忽然跪到我面前不愿起来了。“先生救命，

我瞎眼了。”他还磕头，一味告饶，因为这人知道回头还有苦吃。

在先这稽查的声势，我倒有方法抵挡，这一来可把我窘倒了。我望到这忽然矮了半截的汉子，真为他难过。本来我还很觉得这人该好好吊到税局前桅上去打一顿，到这时，见到这软弱情形，倒开口不得了。

这汉子，见我无言语了，又用膝走向局长，请求开恩。局长却生气虎虎吼道：

“滚你的，不要在此胡闹！——来人，把这浑蛋吊起，回头送到旅部去。”

外面窗下已有不少的人在屏息潜听，听到局长生气喊人，大家就在外面嚷的同声答应着。过了一会进来一个马兵模样的青年扶了那汉子出去，到那汉子出去以后，我才能过细的望到房中一切陈设。

我一面喝茶一面看壁上的字画，局长把烟膏用钢签蘸着向灯上烤，咝咝的响，我又望到他烧烟，觉得我是置身到一个新的世界中的人了。因为外面天井中蚰蚰的声音，把年青时节的旧梦勾起，我想起这局长往年无赖的故事，就仿佛我如今只是做梦，稍过一阵我就会仍然是住在上海租界上亭子间流汗写两块钱一千字的人，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

说了无数的话，瓜子呀，茶呀，点心水果呀，来了一堆。到后我就跟到这朋友到旅长的衙门了。见过旅长了，这朋友先是不说出我的姓名，也尽这做旅长的人猜，到底旅长不比局长头脑，还不必我说话，稍稍出了一会神，就认出我是谁了。

我们于是就又照例的握手喝茶吃点心，在极其欢畅的空

气中谈了两点钟。他向我说他今天太欢喜了，摆酒接风把同乡故人一起请来，我在七个老朋友中间坐第一位，这中间有两个人据说是因我来才开的酒戒，我虽然不能喝酒，也就不能辞今天这一醉了。

在第二天醒来时，我睁开眼睛，原来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好的六个箱子作两列叠起在床头，房中小条桌上安置有一个乳白色素烧磁瓶，瓶中插的是两枝玉簪花，及一枝秋兰，我以为这仍然是梦，就仍把眼睛闭上，等候这梦醒回。

渔

七月的夜。华山寨山半腰天王庙中已打了起更鼓，沿乌鸡河水边的捕鱼的人，携箩背刀，各人持火把，满河布了罾罾。

各处听到说话声音，大人小孩全有。中间还有妇人锐声喊叫，如夜静闻山冈母狗叫更。热闹中见着沉静，大家还听到各人手上火把的爆裂。仿佛人人皆想从热闹中把时间缩短，一切皆齐备妥帖，只等候放药了。

大家皆在心中作一种估计，对时间加以催促，盼望那子时到来。到子时，在上游五里，放药的，放了通知炮，打着锣，把小船在滩口一翻，各人泅水上岸。所有小船上石辣蓼油枯合成的毒鱼药，沉到水中，与水融化，顺流而下，所有河中鱼虾，到了劫数，不到一会，也就头昏眼花浮于水面，顺流而下入到人们手中了。

去子时还早，负了责任，在上游沉船，是弟兄两个。这弟兄是华山寨有名族人子弟之一脉。在那里，有两族极强，属于甘家为大族，属于吴家为小族。小族因为族较小为生存

竞争，子弟皆强梁如虎如豹。大族则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读书识字者比持刀弄棒者为多。像世界任何种族一样，两族中在极远一个时期中在极小事情上结下了冤仇，直到最近为止，机会一来即有争斗发生。

过去一时代，这仇视，传说竟到了这样子。两方约集了相等人数，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互相流血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方块，用香料盐酱腌人，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另一端，也正在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两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事情到近日说来自然是故事了。

近日因为地方进步，一切野蛮习气已荡然无存，虽仍不免有一二人藉械斗为由，聚众抢掠牛羊，然虚诈有余而勇敢不足，完全与过去习俗两样了。

甘姓住河左，吴姓住河右，近来如河中毒鱼一类事情，皆两族合作，族中当事人先将欢喜寻事的分子加以约束，不许生事，所以人各身边佩刀，刀的用处却只是撩取水中大鱼，不想到作其他用途了。那弟兄姓吴，为孪生，模样如一人，身边各佩有宝刀一口，这宝刀，本来是家传神物，当父亲落气时，在给这弟兄此刀时，同时嘱咐了话一句，说：这应当流那曾经流过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属于朝字辈仇人的血。

说了这话父亲即死去，然而到后这弟兄各处一访问，这朝字辈甘姓族人已无一存在，只闻有一女儿也早已在一次大水时为水冲去，这仇无从去报，刀也终于用来每年砍鱼或打猎时砍野猪这类事上去了。

时间一久，这事在这一对孪生弟兄心上自然也渐渐忘记了。

今夜间，他们把船撑到了应当沉船的地方，天还刚断黑不久。地方是荒滩，相传在这地方过去两百年以前，甘吴两姓族人曾在此河岸各聚了五百余彪壮汉子大战过一次，这一战的结果是两方同归于尽，无一男子生还。因为流血过多，所以这地两岸石块皆作褐色仿佛为人血所渍而成。这事情也好像不尽属诸传说，因为岸上还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这地方因为有这样故事，所以没有人家住，但又因为来去小船所必经，在数十年前就有了一个庙，有了庙则撑夜船过此地的人不至于心虚了。庙在岸旁山顶，住了一个老和尚，因为山也荒凉，到庙中去烧香的人似乎也很少了。

这弟兄俩把船撑到了滩脚，看看天空，时间还早，所燃的定时香也还有五盘不曾燃尽。其中之一先出娘胎一个时刻的那哥哥说：

“时间太早，天上××星还不出。”

“那我们喝酒。”

船上本来带得有一大葫芦酒，一腿野羊肉，一包干豆子，那弟弟就预备取酒，这些东西同那两个大炮仗，全放在一个箩筐里，上面盖着那面铜锣。

哥哥说：

“莫忙，时间还早得很，我们去玩吧。”

“好。我们去玩，把船绳用石头压好。”

要去玩，上滩有一里，才有人家住。下滩则也有一里，就有许多人在沿河两岸等候浮在水面中了毒的鱼的下来。向下行是无意思的事，而且才把船从那地方撑来，然而向上行呢，把荒滩走完，还得翻一小岭，或者沿河行，绕一个大湾，才能到那平时也曾有酒同点心之类可买的人家在。

哥哥赞成上岸玩，到山上去，看庙，因为他知道这时纵向上走，到了那卖东西地方处，这卖东西的人也许早到两三里的下游等候捕鱼去了。那弟弟不行，因为那上面有水碾坊，碾坊中有熟人可以谈话。他一面还恐怕熟人不知道今天下游毒鱼事，他想顺便邀熟人来，在船上谈天，沉了船，再一同把小船抬起，坐到下游去赶热闹。他的刀在前数日已拂拭得锋利无比，应当把那河中顶大的鱼砍到才是这年青人与刀的本分。不拘如何两人是已跳到河边干滩上了。

哥哥说：

“到庙中去看看那和尚，我还是三年前到过那地方。”

“我想到碾房，”弟弟说，他同时望到天上的星月，不由得不高声长啸：“好天气！”

天气的确太好，哥哥也为这风光所征服了。在石滩上如一匹小马，来去作小跑。

这时长空无云，天作深蓝，星月嵌天空如宝石，水边流萤来去如仙人引路的灯，荒滩上蟋蟀三两啁啾作声，清越沉郁，使人想象到这英雄独在大石块罅隙间徘徊阔步，为爱情所苦闷大声呼喊的情形，为之肃然起敬。

弟弟因为蟋蟀声音想起忘了携带笛子。

“哥哥若有笛，我们可以唱歌。”

那哥哥不作声，仍然跑着，忽然凝神静听，听出山上木鱼声音了。

“上山去，看那和尚去，这个时候还念经！”

弟弟没有答应，他在想到月下的鬼怪。但照例，作弟弟的无事不追随阿兄，哥哥已向山上方向走去，弟弟也跟到后面来了。

人走着。月亮的光照到滩上，大石的一面为月光所不及，如躲有鬼魔。水虫在月光下各处飞动，振翅发微声，从头上飞过，俨然如虫背上皆骑有小仙女。鼻中常常嗅着无端而来的一种香气，远处滩水声音则正像母亲闭目唱安慰儿子睡眠的歌。大地是正在睡眠，人在此时也全如梦中。

“哥哥，你小心蛇。”这弟弟说着，自己把腰间一把刀拉出鞘了。

“汉子怕蛇吗？”哥哥这样说着，仍然堂堂朝前走。

上了高岸，人已与船离远有三十丈了。望到在月光中的船，一船黑色毒鱼物料像一只水牛。船在粼粼波光中轻轻摇摆，如极懂事，若无系绳，似乎自动也会在水中游戏。又望到对河远处平冈，浴在月色中，一抹淡灰。下游远处水面则浮有一层白雾，如淡牛奶，雾中还闪着火光，一点二点。

他们在岸上不动，哥哥想起了旧事。

“这里死了我们族中五百汉子。他们也死了五百。”

说到这话，哥哥把刀也哗的拔出鞘了。顺手砍路旁的小树，咔嚓作响，树枝砍断了不少，那弟弟也照到这样作去。哥哥一面挥刀一面说道：

“爹爹过去时说的那话你记不记到？我们的刀是为仇人的血而锋利的。只要我有一天遇到这仇人，我想这把刀就会喝

这人的血。不过我听人说，朝字辈烟火实在已绝了，我们的仇是报不成了。这刀真委屈了，如今是这样用处，只有砍水中的鱼，山上的猪。”

“哥哥，我们上去，就走。”

“好，就上去吧，我当先。”

这两弟兄就从一条很小很不整齐的毛路趋向山顶去。

他们慢慢的从一些石头上踹过，又从一些毛草中走过，越走与山庙越近，与河水越离远了。两弟兄到半山腰停顿了一会，回头望山下，山下一切皆如梦中景致。向山上走去时，有时忽听到木鱼声音较近，有时反觉渐远的。到了山腰一停顿，略略把喘息一定，就清清楚楚听到木鱼声音以外还有念经声音了。稍停一会这两弟兄就又往上走去，哥哥把刀向左右劈，如在一种危险地方，一面走一面又同弟弟说话。

“……”

他们到了山庙门前了，静悄悄的庙门前，山神土地小石屋中还有一盏点光如豆的灯火。月光洒了一地，一方石板宽坪还有石桌石椅可供人坐。和尚似乎毫无知觉，木鱼声朗朗起自庙里，那弟弟不愿意拍门。

“哥，不要吵闹了别人。”

这样说着，自己就坐到那石凳上去了。而且把刀也放在石桌上了，他同时顺眼望到一些草花，似经人不久采来散乱的丢到那里。弟弟诧异了，因为他以为这绝对不是庙中和尚做的事。这年青人好事多心，把花拈起给他哥哥看。

“哥哥，这里有人来！”

“那并不奇怪，砍柴的年青人是会爬到这里来烧香求神，想从神佑得到女人的心的。”

“我可是那样想，我想这是女人遗下的东西。”

“就是这样，这花也很平常。”

“但倘若这是甘姓族中顶美貌的女人？”

“这近于笑话。”

“既然可以猜详它为女人所遗，也就可以说它为美女子所遗了，我将拿回去。”

“只有小孩才做这种事，你年青，要拿去就拿去好了，但可不要为这苦恼，一个聪明人是常常自己使自己不愉快的。”

“莫非和尚藏……”

说这样话的弟弟，自己忽然忍住了，因为木鱼声转急，像念经到末一章了。那哥哥，在坪中大月光下舞刀，作刺劈种种优美姿式，他的心，只在刀风中来去，进退矫健不凡，这汉子可说是吴姓族最纯洁的男子了。至于弟弟呢，他把那已经半憔悴了掷到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拾起，藏到麂皮抱肚中，这人有诗人气分，身体不及阿哥强，故于事情多遐想而少成就，他这时只全不负责任的想象这是一个女子所遗的花朵。照乌鸡河华山寨风俗，则女人遗花被陌生男子拾起，这男子即可进一步与女人要好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这年青汉子，还不明白女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因为凡是女人声音颜色形体皆趋于柔软，一种好奇的欲望使他对女人有一种狂热，如今是又用这花为依据，将女人的偶像安置在心上了。

这孩子平时就爱吹笛唱歌，这时来到这山顶上，明月清风使自己情绪飘渺，先是不让哥哥拍打山门，恐惊吵了和尚的功课，到这时，却情不自己，轻轻的把山歌唱起来了。

他用华山寨语言韵脚，唱着这样意思：

你脸白心好的女人，
在梦中也莫忘记带一把花，
因为这世界，也有做梦的男子。
无端梦在一处时你可以把花给他。

唱了一段，风微微吹到脸上，脸如为小手所摩，就又唱道：

柔软的风摩我的脸，
我像是站在天堂的门边——这时，
我等候你来开门，
不拘那一天我不嫌迟。

出于两人意料以外的，是这时山门旁的小角门，忽然訇的开了。和尚打着知会，说：

“对不起，惊动了。”

那哥哥见和尚出来了，也说：

“对不起师傅，半夜三更惊吵了师傅。”

和尚连说“那里那里”走到那弟弟身边来。这和尚身穿一身短僧服，大头阔肩，人虽老迈，精神勃勃，还正如小说上所描画的有道高僧。见这两兄弟都有刀，就问：

“是第九族子弟么？”

那哥哥恭恭敬敬说：

“不错，属于宗字辈。”

“那是××先生的公子了。”

“很惭愧的，无用的弟兄辱没了第九族吴姓。”

“××先生是过去很久了。”

“是的。师傅是同先父熟了。”

“是的。我们还……”

这和尚，想起了什么再不说话，他一面细细的端详月光下那弟兄的脸，一面沉默在一件记忆里。

那哥哥，就说：

“四年前曾到过这庙中一次，没有同师傅谈话。”

和尚点头。和尚本来是想另一件事情，听到这汉子说，便随心的点着头，遮掩了自己的心事。他望到那刀了，就赞不绝口，说真是宝刀。那弟弟把刀给他看，他拿刀在手，略一挥动。却便飏飏风生，寒光四溢。弟弟天真的抚着掌：

“师傅大高明，大高明。”

和尚听说到此，把刀仍然放到石桌上，自己也在一个石凳上坐下了。和尚笑，他说：

“两个年青人各带这样一把好刀，今天为什么事来到这里？”

哥哥说：

“因为村中毒鱼派我们坐船来倒药。”

“众生在劫，阿弥陀佛。”

“我们在滩下听到木鱼声音，才想起上山来看看。到了这里，又恐怕妨碍了师傅晚课，所以就在门前玩。”

“我听到你们唱歌，先很奇怪，因为夜间这里是不会有人来的。这歌是谁唱的，太好了，你们谁是哥哥呢？我只听人说到过××先生得过一对双生。”

“师傅看不出么？”

那哥哥说着且笑，具有风趣的长年和尚就指他：

“你是大哥，一定了。那唱歌的是这一位了。”

弟弟被指定了，就带羞的说：

“很可笑的事，是为师傅听到。”

“不要紧，师傅耳朵听过很多了，还不止听，在年青时也就做着这样事，过了一些日子。你说天堂的门，可惜这里只有一个庙门，庙里除了菩萨就只老僧。但是既然来了，也就请进吧。看看这庙，喝一杯茶，天气还早得很。”

这弟兄无法推辞，就伴同和尚从小角门走进庙里，一进去是一个小小天井，有南瓜藤牵满的棚架，又有指甲草花，有鱼缸同高脚香炉，月光洒满院中，景致极美。他们就在院中略站，那弟弟是初来，且正唱完歌，情调与这地方同样有诗意，就说：

“真是好地方，想不到这样好！”

“那里的事。地方小，不太肮脏就是了。我一个人在这里，无事栽一点花草，这南瓜，今年倒不错，你瞧，没有撑架子，恐怕全要倒了。”

和尚为指点南瓜看，到后几人就进了佛堂，师傅的住处在佛堂左边，他们便到了禅房，很洒脱的坐到工夫粗糙的大木椅上，喝着和尚特制款客的蜜茶。

谈了一会。把乌鸡河作中心，凡是两族过去许多故事皆谈到了，有些为这两个年青人不知道，有些虽知道也没有这样清楚，谈得两个年青人非常满意。并且，从和尚方面，又隐隐约约知道所谓朝字辈甘姓族人还有存在的事情。这弟兄把这事都各默默记到心上，不多言语。他们到后又谈到乌鸡河沿岸的女人……

和尚所知道太多，正像知道太多，所以成为和尚了。

当这两个弟兄起身与和尚告辞时，还定下了后一回约。两个年青人一前一后的下了山，不到一会就到了近河的高岸了。

月色如银，一切都显得美丽和平。风景因夜静而转凄清，这时天上正降着薄露。那弟弟轻轻吹着口哨，在哥哥身后追随。他们下了高岸降到干滩上，故意从此一大石上跃过彼一大石，不久仍然就到了船边。

弟弟到船上取酒取肉，手摸着已凝着湿露的铜锣，才想到不知定时香是否还在燃。过去一看，在还余着三转的一个记号上已熄灭了，那弟弟就同岸上的哥哥说：

“香熄了，还剩三盘，不知在什么时候熄去？”

“那末看星，姊妹星从北方现出，是三更子正，你看吧，还早！”

“远天好像有风。”

“不要紧，风从南方过去云在东，也无妨。”

“你瞧，星子全在眯眼！”

“是咧，不要紧。”

阿哥说着也走近船边了，用手扶着船头一支篙，摇荡着，且说：

“在船上喝吧，好坐。”

那弟弟不承认这事情，到底这人心上天真较多，他要把酒拿到河滩大石上去喝，因为那么较之在船中为有趣。这自然仍然是他胜利了，他们一面在石上喝酒，一面拔刀割鹿肉吃，哥哥把酒葫芦倒举，嘴与葫芦嘴相接咕嘟咕嘟向肚中灌。

天气忽然变了。一葫芦酒两人还未喝完，先见东方小小的云，这时已渐扯渐阔，星子闪动的更多了。

“天气坏下来了，怎么办？”

“我们应当在此等候，我想半夜决不会落雨。”

“恐怕无星子，看不出时间。”

“那有鸡叫。听鸡叫三更，就倒药下水。”

“我怕有雨。”

“有雨也总要到天明时，这时也应当快转三更了。”

“……”

“怎么？”

“我想若是落了雨，不如坐船下去，告他们，省得涨了水可惜这一船药。”

“你瞧，这那里会落雨？你瞧月亮，那么明朗。”

那哥哥，抬头对月出神，过了一会，忽然说：

“山上那和尚倒不错，他说他知道我们的仇人，同父亲也认识。”

“我们为什么忘了问他俗姓。”

“那他随便说说也得。”

“他还说唱歌，那和尚年青时可不知做了些什么坏事，直到了这样一把年纪，出了家，还讲究这些事情！”

.....

把和尚作中心，谈到后来，那一葫芦酒完了，那一腿野羊肉也完了。到了只剩下一堆豆子时，远处什么地方听到鸡叫了。

鸡叫只一声，则还不可信，应当来回叫，互相传递才为子时。这鸡声，先是一处，到后各处远地方都有了回唱，那哥哥向天上北方星群中搜索那姊妹星，还不曾见到那星子。弟弟说：

“幸而好，今夜天气仍然是好的。鸡叫了，我们放炮倒药吧。”

“不行，还早得很，星子还不出来！”

“把船撑到河中去不好么？”

“星子还不出，到时星子会出的。”

那作弟弟的，虽然听到哥哥说这样话，但酒肉已经告罄，也没有必需呆坐在这石上的理由了，就跳下石头向船边奔去。他看了一会汤汤流去的水，又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

这时风已全息了。山上的木鱼声亦已寂然无闻。虽远处的鸡与近身荒滩上的虫，声音皆无一时停止，但因此并不显出这世界是醒着。一切光景只能说如梦如幻尚仿佛可得其一二，其他刻画皆近于词费了。

过一会，两人脱了衣，把一切东西放到滩上干处，赤身的慢慢把船摇到河中去。船应撑到滩口水急处，那弟弟就先下水，推着船尾前进，在长潭中游泳着，用脚拍水，身后的浪花照到月光下皆如银子。

不久候在下游的人就听到炮声了，本来是火把已经熄了的，于是全重新点燃了，沿河数里皆火把照耀，人人低声呐喊，有如赴敌，时间是正三更，姊妹星刚刚发现。过了一小时左右，吴家弟兄已在乌鸡河下游深可及膝的水中，挥刀斫取鱼类了。那哥哥，勇敢如昔年战士，在月光下挥刀撩砍水面为药所醉的水蛇，似乎也报了大仇。那弟弟则一心想到旁的事情，篓中无一成绩。

关于报仇，关于女人恋爱，都不是今夜的事，今夜是“渔”。当夜是真有许多幸运的人，到天明以前，就得到许多鱼回家，使家中人欢喜到吃惊的事。那吴家年青一点的汉子，

他只得一束憔悴的花。

下过药的乌鸡河，直到第二天，还有小孩子在浅滩上捡拾鱼虾。这事情每年有一次，像过节划龙船。

本篇又以《夜渔》为篇名发表于1931年5月1日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创作月刊》第1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这是作者以《夜渔》为篇名的同名作品之一。

道师与道场

鸦拉营的消灾道场是完了。锣鼓打了三天，檀香烧了四五斤，素面吃了十来顿，街头街尾竖桅子的地方散了钱，水陆施了食，一切行礼如仪，三天过了。道场做完，师傅还留在小客店里不走，是因为还有一些不打锣不吹角属于个人消灾纳福的事情还未了销的原故。道场属于个人，两人中，年长一点的师兄，自然是无分了。

这师兄，在一面极其不高兴收拾法宝一面为连日疲倦所困打哈欠的情形中，等候了同伴一天。到了第二天清早，睡足了，一个人老早爬起，走到街头去，认识得到这位师兄，见过这人曾穿过红衣在火堆边跳舞娱神的本地人，就问干吗两位师傅还留到这里不走。这问话是没有别的用意的，不过是稍稍奇怪罢了。因为人人都知道新寨后天的道场也是这两人的。他不好怎样答应别人，其他人就想起这必定还有道场要做了。有道场则人人又可以藉水陆施食时抢给鬼的粑粑，所以无人不欢喜。师兄看得出本地人意思，心上好笑。“另外还有道场”，他就那么含含糊糊的告给本地方人，但他不说这

属于个人的道场是如何做法，却说“有施食”，“有热闹看”。若果听这话的人明白这师兄话中的恶意，这两人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来到这里了。他们也很有理由用石头同棍子把这两个做道场的有法力的人赶走，或者用绳子把人在桅上高吊起来——就是那悬幡的高桅——把荆条竹扫帚相款待。但是，除了王贵为做道场那个人，其余却没有一个本地人能知道这第二次道场是如何起头煞尾。

那第二种道场上没分的师兄，在街上打了一个转，看到大街上数日来燃放的爆竹红纸壳铺满地上，看到每家大门上高贴的黄纸朱书符咒，又看到街头街尾那还不曾裁去的高桅，就满肚子懊恼。他心想，道场是完全白做了，一镇上人的十天吃斋与檀香蜡烛黄花耳子也完全白费了，就又觉得行香那几日来，小乡绅身穿崭新的青羽绫马褂，蓝宁绸袍子，跟到身后磕头为可笑的事情。

但是这个话，他能不能向谁去说明白？这罪过，或者说，这使人消灾纳福的道场，所得的在神一方面的结果，还是不可知，但在人一方面，实在的保佑的程度，他能不能向同伴去追问？凡是本地人，既然不能明白这一次道场究竟用了多少粒胡椒，自然谁也不明白这时这师傅的心上涌着的东西是些什么了。

在路上，他见到一些老妇人向他道谢，就生怒，几几乎真要大声的向这些人说，这道场是完全糟塌精力同金钱的事了，他又想把每家门上那些纸符扯去免得因这一次道场在这地方留下一点可笑的东西。他又想打碎了那些响器，仿佛锣，角，铙钹，都因为另一时那么大声的不顾忌的在人神前响过，这时却对于同伴的事沉默，也有理由被摔的样子。

使这人生气的原由也不尽是因为另外的事与自己无分，就迁怒及一切事物，多耽搁一天，他可以多吃多喝，不必走路也不必做事。这多吃多喝不走不做于一个以做道场为生活的人，是应当说再舒服也没有的事了。忙着走，忙着离开这里到另一地方去，也不过就是“念经”“上表”“吃饭”“睡觉”几种事消磨这日子罢了，他何尝是呆子呢？然而见到这地方的每一个人对神的虔诚，见到这地方人对道师的尊敬，见到符，见到……他不由不生气了。

他知道所谓报应是怎样辽远的不准数的一种空话。他又明白在什么情形下做的事比念经上表为有意义。然而不离这地方，他是不能忍受的。他不觉得同伴这时当真是在造什么孽。只是说不分明总以为走了就好。他也许作兴同到这同伴上了路以后，还会把这自己无分的道场来讨论，引为长途消遣的方法，可是他如今留到这里，决不能忍受的就正是这一件事情。事情是对谁也没有损失，于本人则不消说简直是一件功果，这个人，似乎是良心为这地方的素筵蔬席款待，比平常特别变好，如今就正是在那里执行良心分派下来的义务了。

心中有懊恼，他就满街走。

时候不早了。凡是走长路的人，赶场的人，下河挑水的人，全已上道多久了。这个有良心的人，他在街前走了一会，下了决心，向神发誓，无论如何不再在这地方吃一顿早饭了，就赶回到那小客栈去。同伴在楼上店主的房中，还同主人的女儿在一个床上，似乎还有许多还未了结的事情要做。这师兄，就在楼梯边用粗大的喉咙发喊。

上面没有声息。

他想楼上人总不至于无一个，也总不至于死，就爬上楼梯。然而一到楼口又旋即倒退了下来了，不知看到了什么，只摇头。

楼上有人说话了。楼上师弟王贵的声音说道：

“师兄，天气还早咧，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

“我为什么不多睡，你为什么不少睡呢？”

楼上王贵就笑。过一会，又说道：

“师兄，哥，昨天我答应请你吃那个酒，我并不忘记。”

“我并不要你请。”

“不要我请，可是答应了人的事我总不会忘记。”

“但是，你把我们应当在初十到新寨的事情全忘了。”

“谁说我记不到。今天才六号。让我算，有四天呀！有人过新寨赶场，托带一个口信，说这里你我有一件功果没完了，慢点也行。哥，我说你性子是太急了。这极不合卫生。哥，你应当保养，我看你近来越加消瘦了。”

听到说是越加消瘦，仿佛显着非常关心的调子，楼下的师兄的心有点扰乱了。他右手还扶着梯子的边沿，就用这手抚到自己的瘦颊，且轻轻扯着颊上凌乱无章的长毛。颊边是太疏于整理了，同伴的话就像一面镜，照得他局促不安。

他想着，手上的感觉影响到心上，他记起街南一个小理发馆了。那里刚才转身，就接着有好些人坐在那里，披了白布，一头的白沫，待诏师傅^①手上的刀沙沙的在这些圆头上作响，于是疤子出现了，发就跌到小四方盘子中：盘是描金画有寿星图的盘，又有木盘，上面是很齷齪腻垢。他还记得一个头上有十多个大疤子的人，一旁被剃一旁打盹的神气。这里看得出人的呆处。

本来是不打量剃发的，因为肚中闷气无处可泄，就借理发，他不再与楼上的人说话，匆匆的到街南去了。到了理发馆门前时节，他是还用着因生气而转移成为热与力的莽撞声势，走到这一家铺子里面，毅然坐到那小横凳上去的。

不到一会，于是他也就变成那种呆子了。听到刀在头顶上各处走动。这人气已经稍平了，且很愿意躺在什么凉爽干净地方睡一觉。睡是做不到的，但也像旁人一样，有点打盹的式样了。可是事有凑巧，理发人是施食那时从大花道服前认得到这位主顾是道师的，就按照各处地方理发师的本分与本能，来同他谈话。剃头匠不管主顾这时所想到的是些什么事，就开口问道：

“师傅，这七月是你们忙的七月呀。”

“我倒不很忙！”他意思是作师兄的不一定忙，忙是看人来的。

那剃头匠见话不起劲，就专心一致用刀刮了他一只耳朵，又把刀向系在柱头上一个油光的布条上荡了一阵，换方向说道：

“师傅，燃天蜡真是一个大举呀。”

“比这个更费事累人的也还有。”他意思是——

剃头匠先是刮左耳，这时右耳又被他捉着了，听到比燃天蜡还有更累人的法事，就不放手，不下刀，脸上做出相信不过的神气，要把这个意思弄明白，仿佛才愿意再刮那一只耳朵。

本来是要说，“你去问王贵师傅就可明白”，可是这时耳朵被拉得很痛，他就说：“朋友，你剃发和我被剃，好像都比燃天蜡做道场还费事。”说这个时耳朵还是被拉的，听到这话

的剃头匠，才憬然觉悟自己谈话的趣味已超过了工作的趣味，应当思量所以“补过”的办法了，就大声的笑，把刀拈在手上，全不节制自己的气力，做着他那应做的事。

这一来，他无福分打盹了。他一面担心耳朵会被割破，一面就想到一个人在卤莽的剃头匠处治下应有的小小灾难或者是命运中注定的事，因为他三个月前已经就碰到类乎今天的一个剃头匠了。

耳朵刮过了，便刮脸。人躺到剃头匠的大腿上，依稀可以嗅到一种不好闻的气味，尤其是那剃头匠把嘴接近脸旁时，气味就更浓。他只把眼闭着，一切不看，正如投降了佛以后的悟空，听凭处治。他虽闭着两眼，却仿佛仍然看得出面前的人说话比作事还有兴味的神情，就只希望赶紧完事。

理发馆门前，写得有口号两句，是“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头是先就洗了的。等把脸一刮，果然就要向阳取耳了，他告了饶。他说：

“我这耳朵不要看。”

“师傅，这是有趣味的事。”

“有趣味下次来吧，我要有事，算了。”

说是算了下次来吧，也仍然不能开释，还有捶背。一切的近于麻烦的手续，都仿佛是还特意为这有身分的道师而举行的，他要走也不行。在捶打中他就想，若是凭空把一个人也仍然这样好意的来打他一顿，可不知这好意得来的结果是些什么。他又想剃头倒不是很寂寞的事，一面用刀那么随意的刮；或捏拳随意的打，一面还可以随意谈话学故事，在剃头匠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像是在一种很从容的情形下把日子打发走了。他又想，……想到这些的他，是完全把还在客栈

中的王贵忘记了。

被打够他才回到店中。

“哥，你喝这一杯。”王贵把师兄的酒杯又筛满了，近于赎罪，只劝请。被劝请得不大好意思，喝了有好几杯了。

但酒量不高的师兄，有了三杯到肚就显露矜持了，劝也不能再喝，劝者仍然劝，还是口上敷蜜甜甜的说：“哥，你喝一杯。”

被劝了，喝既不能，说话又像近于白费，师兄就摇头。这就是上半日在南街上被人用刀刮过，左边脑顶有小疤两处的那颗头。因为摇头，见出师兄凛然不可干犯的神气了，王贵向站在身旁的女人说话。这师弟，近于打趣的说道：

“瞧，我师兄今天看了日子，把头脸修整了。”

女人轻轻的笑。望到这新用刀刮过的白色起黑芝麻点的光头，很有趣味的注意。

于是师弟王贵又说道：

“我师兄许多人都说他年纪比我还轻，完全不像是四十岁的人。”

师兄不说话，看了王贵一眼，喝了一口酒。把酒喝了，又看了女人一眼。望到女人时女人又笑。

女人把壶拿起，想加酒到师兄的杯里去。王贵抢杯子，要女人酌酒，自己献上，表示这恭敬一切事有恳求师兄包容的必需。

师兄说话了。他有气。他不忘记离开这里是必须办到的一件事。

“酒是喝了，什么时候动身呢？”

“哥，你欢喜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是听你调度的。”

“你听我调度，这话是从前的话。”

“如今仍然一个样子。你是师兄，我一切照你的吩咐。”

“我们晚上走，赶二十里路歇廖家桥。”

“那不如明天多走二十里。”

“……”话不说出，拍的把杯子放到桌上了。

“哥，你怎么了？不要生气，话可以说明白的。”

“我不生气。我们是做道场的人，我们有……”

“哥，留到这里也是做道场，并不是儿戏！”

女人听到这里，轻轻打了王贵一掌，就借故走出房去，房中只剩下两人了。

“好道场！他们知道了真感谢你这个人！”

“哥，并不是要他们感谢我来做这事。为什么神许可苗人杀猪杀牛祀天作流血的行为，却不许可我念经读表以外使一个女人快乐？”

“经上并不说到这些。”

“经上却说过女人是脏东西，不可接近。但是，哥，你看，她是脏是干净？”

“女人的脏是看得出吗？”

“不是看就是吃，我也不承认。”说到吃，王贵记起了喝酒，就干了一杯。再筛酒，壶空了。喊，“来，来，翠翠，吃的！”

女人又进到房中了。抢了酒壶，将往外窜，被王贵拉着了手往怀里带。

“哥，你瞧。什么地方是不干净？我不明白经上的话的意思。我要你相信我的话，真愿意哥你也得这样一个人，在一种方便中好好的来看一看，吃一吃，把经上的谎话证明。”

师兄无话可说，就只摇头。然而他并无怒意。因为看到女人红红白白的脸，看到在女人胸前坟起的东西，似乎不相信经上的话也不相信王贵的话。

“哥，你年青得很！要翠翠为你找一个，明天再住一天，看看我说的话对不对。雷公不打吃饭人，我们做的事同吃饭一样，正正经经，神是不见责的。”

还是摇头。他本应当在心上承认这提议了。因为心忽然又转了方向，他记得经太多了。

“经上不是说……？”王贵也知道师兄是多念了廿年经的人，就引经上的话。

“经上只说佛如何被魔试炼，佛如何打了胜仗。”

“那你为什么不敢试来被炼一次？”

“话该人拔舌地狱。”

“不会有的，舌子不会在亲嘴另外一事上有被拔去危险。”

“……”这师兄，不说话，却喝酒。

酒喝急了，呛了喉，连声的咳，王贵就用眼示意，要女人为其捶背。

女人走到这道师身边去捏拳打，一旁嗤嗤的笑，被打的师兄还是无所动心，因为被打同时记起的是刚才到理发铺被打的情形。同是被打同是使他一无所得，他太缺少世界上男子对女人抽象的性的发泄的智慧了。

说是目不旁视的君子吧，他也不到这样道学的。不过无论何时这师兄他总觉得他自己是自己，女人是女人，完全为两样东西，所以这时虽然女人在身边，还做着近于所谓放肆的事情，他也不怎样难过。

顽固的心是只有一件事可以战胜的，除了用事实征服无

办法。王贵就采用这方法了。他把女人抱起，用口哺女人的酒。他咬女人的耳朵，鼻子，头发，复用手作成一根带子，围在女人的身上。他当到这顽固的师兄作着师兄所不熟习的事情，不像步斗踏星，不像念咒咬诀，开着怕人的玩笑，应知道的是师兄已经有了一些酒到肚中，这个人渐渐的觉得自己心是年青人的心了。

他不知不觉感到要多喝几杯了。

在另一方面的人，却不理会师兄，仿佛除在两人外没有旁人在身边的样子，他们笑着吃酒，交换着拿杯子，交换着，做着顶顽皮顶孩子气的各样行为。

他们还互相谈着有一半是很暧昧字言的话语，使他只能从这些因言语而来的笑声中领悟到一小部分所谈是什么事。然又正因所能领悟的一小部分可以把他苦恼，他就不顾一切的喝酒。一壶酒是翠翠新由外面柜上取来，这师兄，全不客气的喝，行为真到另一时自己想起也非吃惊不可的放荡行为了。他把头低下。不望别人的行为，耳朵却听到如下面的话。

听到王贵说：“翠翠，你为什么不像我说那个办？……你量小，又饿。吃够了即刻又放手。……你不那样怎么行？”

听到女人笑了又笑，才在笑声中说：“我以为你只会念经。”

师弟又说：“师兄吗？别看他那样子。……”

女人又说：“你总说你师兄是英雄。”

师弟又说：“你看他那鼻子。”

女人又说：“我拧你鼻子。”

师弟似乎被拧了，噫噫作声。这师兄，实在已九分醉了，抬起头来，却不曾见师弟脸边有一只手。他神色惨沮的笑着，

全身不自然的动着，想站起身到客房去睡觉。

那师弟，面前无一物，却还是继续噫噫作声。“鼻子”有灾难，这师兄，忽然悟出这意义了，把头缓缓的左右摇摆，哑声的说道：

“明天也不走了。后天也不走了。我永远也不走了。”

“哥，你醉了。”

“我醉了，我才不！你们对不起我。……你们是饱了。我要问你们，什么是够！……你们吃够了……你们快活！……吃你，咬你，你这个小嘴巴的女人！”

说着，他隔桌就伸了一只手，想拉着女人的膀子。手拉了空，他站起身，扑过来了。女人还坐在师弟身上，就跳下躲到门背后去。

这师兄，跌到地板上了，卸下如一堆泥，一到地下就振作不起了，师弟蹲身下去想把他扶起，颈项就被两条粗粗的手臂箍着。

“哥，不要这样，这是我！”

“是你，我也要咬你的鼻子下来。我讨厌你这鼻子。”

他把一切事已经完全忘记了。在梦里，这师兄梦到同人上山赶野猪，深黄色长獠牙的老野猪向大道上冲去，迅速像一支飞空的箭，自己却持定手板宽刃口的短矛，站立在路旁，飞矛把它掷到野猪身上去，看到带了矛的野猪向茶林里跑去。他又梦到在大滩上洒水，滩水如打雷，浪如大公牛起伏来去，自己狎浪下滩，脚下还能蹚鱼类。他又梦到做水陆大道场，有一百零八和尚，有三十六道士，有一次焚五斤檀香的大香炉，有二十丈高的殿柱，有真狮真豹在坛边护法，有中国各处神仙的惠临，各处神仙皆坐白鹤同汽车等等东西代步，神

仙中也有穿极时髦服装的女子，一共是四五个。

他望到女神仙之一发愣，且仿佛明白这是做梦，不妨稍稍撒野，到不得已时，就逃回真实。他于是向女神仙扯谎，请她到后坛去看一种法宝，自然女神仙是不拒绝请求，他就引她到了后坛。谁知一到后坛，却完全是荒坟，他明白是神仙生了气，两脚一抖，他醒了。

他醒后觉得口渴，还不明白是睡到什么地方，就随意的喊茶。一个人，于是把茶壶的嘴逗到人的嘴边了，啜啜的吸了半壶苦茶，他没有疑惑自己环境的必要，不一会又入另一梦境了。

他又梦到……

比念经还须耐心，比跳舞还费气力，到后是他流了汗。

人是完完全全醒了。天还不发白，各处人家的长鸣鸡正互相传递的报晓，借了房中捻得细小的油灯，他望到床边坐得一个人，用背身对了醉人。他还不甚相信。就用手去拉，拉着了衣角，人便回头了。

“你干吗来的？”

“没有干吗！你醉了，翠翠要我来照扶，怕你半夜呕。”

“我不是已经呕过了吗？”

“说什么？”

“刚才那种呕。”

“呕吗？赫，癫子。”

这师兄，明白先一次类乎吐呕的事不与这时女子相干了，才觉悟梦中的不规矩还不曾为女人看破，私心引为幸事。但是，稍过一会，女人又把茶壶拿来了，他坐起，用手抱壶，觉得壶很冷，一些不经意的智识却俨然有用处了，他不喝冷

茶。冷的不吃，热的则纵不是茶也仿佛不能拒绝，他要女人把灯捻明，好详详细细欣赏床头人的脸。

他要她坐拢来，问她年岁，姓名，末了也不问女人愿不愿意听，就告她先一时所做的梦是些什么事。

女人说：“我以为你们道师做梦也只是梦到放焰口施食！”

他就不分辩，说：“是呀，一个样子，时间并不短。”

第二天早上约十点钟光景。师弟王贵在房外说话，他说：

“师兄，怎么样？”

里面没有回声。他醒了，有意不答，口无闲空。王贵又把声音放大，像昨天被师兄喊时，说：

“哥，上路！”

本来是清醒也仍半迷糊着，听到“上路”，人便返元归真了。他坐起了身，他就问：

“王贵，是你吗？”

“唉，是我。昨夜觉得怎么样？”

“你这人是该入泥犁狱的。”

“就是推磨狱也行吧。我问你，今早上不上路？”

“……”

“到底上不上路？”

里面的师兄，像是同谁在商量这事情，过了一会才说：“今天七号。”

王贵笑了，笑的声音说：“是七号，师兄。我们十号到新寨的法事我们应不忘记。还有天早应当多赶二十里路，那是你昨天说的。”

师兄在里面笑了。

他笑了一会。这人想走是不走了，看如何答话。

稍过，他以为王贵会转身到别处去，不再在房外了，就与身边人作着经上所谓吻与吻接的鸟兽之战，小小的声音已为外面的人所闻。

“师兄，天气不早了，嗽口念经，青天白日不是适宜放肆的时间，我们上路吧。”

那师兄又不作声了。

王贵撞进了房，师兄用被蒙了头，似乎这样一来，作师弟不必说话就应肩扛法宝先自上路了。然而王贵却问巧巧，“怎么样。”巧巧不说话，含羞的装睡不醒，但即刻咕的笑了。

师弟走出房去，带上了门，大声的对用被蒙头的人说道：

“哥，我搭信到新寨去，告他们首事人说这里还有事情，你我都忙，所以不能分身，新寨的道场索性不做了。”

师兄哑口不答。在这个人心中，是正想引经上的话骂王贵侮慢佛祖应入火狱的，可是他这时，自己把被蒙头蒙半天，身上发烧，一个人发烧，时作胡涂梦，又在他心上煽动起一种胡涂欲望了。

鸦拉营消灾道场全街竖了两支桅，若照到这师兄昨天见解，这桅杆用处还可把法师高吊起来示众，今天是两支桅也有了用处了。但这个时候桅杆下正有小乡绅，身穿蓝布长袍子站在旁边督率工人倒桅，工人则全露着有毛的手肘，一面唱着杭育努力扳动，没有人想到这桅若果留下来也还有别的用处。

本篇发表于1929年6月10日《红黑》第6期。署名沈从文。

① 待诏师傅 理发师傅。

一日的故事

因为赚钱方便，被人无端称为作家的晋生君，近来得到一个远处书店的来信，客客气气的谈到稿件的事情，意思是假若晋生君愿意，就可以作一次生意，一面是钱，一面是货，只等待答应，纵是文章不来，钱也就会寄来了。正感着生活不能支持的晋生君，读到这信，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样大胆的出版者，虽然同时知道这生意也不是好做的生意，但他把回信写好发邮了。他告给那新书店主人，请他把钱寄来。他并告给那老板，在什么时间就可以把这稿件挂号寄给他们。文章虽还没有做，他仍然如同别的书店预约一样，在这一方面他也不思量的答应下来了。

回信的日子去交稿日子是十四天，他以为无论如何，这稿费可以在十天左右来到，因此就在这笔小款上做着无涯好梦。这人又极其诚实，只想应当有一种灵感到时帮忙，可写成一篇顶精彩的故事，故事中凡是时下的中学生同大学生，看来都极其欢喜，男女读者在此故事上得到智慧的补养以后还可以得到趣味的调养，书一出版即风行一时。他明知近来

的文字越写越坏，他想风行一时，不过是为书店方面赚一笔钱罢了。但是想，仿佛这美丽的传奇，陈列在目下待人刻画的极多，要提起笔来写，却完了。不止是精彩不能，就是平凡，说费话到数千句，也是办不到。空空的油坊没有可榨的东西，打一千槌也无用处。为了这事情的完成，他成天坐在桌子边，想起一切印象中的故事，可是一切想来都平凡极了，既不革命流血，也不三角恋爱，可以记下的，只是一颗极无用处极无志气的心，这心因为别人来信说是奉赠版税五十元，便摇摇荡荡，显着可怜的骚扰。一个欠债太多的人，关于这样痛快爽朗的交易，自然是无法不在这些小处感着作人的意味，成为仿佛呆子的行径了。

在桌边坐了四天，总觉没有可写的东西。桌上所有是永无方法扫除的灰尘以及饭的余粒，他一面生着自己的气，一面仍感到束手。他只在日记上做下一些很可笑的记录，说到那心，是在怎样情形中过了这四天。若果这人是具有胆量的人，那他就可以把这东西交卷，因为聪明的出版人，是明知道所谓天才作家其人者，努力写，也就仍然是这样东西。他们选择是把人名作为单位计算的。并且花了三毛五毛的读者，花一点点钱，没有在书上必须得一点什么东西的事，晋生君也很看得分明了。只要上面写得是字，说是鲁迅这老汉子作的，在上海方面，就有人竞争出钱印，出钱买，这事情，不是就说明读书人与著书人，近来全是天真烂漫的做着所谓文化事业么？他是承认了没有这勇气，一面全无作为把日子过着，到今天足第五天了。

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初初从别处来的人看去很可笑的地方，窄狭肮脏与身体健康极不相宜，然而因为是“作家”所以不

单是“住”，而且很像是应当“长久住”下来了。上海房租是那么贵，小小的房子还得每月给二房东租金十三元，另外加倒马桶费一元，打扫灰尘费一元，洗衣费一元，这种种规矩，自然是二房东特为这客人而定下了。说是打扫灰尘呢，事情好像是也成天作的，到早上，那娘姨就来了，绷着一个瘦瘦的脸，手执鸡毛帚一个，像旋风那么从桌椅，书架床头上过去，旋风过处，所有灰尘于是扬起了，不见了，她的责任已尽，匆的把门带上走下楼了。房中除了门就只一小小的特辟的窗，门前为上下楼的人来往要道，非关不行，唯一的窗是那样小，正仿佛从海轮上或什么说是牢狱的地方所见到的一样，纵成天大开，放日光进来，也只是那么光线一饼。希望经那江北娘姨威猛的扫除下面扬起的灰尘，从窗口窜去，自然是办不到的事了。灰尘既无法出去，又不曾为娘姨带去，所以每一早，娘姨的工作只是把灰尘惊起的工作。她只是使所有灰尘扬起，飞到空中，再很平均的分布到全屋里。因为这样，所以虽然时常由自己拿到三楼晒台上抖晒的被单，仍然上面全是灰，在床上翻身过频时，人就咳嗽不止。

那小窗，正对着同里人家的一个烟囱中部，因为所住楼，为特别隔出的后楼，所以窗就这样很奇特的开着，窗对了烟囱，自然也就是房中多灰尘一理由了。前房隔一层板，所住的在先前是一个吃大烟的上海人，这人只成天吃烟睡觉，倒还清静。这人一走，最近一个礼拜左右搬来了一个家庭，因为搬家抬东西上楼，移了半天，他知道这来人两夫妇也是读书人了。这两个年纪各还不到三十岁的夫妇，有了书籍三大架，还有儿女四个。那大一点似乎有了八岁的是女儿。有六岁左右的像有蛔虫病，脸色黄黄的是儿子。第三又是女儿，

年纪四岁左右。第四还抱到手上，只是成天哭，哭得把奶汁的营养也消耗尽了，这小孩子还不知是女儿还是男孩子。这一家，算从表面上看，从所住的房子看，从小孩子脸上气色看，就都可以看出生活的竭蹶情形来了。自从这一家搬来以后，晋生君多一件事作，就是为这一家人设想，他常常无意中在楼梯口晒台上，见到这清癯脸庞的男子，本来想点点头，但又觉得这是不对，有许多次数所以就反而故意避开了。

住处相间只一层薄板，因此在前房，一切有声音的事是全瞒不了他。先两天，小孩子的哭闹，有时还引起了他的烦恼，觉得扰乱了自己的清静的心，无从工作。到近来，却从那身体矮小面貌憔悴的妇人声音上，得到了一种原谅了。最小的一个小孩子成天得哭五次六次，第二男孩得有三两次把第三的妹妹打哭，就是在梦中，这孩子也作兴有哇的大喊的事情发生，总之这里的孩子，虽全是那么瘦弱，也仍然与世界上许多家庭的孩子一样，完全是在“动”中过着日子，做母亲的却仍然能保持到一切和平。作父亲的像在什么地方有一种职业，除了星期日，成天一到九点钟，就把那已早过时的小袖绸衫穿上，挟了一个黑色皮包，橐橐橐橐的走下楼去。从他们谈话里则似乎到所办公的地方也不很近，有时天落了雨，就听得到那女人说话，劝男子雇车，照例只听得到女人这样说，却不闻男子作答。男子的饭在办公地方吃，女人则同晋生君一样包了九块钱一月的伙食，因为人多饭不够，另外才又加了一客白饭，这事情却是送饭来的人同晋生君说的。

每到吃饭的时节了，在晋生君这一边，是两菜一汤，冷冷的摆在那有灰尘的白木方桌上，他默默的吃，默默的想。在那一边，菜饭应当是同样的菜饭了，却只听到“人嘶马

喊。”“金鼓齐鸣，”碗筷声音极其热闹。到这时，晋生君想象到那作母亲的把一口饭含到口中痴痴的望到绕桌儿女的情形，他饭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因了这一家的比邻，晋生君对于世界似乎多认识一点了。他也这样想到了，若是更多知道这人一点呢，于自己是决无害处的。但平时疏于同人交际的他，病态的怯弱自卑，常常使他与本来是熟人的也益相远，缺少友谊成立的方便，所以一礼拜来除了间或同小孩子笑笑以外，并不曾同这家中人有更多接近处。今天是星期日，那一家男子不出门到办公处去，晋生君，在楼梯边与男子碰了面，两方客客气气的点着头。这时男子正从楼上到下面去，拿了一个镏铁壶，预备提水，晋生君却刚从马路上散步回来。晋生君用着一种略有乡下人风味的样子，作着平常的客气话语：

“不出门么？”

“是，是，今天星期。”

“看来好像是忙得很。”

“是这样的，时间规定了，没有办法。”

像是无话可说，两人于是沉默了。然而好像谁也不想到这里作为结束，谁也不愿点头走开，稍过一阵，那男子，忽又说道：

“晋生先生你好像不怎样忙。”

晋生君听到这生人称呼他的名字，不由得不稍稍诧异的望这男子，男子也明白这个人，就说：

“从送信的人那里，才知道先生就是晋生先生，真是久仰了。早想过来请教谈谈，又恐怕使先生不高兴。搬到这里来同晋生先生在一个房子住倒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只是小孩子

多，成天吵吵闹闹，真是非常抱歉了。”

男子说了，极其拘谨的微笑着，望到晋生君。

晋生君听到这话，先是也拘谨的微笑着，到后来听说到抱歉了，就说：“那里那里，孩子多，热闹一点，我顶欢喜有孩子。”

稍停，又说：“孩子像是四个，真可以说是有福气。大的有七岁八岁了吗？”

“有八岁了。”

“听先生声音，好像是四川。”

“晋生先生听得出，正是，家是在重庆上去的。晋生先生像是××××人，这几年来真出了不少豪杰。”

“这几年那地方死人比别的地方多。”

“是的，牺牲到这上面是很多的，××人能够牺牲，也好像×××能够做官一样，是土地问题。”

“到过××么？”

“没有。从前在北京读书，倒认识不少××人，全都像能干事，有作为样子。”

“先生是住过北京了，念书到北大，师大呢？”

“不是，我到过法大，那时是法政专门，八年前事了。晋生先生好像是也住到北京很久。”

“有五年的光景，北京是比这地方方便一点，与我们这种人生活相宜。”

“真是的，北京是好地方，那里住公寓，欠半年伙食房租是平常事情，似乎那里人懂艺术一点。”

“好像是那样，一到这来，我就感到无办法了。”

“我还以为晋生先生应当在上海住很好房子，生活在很舒

服的家庭中了，所以当那人先生不在家，送信的拿信来时，我还不甚相信后楼住的就是先生。许多人不信先生是这样子过着日子的，真是笑话了。”

“这也是平常，我是太不中用了，照新式说法是人落了伍，一个落了伍的人，追逐不上时代，小至于衣服也像赶不及时代，不配说是年青人，所以就这样马马虎虎活下来了。”

“大作不是很有销路那？”

“那已不是自己的东西，全归做生意的人了。”

“好像很多呢，快有二十种了吧。我的妻，她是欢喜读晋生先生的作品的，她好像就买得有十四种。”

“……”

照例说到有人欢喜读这文章，不拘这话是出于诚实或应酬，晋生君总忽然感到窘迫，暗无言语的。因为自己是总以为文章全只是为同那类善于经营的书店主人来写的，论字数钱，不拘内容，字数多则得钱也多，这样的办法，是不应当再有人来把它当着一本书读的了。但很不容易对付的，就是偏偏这类文章总有机会得到一种出于意外的美誉，因此晋生君更觉得容易在为难情形下哑口了。

晋生君不说话了，那男子就又说道：

“近来开书店的像都发了点财。”

晋生君说：“这是应当的，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做这种事。现在在上海，要靠到他们大老板生活的，人也很不少呢。”

“怎么不喊口号‘打倒’。”

说到这里像是笑话的男子，第三个孩子从上面喊爹爹，听到喊声了，这做爹爹的就抬起头同三层楼的孩子说话。

“怎么样？”

“二哥要橘子，口干。”

“没有橘子可买，贵！”

“妈说买去。”

这男子说顺着孩子的口气，做着做爹爹的人和气的神气，说：

“好吧好吧，我就出门去看（一面回过头来，同晋生君笑）。小孩子真是麻烦人，今天二小儿病了，发烧，口干，不能起来，做父亲真不容易。”

晋生君不好说什么话。他望到这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情形，把平时要女人恋爱的痴处全明白了。他就想，这人或者也是因恋爱得来的太太，看这太太能够这样好性格，一面照料到四个儿女一面还看新书就可知了。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有职业的人，一个家庭会纷纭杂乱到这样子。并且看男子也并不像无用的人，何以就不能把一个家庭弄得更像样一点？

那男子，见晋生君不说话，以为晋生君要上楼做事了，就侧身站到二楼亭子间转角处让晋生君。

“回头再谈罢，只要不妨碍晋生先生工作，既然住在一处，谈话的日子多着哩。”

“好好，回头再谈。……自己提水，不用娘姨么？”

“她像太忙了，倒不如自己这样作方便一点。这地方水倒方便，哈哈，再见再见。”

这时，晋生君已走上楼到房中了，这男子，橐橐橐橐踏着楼梯，直走到厨房水管旁去。稍过一阵，于是听到哗哗放水到壶中的声音了，再过一阵，又听到橐橐橐橐一级一级沉

重的声音上楼梯了，晋生君坐到桌边，听到声音，好像忽然把这声音同法政大学联想在一边，非常不协调，就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人，在梦想生活上，也觉得这是一种不敢担负的事情，而别人却勇敢的担当一切，应当有着硬汉子那样称谓的丰富生活了。

因为楼梯上的一谈，这男子，从外面为孩子把橘子买回，不久就到晋生君房中的床沿坐下了。他才知道男子姓陆，太太姓金。谈了将近一点钟近于孩子气的话，各人都像很合式难得，尤其是晋生君，从男子方面，发现了许多坚固这新的友谊的理由存在。因此晋生君，知道了男子虽在国内最高学府得着毕业的凭证，如今在上海却只做着一个月六十元月薪的办事员，太太则从女高师学校出来就作了儿女的母亲，年复一年，儿子益多只在作母亲一件事情上消磨这日子了。男子去了，晋生君就在想象中，经历这男子生活中忧郁。听到姓陆的男子说是每天到办公处去，就是抄写一点公文，造造月报，与同事谈谈闲话，一种极其可笑的生活刻画，在男子说来，是使晋生君感到另外一种神往，只能用苦笑作会意的答语的。

他这时，听到隔壁孩子不知因为什么事又伤心伤心哭了，似乎那父亲抱了孩子绕室走动，他就觉得这作父母的人很可怜。这日子，他想决不是一对年青的人，从学校出来所想到的生活。过去一时节，或者在这两个人心中，也还燃着光明的火，希望在所走过的路上全开着大小的花，也如一般未离学校的年青男女，那么以为有了恋爱就不吃饭这日子也容易过去。但如今，儿女的重压，使这人成天只知道生活的必需琐事，生活中混合着灰土尘埃，疾病与吵闹，他们反而就在

累赘中求着做人的意味，在世界中浮沉不定听天安命的活下来了。

时间约十点钟，晋生君因为想起应当把答应远处书店做的那件事做好，只有走出去看看，看是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就走到一个教授的朋友处去。

朋友也是两个人，所谓新式伴侣，从同学而恋爱而同居的青年人。因为职业的固定收入，以及主妇的善于治家，居处虽不甚阔绰，却不缺少一种好空气的。到了那里，他与主人谈着闲话，笑着，又各发抒着心上的牢骚，到后谈到近日的工作了，晋生君说：

“来这里，就是想写恋爱小说，预备写两万字，拿去与人做一次生意。因为自己不恋爱，写也写不来，所以今天是存心来参考这日常生活的琐事，好回家写一点东西的。”

那友人太太，听到这话好笑。她一面把在床上才剪裁的丈夫的汗衫用手抹着说：

“你就可以写，作男子的，因为上学校去拿不到薪水，回家来，容易生气，脾气也坏了，……这就是你来时这家中情形。”

朋友笑了，说：

“还应当写。于是从学校学过家政科的太太倡言说：属于家政，可不管了，自己要到日本读书去，不要家庭也不要恋爱。”

太太也笑了，说：

“还有人说抖气要做‘革命官’去呢，社会问题却是这人成天到讲堂上演讲的课题。你就写下吧，把他做背景，嘲笑

这时代。这时代是革命恋爱全可嘲笑的，生活是严肃还是游戏，那全看人来，我想我们是既不能严肃也不会当它作游戏，所以糟糕的。”

晋生君是知这两人爱闹孩子气的，听到女人说话，才明白今天在自己未来以前，这一家人又生着小小风波了。他就说：

“又吵了么？我倒真想知道两个平时极相得的人，怎么就把一房空气弄成紧张的原故。”

“原故么？不发薪水，是原因之一种。其余则男子的妒嫉多疑，……”女人一面说，一面用剪刀铰白府绸新衣的抬肩，把它剪小。

朋友像是仍然对女人有所刺，他向晋生君说：

“还是你好，晋生。你若知道了女人，你是不会同这女人结婚的。凡是结婚都很可笑。”

“这我听过许多做丈夫的人同我说过了，但完全是做丈夫的人口吻，其实这样人要他离婚是办不到的。”

“做一个丈夫是不容易的事情，同做一个上等人一样：做上等人不是单像在上海的人穿两身西装就行，做丈夫也不是有爱情就够数的。我先还不甚相信这个话，如今可完全明白了。我劝人不想结婚是真有理由的，可是一个有了女人的男子，或者没有女人的男子，他总只想女人能同他住在一块是幸福，这些人好像真以为女子是水做成，口是只拿来亲嘴的东西，不是同时还能吃饭的东西。”

“你这样骂女人不害羞吗？你的口是做什么用处的？”女人因为答话，剪刀误铰过了灰线，吱的一声，缩手已经迟了，“嗨，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她笑嚷着抖气把衣料抓起丢到

床后一个衣箱上去，就走过来取烟给晋生君。

“你吸一支才行。作家应当会吸烟。他不得烟吸，是也有理由生气发牢骚，说学校课决定不上的，你不信就问他自己。”

“我不问他。虽然生气，我看倒好像被生气的人也很愿意，这话不是这样讲么？”

晋生君这样说，朋友夫妇就都笑了。女人笑着，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了一包大白壳朝阳花，送给晋生君。

“试试这个罢，这是密司华从她乡下带来，三千里的人情，不小哩。”

晋生君就剥葵花，说这个上海恐怕买不到。

朋友说：“晋生，你近来做了些什么好文章？”

问到文章，这作家，他笑着不做声，过了一会，才说：

“近来在家中只生气。好像有太太的人借事能生太太的气，我这光身汉子就生自己的气也得。”

“为什么不努力？”女人说。

“应当说是懒惰了。我存心同自己生捣乱，怠了工。近来正有了仿佛非常慷慨，说先送五十块钱来的事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书铺。他们是看透了像我这种人的一切，所以把钱来作收买的事，告他们钱有一百才好说话，谁知钱不来，却先在前几天申报的广告上载出广告来了。他们都是那样聪明，我想这生意不做了。”

友人就说：“还是要写才行。我是教书教厌了，恋爱也厌了，……”

女人听到这话，针锋相对的向着友人。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谁也不曾留得住你？”

“我因为……”。

“呸！”这样，女人像是当真生气了，回身向房门，想走。

“怎么，”友人已把女人拉着了，“你是当真要给晋生看这些事情像演戏，好给他回去详详细细写下么？”

“这时你欢喜了，可惜你不照照镜子，看你一点钟以前是什么神气。”

“天有不测风云。”

“不知道这话有什么相干。”

“这是说人有旦夕脾气，你什么事也记到心上！”

“我若是能够记，或者我们成天让晋生来记，一天可不知要记多少页。”

“那把我对你顶好的一时也总记下，我就不怕了。”

因为是习惯，说到这里，朋友是到非吻女人不行了，手揽了女人的腰不放，女人摇头逃避绝对不行。

“真生了气么？”

“你不是说教书也厌了，恋爱也厌了吗？”

“那是先前，这时可好了。”

“这时我倒厌了，放我吧，我得有事去。”

“笑话。”

“晋生，你看到这个，好好记着，不要忘记，写下去，看男子是怎样可笑东西。”

“晋生也是男子，你骂男子他也有分。”

“但像这种行为男子是并不完全有分的。你总不能让我去爱晋生。”

“这才笑话，你今天是疯了。晋生，你听，当面说明白吧，要爱，你自由的做你所欢喜事情。晋生是在这里，我先

申明，我不像卑鄙男子用另一种方法干涉别人的事，只要晋生爱你。”

“你看你那脸上的激动，何苦来？你真伟大！我只怕你的言语比你人格伟大超过了五十倍。”

朋友无语，望到女人，猛的就抱着女人不放了。

“你说这个话，说得真好！难道爱情不是自私吗？”

女人就又大声的故意同晋生君说：

“晋生你听，好好记到不要忘记。这时代的模型。名教授的议论。我说他可以代表时代，他不承认，不是怪事？”

.....

一切近于喜剧的排演，晋生君今天来此，是真俨如有所得了。他一面剥了许多葵花，一面看朋友们的恋爱精炼的游戏，只时时微笑着，望到这两个年青人孩子似的行动。他先是还间或搀一句两句空话，表示自己的存在，到后却如所谓只是小心的记着这一切，在一旁却不再加一言了。他同时想起的，是另一生活型下存在的陆姓男子一家的情形，若说这一家是代表恋爱的春天，那在自己所住的后楼前房那一家，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结实累累，如人在收获物中过着互相赞美过去同时感着萧条的秋天了。

到要走了，朋友说：

“怎么样？是不是就在这里吃饭？”

他说：“不吃饭，因为比关于吃饭，还有更精彩的另一个家庭中情形可看。”

“那你明天来吃饺子好了，我明天包饺子。”

“若是明天还想看你们，从你们行为上找取我需要的材料，那就来。约定的是两万字，久久不拿笔，写来也好像不

是容易事情!”

“你认真干吗? 要你的的是不会把文章退回的。”

“没有办法, 也好像只有马马虎虎了。不过今天到这里来, 所得到的像极其动人。”

女人说:

“还有动人的在, 你还不见到过他摔东西情形。”

朋友说:

“那明天再来看看罢。还看另一个人流眼泪。”

晋生君, 答应着好好, 走下了成圈的楼梯, 到下尽楼梯时, 昂头望, 还望到这两青年夫妇伏在栏干边向下望。

他与这两个年青人辞别, 回家了。坐五路公共汽车, 转廿一路, 到了家, 上楼去, 看着邮差搁在楼梯栏干上几封信, 把信一一加上收到的日子, 因为信全得作复。看过信, 坐定以后, 他就记起适间朋友家中的情形来了, 心中像是空虚无聊, 只想睡。

他睡到床上去, 虽然倦极却不能成眠。他不忘记书店那件交易, 因为过一礼拜房租又应当付人, 他不能再当真怠工下去了。但是今天显然是又无所作为的过去了, 他看到别人吵闹着亲爱着, 又看到别人孩子的哭哭害病, 他来往的坐车, 时间仍然如往日一样, 全消耗尽了。他是无论什么也不能够的。他本来想照到一天所见, 不加剪裁的记下, 可是兴味总无从使他好好持笔。他实在是不应当放弃时间的每一分钟, 可是眼看到从上午到中午, 从中午又到断黑, 没有方法可以挽留这时间。心思越来越那样粗糙, 似乎任什么事也不能把自己情绪变柔和一点, 对于别人的事也难感生无限兴味了。

到晚上，吃过晚饭了，晋生君不出门。他躺在床上。也不看书，也不作事，只是躺。时间去睡觉的十一点钟还很远，天气渐热，似乎有蚊子嗡嗡的声音了。

听到那发烧的小孩狂吃。那男子父亲，则仍然像抱了顶小的孩子绕了小小的房间打圈走，且低低的唱着歌。那母亲，似乎是在灯下缝衣，有剪刀咬布的声音。

他爬起来坐到桌边了，把纸本翻开写了一个题。

《父 母》

……做父亲的办公回来，夜间享受家庭的幸福，是抱了顶小一个孩子在房中走动，且唱歌，使这小小灵魂安静。做母亲的在二十五支烛光的电灯下低了头裁衣，抬起头来时，望到睡在父亲臂上小儿天真无滓的圆脸，极母性的向那父亲微笑。

……父亲真是可怜，白天到很远地方去办公，到月头把六十块月薪拿回家来，于是把钱摊在桌上，两人就来商量支配这钱在下月中的用途。

……母亲见到睡在床上另一孩子的瘦脸，就说：

“拿两元买奶粉，看小三多瘦！”

“不行，买一罐麦片好了。我昨天过大马路大利公司，看到写‘麦片五毛一罐’，这里价钱便宜一毛。”

“那不如煮稀饭了。”

“麦片方便。”

……于是做母亲的，不说话了，就在买物单上，写

上“买桂格麦片一罐，五角。”

……在那单上除了房租报纸伙食外，每一条记载，是全经过这样争持才定下的。到后把数目一总，总数下是五十三元七角，两抵计共余钱六元三角正，这钱归入存款，为母亲保留；做母亲的另外付了车钱三元，在账上记出把其余四元三角“存库”了。

……第二儿子病倒了，发烧，像出疹子。因为病的纠缠，办公处告了假，但无可奈何。因为扣薪的原故，仍然又到办公处桌边坐下了。在拟就公文上写错了许多字，是因为想起了在病中的儿子，才那样疏忽。致在一个学校的公文上他写上了“疹子”，“要梨子”，“吃粥也不想”这类句子，这父亲很可怜。

.....

写到这里，那隔壁父亲，却叩着壁板，轻轻说道：

“晋生先生做事么？”

他仿佛是已经为这做父亲的人看到了所写的东西，把笔忙放下说：

“没有事，吃了饭，无聊，在玩呢。”

“不忙么，可不可以过来谈谈？”

“好。就来。”

说是好，就来，就听到那边女人轻轻的很匆促的收拾东西，拖得桌椅响且笑着说：

“又忘记喊娘姨带开水了。”

晋生君因为听到别人在整理东西，就站在楼梯边稍迟了一会，才过去叩门。

那男子把门拉开，晋生君就看到房中一切了。出于意料的杂乱，一切显然是才经收拾，然而各处瓶罐的陈列，书架上晾一件衣，牵电灯的线又挂着小孩尿片，而那父亲一出门就挟在肋下的那黑皮包，也很狼狈的被晋生君发现在马桶盖上。主人把女人介绍给晋生君了，就把房中唯一的一张藤椅让给晋生君，那男子就坐到小孩子所坐的矮木凳上，女人则站立在全是瓶罐书籍的写字桌旁为晋生君取烟。烟得了，擦着自来火。

“不用烟，谢谢。”

女人笑，说：

“不用烟，我记起了，晋生先生曾在××上说过是不吸烟的。”

这烟于是仍然放到屉子里去了，女人一面说没有开水，等娘姨回来才行，一面就坐到床边去，用手抚病孩子的额。

那顶大的女孩同第三女孩，先是坐到屋角小凳上，像在翻一本旧画本，晋生君一进房，就随到爹爹站起，这时也又坐下了。

“读书么？”晋生君望到那女孩问。

那母亲说：“看画儿玩，没有读书。玉玉这就是我同你说那好兔儿故事做故事的人！”

那女孩，听到这话了，很腼腆的向着晋生君笑。忽然问晋生君：

“你妹妹呢？”

晋生君先是茫然，到后想起这是因为那书说到自己家中情形，所以这女孩子记起妹妹了，就忙说：

“妹妹在北京。你是不是到过北京？”

“不。我是天津生长的。”

那男子就说：

“玉玉是天津生的，因为那时她妈在南开教书。”

“哦，金先生还到南开教书么？”

“教过两学期。”女人说时理着病孩的薄被，过一会，又说道，“南开××省人也不少。”

“金先生是高师登过的！女高师近来好像不如先前了。”

“是的，那时大家还做古文，每礼拜作文一次，做得好有奖。八年了。”说到这里，女人像是想起旧时的一些事情，就同她男人说，“我听人说××也在师大作主任，有六个孩子，同×××又离了婚。”

“××女士是相识么？”因为××晋生君也认识，所以问那太太。

“我同××是同班，还同一个宿舍住了两年。”

“她的事我倒不知道。”

“也奇怪，”女人说，像是拿自己在作比。她说，“有六个孩子，大的比我玉玉还多三个月，平时也很好的，谁知忽然闹分手了。”

那男子，沉默着，到这时就说：

“这是平常的事，不愿负责，就分手了。”

女人说：

“那里是不愿负责，完全不是责任问题。我知道她，平素就有点不同处，实在说，倒正是因为第一个孩子的责任，才有另五个孩子。”

“这事也真不容易解决，不知道那些孩子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他有钱，她有钱，自然好办了。”

最后的话是那男子所说的话，他在此事上是另有感慨的人，已为晋生君看出了。他想这两人是把责任来维持，还是因为没有钱才不至于分手？真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件事了。

因为短期的沉默，晋生君才注意到女人的一切。这一家似乎较之那大学教授一家还有趣味，这是晋生君见到这女人以后才知道的。

.....

谈话谈了将近两点钟，晋生君见到那第三女孩已坐在那一角瞌睡，他告了辞。

他回到自己的房中，想把刚才谈到的以及见到所得的全记到先前还不完全的一篇文章上去。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再写下去，且莫名其妙，只想到隔壁小孩子会将要在明天或后天死去。他继续写下的，是

……孩子死了，母亲守到小小尸骸旁边，等候作父亲的购买小棺木回来装殓。

他完全失败了，上床睡了，等候明天。等候明天或者小孩真死了，或者别处来钱了，或者……明天必然来到的，其实只有那娘姨用鸡毛帚毫不吝惜她的气力打灰一事而已。

后 记

这一本书，为六月所写。算是最近的东西了。

说到最近，最近似乎因为身体太坏的原故，文章写来，方法完全与从前东西两样了，这话是有熟人说过的。自己呢，也像很明白，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也像有意这样作，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来了。一个读者若一定要照什么规则说来，这是失败，我是并不图在这失败事业上加以一言辩解的。在我其他任何一本著作上，我想都不免有这种毛病，虽然如《雨后》这一本书，有人说过如何好，但那也不过是吃点心的人，为书铺方面写写广告的话罢了，那类批评，相信不得。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

但是，这一集与过去一些小册子，另外还有不同的，是仿佛近来性情更沉郁了一点，往日能在文章中生感慨，近则没有了。近来牢骚很少。在忧郁情调中找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似的加以刻画，一切皆近于自嘲，是自己所看出的特色之一。这作风，于我没有好处，也很明白的。显而易见的是近来这类文章送到别一杂志去，已经很有被退回的经验了。被退回不一定是完全糟糕，但从这试验中，则很可以知道我的方向是已转入了更不为人欢迎的路上，退回就可以当好证据了。

以后我是继续这样，还是另走名利双收别人所走过的路？以我这时想，则或者都不是。我当把笔放下，另找一种事业才行。到了明年不再写小说了，也许当真还乡去，仍然在那有生趣的司书生的职位上过几年。几年以后中国人趣味大约不一定还维持到三角恋爱与徒有血泪字样的文学上，我的书稍有销路就仍然可以动手写我自己不精彩的文章了。

这一集编成的时候是十八年六月念二日，因为没有伙食，一家人并一个久病在床的老母也饿了一餐。同时正得到福建一个书铺来的快信，很客气的称我为“天才作家”，要我帮忙，但钱呢，说是好办，慢慢的看吧。这些“聪明人”，其实早几天就已在申报的广告上把我名字嵌进去了，我没有能力去说没有钱这样办是不行的。写在这里可以看看自己生活，真值得有识人的嘲笑。

沈从文记

本篇收入《石子船》以前未见发表。

龙 朱

LONGZHU —————

《龙朱》1931年8月由上海晓星书店初版。

原目：《龙朱》、《参军》、《媚金·豹子·与那羊》、《阙名故事》、《说故事人的故事》。

现据晓星书店初版编入。

龙 朱

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这一点文章，作在我生日，送与那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向前证实的特性机能已荡然无余，生的光荣早随你们已死去了。皮面的生活常使我感到悲恸，内在的生活又使我感到消沉。我不能信仰一切，也缺少自信的勇气。

我只有一天忧郁一天下来。忧郁占了我过去生活的全部，未来也仍然如骨附肉。你死去了百年另一时代的

白耳族王子，你的光荣时代，你的混合血泪的生涯，所能唤起这被现代社会蹂躏过的男子的心，真是怎样微弱的反应！想起了你们，描写到你们，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所有的仍然还是那忧郁！

第一 说这个人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关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提到龙朱相貌时，就使人生一种卑视自己的心情。平时在各样事业得失上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为有一次望到龙朱的鼻子，也立时变成小气，甚至于想用钢刀去刺破龙朱的鼻子。这样与天作难的倔强野心却生之于神巫，到后又却因为这美，仍然把这神巫克服了。

白耳族，以及乌婆、猓猓、花帕、长脚各族，人人都说龙朱相貌长得好看，如日头光明，如花新鲜。正因为说这样的话的人太多，无量的阿谀，反而烦恼了龙朱了。好的风仪用处不是得阿谀（龙朱的地位，已就应当得到各样人的尊敬敬美了）。既不能在女人中煽动勇敢的悲欢，好的风仪全成为无意思之事。龙朱走到水边去，照过了自己，相信自己的好处，又时时用铜镜观察自己，觉得并不为人过誉。然而结果如何呢？因为龙朱不像是应当在每个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么平常，

因此反而与妇女们离远了。

女人不敢把龙朱当成目标，做那荒唐艳丽的梦，并不是女人的错。在任何民族中，女子们，不能把神做对象，来热烈恋爱，来流泪流血，不是自然的事么？任何种族的妇人，原永远是一种胆小知分的兽类，要情人，也知道要什么样情人为合乎身分。纵其中并不乏勇敢不知事故的女子，也自然能从她的不合理希望上得到一种好教训。相貌堂堂是女子倾心的原由，但一个过分美观的身材，却只作成了与女子相远的方便。谁不承认狮子是孤独？狮子永远是孤独，就只为了狮子全身的纹彩与众不同。

龙朱因为美，有那与美同来的骄傲不？凡是到过青石冈的苗人，全都能赌咒作证，否认这个事。人人总说总爷的儿子，从不用地位虐待过人畜，也从不闻对长年老辈妇人女子失过敬礼。在称赞龙朱的人口中，总还不忘同时提到龙朱的相貌。全寨中，年青汉子们，有与老年人争吵事情时，老人词穷，就必定说，我老了，你青年人，下吗不学龙朱谦恭待长辈？这青年汉子，若还有羞耻心存在，必立时遁去，不说话，或立即认错，作揖赔礼。一个妇人与人谈到自己儿子，总常说，儿子若能像龙朱，那就卖自己与江西布客，让儿子得钱花用，也愿意。所有未出嫁的女人，都想自己将来有个丈夫能与龙朱一样。所有同丈夫吵嘴的妇人，说到丈夫时，总说你不是龙朱，真不配管我磨我；你若是龙朱，我做牛做马也甘心情愿。

还有，一个女人同她的情人，在山峒里约会，男子不失约，女人第一句赞美的话总是“你真像龙朱。”其实这女人并不曾同龙朱有过交情，也未尝听到谁个女人同龙朱约会过。

一个长得太标致的人，是这样常常容易为别人把名字放到口上咀嚼！

龙朱在本地方远远近近，得到的尊敬爱重，是如此。然而他是寂寞的。这人是兽中之狮，永远当独行无伴！

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是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永无从爱女人了。女人中，属于乌婆族，以出产多情多才貌女子著名地方的女人，也从无一个敢来在龙朱面前，闭上一只眼，荡着她上身，同龙朱挑情。也从无一个女人，敢把她绣成的荷包，掷到龙朱身边来。也从无一个女人敢把自己姓名与龙朱姓名编成一首歌，来到跳年时节唱。然而所有龙朱的亲随，所有龙朱的奴仆，又正因为美，正因为与龙朱接近，如何的在一种沉醉狂欢中享受这些年青女人小嘴长臂的温柔！

“寂寞的王子，向神请求帮忙吧。”

使龙朱生长得如此壮美，是神的权力，也就是神所能帮助龙朱的唯一事。至于要女人倾心，是人为的事啊！

要自己，或他人，设法使女人来在面前唱歌，狂中裸身于草席上面献上贞洁的身，只要是可能，龙朱不拘牺牲自己所有何物，都愿意。然而不行。任怎样设法，也不行。七梁桥的洞口终丁有合拢的一日，有人能说在这高大山洞合拢以前，龙朱能够得到女人的爱，是不可信的事。

不是怕受天责罚，也不是另有所畏，也不是预言者曾有明示，也不是族中法律限止，自自然然，所有女人都将她的爱情，给了一个男子，轮到龙朱却无分了。民族中积习，折磨了天才与英雄，不是在事业上粉骨碎身，便是在爱情中退位落伍，这不是仅仅白耳族王子的寂寞，他一种族中人，总

不缺少同样故事！

在寂寞中龙朱用骑马猎狐以及其他消遣把日子混过了。

日子过了四年，他二十一岁。

四年后的龙朱，没有与以前日子龙朱两样处，若说无论如何可以指出一点不同来，那就是说如今的龙朱，更像一个好情人了。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加上了些更表示“力”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生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增加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年龄所补充的，是更其能顽固的预备要爱了。

他越觉得寂寞。

虽说七梁洞并未有合拢，二十一岁的人年纪算青，来口正长，前途大好，然而什么时候是那补偿填还时候呢？有人能作证，说天所给别的男子的，幸福与苦恼，也将同样给龙朱么？有人敢包，说到另一时，总有女子来爱龙朱么？

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是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的人决不是好人！

那么龙朱必定是缺少这一项，所以不行了。

事实又并不如此。龙朱的歌全为人引作模范的歌，用歌发誓的男子妇人，全采用龙朱誓歌那一个韵。一个情人被对方的歌窘倒时，总说及胜利人拜过龙朱作歌师傅的话。凡是龙朱的声音，别人都知道。凡是龙朱唱的歌，无一个女人敢接声。各样的超凡入圣，把龙朱摒除于爱情之外，歌的太完全太好，也仿佛成为一种吃亏理由了。

有人拜龙朱作歌师傅的话，也是当真的。手下的用人，或其他青年汉子，在求爱时腹中歌词为女人逼尽，或者爱情扼着了他的喉咙，歌不出心中的事时，来请教龙朱，龙朱总不辞。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到家，成了管家妇。或者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销。熟读龙朱的歌的男子，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倾心，也有过许多人。但是歌师傅永远是歌师傅，直接要龙朱教歌的，总全是男子，并无一个青年女人。

龙朱是狮子，只有说这个人是狮子，可以作我们对于他的寂寞得到一种解释！

年青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懂到唱歌要男人的，都给一些歌战胜，全引诱尽了。凡是女人都明白情欲上的固持是一种痴处，所以女人宁愿意减价卖出，无一个敢屯货在家。如今是只能让日子过去一个办法，因了日子的推迁，希望那新生的犊中也有那不怕狮子的犊在。

龙朱是常常这样自慰着度着每个新的日子的。我们也不要把话说尽，在七梁桥洞口合拢以前，也许龙朱仍然可以遇着与这个高贵的人身分相称的一种机运！

第二 说一件事

中秋大节的月下整夜歌舞，已成了过去的事了。大节的来临，反而更寂寞，也成了过去的事了。如今是九月。打完谷子了。打完桐子了。红薯早挖完全下地窖了。冬鸡已上孵，快要生小鸡了。连日晴明出太阳。天气冷暖宜人。年青妇人全都负了柴耙同笼上坡耙草。各处坡上都有歌声。各处山峒里，都有情人在用干草铺就并撒有野花的临时床上并排坐或并头睡。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

龙朱在这样时候更多无聊。出去玩，打鸪本来非常相宜，然而一出门，就听到各处歌声，到许多地方又免不了要碰到那成双的人，于是大门也不敢出了。

无所事事的龙朱，每天只在家中磨刀。这预备在冬天来剥豹皮的刀，是宝物，是龙朱的朋友。无聊无赖的龙朱，是正用着那“一日数摸挲剧于十五女”的心情来爱这宝刀的。刀用油在一方小石上磨了多日，光亮到暗中照得见人，锋利到把头发放到刀口，吹一口气发就成两截，然而还是每天把这刀来磨的。

某天，一个比平常日子似乎更像是有意帮助青年男女“野餐”的一天，黄黄的日头照满全村，龙朱仍然磨刀。

在这人脸上有种孤高鄙夷的表情，嘴角的笑纹也变成了一条对生存感到烦厌的线。他时时凝神听察堡外远处女人的尖细歌声，又时时望天空。黄的日头照到他一身，使他身上作春天温暖。天是蓝天，在蓝天作底的景致中，常常有雁鹅排成八字或一字写在那虚空。龙朱望到这些也不笑。

什么事把龙朱变成这样阴郁的人呢？白耳族，乌婆族，裸裸，花帕，长脚，……每一族的年青女人都应负责，每一对年青情人都应致歉。妇女们，在爱情选择中遗弃了这样完全人物，是委娜丝神不许可的一件事，是爱的耻辱，是民族灭亡的先兆。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选她顶欢喜的一个人，不论是白耳族还是乌婆族，总之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

龙朱正磨刀，一个矮矮的奴隶走到他身边来，伏在龙朱的脚边，用手攀他主人的脚。

龙朱瞥了一眼，仍然不做声，因为远处又有歌声飞过来了。

奴隶抚着龙朱的脚也不做声。

过了一阵，龙朱发声了，声音像唱歌，在柔和了庄严和爱的调子中挟着一点愤懑，说：“矮子你又不听我话，做这个样子！”

“主，我是你的奴仆。”

“难道你不想做朋友吗？”

“我的主，我的神，在你面前我永远卑小。谁人敢在你面前平排？谁人敢说他的尊严在美丽的龙朱面前还有存在必须？谁人不愿意永远为龙朱作奴作婢？谁……”

龙朱用顿足制止了矮奴的奉承，然而矮奴仍然把最后一句“谁个女子敢想爱上龙朱？”恭维得不得体的话说毕，才站起。

矮奴站起了，也仍然和平常人跪下一般高。矮人似乎真适宜于作奴隶的。

龙朱说：“什么事使你这样可怜？”

“在主面前看出我的可怜，这一天我真值得生存了。”

“你太聪明了。”

“经过主的称赞傻子也成了天才。”

“我问你，到底有什么事？”

“是主人的事，因为主在此事上又可见出神的恩惠。”

“你这个只会唱歌不会说话的人，真要我打你了。”

矮奴到这时，才把话说到身上。这个时候他哭着脸，表示自己的苦恼失望，且学着龙朱生气时顿足的样子。这行为，若在别人猜来，也许以为矮子服了毒，或者肚脐被山蜂所螫，所以作这样子，表明自己痛苦，至于龙朱，则早已明白，猜得出这样的矮子，不出赌输钱或失欢女人两事了。

龙朱不作声，高贵的笑，于是矮子说：

“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事瞒不了你的，在你面前的仆人，是又被一个女子欺侮了。”

“你是一只会唱谄媚曲子的鸟，被欺侮是不会有事！”

“但是，主，爱情把仆人变蠢了。”

“只有人在爱情中变聪明的事。”

“是的，聪明了，仿佛比其他时节聪明了点，但在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面前，我看出我自己蠢得像猪。”

“你这土鹦哥平日的本事在什么地方去了？”

“平时那里有什么本事呢，这只土鹦哥，嘴巴大，身体大，唱的歌全是学来的歌，不中用。”

“把你所学的全唱过，也就很可以打胜仗了。”

“唱过了，还是失败。”

龙朱就皱了一皱眉毛，心想这事怪。

然而一低头，望到矮奴这样矮；便了然于矮奴的失败是在身体，不是在咽喉了，龙朱失笑的说：

“矮东西，莫非是为你相貌把你事情弄坏了？”

“但是她并不曾看清楚我是谁。若说她知道我是在美丽无比的龙朱王子面前的矮奴，那她定为我引到老虎洞做新娘子了。”

“我不信你。一定是土气太重。”

“主，我赌咒。这个女人不是从声音上量得出我身体长短的人。但她在我歌声上，却把我心的长短量出了。”

龙朱还是摇头，因为自己是即或见到矮人在前，至于度量这矮奴心的长短，还不能够的。

“主，请你信我的话，这是一个美人，许多人唱枯了喉咙，还为她所唱败！”

“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应把喉咙唱枯，为她吐血，才是爱。”

“我喉咙是枯了，才到主面前来求救。”

“不行不行，我刚才还听过你恭维了我一阵，一个真真为爱情绊倒了脚的人，他决不会又能爬起来说别的话！”

“主啊，”矮奴摇着他的大的头颅，悲声的说道，“一个死人在主面前，也总有话赞扬主的完全的美，何况奴仆呢。奴仆是已为爱情绊倒了脚，但一同主人接近，仿佛又勇气勃勃了。主给人的勇气比何首乌补药还强十倍。我仍然要去了。让人家战败了我也不说是主的奴仆，不然别人会笑主用着这样的蠢人，丢了白耳族的光荣！”

矮奴就走了。但最后说的几句话，激起了龙朱的愤怒，把矮子叫着，问，到底女人是怎样的女人。

矮奴把女人的脸，身，以及歌声，形容了一次。矮奴的言语，正如他自己所称，是用一支秃笔与残余颜色，涂在一

块破布上的。在女人的歌声上，他就把所有白耳族青石冈地方有名的出产比喻净尽。说到像甜酒，说到像枇杷，说到像三羊溪的鲫鱼，说到像狗肉，仿佛全是可吃的东西。矮奴用口作画的本领并不蹩脚。

在龙朱眼中，是看得出矮奴饿了，在龙朱心中，则所引起的，似乎也同甜酒狗肉引起的欲望相近。他因了好奇，不相信，就为矮奴设法，说同到矮奴一起去看。

正想设法使龙朱快乐的矮奴，见到主人要出去，当然欢喜极了，就着忙催主人快出砦门到山中去。

不到一会这白耳族的王子就到山中了。

藏在一积草后面的龙朱，要矮奴大声唱出去，照他所教的唱。先不闻回声。矮奴又高声唱，在对山，在毛竹林里，却答出歌来了。音调是花帕族中女子的音调。

龙朱把每一个声音都放到心上去，歌只唱三句，就止了。有一句留着待唱歌人解释。龙朱就告给矮奴答复这一句歌。又教矮奴也唱三句出去，等那边解释，歌的意思是：凡是好酒就归那善于唱歌的人喝，凡是好肉也应归善于唱歌的人吃，只是你好的美的女人应当归谁？

女人就答一句，意思是“好的女人只有好男子才配。她且即刻又唱出三句歌来，就说出什么样男子是好男子的称呼。说好男子时，提到龙朱的名，又提到别的个人的名，那另外两个名字却是历史上的美男子名字，只有龙朱是活人，女人的意思是：你不是龙朱，又不是××××，你与我对歌的人究竟算什么人？

“主，她提到你的名！她骂我！我就唱出你是我的主人，说她只配同主人的奴隶相交。”

龙朱说：“不行，不要唱了。”

“她胡说，应当要让她知道是只够得上为主人搽脚的女子！”

然而矮奴见到龙朱不作声，也不敢回唱出去了。龙朱的心是深深沉到刚才几句歌中去了，他料不到有女人敢这样大胆。虽然许多女子骂男人时，都总说，“你不是龙朱。”这事却又当别论了。因为这时谈到的正是谁才配爱她的问题，女人能提出龙朱名字来，女人骄傲也就可知了。龙朱想既然是这样，就让她先知道矮奴是自己的用人，再看情形是如何。

于是矮奴照到龙朱所教的，又唱了四句。歌的意思是：吃酒糟的人何必说自己量大，没有根柢的人也休想同王子要好，若认为掺了水的酒总比酒糟还行，那与龙朱的用人恋爱也就可以写意了。

谁知女子答得更妙，她用歌表明她的身分，说，只有乌婆族的女人才同龙朱用人相好，花帕族女人只有外族的王子可以论交，至于花帕苗中的自己，是预备在白耳族与男子唱歌三年，再来同龙朱对歌的。

矮子说：“我的主，她尊视了你，却小看了你的仆人，我要解释我这无用的人并不是你的仆人，免得她耻笑！”

龙朱对矮奴微笑，说：“为什么你不说应当说‘你对山的女子，胆量大就从今天起来同我龙朱主人对歌’呢？你不是先才说到要她知道我在此，好羞辱她吗？”

矮奴听到龙朱说的话，还不很相信得过，以为这只是主人的笑话。他哪里会想到主人因此就会爱上这个狂妄大胆的女人。他以为女人不知对山有龙朱在，唐突了主人，主人纵不生气，自己也应当生气。告女人龙朱在此，则女人虽觉得

羞辱了，可是自己的事情也完了。

龙朱见矮奴迟疑，不敢接声，就打一声吆喝，让对山人明白，表示还有接歌的气概，尽女人起头。龙朱的行为使矮奴发急，矮奴说：“主，你在这儿我是没有歌了。”

“你照到意思唱，问她胆子既然这样大，就拢来，看看这个如虹如日的龙朱。”

“我当真要她来？”

“当真！要来我看是什么女人，敢轻视我们白耳族说不配同花帕族女子相好！”

矮奴又望了望龙朱，见主人情形并不是在取笑他的用人，就全答应下来了。他们于是等待着女子的歌声。稍稍过了些时间，女子果然又唱起来了。歌的意思是：对山的雀你不必叫了，对山的人你也不必唱了，还是想法子到你龙朱王子的奴仆前学三年歌，再来开口。

矮奴说：“主，这话怎么回答？她要我跟龙朱的用人学三年歌，再开口，她还是不相信我是你最亲信的奴仆，还是在骂我白耳族的全体！”

龙朱告矮奴一首非常有力的歌，唱过去，那边好久好久不回。矮奴又提高喉咙唱。回声来了，大骂矮子，说矮奴偷龙朱的歌，不知羞，至于龙朱这个人，却是值得在走过的路上撒花的。矮子烂了脸，不知所答。年青的龙朱，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小小心心，压着了喉咙，平平的唱了四句，声音的低平仅仅使对山一处可以明白，龙朱是正怕自己的歌使其他男女听到，因此哑喉半天的。龙朱的歌意思就是说：“唱歌的高贵女人，你常常提到白耳族一个平凡的名字使我惭愧，因为我在我族中是最无用的人，所以我族中男子在任何地方

都有情人，独名字在你口中出入的龙朱却仍然是独身。”

不久，那一边像思索了一阵，也幽幽的唱和起来了，歌的是：你自称为白耳族王子的人我知道你不是，因为这王子有银钟的声音，本来拿所有花帕苗年青的女子供龙朱作垫还不配，但爱情是超过一切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笑我。所歌的意思，极其委婉谦和，音节又极其整齐，是龙朱从不闻过的好歌。因为对山的女人不相信与她对歌的是龙朱，所以龙朱不由得不放声唱了。

这歌是用白耳族顶精粹的言语，自白耳族顶纯洁的一颗心中摇着，从白耳族一个顶甜蜜的口中喊出，成为白耳族顶热情的音调，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声音仿佛全哑了。一切鸟声与一切远处歌声，全成了这王子歌时和拍的一种碎声，对山的女人，从此沉默了。

龙朱的歌一出口，矮奴就断定了对山再不会有回答。这时等了一阵，还无回声，矮奴说：“主，一个在奴仆当来是劲敌的女人，不在王的第二句歌已压倒倒了。这女人不久还说到大话，要与白耳族王子对歌，她学三十年还不配！”

矮奴问龙朱意见，许可不许可，就又用他不高明的中音唱道：

你花帕族中说大话的女子，
大话是以后不用再说了，
若你欢喜作白耳族王子仆人的新妇，
他愿意你过来见他的主同你的夫。

仍然不闻有回声。矮奴说，这个女人莫非害羞上吊了。

矮奴说的只是笑话，然而龙朱却说出过对山看看的话了。龙朱说后就走，向谷里下去。跟到后面追着，两手拿了一大把野黄菊同山红果的，是想做新郎的矮奴。

矮奴常说，在龙朱王子面前，跛脚的人也能跃过阔涧。这话是真的。如今的矮奴，若不是跟了主人，这身長不过四尺的人，就决不会像腾云驾雾一般的飞！

第三 唱歌过后一天

“狮子我说过你，永远是孤独的！”白耳族为一个无名勇士立碑，曾有过这样句子。

龙朱昨天并没有寻到那唱歌人。到女人所在处的毛竹林中时，不见人。人走去不久，只遗了无数野花。跟到各处追。还是不遇。各处找遍了，见到不少好女子，女人见到龙朱来，识与不识都立起来怯怯的如为龙朱的美所征服。见到的女子，问矮奴是不是那一个人，矮奴总摇头。

到后龙朱又重复回到女人唱歌地方。望到这个野花的龙朱，如同嗅到血腥气的小豹，虽按捺到自己咆哮，仍不免要憎恼矮奴走得太慢。其实则走在前面的是龙朱，矮奴则两只脚像贴了神行符，全不自主，只仿佛像飞。不过女人比鸟儿，这称呼得实在太久了，不怕白耳族王子主仆走得怎样飞快，鸟儿毕竟是先已飞到远处去了！

天气渐渐夜下来，各处有鸡叫，各处有炊烟，龙朱废然归家了。那想作新郎的矮奴，跟在主人的后面，把所有的花丢了，两只长手垂到膝下，还只说见到了她非抱她不可，万料不到自己是拿这女人在主人面前开了多少该死的玩笑。天

气当时原是夜下来了。矮奴是跟在龙朱王子的后面，望不到主人的颜色。一个聪明的仆人，即或怎样聪明，总也不会闭了眼睛知道主人的心中事！

龙朱过的烦恼日子以昨夜为最坏。半夜睡不着，起来怀了宝刀，披上一件豹皮褂，走到堡墙上去外望。无所闻，无所见，人目的只是远山上的野烧明灭。各处村庄全睡尽了。大地也睡了。寒月凉露，助人悲思，于是白耳族的王子，仰天叹息，悲叹自己；且远处山下，听到有孩子哭，好像半夜醒来吃奶时情形，龙朱更难自遣。

龙朱想，这时节，各地各处，那洁白如羔羊温和如鸽子的女人，岂不是全都正在新棉絮中做那好梦？那白耳族的青年，在日里唱歌疲倦了的心，作工疲倦了的身体，岂不是在这时也全得到休息了么？只是那扰乱了白耳族王子的心的女人，这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她不应当如同其他女人，在新棉絮中做梦。她不应当有睡眠。她应当这时来思索她所歆慕的白耳族王子的歌声。她应当野心扩张，希望我凭空而下。她应当为思我而流泪，如悲悼她情人的死去。……但是，这究竟是什么人的女儿？

烦恼中的龙朱，拔出刀来，向天作誓，说：“你大神，你老祖宗，神明在左在右：我龙朱不能得到这女人作妻，我永远不与女人同睡，承宗接祖的事我不负责！若是爱要用血来换时，我愿在神面前立约，砍下一只手也不悔！”

立过誓的龙朱，回到自己的屋中，和衣睡了。睡了不久，就梦到女人缓缓唱歌而来，穿白衣白裙，头发披在身后，模样如救苦救难观世音。女人的神奇，使白耳族王子屈膝，倾身膜拜。但是女人却不理，越去越远了。白耳族王子就赶过

去，拉着女人的衣裙，女人回过头就笑。女人一笑龙朱就勇敢了，这王子猛如豹子擒羊，把女人连衣抱起飞向一个最近的山洞中去。龙朱做了男子。龙朱把最武勇的力，最纯洁的血，最神圣的爱，全献给这梦中女子了。

白耳族的大神是能护佑于青年情人的，龙朱所要的，业已由神帮助得到了。

今日里的龙朱，已明白昨天一个好梦所交换的是些什么了，精神反而更充足了一点，坐到那大凳上晒太阳，在太阳下深思人世苦乐的分界。

矮奴走进院中来，仍复来到龙朱脚边伏下，龙朱轻轻用脚一踢，矮奴就乘势一个斤斗，翻然立起。

“我的主，我的神，若不是因为你有时高兴，用你尊贵的脚踢我，奴仆的斤斗决不至于如此纯熟！”

“你该打十个嘴巴。”

“那大约是因为口牙太钝，本来是得在白耳族王子跟前的人，无论如何也应比奴仆聪明十倍！”

“唉，矮陀螺，你是又在做戏了。我告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回，不许这样，难道全都忘记了么？你大约似乎把我当做情人，来练习一精粹的谄媚技能吧。”

“主，惶恐！奴仆是当真有一种野心，在主面前来练习一种技能，便将来把主的神奇编成历史的。”

“你是近来赌博又输了，总是又缺少钱扳本。一个天才在穷时越显得是天才，所以这时的你到我面前时话就特别多。”

“主啊，是的，是输了。损失不少。但这个不是金钱，是爱情！”

“你肚子这样大，爱情总是不会用尽！”

“用肚子大小比爱情贫富，主的想象是历史上大诗人的想象。不过，……”

矮奴从龙朱脸上看出龙朱今天情形不同往日，所以不说了。这据说爱情上赌输了的矮奴，看得出主人有出去的样子，就改口说：

“主，今天这样好的天气，是日神特意为主出游而预备的天气，不出去像不大对得起神的一番好意！”

龙朱说：“日神为我预备的天气我倒好意思接受，你为我预备的恭维我可不要了。”

“本来主并不是人中的皇帝，要倚靠恭维而生存。主是天上的虹，同日头与雨一块儿长在世界上的，赞美形容自然是多余。”

“那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唠唠叨叨？”

“在美的月光下野兔也会跳舞，在主的光明照耀下我当然比野兔聪明一点儿。”

“够了！随我到昨天唱歌女人那地方去，或者今天可以见到那个人。”

“主呵，我就是来报告这件事。我已经探听明白了。女人是黄牛寨寨主的姑娘。据说这寨主除会酿好酒以外就是会养女儿。据说姑娘有三个，这是第三个，还有大姑娘二姑娘不常出来。不常出来的据说生长得更美。这全是有福气的人享受的！我的主，当我听到女人是这家人的姑娘时，我才知道我是癞蛤蟆。这样人家的姑娘，为白耳族王子擦背擦脚，勉强强。主若是要，我们就差人抢来。”

龙朱稍稍生了气，说：“滚了吧，白耳族的王子是抢别人家的女儿的么？说这个话不知羞么？”

矮奴当真就把身卷成一个球，滚到院的一角去。是这样，算是知羞了。然而听过矮奴的话以后的龙朱，怎么样呢？三个女人就在离此不到三里路的寨上，自己却一无所知，白耳族的王子真是怎样愚蠢！到第三的小鸟也能到外面来唱歌，那大姐二姐是已成了熟透的桃子多日了。让好的女人守在家中，等候那命运中远方大风吹来的美男子作配，这是神的意思。但是神这意见又是多么自私！白耳族的王子，如今既明白了，也不要风，也不要雨，自己马上就应当走去！

龙朱不再理会矮奴就跑出去了。矮奴这时正在用手代足走路，作戏法娱龙朱，见龙朱一走，知道主人脾气，也忙站起身追出去。

“我的主，慢一点，让奴仆随在一旁！在笼中蓄养的雀儿是始终飞不远的，主你忙有什么用？”

龙朱虽听到后面矮奴的声音，却仍不理睬，如飞跑向黄牛寨去。

快要到寨边，白耳族的王子是已全身略觉发热了，这王子，一面想起许多事，还是要矮奴才行，于是就蹲到一株大榆树下的青石墩上歇憩。这个地方再有两箭远近就是那黄牛寨用石砌成的寨门了。树边大路下，是一口大井。溢出井外的水成一小溪活活流着，溪水清明如玻璃。井边有人低头洗菜，龙朱望到这人的背影是一个女子，心就一动。望到一个极美的背影还望到一个大大的髻，髻上簪了一朵小黄花，龙朱就目不转睛的注意这背影转移，以为总可有机会见到她的脸。在那边，大路上，矮奴却像一只海豹匍匐气喘走来了。矮奴不知道路下井边有人，只望到龙朱深恐怕龙朱冒冒失失走进寨去却一无所得，就大声嚷：

“我的主，我的神，你不能冒昧进去，里面的狗像豹子！虽说白耳族的王子原是山中的狮子，无怕狗道理，但是为什么让笑话留给这花帕族。”

龙朱也来不及喝止矮奴，矮奴的话却全为洗菜女人听到了。听到这话的女人，就嗤的笑。且知道有人在背后了，才抬起头回转身来，望了望路边人是什么样子。

这一望情形全了然了。不必道名通姓，也不必再看第二眼，女人就知道路上的男子便是白耳族的王子，是昨天唱过了歌今天追跟到此的王子，白耳族王子也同样明白了这洗菜的女人是谁。平时气概轩昂的龙朱看日头不眯眼睛，看老虎也不动心，只略把目光与女人清冷的目光相遇，却忽然觉得全身缩小到可笑的情形中了。女人的头发能系大象，女人的声音能制怒狮，白耳族王子屈服到这寨主女儿面前，也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啊！

矮奴走到了龙朱身边，见到龙朱失神失态的情形，又望到井边女人的背影，情形明白了五分。他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那昨天唱歌被主人收服的女人，且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女人也明白蹲在路旁石墩上的男子是龙朱，他不知所措对龙朱作呆样子，又用一手掩自己的口，一手指女人。

龙朱轻轻附到他耳边说：“聪明的扁嘴公鸭，这时节，是你做戏的时节！”

矮奴于是咳了一声嗽。女人明知道了头却不回。矮奴于是把音调弄得极其柔和，像唱歌一样，说道：

“白耳族王子的仆人昨天做了错事，今天特意来当到他主人在姑娘面前赔礼。不可恕的过失是永远不可恕，因为我如今把姑娘想对歌的人引导前来了。”

女人头不回却轻轻说道：

“跟到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

“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

说出这样话的矮奴，毛虽不被拔，耳朵却被龙朱拉长了。小子知道了自己猪八戒性质未脱，忙赔礼作揖。听到这话的女人，笑着回过头来，见到矮奴情形，更好笑了。

矮奴望到女人回了头，就又说道：

“我的世界上唯一良善的主人，你做错事了。”

“为什么？”龙朱很奇怪矮奴有这种话，所以问。

“你的富有与慷慨，是各苗族全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在一个尊贵的女人面前赏我的金银，那不要紧的。你的良善喧传远近，所以你故意这样教训你的奴仆，别人也相信你不是会发怒的人。但是你为什么不差遣你的奴仆，为那花帕族的尊贵姑娘把菜篮提回，表示你应当同她说说话呢？”

白耳族的王子与黄牛寨主的女儿，听到这话全笑了。

矮奴话还说不完，才责了主人又来自责。他说：

“不过白耳族王子的仆人，照理他应当不必主人使唤就把事情做好，是这样也才配说是好仆人——”

于是，不听龙朱发言，也不待那女人把菜洗好，走到井边去，把菜篮拿来挂到屈着的肘上，向龙朱眯了一下眼睛，却回头走了。

矮奴与菜篮，全像懂得事，避开了，剩下的是白耳族王子同寨主女儿。

龙朱迟了许久才走到井边去。

参 军

一个刚刮过脸的青年弁兵，穿了一身新棉军服，双脚交叉倚立在参军室门边，用小镜子照着下巴，挤那粉刺。这是一个美貌青年，他一面对那镜子挤着粉刺，一面就在自赏他的青春。

房里有了声音。

“王五，王五，王五。”

一连喊了三声，这弁兵仿佛才被声音揪着，从沉醉于欣赏自己的趣味中爬出了，大声答应道：

“瞧！”

答应了以后，他把镜子忙塞到衣袋里去了，整了整皮带进了参军室。

参军室除了一个老参军就是地图。参军房中坐，地图四壁挂，进到房中的王五，最先还是望到那张有无数红色×字的地图，才回头望参军脸的。要明白本日情形，望参军的脸，还不如望那张地图上的人红×字的地位，较为容易了然一点。红字向左移，则战事是又进到本地段了，参军的两眉也聚拢

了，向右移则一切相反。

如今是参军仿佛额下只生有一条眉毛的。王五明白事情糟。这一来，还未发言，王五就苦恼了。猜测的是参军必定说出不吉利的话。在这风流潇洒的弁兵生活上，再也没有比“开差”的话还不入耳了。看样子则参军非说这话不行，一点不至于错。

这青年弁兵，站立在房子的近门处一角如一根葱，参军大约是第一眼就望到这新刮过的脸嘴了，就微微的笑。

参军说：

“王五，卷好了地图，下午要开差走路。”

像打了一个雷，王五震哑了。在这雷声响出以前，他清清楚楚望到参军脸上的阴霾，知道有雷了。虽防备得很好了，到时也仍然一惊，是这青年从雷雨中见到另外一种情形，想不到时间是如此匆促，因而茅苞^①了。他连忙答应是是。

于是这个年青人就动手卷那房中的地图，把一张椅子搬来搬去，从这里取下图钉又按进别一角上去，仿佛是在那里掉换钉子似的。他把事情完全做错了。在错误行为中年青人只想到开差以后的事。军队是原应当从这一个地方移到那一个地方的，所以他一面想事一面他把图钉移着。事情作了一会却不曾把一张地图取下卷好。

坐到房中的参军是五十岁的老参军了，也正是在今天早上才刮过脸的人，他从自己脸上问题转到弁兵的脸上问题，这个极其明白年青手下人刮脸比下操还勤快的理由的将校，知道了开差是年青人极不愿听的话之一种，就说：

“好了好了，你不要在这板壁上为图钉开差移防了，年青人，要出去做什么事就赶快去吧，我自己来卷这地图好了。”

“……”这年青人他不知要说什么话好。他站到一张板凳上整理了一下衣领，又抹了一下胸部。话不说出口，到后居然被他把一张大地图取下卷成筒形了。

“去了吧，去了吧，快去快来！不久就要走远路，到那里去呆事是做不得的。”

“那谢过参军。我就去就来。看看他们，还他们一点小账。”

“是呀，还账吧，也好。看看，也好。只是呆事是做不得的，我再三告你，天气不正，而且一个走远路的人，要知身体的重要。”

“是的是的。我去去就来。”这弁兵，一面立在那一旁说话，一面心就早已向外飞奔了。他跃下了地，又说，“参军有什么事情没有？要买点东西吗？”

参军凝神想了一想，把手撑住了才剃过的光下巴，想起了脸上的粉刺，就说：

“你回头，顺便带一面小手镜来吧，像妇人用的，不要太大。”

“参军，王五有一个。”说过这话的年青人，也不管参军是不是要看看他的镜子，已经就立刻从军服前衣袋子里把那镜子掏出来了。他把它递给参军，望着参军笑。

参军把镜子接过来，翻来翻去看，又试照了一照。照到那生在鼻旁已经成熟的粉刺了，但他不动手，却先问王五：

“镜子是不是女人送的？”

“回参军，是的。”

“多好一面镜子！（照镜）你就去吧，慢了恐怕不成了。早去早回，我们应当在四点左右动身。”参军看他的腕上的大

金表时，弁兵王五也同时把腕上的金表露出。“是十一点半吗？你快去了吧。不要久挨！不准做呆事。听我的话！”

连声是是的王五走出去了。参军就坐到办公桌前，对了王五情人给王五那面小小镜子，挤他鼻子孔边上的一个粉结。他同时想起这年青人的行为来。

但不久，他心想到……一个年青人。总是免不了要任性的。虽说当面说了若干是字，回头一到妇人面前，做呆事仍然是必然的一件事！他想到年青人的行为，就为这弁兵发愁。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来去走二三十里路与情人会合一次，本是军人在打仗勇敢以外应有的勇敢。一个从情人床上爬起的军人，一口气得奔十里路追上大队就宿，也是很平常的行为。但这老参军是放荡过的人，如今是不能再放荡了，见着年青人的不知保重，就不免忧惧起来了。

想去想来他总不放心王五。先是不放这年青人离开身边，似乎又不忍，以为不知道的还将骂这做长官的岂有此理，才让他去。为了成全这男子如今是又有点悔恨自己太放纵这王五了。

他于是又想。

……回头人一生病了病，虽然不是自己的病，事情总仿佛还是自己的吧。

……而且这一次，既知道了要行将分手，两人的热烈又岂是平常的吃过嗅过就放手的事。不吃饱不行，两个年青人知道什么是类乎伤食的事？

事情是显然非亲自去制止不行了。他只有找到那地方去把王五抓回一个办法。再不然，也得监视到这年青人。至于说为了什么他觉得非去不行，那在他仍然是暧昧之至，只单

是为怕这年青人害病责任上着想，他是一定要去了。

不到一会儿这老将校出了衙门，人在街上了。街上热闹得很。因为知道开差消息，各处买物件换钱的军人是特别多了。凡是本军人，无有不认识老参军旧中校制服的，见了这参军的军人，都得立正起来站到路旁行一个礼。参军于是一旁回礼一旁走路，到了王五的情人家门前。

他先用耳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的声息。里面有人说话，似乎是有王五在。他就用手拍门。

门拍了三下，才听到里面妇人不高兴似的应了一声。但过了一阵还是无人来开门。

他又拍。因为是第二次，他用的力也加倍了。

就听到里面妇人说：“来了！谁？”

“我！”

里面王五的声音就说：“是担水的，不要理他。”

“不是担水的！”参军在外面嚷。

隔了一重门，而且正同妇人做着所谓呆事的王五，人是胡胡涂涂也听不出上司的声音来了，就用着军人的雄武，大声吩咐道：

“不论什么事明天来。”

“王五！是我！”

内里这时可听出拍门人是谁了，仿佛一团糟，只听到一些杂沓声音，听到女人的笑声，过了一会儿，王五开了门，恭恭敬敬立在那矮屋门里，听候上司的吩咐。

开门的王五，立正程度虽不失其为军人模样，但够得上称为“模范弁兵”的整齐，是因为匆促的原故完全失掉了。这个时候军服的领子也不理齐，扣子也不扣好，皮带则带头

吊下，尤其是脸上样子，不成东西。像是同谁打过架劝和还不到两分钟。

参军望到这模范弃兵不模范的情形，觉悟到一分钟以前的王五是正做些什么事了。参军就望到这弃兵摇头，温和的笑。

“参军，请你哪^②进去坐坐，我要金枝热一杯茶喝。”

“……”参军笑。

“你哪坐一坐不妨。我是正是同她算账，算了半天还算不清楚，正想到你哪会着急！”

“……”参军仍然笑。

“你哪稍坐坐，我过一会儿就回去好了。”

“我来了，不是耽搁了你们打算盘吗？”

“那里那里，”说到这话的王五，是从参军辞色间看出自己情形已为参军明白，所以有点脸上发烧了。

参军不好意思就此把王五拉走，只得进到小屋中来坐坐。不清楚的账，是不至于在上司面前算吧。不过这算账的妇人，却因为来的是情人上司，不得不见面。并且既然说是在算账，只有当真做成同王五算账的神气，来到参军跟边一五一十数了。王五则假装着唯唯否否，还故意生了一点气让上司看，那情形真似乎非常认真。

参军始终笑而不言。

凡是用钱算的账是决不会久长的，所以清了账，无可藉词，王五只得辞了妇人，跟到参军身后走出这房了了。

参军看得出王五的懊恼，只装不见到。

到了街上参军把王五扯到身边来，轻轻的问：

“到底账算清楚了没有？”

王五胡胡涂涂的说：“清楚了。”

“呆子，我问的是我没有来时候你们算的账！”

把脸涨得通红的王五，不做声。

“说呀，账当然是要算！我问你是算了多久。”

“正算得有了头绪，给参军一拍门，就……”

“哈，这怎么行。莫到将来生出病来又说是参军惊动了你，你自己仍然去算你的账，快快回来就是！”

王五又被胡胡涂涂的推进了门与账主在一块了，参军仍然一个人匆匆忙忙走回军部行营，在路上仍然是一旁回答别人的敬礼一旁走路。

回到行营的参军，遇到机要副官，得来的消息是本军不开拔了，要开拔也需要那离此三四百里的部队到此换替。看情形，自然是再过四天五天也不能动身了。参军又想起草草清账的容易害病的人事，即刻又出了营门。向原来的路上走去，走到了王五所在的那一家门外，拍着门，大声的喊王五。

里面的账自然是一闹又胡涂了。参军知道这情形，就在门外说：

“王五，王五，你账慢慢的算吧。”

里面王五似乎在床上，还以为是参军等候着门外，因为时间太久发急了，所以一面告罪一面仍作着事的说道：

“参军，你哪家莫催，快清楚了。”

“呆子！告诉是改日开差，尽你今天留到这里慢慢算你那账好了！”

“参军谢谢！你哪坐坐吧，我来了。”

“你不要出来。小心招凉！天气不好，年青人也不要太勇敢！”

“是呀，参军。你哪请进来坐，歇一歇吧。我就来开门了。”

到得把军服草草穿上，起身来把门敞开时，参军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许多在街上买东西的勤务兵，有些业已来去在这节街上为这老将校行过三次举手礼了的，如今又见到这将校从街的那一端走回来，不愿意致敬的就都躲进铺子里去了。这老将校却不注意到这次不必在路上举手的理由，匆匆回到参军室。回到那参军室，把一张业已卷好的地图重复站到板凳上钉好以后，坐到现处的老参军，神气爽然了。

他记起了衣袋中那一面镜子了，就掏出来对镜挤那鼻子旁边的粉结，且望到镜中自己面孔一部分发笑。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红黑》第2期。署名沈从文。

① 茅苞 慌张失措；慌乱。凤凰土语。

② 你哪 你老人家。

媚金·豹子·与那羊

不知道麻梨场麻梨的甜味的人，告他白脸的女人唱的歌是如何好听也是空话。听到摇舢的声音觉得很美是有人。听到雨声风声觉得美的也有人。听到小孩子半夜哭喊，以及芦苇在小风中说梦话那样细细的响，以为美，也总不缺少那呆子。这些是诗。但更其是诗，更其容易把情绪引到醉里梦里的，就是白脸族苗女人的歌。听到这歌的男子，把流血成为自然的事，这是历史上相传下来的魔力了。一个熟习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你五十个有名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另外告你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若是说了这些故事的人，还有故事不说，那必定是他还忘了把媚金的事情相告。

媚金的事是这样。她是一个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同到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一个男子，因唱歌成了一对。两方面在唱歌中把热情交流了。于是女人就约他夜间往一个洞中相会。男子答应了。这男子名叫豹子。豹子答应了女人夜里到洞中去，因为是初次，他预备牵一匹小山羊去送

女人，用白羊换媚金贞女的红血，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谁知到夜豹子把事情忘了，等了一夜的媚金，因无男子的温暖，就冷死在洞中。豹子在家中睡到天明才记起，赶即去，则女人已死了，豹子就用自己身边的刀自杀在女人身旁。尚有一说则豹子的死，为此后仍然常听到媚金的歌，因寻不到唱歌人，所以自杀。

但是传闻全为人所撰拟，事情并不那样。看看那遗传下来据说是豹子临死前用树枝画在洞里地面沙上最后的一首诗，那意思，却是媚金有怨豹子爽约的语气。媚金是等候豹子不来，以为自己被欺，终于自杀了。豹子是因了那一只羊的原故，爽了约，到时则媚金已死，所以豹子就从媚金胸上拔出那把刀来，陷到自己胸里去，也倒在洞中。至于羊此后的消息，以及为什么平时极有信用的豹子，却在这约会上成了无信的男子，是应当问那一只羊了。都因为那一只羊，一件喜事变成了一件悲剧，无怪乎白脸族苗人如今有不吃羊肉的理由。

但是问羊又到什么地方去问？每一个情人送他情妇的全是一只小小白山羊，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与这恋爱的坚固，男人总说这一只羊是当年豹子送媚金姑娘那一只羊的血族。其实说到当年那一只羊，究竟是公山羊或母山羊，谁也还不能够分明。

让我把我所知道的写来吧。我的故事的来源是得自大盗吴柔。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后面是那故事。

媚金站在山南，豹子站在山北，从早唱到晚。山就是现

在还名为唱歌山的山。当年名字是野菊，因为菊花多，到秋来满山一片黄。如今还是一样黄花满山，名字是因为媚金的事而改了。唱到后来的媚金，承认是输了，是应当把自己交给与豹子，尽豹子如何处置了，就唱道：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
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豹子听到这歌，欢喜得踊跃。他明白他胜利了。他明白这个白脸族中最美丽风流的女人，心归了自己所有，就答道：

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
请你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
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
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媚金又唱：

我的风，我就照到你的意见行事。
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
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
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
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豹子又唱：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
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
豹子的信实有一切人作证。
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
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

天是渐渐夜了。野猪山包围在紫雾中如今日黄昏景致一样。天上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到这时打柴人都应归家，看牛羊人应当送牛羊归栏，一天已完了。过着平静日子的人，在生命上翻过一页，也不必问第二页上面所载的是些什么，他们这时应当从山上，或从水边，或从田坝，回到家中吃饭时候了。

豹子打了一声呼哨，与媚金告别，匆匆赶回家，预备吃过饭时找一只新生的小羊到宝石洞里去与媚金相会。媚金也回了家。

回到家中的媚金，吃过了晚饭，换过了内衣，身上擦了香油，脸上擦了宫粉，对了青铜镜把头发挽成了个大髻，缠上一匹长一丈六尺的绉绸首帕，一切已停当，就带了一个装满了酒的长颈葫芦，以及一个装满了钱的绣花荷包，一把锋利的小刀，走到宝石洞去了。

宝石洞当年，并不与今天两样。洞中是干燥，铺满了白色细沙，有用石头做成的床同板凳，有烧火地方，有天生凿空的窟窿，可以望星子，所不同，不过是当年的洞供媚金豹子两人做新房，如今变成圣地罢了。时代是过去了。好的风俗是如好的女人一样，都要渐渐老去的。一个不怕伤风，不怕中暑，完完全全天生为少年情人预备的好地方，如今却供

奉了菩萨，虽说菩萨就是当年殉爱的两人，但媚金豹子若有灵，都会以为把这地方盘据为不应当吧。这样好地方，既然是两个情人死去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对情人，除了把这地方来加以人工，好好布置，专为那些唱歌互相爱悦的少男少女聚会方便外，真没有再适当的用处了。不过我说过，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就是有这样好地方供年青人许多方便，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见不惯这些假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倒不如还是当成圣地，省得来为现代的爱情脏污好！

如今且说媚金到宝石洞的情形。

她是早先来，等候豹子的。她到了洞中，就坐到那大青石做成的床边。这是她行将做新妇的床。石的床，铺满了干麦秆草，又有大草把做成的枕头，干爽的穹形洞顶仿佛是帐子，似乎比起许多床来还合用。她把酒葫芦挂到洞壁钉上，把绣花荷包放到枕边，（这两样东西是她为豹子而预备的），就在黑暗中等候那年青壮美的情人。洞口微微的光照到外面，她就坐着望到洞口有光处，期待那黑的巨影显现。

她轻轻的唱着一切歌，娱悦到自己。她用歌去称赞山中豹子的武勇与人中豹子的美丽，又用歌形容到自己此时的心情与豹子的心情。她用手揣自己身上各处，又用鼻子闻嗅自己各处，揣到的地方全是丰腴滑腻如油如脂，嗅到的气味全是一种甜香气味。她又把头上的首巾除去，把髻拆松，比黑夜还黑的头发一散就拖地。媚金原是白脸族极美的女人，男子中也只有豹子，才配在这样女人身上作一切撒野的事。

这女人，全身发育到成圆形，各处的线全是弧线，整个的身材却又极其苗条相称。有小小的嘴与圆圆的脸，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有一个尖尖的下巴。还有一对长长的眉毛。样子似乎是这人的母亲，照到荷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间决不当有这样完全的精致模型。请想想，再过一点钟，两点钟，就应当把所有衣衫脱去，做一个男子的新妇，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地方，略为害羞，容纳了一个莽撞男子的热与力，是怎样动人的事！

生长于二十世纪，一九二八年，在中国上海地方，善于在朋友中刺探消息，各处造谣，天生一张好嘴，得人怜爱的文学家，聪明伶俐为世所惊服，但请他来想想媚金是如何美丽的一个女人，仍然是很难的一件事。

白脸族苗女人的秀气清气，是随到媚金减了多日了。这事是谁也能相信的。如今所见的女人，只不过是下品中的下品，还足使无数男子倾心，使有身分的汉人低头，媚金的美貌也就可以仿佛得知了。

爱情的字眼，是已经早被无数肮脏的虚伪的情欲所玷污，再不能还到另一时代的纯洁了。为了说明当时媚金的心情，我们是不愿再引用时行的话语来装饰，除了说媚金心跳着在等候那男子来压她以外，她并不如一般天才所想象的叹气或独白！

她只望豹子快来，明知是豹子要咬人她也愿意被吃被咬。

那一只人中豹子呢？

豹子家中无羊，到一个老地保家买羊去了。他拿了四吊青钱，预备买一只白毛的小母山羊，进了地保的门就说要羊。

地保见到豹子来问羊，就明白是有好事了，问豹子说：

“年青的标致的人，今夜是预备作什么人家的新郎？”

豹子说：

“在伯伯眼中，看得出豹子的新妇所在。”

“是山茶花的女神，才配为豹子屋里人。是大鬼洞的女妖，才配与豹子相爱。人中究竟是谁，我还不明白。”

“伯伯，人人都说凤凰族的豹子相貌堂堂，但是比起新妇来，简直不配为她做垫脚蒲团！”

“年青人，不要太自谦卑。一个人投降在女人面前时，是看起自己来本就一钱不值的。”

“伯伯说的话正是！我是不能在我那个人面前说到自己的。得罪伯伯，我今夜里就要去作丈夫了。对于我那人，我的心，要怎样来诉说呢？我来此是为伯伯匀一只小羊，拿去献给那给我血的神。”

地保是老年人，是预言家，是相面家，听豹子在喜事上说到血，就一惊。这老年人似乎就有一种预兆在心上明白了，他说：

“年青人，你神气不对。”

“伯伯呵！今夜你的儿子是自然应当与往日两样的。”

“你把脸到灯下来我看。”

豹子就如这老年人的命令，把脸对那大青油灯。地保看过后，把头点点，不做声。

豹子说：

“明于见事的伯伯，可不可以告我这事的吉凶？”

“年青人，知识只是老年人的一种消遣，于你们是无用的东西！你要羊，到栏里去拣选，中意的就拿去吧。不要给我钱。不要致谢。我愿意在明天见到你同你新妇的……”

地保不说了，就引导豹子到屋后羊栏里去。豹子在羊群中找取所要的羔羊，地保为掌灯相照。羊栏中，羊数近五十，小羊占一半，但看去看来却无一只小羊中豹子的意。毛色纯白又嫌稍大，较小的又多脏污。大的羊不适用那是自然的事，毛色不纯的羊又似乎不配送给媚金。

“随随便便吧，年青人，你自己选。”

“选过了。”

“羊是完全不合用么？”

“伯伯，我不愿意用一只驳杂毛色的羊与我那新妇洁白贞操相比。”

“不过我愿意你随随便便选一只，赶即去看你那新妇。”

“我不能空手，也不能用伯伯这里的羊，还是要到别处去找！”

“我是愿意你随便点。”

“道谢伯伯，今天是豹子第一次与女人取信的事，我不好把一只平常的羊充数。”

“但是我劝你不要羊也成。使新妇久候不是好事。新妇所要的并不是羊。”

“我不能照伯伯的忠告行事，因为我答应了我的新妇。”

豹子谢了地保，到别一人家去看羊。送出大门的地保，望到这转瞬即消失在黑暗中的豹子，叹了一口气，大数所在这预言者也无可奈何，只有关门在家等消息了。他走了五家，全无合意的羊，不是太大就是毛色不纯。好的羊在这地方原是如好的女人一样，使豹子中意全是偶然的事！

当豹子出了第五家养羊人家的大门时，星子已满天，是夜静时候了。他想，第一次答应了女人做的事，就做不到，

此后尚能取信于女人么？空手的走去，去与女人说羊是找遍了全个村子还无中意的羊，所以空手来，这谎话不是显然了么？他于是下了决心，非找遍全村不可。

凡是他所知道的地方他都去拍门，把门拍开时就低声柔气说出要羊的话。豹子是用着他的壮丽在平时就使全村人皆认识了的，听到说要羊，送女人。所以人人无有不答应。像地保那样热心耐烦的引他到羊栏去看羊，是村中人的事。羊全看过了，很可怪的事是无一只合式的小羊。

在洞中等候的媚金着急情形，不是豹子所忘记的事。见了星子就要来的临行嘱托，也还在豹子耳边停顿。但是，答应了女人为抱一只小羔羊来，如今是羊还不曾得到，所以豹子这时着急的，倒只是这羊的寻找，把时间忘了。

想在本村里找寻一只净白小羊是办不到的事，若是一定要，那就只有到离此三里远近的另一个村里询问了。他看看天空，以为时间尚早。豹子为了守信，就决心一气跑到另一村里去买羊。

到别一村去道路在豹子走来是极其熟习的，离了自己的村庄，不到半里，大路上，他听到路旁草里有羊叫的声音。声音极低极弱，这汉子一听就明白这是小羊的声音。他停了。又详细的侧耳探听，那羊又低低的叫了一声。他明白是有一只羊掉在路旁深坑里了，羊是独自留在坑中有了一天，失了娘，念着家，故在黑暗中叫着哭着。

豹子藉到星光拨开了野草，见到了一个地口。羊听到草动，就又叫，那柔弱的声音从地口出来。豹子欢喜极了。豹子知道近来天气晴朗，坑中无水，就溜下去。坑只齐豹子的腰，坑底的土已干硬了，豹子下到坑中以后稍过一阵，就见

到那羊了。羊知道来了人便叫得更可怜，也不走拢到豹子身边来，原来羊是初生不到十天的小羔，看羊人不小心，把羊群赶走，尽它掉下了坑，把前面一只脚跌断了。

豹子见羊已受了伤，就把羊抱起，爬出坑来，以为这羊无论如何是用得着了，就走向媚金约会的宝石洞路上去。在路上，羊却仍然低低的喊叫。豹子悟出羊的痛苦来了，心想只有抱它到地保家去，请地保为敷上一点药，再带去。他就又反向地保家走去。

到了地保家，拍门时，正因为豹子事无从安睡的老人，还以为是豹子的凶信来了。老人隔门问是谁。

“伯伯，是你的侄儿。羊是得到了，因为可怜的小东西受了伤，跌坏了脚，所以到伯伯处求治。”

“年青人，你还不快去你新妇那里吗？这时已半夜了，快把羊放到这里，不要再耽搁一分一秒吧。”

“伯伯，这一只羊我断定是我那新妇所欢喜的。我还不能看清楚它的毛色，但我抱了这东西时，就猜得这是一只纯白的羊！它的温柔与我的新妇一样，它的……”

那地保真急了，见到这汉子对于无意中拾来一只受伤的羊，像对这羊在做诗，就把门闩抽去砰的把门打开。一线灯光照到豹子怀中的小羊身上，豹子看出了小羊的毛色。

羊的一身白得像大理的积雪。豹子忙把羊抱起来亲嘴。

“年青人，你这是作什么？你忘记了你是应当在今夜做新郎了。”

“伯伯，我并不忘记！我的羊是天赐的。我请你赶紧为设法把脚搽一点药水，我就应当抱它去见我的新人了。”

地保只摇头，把羊接过手来在灯下检视，这小羊见了灯

光再也不喊了，只闭了眼睛，鼻孔里咻咻的出气。

过了不久豹子已在向宝石洞的一条路上走着了。小羊在它怀中得了安眠。豹子满心希望到宝石洞时见到了媚金，同到媚金说到天赐这羊的事。他把脚步放宽，一点不停，一直上了山，过了无数高崖，过了无数水涧，走到宝石洞。

到得洞外时东方的天已经快明了。这时天上满是星，星光照到洞门，内中冷冷清清不见人。他轻轻的喊：

“媚金，媚金，媚金！”

他再走进一点，则一股气味从洞中奔出，全无回声，多经验的豹子一嗅便知道这是血腥气。豹子愕然了。稍稍发痴，即刻把那小羊向地下一掼，奔进洞中去。

到了洞中以后，向床边走去，为时稍久，豹子就从天空星子的微光返照下望到媚金倒在床上的情形了。血腥气也就从那边而来。豹子扑拢去，摸到媚金的额，摸到脸，摸到口；口鼻只剩了微热。

“媚金！媚金！”

喊了两声以后，媚金微微的嚅的应了一声。

“你做什么了呢？”

先是听噓噓的放气，这气似乎并不是从口鼻出，又似乎只是在肚中响，到后媚金转动了，想爬起不能，就幽幽的继续的说道：

“喊我的是日里唱歌的人不？”

“是的，我的人！他日里常常是忧郁的唱歌，夜里则常是孤独的睡觉；他今天这时却是预备来做新郎的……为什么你是这个样子了呢？”

“为什么？”

“是！是谁害了你？”

“是那不守信实的凤凰族年青男子，他说了谎。一个美丽的完人，总应当有一些缺点，所以菩萨就给他一点说谎的本能。我不愿在说谎人前面受欺，如今我是完了。”

“并不是！你错了！全因为凤凰族男子不愿意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就失信，所以他找了一整夜才无意中把那所答应羊找到，如今是得了羊倒把人失了。人啊，告我应当在什么事情上面守着那信用！”

临死的媚金听到这语，知道豹子迟来的理由是为了那羊，并不是故意失约了，对于自己在失望中把刀陷进胸膛里的事是觉得做错了。她就要豹子扶她起来，把头靠到豹子的胸前，让豹子的嘴放到她额上。

女人说：

“我是要死了。……我因为等你不来，看看天已快亮，心想自己是被欺了，……所以把刀故进胸膛里了。……你要我的血我如今是给你血了。我不恨你。……你为我把刀拔去，让我死。……你也乘天未大明就逃到别处去，因为你并无罪。”

豹子听着女人断断续续的说到死囚，流着泪，不做声。他想了一阵，轻轻的去摸媚金的胸，摸着了全染了血的媚金的奶，奶与奶之间则一把刀柄浴着血。豹子心中发冷，打了一个战。

女人说：

“豹子，为什么不照到我的话行事呢？你说是一切为我所有，那么就听我的命令，把刀拔去了，省得我受苦。”

豹子还是不做声。

女人过了一阵，又说：

“豹子，我明白你了，你不要难过。你把你得来的羊拿来我看。”

豹子就好好把媚金放下，到洞外去捉那只羊。可怜的羊是无意中被豹子攢得半死，也卧在地下喘气了。

豹子望一望天，天是完全发白了。远远的有鸡在叫了。他听到远处的水车响声，像平常做梦日子。

他把羊抱进洞去给媚金，放到媚金的胸前。

“豹子，扶我起来，让我同你拿来的羊亲嘴。”

豹子把她抱起，又把她的手代为抬起，放到羊身上。“可怜这只羊也受伤了，你带它去了吧。……为我把刀拔了，我的人。不要哭。……我知道你是爱我，我并不怨恨。你带羊逃到别处去好了。……呆子，你预备做什么？”

豹子是把自已的胸也坦出来了，他去拔刀。陷进去很深的刀是用了大的力才拔出的。刀一拔出血就涌出来了，豹子全身浴着血。豹子把全是血的刀扎进自己的胸脯，媚金还能见到就含着笑死了。

天亮了，天亮了以后，地保带了人寻到宝石洞，见到的是两具死尸，与那曾经自己手为敷过药此时业已半死的羊，以及似乎是豹子临死以前用树枝在沙上写着的一首歌。地保于是乎把歌读熟，把羊抱回。

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她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1月20日《人间》创刊号。署名沈从文。

阙名故事

上了船，船开了。

船是小小的船，三个舱，小棕榈叶的篷，舱中放的是无数军装，以及四个押解军装的人。各人用灰棉军衣作垫坐的东西，坐到那里望船头的人划船。船在四把桨的划动下，顺水流。船尾一个中年艄公，穿蓝布衣，蓝布裤，口里含了一支哈德门烟，两只有毛的手擒到舵的把，一心只在水。

船是慢慢的，——或者说快快的，在向辰州的地方走，今天的路程，不过十分之一而已。走五天，就可以到地了，这有五天！

开船时，大船上吹号，于是所有的装兵，装油，装猪，装一切的船，完全开动了，于是这一只军装船也开头了。开了头，还听到喇叭声音，因为从喇叭上记起行船的意义，大家全欢欢喜喜。欢喜不是无理由的。军队到新地方，换防是应当说欢喜的。商人则船一开动，就可以希望货到地了。船上人则船开以后有酒吃，有肉吃。

这船上几个押解军装的人，是同样也欢欢喜喜的。他们

笑。说那粗浅的笑话，说了笑，笑了又说，几几乎忘了有一个人（四个副爷中之一），是听到这三人笑，照样笑，三人不笑时也还笑的，只是不说话。他一人独小，年纪十三岁，小小的身子穿上了长长的军服，不相称的情形正如生活的不相称一样。他仿佛非常可怜的坐在舱口，望那艄公出神，望了艄公又望水，从水想到天涯。水是活活的流，顺流便到海，这人的心思，也流到自己的海中去了。海是水的家，这人的海却在上游，他逆流而行。想起家，他惘然了。家中有妈，有姐，有弟同到妹，用泪眼打发他出门当兵，自己是穿起不相称的军服反而只能苦笑的。如今想起来，却已经像好几年了，实际则是昨天的事。

军服仍然是这一套军服，皮带也仍然是一条现的，自己却再不能在家中呆了。连在门前望望街也不能够了。苦恼咬到心上，他似乎就即刻可以哭。

“四少爷，不要想家，这一去好玩的地方多，比城里有趣。”

这是先时作过他家的用人，这时却作了他的头目，名字叫做秉志，见到这旧主人忧愁，从这简单人的口上说出这样的简单安慰。

“不要叫我做四少爷了，你是我的老总！”他勉强说了又笑。

“四少爷，你怎么这样说，你不过眼前的事，归我管。你一年两年就是官了。我要喊你做老爷，不止是少爷！”

说了另外两人笑。仿佛是听出近于讥讽那种意思来了，实则请秉志说一句俏皮话也办不到，这人实在太质实了，话只会这样说而已。笑着的两人中一个是叫陆俊，一个叫杨普，

全是本城人，虽知道，先却不曾有过来往的。这两人是连小学也不曾进过，自己却是小学三年级甲班的人物，当然无机认识了。如今可相熟了，两人年既比他长，且作过一年的兵，兵的事，懂得到许多。他对这些同事自然应当客气，这两人因他是少爷，同团长并且是亲戚，自然也客气。但是，这两人一笑，使他想起自己成了兵的事实上的一切苦恼来了。

他不再作声，只呆想。

谁能保证一年后的事么？一年后，两年后，可以升排长，升连长，做是做得到，但这一年如何过去？

他不要官，只想转去。说好玩，下面生地方纵怎样可以放纵自由。他也不愿这自由。为什么别人全都在学校念书，自己却非当兵不可？为什么他要出门，是他所不了解的。没有理由出门。真没有理由。家中穷困也不是理由。这之间，他当然把他自己顽劣不念书的一件出门理由忘记了。

“要几天才到地？”

“要五天，”秉志说。

“要六天，”杨普说。

“我猜只要四天零一个早工。”陆俊说。

原来是大家在猜。听到说日子不定，他愿意早到。早到，大致好一点吧。这也是心中猜想，他实则全不知道所到的是什么地方。

到了作什么？他就问秉志，秉志告他要操，五更天要点名，下午八点半也要点名，正午十二点也要点名。

“点三次名真苦！”

“不光是点名，还要下操，也是三次。到了那里，因为军队多，为体面打算，出门不容易，出门时，军装不整齐，就

得挨宪兵打，当街罚跪。”

杨普说：“我吃得完宪兵的肉。”

说吃得完，也不说是一个宪兵的还是所有宪兵的肉。但宪兵可恶，从这同事的仇恨中也可看出一半了。他就想，船迟到一点，好一点。只觉得宪兵难于对付，迟到点似乎就可逃过这一关了。这心情愿望近于逃学时的心情。

即或无宪兵，那三操也够受了。他看过兵的操，自己也到过技术班学过一年操，操是有趣的，但一认真就很苦。他想起操，就愿意船在路上停一个月，或者长是这样坐船。

凡是他想到的全是这类事，年青人，一点事情不知，一切行将压到头上的重量，究竟是不是藏了头或蒙了眼可以躲脱的事，他却全不明白。

“我问你，秉志，一共我们有多少补充兵？”

“有一连。”

“那你是连长了。”

“我不算，我是排长，归连长管。杨伙计是什长，归我管。你同陆伙计是散弟兄，就归杨哥管。”

他听秉志说，才明白杨普是他的上司，且因此把杨普的号也明白了。杨普经秉志一说，就忙说哪里哪里的谦词。他说他号金亭。杨金亭，是城里有名养蚰蚰的人物，他这时才知道就是自己上司。他对上司的养蚰蚰的知识，当然是加了一分敬重，一个上司，若对于下属，有拿出本事施展武艺的必须，那是这位金亭老哥，已就早用他的养打架的蚰蚰这一种本领，把这初出门的少爷征服了。

他就同到他的上司谈关于蚰蚰的事情，谈得很有趣，离家的旅愁，当然是因此一来稍稍放下了。

船弯泊了，停到河边，一个不知名的码头，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呈现在眼前。这时天上落着小雨，河上全是雾，远的来船先是不见船，只听到船上人唱歌。歌声越唱，越远，便知是去船，来的船，则不但歌声越近越壮，且在见到船以前，便可以听到放绳抽桨的声音。这样大的雾，是不常见的雾。雾像一种网，网罩到水面，河岸于是仿佛更阔了。

所有的船慢慢全靠拢了，船的排，是一百有余，码头小，后来的船便不能不把船泊到无岸可上的高崖下了。然而船与船相连，雨虽然是落，雨却是小雨，不相干，所以即或船在崖下，想上岸，仍然是可以办得到。不怕滑，不怕麻烦，从这船到那船，终于上了岸，许多人是这样作了。

是看到别人上了岸，他才想上岸的，同伴的是杨金亭，秉志，一共三个。陆俊是因为守船，所以被把上岸资格撤销了，但见到陆俊样子不高兴，却答应带甘蔗回船。

上了岸，见到肮脏的街上，走着肮脏的猪狗，使他想起的是这地方像什么时候曾到过。且看那过路亭子，一些穷妇人打柴歇憩的样子，更以为这是自己的乡下。然而这年青人却从言语上知道这地方已离了故乡一百里路了，因为说话声音已不同了。

他们上岸，是看街，是买东西：街是看来看去已经可以说是欣赏过了，应当买东西，因此跟到秉志进了一家铺子，让秉志同主人打官话用官价买牛肉及其他杂物，让金亭讨火喝烟，他自己却坐到当门一张大木凳上，看壁板上的大战杨再兴画儿。

看到画，他有点伤心，因为家里这画很多，却一起放下

了，还有其他比画更好更难得的，也全放下了，还有……

画以外，这铺子，可以够得上能引起他的忧愁的，其实还有别的许多东西，他望到这一切，作着仿佛要同这某样东西说一句话的神气，一切东西在他看来却作着不理他的架子，各据定了它本来地位，未免使人难过。

他在每一件东西上都望一望，这一望，就像说，“我恨你。”到后望到四个大坛子，坛子在铺柜左角，用棉布包上，腹部贴了金字，戴的帽是白典锡作成的有顶有檐的帽，这坛子，对他却做出笑容那样使他骇异，因为坛子的装璜，却正同本城大街上一家南货铺的酒铺子一个样，这坛子是太熟习了。

他走近坛子，那老板，一面正为秉志所缠，拿了一把长叉，在昂头擢取楼顶的风干鱼，回头望到了他走近酒坛，以为是要酒了，就大声的向里屋，喊了一个人的名。名字似乎是“阿巧”，像喊帮手。

不见答应，就又喊。

“阿巧，丫头，来，帮副爷打酒呀！”

“就来，人家手带伤了呀！”

“快一点！”

“是，快一点！”里面答应着，似乎生了点气。

答应的声音。是女人声音，是一个小女孩声音，尖锐得像吹笛，单从声音上也仿佛可以看这人的脸相的清俊了，然而他只觉到这声音清脆，听来使人舒服，却不明白对女人都应当有邪心歪心。因为觉得女人声音好听，就忘了说自己并不要酒了，女人匆匆忙忙的跑出，跑出来走到酒坛子边，就打酒。

这种酒，照例是打来就喝的，他却不能喝酒。

这女人，望到他不要酒，就笑了。她向她的爹，说：

“爹，副爷不喝酒。”

秉志说话了，说：“让我来。” he就把酒碗拿到手上，咕嘟咕嘟灌到肚中去，喝完了还噪舌，说酒不坏，还应当打一斤回船上去。

女人问是用葫芦还是用瓶子装酒，秉志说用葫芦。

他看到女人把酒装进葫芦去，又把手中的钱让秉志拿去数，又把葫芦抱上，又照到秉志的意见喝了一点酒，眼睛却不离开这阿巧孩子的脸。一个尖尖的白白的脸，同一对眼睛，把他的心捉到了，他只是望她。望的结果是心中仿佛很愉快，又像还有什么不够数，略略难过。

这女子，穿的是一件月蓝布衣，新浆洗过的样子，衣角全是硬的。衣上罩了一个印花布围腰，把腰就显得很小了。大的脚，青布鞋子简简单单绣了些花。一副长长的腿子走路像跳跃，正合了雅歌所说的羚羊腿子。拖在身背后的是一根大辫，像一条活蛇，又黑又软滑的摆动。

使这年青人动了心，还是这女人的言语同神气。见到他不能喝酒，望着他那种开心的微笑，就把这第一天穿上军衣的副爷苦着了。

他理想中的妻便应是这样女人。不消说，他这时是不能明白自己欲望，不至于说出要这女人作妻的话，望着发着痴，到了秉志提议上船，就又跟到他上司返船上了。

虽然回到船上，他的心，似乎还是在那女人身边，望到河中的雾的扩张，忽然觉到明天也未必无雾（有了雾不能开船是当然的事），他于是有了很难于解释的快乐。

他们在一盏清油灯下吃饭，吃的每样菜上都不缺少辣子。那岸上阿巧的爹自己家吃的风干鱼，也被秉志勉强买来加上不少青辣子焖成一碗辣子鱼了，平时对于辣子感到害怕的他，这时也在努力用筷子拣鱼吃了。

陆俊说：“鱼真好。”

“呆子，这是别人自家预备的，被排长要来的！”金亭这样说了，一筷子就夹了一大口辣子朝口中送。

秉志说：“这一下去可就有鱼吃了，在河上，吃鱼是可以吃厌的。”但心中有东西的他，却心想，吃鱼若是可以厌倦，那就成天吃这样风干鱼试试。

他说：“我不信。”

“自然要你信！”

“我愿意成天吃这样鱼，吃一年，不用别的菜也行。”

“我也愿。”

“我也愿。”

第一个说愿意的是年青的他，第二是陆俊，第三是金亭。秉志知道这全是乡下人，说的乡巴老蠢话，所以也不多反对。实际上，秉志是在下江真吃鱼吃厌过了，还有女人，若说女人也是可以用吃来形容的，那他也近于吃厌过的人了。这类话当然不能同这样还未成年的四少爷说，是以即或他们要提到同女人可以睡一整夜的话（这是陆呆子顶欢喜说的），秉志也不会故意来否认了。

从鱼到女人，是并不为时很久的事。饭还未吃完，不能上岸的呆子陆俊，问起金亭来了，问他上面见到好姑娘不，金亭不答应。

“四少爷，你见到不？”陆俊是知道身分的人，所以还是称他作四少爷。

他说：“见到过。”

“好吗？”

他不作声。

“辫子货吗？”

他仍然不作声。

但在他的不取言语回答的默然情形下，陆俊却已经看出他的意见来了，天真的冲动，使呆子在舱板上想打滚。

一面把鱼塞到口里去，一面含含糊糊的说非上岸不可。

“一定去，我吃完，一定要去看看！四少爷，你告我，是哪一家？”

“你问秉志吧。”

陆俊便问秉志，说：“排长，是有好女人吗？”

“呆子，你不要把饭汤泼满舱板！”

“是，排长。但你告我是哪块儿。”

“我不见。”

“不见，那四少爷，你告我在哪儿？”

“你少疯一点。”秉志说，因为秉志知道这疯子饿女人得很，怕他生事。

“排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玩玩？我们不玩别人玩，还是一个样子！”

“这地方哪里有姑娘？四少爷说笑话。”

“不，”他似乎是要帮呆子的忙了，接到说，“女人是有，就在那路南杂货铺里，名字叫阿巧。”

“噻，排长你骗我！连名字也知道，还说没有人！你们作

了乐回来，却连告我也不告——兄弟非上去玩玩不可。”

秉志对于他的话，与陆俊的话，不加以分辩，承认许呆子上岸看看了，他却被呆子所邀，一起上了岸。

先是不行，怕秉志笑。到后觉得上岸有说不尽的利益，就仍然答应了。

第二次上岸，是天已快黑了，燃了一段废缆子，把火明高高举起，他们两人进了那小乡村的恶浊的街。

地下全是泥，走来非常滑，且这里那里似乎各处全有癞蛤蟆，使人觉到脚麻。因为近于吃亏，他想起这受苦受难的理由，陪别人去看一个女人，也这样热心，到自己的事，恐怕即或是大雨淋头，也不至于辞让了。

然而这事情，究竟是谁的欲望来得坏，谁陪了谁来，即刻将可以明白的。

装作买栗，撞进门去的陆俊呆子，进了门却各处望。女人在一堆草鞋中发现了。是在整理草鞋。呆子就走过去买草鞋。女人见副爷来，微带惊吓的站起来了。

“这是小玩意儿，要不得！”

陆俊的话真伤了他自尊心，在陆俊说要不得的，在他从灯下看来，实在是更加整齐好看了。陆俊这话真近于无理。两人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一则是注重在吃一则注重在看。年纪十三岁的他，除了看着觉得很舒服外，女人还可以有什么用处，真不是此时的他知识所能使他了然的事！

本来是一股劲走来的陆俊，此时显然已失望了，就把所有预备下来的撒野本领全消灭了，正因为呆子不撒野却成全了女人久呆的机会。

女人在陆俊的言语中听出嘲弄自己的意思，就低了头不作声。然而随即又抬起头来望这作引导的人。她认识他，一眼望去，纵不说话，也就像说过“你又来了”这样的话模样了。他因此有点害羞，想藉词。有什么可以藉词呢！面前一堆草鞋，草鞋的堆中是那女孩子，他只有买草鞋一种事可做！

她照到他意思，帮同他拣选草鞋，那一旁的陆俊，却作成当真有资格的帮闲，同老板说闲话去了。

草鞋那么一大堆，选去选来就无一双合式的尺码。

女人还是在草鞋堆中找那顶小的，来放到他脚边比试，女人此时是蹲在他面前，见到不合式，就昂起头来笑。

“你这脚不是穿草鞋的脚，副爷。”

“只怪你草鞋太大了。”

他不好意思女人再拣选，就自己去找。两个头，弯下去，接近了，他觉得可以乘此咬女的脸一下，但又不敢。

“你这脚真不是穿草鞋的脚！”

“那就不要了。”

“当真么！”

“当真。”但是，他想起阿巧即刻将离开自己了，就又说，“再选选看。”

阿巧头也低疼了，天生的好性格却不知道生气一类事。她也不知道他是在故意作弄她，因为这副爷的样子也使他欢喜，就莫名其妙的只是把草鞋挑选着试着，笑着。

“副爷，你是打那儿来的？”

“从石羊哨。”

“我是石羊哨的人！”

“那是乡亲了。不过我是镇草城的。”

“副爷全都是镇草人！”

“你见到许多吗？”

“见过很多。我爹是到过镇草住了五年的。”

“你是一个人吗？”

“嗨，我爹不算人吗？”

“是！我说你有几个兄弟？”

“只我一个人。”

“我刚才就说只你一个吗，你又不承认！”

说到这里一对人全笑了，草鞋当然是谁也不注意选了。

在那旁，呆子陆俊正也同老板谈到过去的事，听老板说到是曾住过镇草几年，且说认得四少爷的家，所以陆俊遥遥的喊他，说：“四少爷，这老板是我们城里人！”老板且即刻走过来了，意思是对待这旧家公子哥儿加以新的敬礼，他请他坐，且叫阿巧倒茶。

“少爷，我在城里时，侍候过少大人！”

“哦，那我还不知道。”

“老太知道的，我叫黄狗，我卖过大糕，卖过油，有十多年的事了。”

他仿佛听过这黄狗的名字，然而或者这名字是与“花狗”“黑狗”相近，所以就是很熟的原故了。

这黄狗真比狗还恋旧，知道面前的副爷是旧家少爷时倒了茶，还叫阿巧拿瓜子。说话不必客气也不行。瓜子即刻又由阿巧姑娘送来了。因为拿瓜子来的是阿巧，本来不欢喜剥西瓜子的他，也勉强抓一把在手上，学绅上样子一颗一颗放在口里剥起来了。

作完事的阿巧，把脚交叉，倚立在柜台边，望到这年青

副爷同自己的爹说话，一声不作只看着这副爷。

“少爷怎么穿副爷的衣服？”

“如今是去当兵。”

“总不是当兵是进陆军学堂，”阿巧却接声过来，说的话，乖巧到家。

“是当兵。”他说，“不读书，所以当兵！”

“兵有兵像，少爷，你是文像，不念书，将来也会做知县。”

“老板说的真对，”陆俊的话意思是老板把兵像看轻了，听他补充的话就可以知道。“我才是兵像！”

“副爷，你是将来的武将，做团长督军。”

“是吧，我要做督军，做了督军我请你做军师！”

这未来的督军与军师，接下去就是一大堆胡扯，把知县却忘掉了。知县就望到阿巧眯眼睛，阿巧微微的笑。

他觉得她很好，很可爱。她觉得他是有身分的人，是少爷，是朋友。

返到船上。陆俊是两只衣口袋里装满了栗子花生瓜子之类的。陆俊来请客，实际却是老板送四少爷的，由阿巧从坛里取出的。

金亭问：“见到了么？”

呆子不答，把花生抓出，撒得舱板上全是。

要呆子说见到什么，除了花生栗子，真不能说得出的。呆子要人陪，结果却陪人空走一趟而已。若不是有东西吃，呆子回来还会喊悖时！

回到舱中的他，想起许多人事。世界的奇怪，渐渐使他觉得到一点儿了。他因此想起了家中的过去，想起了自己的将来，想起了船同自己的关系，以及岸上街上这时大致已经上床睡觉了的阿巧同她的爹，对于自己的关系。这神经纤细的年青人，好久好久不能睡，第一次害了失眠症。

（他同他的伙伴之一）

本篇发表于1928年12月1日《熔炉》第1期。署名沈从文。

说故事人的故事

许多人爱说别人的故事，是因为闲着无东西吃，或吃饱了以后，要寻出消化那好酒好肉的方法，所以找出故事来说。在上海地方的几个我所认识他们脸嘴的文艺复兴人物，就有这种脾气。这脾气自然是顶好的一种脾气！也因了这脾气的存在，一个二个便成了名人了。这巧妙处自然不是普通人所知道，但只要明白说话人是对自己一伙的加以夸张，伙外的加以讪笑造谣，事情是成功了。

这些人是无故事可说了。若必定有，那也总不外乎拜访名人，聚会闲谈，吃，喝，到后大家在分手时互相道过晚安，再回家去抄一点书当成创作，看看杂志来写论文而已。

笔尖，走你的路吧，把你认为是故事的故事说完好了。

我那时是收发员。年纪是十七岁。随了一个师长到龙潭。在龙潭时贺龙还是我们部队的团长，除了成天见到他来师部打两百块底的麻将牌以外，并没有看得出这伟人在嘴上生有獠牙，或者额上长角。晚近伟人真是来得不同了，本事不要，异相全无，运气一来忽然就伟大了。

那时做收发员的，每月拿十二块六毛钱的月薪，另外到副官处领取伙食津贴三元，每天早上起来靠在那戏台看楼上用擦面牙粉刷牙，白天坐到白木案前把来去公文摘由记下，吃饭时到军需处去吃洋芋煨牛肉，晚上到河边去看看上滩的船，发薪时就到一个传达姘妇开的赌场上去把儿块钱输到扑克上去。钱越输扑克赌术也越精了，赌术越进步钱也越输得可怜。这样日子把我消磨了一年。到底人是年青人，把钱输光了，出去就是看人家打牌，在住处就是用公文纸照到戏台前木雕故事画人物儿玩，日子过起来究竟还是不比如今多懊恼。

在那地方是不必花钱也可以找到玩的方法的，譬如到河里去洗澡，到山上去摘野果野花，更胡闹一点的则是跟了年长一点的人到乡下去，调戏乡姑娘，日子过起来总不算长的。

日子虽然容易混，天生是怪脾气的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能与这生活相合，终于想回湘了。我在师长面前告了假。（原上帝给这个人在地下安宁！）知道我是把所得的一点薪水全输到扑克上面的上司，见到我愿意调回镇守使署，照旧做我的十二元一月的书记，就准了我所请求，还让我到军需处领三个月干薪，作为这一趟跟到他移防川东的酬劳。谢谢这好人，给了我这样多钱，使我可以坐船回家，不至于再像来时爬那个三十五里高的棉花坡。

把钱从一个矮子田军需手上领到手，尽他把我在一次一个同花顺上欠的七块账扣去，我估计我回到保靖是至少还可以剩廿块钱。得了钱，又回湘，自然是欢喜的事了，当我把一切小账还清，把护照得到，把师长为我写致镇守使的信到得以后，我只等候上船了。

谁知等了四天，还不能动身。这正像是运气中所注定，说我的钱是在川东得，决无拿回湘西的理由，所以在一个夜间被一个本来不甚熟识的弃日牵牵扯扯到了那女人家，一坐下，四输庄，我的钱去了一半。弃日是赢了。但见到我说非走不行时，他做出仿佛与我共一只鞋的神气，又仿佛是完全来陪我打牌的神气，所以我们就同时下场了。下了场的他，似乎不大好意思，就一定要请我过醉仙楼喝酒，是吃红，又是送行。推辞不得。我只好又跟到他去。把酒喝到三分醉，他会过四吊铜元账以后，因为有点醉，就又要我陪他到第七旅监里去。在军队中交亲原是一场扑克一台酒就可以拜把的。

我说：“这个我决不去了，我要睡了。”

“早！时间早，老弟，去去好。你不是常常说到还不曾见过好女人么，跟我去，那里的包你满意。”

说不见到好女人，似乎是在牌场上说的笑话，他却记到了。

我说：“不行！我不愿到牢里去看女人的。”

“女人好，在牢里看又何妨。你只要看看，包你满意。真是了不得的女人！”

我大约也稍稍有点酒意，经过他一说，也想答应了。

“什么样的女人？”

这弃日是有点踉踉跄跄的模样了，见我问到女人是什么人物，就大声的说是“土匪，”名字是天妹。土匪中的名叫天妹的，我是在另一时曾听到人说过了。先听说已经捉到了关在酉阳监牢里。许多人说过这是女怪物，生长得像一朵花，胆量却比许多男子好，无数男子都在她手下栽了跟头，好奇心的我就存了愿意见见的想望。如今是只要欢喜就可以见到

了，我不能说不去了。

到了监牢的路上，我才从这弁目方面知道这女匪就是绰号天妹的从酉阳移来龙潭还是近几天的事，是为了追问这女匪枪支藏匿所在，所以解到这里来了。

所谓第七旅监牢者，是川军汤子模部的监牢，内中拘了不少命里有灾难的人物，也有带罪的军人在内。守这监牢的是川军，兵士约一排，驻扎在牢外。弁目对于这守牢长官是相识的，所以能随便来去，且可以同犯人说话，因为被拘的有军人，因此更容易到犯人处了。

我就跟到这个人进了监牢的门，一直到女匪天妹的住处，进了特为这女大王备置的屋后，隔了栅栏望着在一盏清油灯下做鞋帮的一个少妇的背影，我先还以为是营长太太一类人物。

这领带弁目进来的老妇人，把我们引到了这里，却走了。

这略有酒意的弁目，用手攀栅栏，摇动着，说：

“天妹，天妹，有人来看你了。”

望到这女人回身的姿态，望到她在灯光下露出一个清瘦的白脸，我除了觉得这女人是适宜于做少奶奶的好女人以外，简直想不出她能带了两百支枪出没山中打家劫舍的理由来。这人不是坏人，再明白也没有的。我且一眼看定她还是好人中的正派人呢。我就在心中想，或者这是错了，被冤了。

不过，她走过来了，她笑了，她说话了，我应当承认我的错了。那一双眼睛，在暗中还放光，先是低垂着还见不出特别，到后一抬起，我即刻相信一切传言了。

望到了弁目又望到了我的这女人，嘴角边保持了向人类轻蔑的痕迹，这痕迹且混合在一种微笑中，我是从有生以来，

也并不曾遇到过女人令我如此注意过的。我想说什么也说不出口，就只有对这女人做着诚实的笑容，同时我把怜悯放到眼光上，表明我是对她同情的。

弁目把手从栅栏空间伸过去，抓着了那人的一只手，说：“天妹，我是特意带我这个好朋友来看你的。”

女人又望望我，好像说未必是好朋友吧，那神气聪明到极点，我又只有笑。

“他是年青人，怕羞，不必用你的眼睛虐待他。”

我对这经他说过才知道他早已认我为好朋友的朋友，醉话有点不平了，怯怯的分辩道：

“我才不怕谁！你不要喝多了乱说！”

女人是用她的微笑，表示了承认我说的是真话，一面又承认弁目所说的并非酒话的。她用她那合江话清爽音调问弁目：

“朋友贵姓？”

“要他自己答应好了。”

女人对我望，我只有告她我的姓名。

于是我们继续说话，像极其客气又极其亲切。

“衙门事情大概是忙吧？”

“不忙，成天玩罢了。”

“你们年青人是玩不厌的。”

“也有厌倦时候，因为厌倦，倒想不久转家乡了。”

“家乡是湖南？”

“是××。”

“××人全是勇敢美貌的人。”

“哪里，地方是小地方，脚色也不中用！”

“××人是勇敢的。”这话大约不是夸奖我，完全对弁目而说。

说到这里女人用力捏了弁目一下手，我明白了是她应当同他另外有话说了，我就把头掉过去看房中的布置。望到那板床上的一床大红毯子，同一条缎面被，觉得这女人服用奢侈得比师长太太还过余，只听到女人说：

“事情怎么了？你是又吃酒把事误了。”

男子就分辩，幽幽的又略含糊的说道：

“酒是吃了，不过你答应我的那件事？”

“你骗我。”

“赌咒也成。我是因为商量你那件事，又想起你，人都生病了。”

“你决定了没有？”

“决定了。我可以在天王面前赌咒。你应当让我……我已同那看守人说好了。”

“我实在不相信你。”

“那我也没有话说了。”

女人不作声了，似乎是在想什么事体，我也不便回头。隐隐约约中，我能料到的，是必定弁目答应她运动出狱，她应当把藏在他处的金钱，或身体，信托给这男子。女人是在处置这件事，因而迟疑了。

使我奇怪的，是这样年青的女人，人物又这样生长的整齐，性格又似乎完全是一个做少奶奶的性格，她不读书不做太太也总可以作娼，却在什么机会上成了土匪的首领？从她眼睛上虽然可以看出这女人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不过行为辞色总仍然不能使人相信这是土匪！即如眼睛的特别，也不

是说她所表示的是一种情欲的饱饫。我记得分明，我的好几个上司的姨太太，论一切就都似乎不及这女人更完全，更像贤妻良母。谁知道这个女人却是做过了无数大事的名人。

我心想，这个人，若说她能处治人，受处治的或者不是怕她，不过是爱她罢了。见了她以后，是连我也仿佛愿意与她更熟习一点，帮她做点事的。

等了一阵我又听到她在说话了，问题像仍然是那一件事，弁目要她答应，她答应了。她又要弁目赶紧办那应办的事，弁目赌咒，表示必办到。

到我再走过去搀言时，女人在我眼睛中仍然是一个稳重温柔的女人了，照例我是见到这种女人话就少了的。她见我无话可说，就又找了许多话问我。她又把所做的鞋面给弁目看，我才知道鞋是为弁目做的。从鞋子事上推得出这女人与弁目的关系，是至少已近于夫妇的关系了。

大约留在这地方有一点钟时间，好奇心终敌不过疲倦，我就先离开这里，回营里睡了。当回去时，女人还要弁目把我送到帅部门口，是我不愿意，这弁目才送我出守卫处就转去，

第二天一清早。我像是已把昨夜事情忘了，正起身来洗完了脸，伏在那桌子上临帖，写到皇象的草字，这新朋友弁目把手搁到我肩上喊了我一声。回头见是他，正笑着，我的兴味转到他身上来了。我也对他笑，问他昨天什么时间回来。

这汉子缩了缩头，说：“惹出祸事了。”说祸事时好像仍然不怕的。

“我不信，你除非是同她到牢里作那呆事情。”

“除非呀！不是这个祸还有谁？”

听到弁目居然同到女人在狱中做了些呆事，忽然提起我的注意了。先是我已经就在有点疑心他同女人，谈论到的就是这件事，女人不放心，他赌咒，也是这件事。料不到是我走不久他就居然撒了野。不怕一切，女人也胆大到这样！

我说：“告给我，怎么出乱子？”

这爽直的人，或者是昨夜我回营以后，还同女人论到我，女人要他对我亲热一点了，今天真像什么话都要对我讲。

“怎么样，就是这么样的！我把那管牢老东西用四块钱说通了，我居然到了里面，在她的床铺上脱了这女人的上下衣，对不起，兄弟是独自用过她了。不知为什么他们知道了消息，忽然在外面嚷起来了。”

他停了一停，我并不在这时打岔。

“来人了。兵全来了。枪上了刺刀，到了我们站的那个地方，装不知道问在里面的是谁，口口声声说捉着了枪毙。这里有我所熟识的排长声音。全然是这人也打过天妹的主意，不上手，所以这时拿到了把柄，出气来了。我才不怕他！我把身边的枪放了--夹子弹，扣了衣，说，‘朋友，多不得心，对不起，我是要走了。站在我身边的莫怪子弹不认人呵。’他们见到我那种冷静，又听到子弹上槽声音，且在先不明白里面是谁的兵士，这时却听得出是极其熟习的我，成天见到面，也像不大好意思假装了。过了一会就只听到那排长一个人生气指挥的声音。我就真出来了。我把我的手枪对准了前路，还对到那排长毒毒的望了一眼，堂堂正正从这些刺刀边走过，出了大门，回家来睡了。”

一个不明白我们军队情形的人是决不相信事情是这样随便的。但我在当时是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全不疑惑了。说

到了回家就睡，我才代为他想起这事应当告给师长晓得。

经他又一说，我才知道不但这事师长已明白，并且半夜里旅部即来了公文要人，师长却一力承担，说并无这个人在部，所以不日这弁目也要走了。

我问他究竟答应什么条件就能与这女人上手，他却不谈。但他又说到这女人许多好处长处，说到女人是如何硬，什么营长什么团长都不能奈何她过，虽然生长得标致，做官的把她捉来也不敢接近她，因为自己性命要紧，女人是杀人全不露神色的。一个杀人不露神色的女人，独能与弁目好，我是仍然不免奇怪的。

我正想问他女人见他走时是什么神气，楼下一个副官却在大声喊那弁目的名字，说是师长要他到军需处拿钱。弁目听到拿钱就走了。望到这汉子走下楼梯，我觉得师长为人真奇怪。这样放纵身边人，无怪乎大家能为他出死力。但这军纪风纪以后成什么样子呢？还正在一旁磨墨，一旁想到这弁目同女人结果是应当怎样，楼下忽然吹了哨子，卫兵集了合。

听到师长大声说话了，像是在生气骂人。

听到那值日副官请令了，忙忙的来去不停，大的靴子底在阶石上响。

听到弁目喊救命了。我明白领钱的意义了。

我把窗打开一看，院子中已站满了兵士，吓得我不知所措。那弁目还不等到我下楼已被兵士拥去了。一分钟以后我不但清楚了一切，并且说不出为什么胆寒起来，这说故事的人忽然成了故事，完全是我料不到的。还仿佛是目前情形，是我站在那廊下望到那女人把鞋面给弁目看，一个极纤细的身影为灯光画到墙上，也成了像梦一样故事了。我下午就上

了船。还赶不上再多知道一点两人死后的事情，我转湘西了。

这故事，完全不像当真的吧，因为理想中的女大王总应当比女同志为雄悍，小说上的军队情形也不与这个相似。不过到近来，说到这事时我被那弃目的手拍过的右肩，还要发麻，不知怎么回事。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署名沈从文。

衣冠中人

YIGUANZHONG REN

新編集。《衣冠中人》系作者曾編过的一个集子，原稿毀于战火。此处借用其集名。

編入 1925 ~ 1932 年间发表的小说 10 篇。

三贝先生家训

年高有德的三贝先生不幸于今年正月初四日“遽返道山”了！这于C城是一种惊人的骚动，重大的损失。当三声落气炮响过后不到五分钟，全县城人便都在纷纷议论他的“平生大节”了。大凡贤者身后，总有一部分不能了解他伟大人格的人，常常立于反对方面，以攻讦诋毁。三贝先生自然也不是例外。也许是他太好——不然，便是C县的舆论太不公允了：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见了一个卖豆腐或卖落花生的小贩，问他“三贝先生如何？”他答复了你所问以外必定是附带的加一句奚落三贝的话；如“那个苛刻鬼”！或“那老怪物”！一类言辞。

据说三贝是无疾而终的。还正是一般“积德后福”人应有的事。不过，从田大伯妈处得来的消息，则又明明是因问他做校长的那个儿子退抚育费不得而气死的。她是与三贝有瓜葛的人。她女婿曾拜寄过三贝隔房堂弟做干崽，大概这话也总不是全无把柄！

总之，三贝先生是今年正月初四午时死去了。是“无疾

而终”还是“气伤肚肠”而死的？我们不是应措意的事，很可以不必再过问。倘若是真有那种好摆闲事的人寻根究柢，只指示讣文给看就得了；讣文因明载着“享年七十有八……无疾而终”！

三贝是有钱有势的人，丧事自然是非常之热闹。他第五儿子是现在县署第二科的科员，第六儿子——就是有气死老子嫌疑的那个——又是中学校长；儿孙又多；因之出殡那一天竟有许多人执紼。有用松柏枝扎成的香亭，有用白布缠就的灵轿，有十来个敲法器的大师傅，有各种表示无家的脚牌，有朱红绫子的铭旌，有写上——“典型犹存”或“里失贤者”——的挽联祭幛，有两趟锣鼓及一队细乐，有一队制服整齐的学生；而且，知事大人也屈尊到送丧；此外，典狱官张四老爷，地方财产保管处田老爷，宋连长，稽查局刘局长，初从上海毕业转来的九二先生，……都莫不大襟上佩了一朵白纸花，沉肃谨敬的在鼻涕眼泪一把抓的孝子前头走着：警察所长呢，另外又专派了四名着号衣年青的警兵，随同灵柩左右照料，免得那些打高脚牌，扛祭幛的小孩子，沿途吵嘴滋事。

“好热闹阔绰的丧事！”

当灵柩从道门口菜市过身时，许多妇人，老头子；以及卖白菜的老妪；担水卖的哑爷：都带了羡慕神气这样说。

三贝先生生活就是这样结束了，也可谓“生荣死哀”。

不过，人虽死去，但其“嘉言懿行”流传于 C 城老一辈人口中的却很多很多。大体都极有关于“世道人心”。因此谨就我所知者，摘录一二；至其“出处大节”，即已有 C 县宿儒方梧庐先生之作传，兹均不述及。

——节抄家训——

过大桥时，应将脚步加速；——但亦不必如驰如奔免撞损徐元记之窑货担子。——不然，设于此时桥忽圯下，岂不危极险极？桥久不修，年代渊远，适于此时圯下，实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进城时，到城洞下亦应加快一脚；尤其是曾经失火之东门，并须用双手将脑壳掩护，如此：既可防意外之虞，即或万一猛不知道于彼时从上面掉落一砖头瓦片，亦可因手在上而不至伤脑。至于到城门洞卖羊肉，卖粉条，卖布：那种要钱不要命之事情，千万莫去做，最好连买也莫买，即或东西再好，价钱再贱。

有客久坐未动时，应不俟呼唤时时将茶献客。冲茶之水不必顶沸——不沸之水则尤好。若然，客即不知趣硬赖于吃饭后方去，其食量因喝水过多亦必大减。

逢年过节用大荤祀祖——其实不用亦可，不见“采藻明其洁”之训乎？——实在万不得已，最好是用零买法为佳：譬如秤肉一斤，则分为四处，每处四两。如此办法，既可选择皮薄骨少心所欲得之肉：而斤两上亦占便宜不少。

厕所粪坑院中到夏天粪过稀不能售出时，可加以草

灰斗许；但应切记将草灰之价同时算入。

.....

芸按：“妳乃苗中之未嫁姑娘普通称呼。”

三贝先生家训多至百余则，而每则均有独到之见解，此但选其一小部分耳。其行为尤嵒嵒不同于流俗，容当汇次编出，以介绍于“未获亲炙”三贝先生诸读者前。

C县大概是湖南一县，究竟在湖南那一处，我也不大清楚了。至其家训，除为代加标点外，初未敢易去一字。

本篇发表于1925年2月20日《晨报副刊》第37号。署名芸芸。

崖下诗人

——摘自一个庙老儿杂记——

这几天雨不落下，真好极了！天阴时当家的脸也阴起来，而且也如同天空一样；加了一层为往天所没有的灰雾，真正难看。

太阳一天一天地暖和下来，竟晒来好多逛庙的老爷。这些人真奇怪！你不叫他一声老爷，他出去时，必定少送你几个香钱。其实他们有许多都是年纪轻轻的，脸也嫩，长不出胡子来，论理喊“先生”是很合式相称了，……老爷，老爷，管他妈都喊他两声老爷吧：只要老爷能多把我几个钱，好让我于这个月月底把毛崽的妈那件蓝斗绸衫子赎出。不然五月子小宋接亲，她因无好看衣服去吃喜酒，会又同我吵架。毛崽那小宝贝也怪可怜，能进城为他买一顶小草帽，使他能用帽子去骄傲人；不再为院子里张四宝孩子欺负，也好。

这些老爷真有个意思！昨天有个嘴巴上已长了胡须的，说是来逛庙，还带着那些墨盒儿，笔管儿，同一个白粉刷子呢。一个人在崖下低了一回头，发了一阵子呆，就忙把粉刷

了取出来刷除墙上那些将消失泯灭了的字迹，走笔写了许多字在上头。末了，又坐到石凳子上去，望望对面山坡点点头，又回过来瞧刚刷新那块地方发笑。

明明是民国十四年，这老爷却写宣统十七年，不知其故。

——喂，你懂诗吧？

我的天，这一问可不真窘死我了！什么东西叫做诗呢？就是我小时念那些七个字“云淡风轻近午天”五个字“白毛浮绿水”一句的玩意儿吧？且让我想想：第二句是什么……然而这个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我自不算得懂诗！于是，我回答说禀老爷小的粗人不知诗是什么。

这可糟了！

老爷的脸色难看得很，吓得我连赏钱也不敢望，托故赶忙外跑，只听得老爷嗟叹中夹话；话中夹嗟叹——

……噫嘻！如此风雅地，乃不能找一不食人间烟火之人……

幸好只有两三句话赶进我耳中，这应说是跑得快的原故。然而不食人间烟火之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也很值得注意一下，或者老爷就是。

以后我只敢从墙眼里望到当家送老爷出门，幸得傅伙计还忠厚老实，到夜里仍把白天老爷给的一元钱赏我一半。据傅伙计说这老爷才真是老爷，前清是尚书；革了命依然是尚书。

当家脾气很怪，前日我说把灰墙重新刷一道粉。他骂我村。今天不知如何，又叫我乘夜里打一桶泉水去浇那块白灰墙，说是好把日前那些老爷题的字冲淡一点，便于后来到此

的风雅人题诗。当真我就去做了。许多风雅人从此不会见这地方无墙可以题诗便一口气跑下山去了，真可喜！当家的主意实不错！

这地方论热闹不及正月子的白云观，论清寂不及天太山，论树多不及万寿山，论石头大好像也敌不过一片石……然而老爷们为甚源源而来？大概这已被傅伙计猜中了，来此的一到这石头下发一会子呆，就能写一首诗来，所以……。傅伙计真会说笑话，谓我是认得字的人，到此一久，天天看到石头，将来会也同他们老爷子一样：只要对石头发呆，诗一首——无数首就会从肚内跑出来；塞也塞不住。

好家伙，一天到夜对到这块大石头的我，如果有诗，那我一天不消再去暗引他们老爷四处逛，单低头去写诗就有了！……那我莫非也就成了一个风——不过毛崽的妈那件衫子终是要赎，草帽子也不能不买，五月十七算来只有一个月二十天了，还是莫做吧。

我恨傅伙计口太不好，得不到一点儿事就去报当家；虽说是为我一番好意。其实我又不是说我会做诗，他不应该把我同他闹玩写的四十个字给当家看，害得当家还来再三盘问我骂我。

真幸事，我不信他话去写到墙上去！不然当家知道会又要……

好大一片石，下有诗千首；
新诗挤旧诗，旧诗还不朽；

新诗压旧诗，旧诗也不吼；
一天石头碎，新旧都莫有。

当家是爱面子的人。大致不会把我做的这东西送老爷们看；因为这不但出我的丑！但我仍应请傅伙计把它找来烧掉，不然我终放不下心。

今天来的两个学堂底，自己又不像其他先生们带有铅笔儿，却问我来要笔墨，回说他是没有，竟把手上那支杖头子处到墙上乱画，墙画坏了不要紧，但可恨的是：坐了半天，我也照例叫了四五声老爷，谁知临起身时，却说改日带茶钱来吧。

学堂人真也奇怪，一个大莫有，也来逛庙题诗。

毛崽的妈，今天穿起那件蓝斗绸衫子到骆驼庄去看赵亲家，一只手拖着毛崽，当出门时我叫了一声“你妈！”她回过头来对我望，似乎这件应把她失去的年纪找回十年来了！倘如是那条水红洋绸裤子不卖掉，我想她仍能像一个新嫁娘——哈哈，毛崽七月子满九岁，再过九年，新嫁娘儿子不是又有新嫁娘了吗？哈哈，我的乖毛崽，我的乖毛崽的妈。

这是我游八大处时找到的几页日记，至于怎么个找法？我不愿宣布。也许我一说出这是某一个庙里的用人所做，就有好搅闲事的朋友跑去麻烦人家了。

所记原比此多四五倍，但多系家务之言，如讨论他太太去吃酒时应戴玉簪花还是野菊？如批评当家之坏处，如记赎衣之经过等等：虽“笔墨”还精彩，但非重要，故不备录。

兹仅摘出一窗，俾读者得赏鉴文章又不费许多精神。

所谓毛崽的妈，就是他屋里人，至于毛崽，想不要我再说是谁的儿子！

其诗在如今白话诗中论来，似乎算得风雅人作品了，不过那当家和尚是不懂潮流的人，所以结果只“胡闹”两个字奖励我们这位朋友。

然而这也值不得诸君为之呼冤，照他记中所说，他似乎对于雅人的名号也不很愿意领受的样子：这大概是我们这位朋友生活没得像一般雅人之充裕，故不适宜于这好名字吧。

我在这里还得请求拥护艺术的先生们一点事，就是：请高抬贵手，莫写骂人文章，（因为你们太会写文章了，同诗人一样）说这庙老儿竟轻视了艺术而看重妇人一件颜色衣！

从文谨志于香山八月二十二日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8 月 27 日、29 日《晨报副刊》第 1259 ~ 1260 号。原署“沈从文录述”。

副 官

这时房里只有他一个人。

一间大办公室里，靠里面那堵壁有个长方办公桌，桌面蒙有四方花的白漆布，桌上除“文房四宝”外还摆了一座大钟。两壁挂了些图表，记事册。一张红色图旁，还有个挂衣钩，钩着一顶金边套银边的军帽。

今天轮到他的值日，他正靠到桌旁，对到那大钟的下一截，借钟上玻璃的返光，用两个双铜元很巧妙的扯取他嘴上的胡子。这是无聊时的玩意儿，其实副官还只是二十来岁的人，胡子纵有也很细咧。

他把头稍微一抬，看到钟的白磁面，看到十二个罗马字，看到一长一短两根尖而瘦的针。这时两针的尖端，正合并拢去朝上指。他知道时候到了，忙把钱掷到桌上，走出办公室。

“号兵，号兵，吹号！”

号兵大概正玩得热闹！站在门限上的值日官，焦急得快要骂出娘来发气了，才听到二堂上——

“哒哒啦，哒哒啦，底爹哒啦！……”

一阵轻快急促号音。到第二拍初段将完时，又才听到衙门前“统”的一声，响了午炮。

他忙归到办公桌边去，把点名册攫到手，又借重大钟的玻璃返光处，照了照自己仪容，见到帽子也很正，肩章也不歪，一切都整饬了，才橐地橐地走出办公室。

这时的护兵，已都得到号音的指示，集合来到二堂下大坪坝内，经护目把他们“高的在前矮的在后”编成一根带子一样，成双行一崭齐立在院子中。护兵们身上，是一色灰线布新夹军服，半腰上又各束了一条皮带。各人下巴间红绦领章上，订有两个金色字；左边是总，右边是护。领字的金，帽花的金，肩上的金，以及当胸的黄铜扣子，都在太阳下耀眼睛的闪光。

护目见到副官出来时，发了个口号，于是大家一个二个立时就笔直起来。

喊了“稍息”后，似乎有几个新补的，腰肩不由己的就曲了，然而像笔管儿直的，到底还居多数。护目走进队去，把一个正在用手擦眼睛还未大清醒的，打了两个嘴巴，又轻轻的啄了那个领扣未扣的小护兵一下，才昂然走过副官身边来。

“报告副官；一共四十六名；两名病假，七名出外采买，实到三十七名——完了。”照护目报告时的精神看来，将来怕不也是一个官！

护目于报告完毕时，在退下之先，霍的又把手举起来，行了个军礼。但副官却皱起眉毛，只略把头点了一下。这似乎是副官一个绝好的复仇机会，因为通常副官回公事到总座跟前时，几多回数，总座却连正眼也不瞧呢！

于是副官把名册打开，一支短铅笔在口角上一舔一画的点起名来。

副官轻轻的喊着，喊到谁时，谁便重新立一个正，吸足气大叫一声“到！”

“周天元”，不见回答，副官加了点力又叫一声“周天元”。

好久不见回答。

“怎么！你不刚说七名采买两名病假吗？”

护目见到那一双皱到几乎并拢去的眉毛，脸就红了。“报告副官，秘书长才喊他去送公事。”这时护目两手下垂，两眼平视。如像上操时被处罚立正的兵一样。

“护目拿来做什么的？”副官抬头看了一下天空。适有一队白叫鸽打着哨子飞过去，他想起了适间吹号的事。“叫号目察看今天是那两个号兵值日，喊他来！”

“是，是。”护目去了。

把名点完，副官归到他那办公桌前，屁股贴上挨得发光的座椅后，看桌上的钟，那长针已移过Ⅲ字，快要到打X的地方了。

“报告”，声音起自室外。

“进来！”

随副官“进来”两字命令而进办公室的是三位，三位之中有一个是护目。三个人脸部都绯红，也许其他两个小点的是因刚才吹号过于用力所致。副官明见到有三个人在桌前，却故意若无其事似的写他的值日日记册。

他昂起头来：“喔！你俩今天值日——？”

“是”，两人同声答应，声音很小。

“怎么十二点钟不吹晌午号？”

“棚里钟慢了，”这声音怯弱得几乎要哭。

“慢了，天天对到就慢了？扯你妈的谎！晓得又是到那里去睡午觉了。连职务都疏忽！”副官又看了看钟，见那颗长针已竖竖的倒立，“为我到外面太阳下去，站三十分钟，响一点时才准走！”

两个年青号兵出去了，剩了一个护目。

“你也把你那些护兵老爷——出外时，一点礼节不懂，比老爷架子还大，——管教一下，并不是伤天理的事！几多鞋子踢起，肩章只有一边，扣子不扣，像个什么样子！别人将会说‘哪哪，这是司令部的副兵哩，’你看丑不丑？……你也应当放恶一点，当打是打，当骂是骂，若是一天到晚，但同到他们嘻嘻哈哈，恐怕——”恐怕为什么？因为副官一时想不出适当字言，就不再做声。

领了教训的护目，立个正，一步一步走出去，值日官日记也记无可记了。无所抓弄的值日副官，只好把桌上两个双铜子拾起来，将头偏过去，继续对着钟上的返影扯他的细胡子。

九月二十八日西山——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5年10月17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45期。署名沈从文。

宋 代 表

刚才到天安门前当国民大会主席，当警兵赶人时，他一个人独露出英雄气概，昂昂藏藏的在后头慢慢地退下的密司忒宋，游街时带队又喊了两百多声“打倒帝国主义”，归来倦极了，这时正靠在一张藤靠椅上，用小手幅子揩抹耳朵后的汗水。手幅子原是塞在洋服当胸口袋里，是绸之类，白色，四角各有一朵淡蓝小花。抖开时，就有一阵淡淡的甜香入鼻。因为香气，又引起密司忒宋回忆到这手幅的主人来，赠遗人那白雀儿小小身材，只要略把眼睛一闭，就活灵活现的在眼前跳跃了，而抢手幅时那一幕也同时显出，多么有趣！于是密司忒宋赶忙把手幅又塞进口袋中去，如怕被谁看到一样。

房中，四壁有挂有好多四四方方或长条子的油画幅。画的全是些女人，衣裤不穿，一个二个赤裸裸的，不知是照着谁家太太小姐原身描下来，凡诗人认为有诗意的部分都无忌惮的裸露。近床处，又贴了一幅虎班宣的七言联，写的是：

惟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

字学什么梅花道人体，用笔极其有劲，笔画蜷屈盘旋，磅礴郁勃，款署痴君二字。看样子，大致也是出于名手。房中除写字桌外，另有两个大书架，与床并排，左右各一。架上摆有数不清的洋书，大大小小，都是皮面布面，上烫金字，极其辉煌；书之间，又摆了些极美观的花露精之类的瓶子。从画上，从对联上，从布皮面烫金字的洋书上，从书架间那许多六角形各种颜色的玻璃瓶子上，以至于床上那两个水红色鸭绒枕：我们无处不可以看出房主人的爱美心来。至于学问，有那么多洋文外国书作证，自然是不消说了。

他又把手幅取出，揩了一阵，脸上，鼻子上，眼角，耳朵尖端，似乎都擦到了，还擦不出个所以然来。忽然又像记起了什么事情一样，忙立起身来，走近书桌边，此时外面门上，有个什么人用手指头囊囊的敲了几下。

“找哪一位，进来！”

随着他最后那一个字，推开门进来了一个少年小伙子，深灰色哗叽长褂上套了一件青花缎背心，收拾得标标致致。脚下那双尖头子鞋，又瘦又尖，尤其是黑色鞋面衬配着是蓝丝袜，极为相称。看那副嫩嫩的白脸，年纪总不上二十岁。这是密司忒宋的相好，同学而又同在文学系，且同时被大众推举出席于爱国联合会的，所以用不着什么客气，主人只喊声坐，两个就坐下了。两支烟慢慢放出烟子来。

主人据坐在书桌边那张无背木几上，客把身子搁到那靠椅上，两副嫩脸相对，于是乎两人心有所会的都微笑了。

“怎么，改了！爱国吧？”客的声音如脸一样嫩。

“当然！我们一天到外头去宣传，打倒强盗，自己又再来

吸三炮台，那还是人吗？”

“我看不在乎。”

“不在乎，我要（捏拳举起科）打倒你这帝国主义者的走——”看样子，密司忒宋是不像认真发怒的，所以虽捏摆拳头，而又举起，却并不打。

两个又笑，但只脸上有笑意，因为各人嘴巴衔了一支烟，不便开口了。

“苕哥，今天有味吧？”是客问密司忒宋的。

“有味？莫提起还好！说来肋巴骨都是气！代表们一个二个半点不中用，警察们口上吆吆喝喝说是先生先生，这里站不住了，他们一点反抗心都没有，深怕枪头子到脑壳上来，老老实实就走出天安门，若非我在那里督队，大声喊叫，‘不要怕！不要怕！不是老虎，吃不了我们！’壮一壮他们的胆，这个溜，那个溜，就是这样散场，传单也发不出去了。”

所谓苕哥者，想起适间那般代表的懦怯情形，不由得余气复涌上心来，很重的捶了一下桌子，桌上那小胆瓶内的粉色四季菊，都被震吓得颤动了好久。

“又不是要命的事，就那么怕！纵要命我们也应为爱国而牺牲！我们的血不拿来爱国流去还留做什么？”于是又一拍，瓶菊又一个颤。

客的意思，原是用来讨论另外一桩更有趣味的事情的，见苕哥却说到大会的情形，故不参一言。末后，见到苕哥手幅子，才想起自己手幅来，也摸出条浅碧色耳巴子大一方手巾来擦鼻子。

“以后怎么？”问得很懒。

“你不见到？”

“不，我因催法大队伍，故所以——”

“故所以不被赶了。以后会依然还是开不成，我看到他们那样子，气不过了，招集也招集不拢来，才大大子骂了他们警察几句……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政府的狗！四脚爬的兽物！冷血的蛇！……当我站到天安门前昂然不动，大骂其警察时，好几百人都拍掌叫好，末后我才慢慢的走出，又赶上一伙小队伍同向打磨厂大街方面游行，喊口号，散我们校中的传单，……”

两支烟又在吸了。谈话稍停时，隔壁有个话匣子沙沙沙的响，接着又是铛的一声，依约还可以听出《惊梦》的腔调来。茗哥刚举起那只手摩到鼻子上，把头上一个苍蝇就吓走了。脚尖在地下一打一打，为话匣子敲拍。

“茗哥，这么多瓶子，用空的把我两个吧。”

“啊，你没有瓶子，你们姐姐妹妹到那里去了呢？‘锅子莫讨讨碗里，’这叫化子！”

“哥，你今天见到小刘吧？”客把瓶子事撇了开去

“只有你看见，是吗？……第三排那个水红上衣，玉色裙，蓝袜配黑皮鞋——比你脚可差多了——扛旗子的女人可不知是谁呢？”茗哥偏说不看见，反而故问。

“好眼睛！一等拇指章，”客夸奖了一句且翘起个大拇指褒奖似的，两人心有所会，又都笑了。

“老弟老弟，你说小刘比你的朱四姐如何？”

“小刘当然好得多——我的朱小姐？你还在睡里梦里！别人这个月十五就要同一个老陕结婚了，结了婚两口子就拟到西湖去过新生活……我看见人家的。”

“怎么，那么快？”

“不快，再不快小家伙就不客气出来了！听密司忒郑说，她同那老陕到协和去看，医生说至多三个月。与其到那时慌张，何如——”

“有个人会有点不安吧？”苕哥含有讽刺。

“有个人指谁？我其实并不同她有什么感情，因为略略有点亲戚关系，常常走动，你们这些神经过敏的就乱造起谣言来。”客吸了一口烟，把烟使劲的从鼻子嘘出。“唉，对我说，哥，小刘近来怎么？”

“这才问得巧啦！别人我知道近来怎么吗？我又不是她亲不是她戚——”

“然而相好，程度到烧点。”客说了，打了个哈哈。

“我把你——”苕哥拳头虽又捏拢举起了，但仍然是不真的忍心放到客的头上，所以客反而把头挺着摆了两下，表示要打就请的意思。

“老弟老弟，听说‘豆渣’近来特别同你亲热，有其事不？”

“那里，那里？这不要我猜就知道是张流氓南瓜脸造的谣。他曾向‘豆渣’大姐写了三封长信，肉麻话不知有多少，‘豆渣’一字不回答，只一个不理，流氓心中不平，以为是我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就到处造我的谣言，不说是某天看到信，就又说是到公园相遇啦，其实‘豆渣’那样了——”

“老弟那么年青的小白脸，我想也不至于——”

客又笑了，笑的意思，也许为的是苕哥说他是小白脸。隔壁话匣子似乎换了块片子，只听到咤叱，如一个人发气的样子，大概是谭什么的《打渔杀家》吧。

苕哥脚尖依然在敲打着，客又把谈话的方向转向昨天出

席于第三院的事上去。

“茗哥，师大那个鸽子如何？”

“我的考语是：性格温存，身段适当。昨天讨论游街进行时，那鸽儿恰在我上手。说话时，口一开，一串小颗小颗的白牙齿都露出来了，头发老实的光生生贴到头上；那不驯服的鬓角，飘飘飞飞，益发助其骄媚。眼角眉底那种风情，使你把捉不住，是三月间的风筝吧。”

“茗哥你猜是谁的——”

“那怎么晓得。”

“我报你——”客要茗哥弯下腰来，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

“哈哈，好一张黑漆板凳配这么一个瓦夜壶！”

“哈哈，天造地设！”

茗哥把笑忍住了，“咱们也赶即改入政治学系吧，毕了业做官去！”

“有了钱讨他妈这样五个。”

两人一路打起哈哈接着谈下去，

……………

把许多知心话都说完了，客人才把一本《五卅痛史》借去，说是要做一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虐的文章，拿去参考。

于时密司忒宋，一个人在房里，又把客未来时的无聊恢复了。隔壁的话匣子，已不知在什么时候休息了，敲板也无从再敲。

“这么一着，这么一着，只要她脸上颜色不十分使人绝望，又这么一着，这么一着，有时会有许多机会送我去把玩这小鸽子！”

“……不过第一着就费事。

“……然而，从昨天那种情形想来，头一关已通过了。自己既如此大大方方，遇事公开，坦怀磊落的去同她讨论，那也无不可处。

“……纵或——又不落有什么把柄，还怕笑话？

“……可惜小胡那卅块钱又还人去，稍为慢——手就好办了！”

……

“宋先生电话，宋先生！”伙计在外面大院中喊叫。“谁个来的？”把茗哥正高兴的计划打断，故不即出。

“他不说——是姓彭的。”

“就来就来！”他几乎用了跳跃的姿势窜到电话处去，果不其然，说到机会，机会就到了！

……不久，就看到密司忒宋脸上笑嘻嘻的在北河沿路上了。一根文明杖的尖端，在空气中画了好多圈子，一直画到真光电影场售包廂票处。

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6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3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

菌 子

他名字叫菌子，一个县公署的第一科一等科员，换了许多知事大人，他的事还是因了他为人可靠，无别人那种野心，所以事情一直保全下来。那张办公桌，菌子伏到那上面已有三年余，那张坐几，为菌子的后衣幅近股处挨擦得已极其光滑，同事们到无笑话可谈时，把这几子拿来为菌子的资格讨论，也很有许多回数了，可是菌子自己，却满不在乎，对坐几也同别的一样，取的是无抵抗手段。

同事们，都是这样，很亲昵般如喊一匹猫或哈叭似的逗着玩，长是菌子菌子，他有时也应，有时又不做声，看叫喊他的对手是如何样子一个人。遇到自己上司，当然是很恭敬的爽利的答应着，平等同事则不理，至于下一级的录事，则菌子自有他外貌上的威严，压得住那些小职员了。

有时他也会学到抵制，但这抵制方法也全是趋于自卫的，那是因为菌子这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名。不过这名字用到他身上，实在又是极其适宜。所谓适宜，请各位不要误会，并不是因为他也能像三四月间，七八月间，湿的松林中产生那类

菌子，可以拾回来炒或煮汤，用为晚饭时一味合口的菜的原故，乃是象形。全县署对于他感到的趣味，也可以说是同真的那类松菌一样；又柔滑，又浓，又……，又……。

他真像一朵菌子！头大而圆，顶略尖起，矮脚杆，腰成筒棒形；同股部找不出它的分野来，颈项同下巴地方，常有许多襞褶……拿一朵初生出地面的松菌来形容这人，在他自己除了用“我是人，人是动物，不能用植物来相拟”，很勉强的话辩解外，也似乎很难找出一个有力的不承认相拟恰当的理由了。

菌子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也不能知道。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地方并不是菌子产生地。虽说菌子学着 A 地方的人说话，能极其相像，但 A 地人就说这人到县中还不曾有个四年，且最明显的是 A 地并无菌子一个熟人。想打听这个人的来源以及其过去生活，实在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你遇到这人问问，答说人约是从湖北西边那里什么小县分来的吧。试去再问一个，第二个人又会说菌子大约是成都地方人了。三个，四个，……你若不怕麻烦，一直问下去，回答你的总没有两个人相同。实在说来，他们都不能知，近于捕风。各人但凭了菌子的各样不同的性格同身躯的模样，发抒各人的意见，使你想打听他生世的人竟莫知所从。当然，我们认为可靠的，就是去问他自己！然这个又会使你失望！他平时是关于问到这类事时，总是不大愿意开口的。慢慢的却你情不过，或为力所迫，不得不说话时，他就答应你原籍是四川成都府小北街人——但对别一个，他便又把原籍改成湖北来凤县人了。或者又是河南信阳州前街，或别的什么，总之，由他口乱说罢了。菌子之所以不愿把自己生长地方说出的原故，一半大

概是自己对这事也无从确定了，另一半就是防御同事的嘲弄，因为问他这个的有一半以上多是些坏透了想拿菌子来取笑的人。

菌子又似乎是有了什么隐匿事故，对于他的原籍，就是到许多正经事上，也还是依然保守着一种秘密，这种隐匿，我们当然不会疑到是菌子犯了什么罪过所以如此，我们看看菌子的生活，就可保证他为人是在法以内的好百姓了。但也有点奇怪。片子上，菌子很明显的印着自己名号，旁边还加了一行 A 县第一科员，把籍贯不提。至于到县署造报全署职员名册时，他竟索性填上 A 地方人了。县长对这个也问询过他，说是应把原籍填上。你们猜他是怎样回答县长这话！照菌子平时那种期期艾艾的言谈，会以为这次菌子要受了窘吧？谁知当时菌子却很慷慨的说到 A 地有了三年以上，照现行省宪所定，把 A 地的公民权早得到了，从前那个生长地似乎无写上之必要。职员录上关于履历一行他也不填。所以我们从县署职员名册上，想找到菌子的以前一点痕迹，也是无从找起。

有一天，办公室中，科长科员雇员各人在沉静的办他所应办的事件，教育科一个科员，正拿起一极大木板尺在张长桌上画一学校分区表，菌子把公事办完了，负着手在那桌边，看到同事弯了腰在那里纵纵横横打那线格。先不为科员所注意。

到科员抬起头放一口气时，见到菌子那牙齿略露微笑着的和气脸面了，菌子见同事望到他，忙好意的同情的说：

“太费事了，这个……！”

“菌子事办完了吧，帮个忙为我画画！”其实这是一句笑

话。

“这个——怕画坏了。”菌子就很认真的辞了，但心里也想就帮一下忙也很好。

“画坏也不要紧。”那个科员，就把手中那三尺余长的木尺送到菌子肩上去。

远一点，一个科员听到这一方面在办交涉，就参言了，“菌子大哥！到这来办来吧，一件顶短顶容易的公函！”

菌子这时正想办一件什么公函之类，消磨这空余时间，就想走过去。然而教育科员把他拉着了，像有力量压迫到身上的年青人的话，说是他是朋友我就不是朋友么？忙到分辩，都是朋友，都是朋友！

那一边，还是大起声子喊着“菌子老哥。”

这使菌子陷到困难中了。偷偷的瞅了一下这画表同事的脸色，同事知道他在觑自己，就故意放下脸嘴，约略真像有一点生气的神气，且把牵着菌子袖子那一只手也缩回到自己嘴巴边抹着胡须。菌子并不很笨，知道果真是为那一边尽力，则未曾尽力这一边就有了不平了，所以最后跑到自己座位上去表示两人的忙都不帮。

他自问处置这事是非如此不行的，其实画表的这位同事，却并无借重菌子的真心。

不知是谁一个发起一句话，又讨论到菌子的来源上来了，第一科科长，菌子的上司，在拟一个电稿的凝思中，竟抽出空来说从菌子肥肥的圆腰柱上，断定菌子是一个浦市地方的屠户的儿子。这话听来似乎是可笑，于是大家都笑了。其实这也很有理由。浦市地方，的确随时都可以遇到胖子，不单是屠户。然而一个司法书记官姓陆的又用菌子的鼻子去反证

科长的错误，他说：

“大家想想，浦市地方，可以找得出一个那么壮大那么肥厚的鼻子么？”

科长在心里忖度了一下，在浦市地方，似乎当真不容易找寻一个略有点俄国人风味的鼻子，所以也不反驳司法书记官了。然而司法书记官把菌子定为河南人的话，也是极不可靠。据一个住过信阳四年的科员说，信阳地方人也就缺少这类鼻子。并且河南人不会那么矮圆，这是人人都能知道。

“那就算成都人吧，他自己说的！”先时把菌子喊做大哥那位科员开了口。

“成都人是叫雀，不会那么讷讷。”画表那位科员如报复似的证明前话的错。

“那就算麻阳人吧！”不知谁一个说。

“麻阳人会同人结干亲家，菌子这个就不行。”科长把前话又驳死了。

讨论的终结，还是依然无异于往日，付了保留。

同菌子同科一个科员，看到科长电稿已完，对菌子的问题也有点疲倦了，想出了一句新鲜话，很庄严的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是菌子曾发过很大的誓，告给自己是从松树最多的地方来的。这当然是一句笑话。但这一群办事员讨论菌子出处问题，何尝又不是把成一个笑话来说呢？一听到科员这一句话，科长首先就抚掌，其余也依次抚掌，照往例，到抚掌时，大家就算一个难题已解决了。

菌子起先一个人听着同事讨论到自己鼻子，眼睛，多的褻褶下巴，因为上司也在攻击自己的那一条战线上，所以并

不做声，一个人很可怜又似乎很伟大的坐到办公室那个离同事与光明较远的一角隅上，低下头去看一件从邻县来的公函。直到听到那同事说是发过很大的誓，告过他是从松树最多的地方出来的话时，再不能漠然忍下去了。

“朋友，莫那样吧！”茵子把头抬起说了，话中有哀求意思。

那同事，走到茵子这边来：“你不曾发过一个大誓同我说过么？你会自己忘记了！”又拍茵子的肩。

“我何尝……，我们是朋友，应当少嘲弄一点，到夜间，我们可以去南街上那甜酒铺吃点什么。”茵子话说得很轻，想用食物去与同事议和。

然而结果却失败了，想不到同事却故意高声说：“大家听听，茵子夜里请我到南街上去吃甜酒鸡子，你们谁愿去么？可以一路！茵子都请，大家不必嫌弃。”

这同事极其聪明，又特别对科长做出谄媚的微笑。“科长你哪家晚上左右无事，也就去去吧。茵子是很大方的，同他客气了他反生气。”又回头向陆书记官，“陆先生，我们都去，不然茵子会说诸位看不起他！”

这书记官，原是一个最馋嘴的，无事时，还到处去敲别个酒吃，如今是茵子的东了，忙说去去，茵子先生请那有不去的道理。书记官原是一个知法律刑名的人，用字非常有分寸，如今于茵子下加了先生两字，可想而知对晚来的甜酒是不愿松松放过了。其余同事有明知是那科员做得鬼的，因为要戏弄茵子，也一齐哄然答应了。

茵子呢，这时想飞，可是飞是梦里能够办得到的事，他又像这原是一个梦，欲于腋下顿然生一对翅膀飞到别处去，

被同事把翅膀抢去，自己陷到手足无措的包围中了。到后看到科长都认真答应了，才喃喃呢呢说手边此时无钱，就过几天吧。这明是想推托的话。陆书记官就立时命听差去请会计来，为菌子预支了三月份薪水三分之一。

宣布菌子请客那位同事，待到会计取钱来时，分了一半拿在手中，扬手大声说这是五块，大概够了，暂时由兄弟保存，到了夜间八点钟，各人就请到甜酒铺去，不必再用帖子请了吧，说完，把一张五元票塞到衣袋中去了。

同事都望到菌子笑。菌子不敢对同事们望，视线斜落在桌上余下那一张五元钞票上。票子上一角已略模糊了，褐色的花纹纸面上，有两颗小红印，菌子原是治过说文的人，认得一是“总理之印”，一是“中国银行”。印之下，略歪一点的地方，有一行横的红色号码是 00735，菌子无意思的想着同事手中那一张号码末尾一字，不是 6 字就是 4 字……

我才说过，菌子是在 A 地方县公署，一个三年资格的一等科员，所谓 A 地方，也不是地图上没有的乌托邦，若是有人要寻这地方，向湖南省湘西区，沿到当年屈原溯江上行那一条大河，从驿路或者从拉船人的纤路，均无不可，你只一直往上走，由常德上桃源，辰州，泸溪，浦市，辰溪，洪江，黔阳，再上就到了。A 地自然还有它县或府的旧名，不过我为减少地名的字数起见，所以还是叫它做 A 地。

A 地有些什么？它像中国的任何一省大点的或小点的都市一样；有许多人，在一个专制时代造下来的坚固城里居住。

人与人关系中，有悲哀，有快乐，有诈骗与欺伪，有令大同矫情，有假装的呻吟，有梦吃，有死亡；强者也是一样的迫害弱者，弱者也是一样并不对强者反抗，但把从强者得

来的教训，又去对那类更弱者施以报复。各个生物的身上，都流着由祖先传下来的孱弱，虚伪，害痨病的民族的血，又都有小聪明，几乎可以说是本能的知避强项，攻打软地方。小绅士也会抖擞精神，装模作样，用法律或礼教，制服那些比职蜂还勤顺的农民，地方上也自有他十根或八根的小柱石，而这类柱石比现在国中那类柱石的无耻，虚伪，懦弱，想利用别人呐喊去吓退政敌，也并不两样。

A地还有一道人河，河两岸有居民，所以河上搭了一条很大的桥，桥上每日来往走上不能用数计的人，河中两岸泊船，船上装货物，开行时，船上水手摇橹就嚎，唉，夷来和喂，随便的唱起橹歌来。……这样说下去，似乎没有法子说完了，大家晓得A地确是有，而A地曾住了个名叫菌子的人物就是，以下我说菌子的生活。

东门城头午炮响后，衙门前警备队那号兵也哒哒啦啦吹起午时点名号了，不久，就有-一个铃子，在听差手中，吃醉了酒似的，乱喊着从窗下过去，到了休息吃午饭的时间了。同事们都把未办完的公文，放到纸夹里，用镇尺压着，陆陆续续出去。菌子一个人用了救火的匆忙脚步跑到家中去煮自己的饭。不过这也是很暂的事，一个人去淘米切菜，似乎太麻烦了，且煤油炉子使水沸腾，总得四十分钟，尔时休息一共就只有一点半，到饭熟时，时间就快到了，虽菌子能用平常人所不及的麻俐手腕把米弄成熟饭又塞下肚去，但终觉过于费事了，所以不久就把午餐包给署中厨房，同到几个同事一起吃。晚时归家，始自己造饭。

下午归家，菌子已不会再为什么事迫着，用不上那种匆匆忙忙了，是以造饭的事，在菌子并不感到一点麻烦，回家

之便，他总不会忘记，带买晚饭所需的菜蔬，衙署前就是一个大露天菜市场，任什么新鲜小菜都有。菌子能知道何种菜在那一月为当时，且会用不很多的钱买到相宜的菜。或是四两猪肉，再加上一点油菜尖子，把油菜同辣子略炒，猪肉剁成饼在饭上蒸好，那就汤也有了，菜也有了，且可以匀为两餐。油呢，炉子同夜里看书的灯，自然是免不了要买，但菌子知道瓶数比零买要强五六斤，所以一块六毛钱就要义记徒弟扛一瓶送到家来了。至于炒菜的油，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到案桌边去秤肉时，莫忘到同时要点的肥的，或属搭一点花油，回家炒肉时把肉放到锅中略久一点，则要另外炒点芫荽菠菜的油也有了。

菌子的厨房，煤油炉子原是有两个，这一个把淘好的米放下时，那一个就可以炒菜或热吃完饭后待用的喝茶洗脸水。菌子同房东说过这也非常方便，那么两个炉子，占地方又不大，简直可以抵一个两眼灶，且说就是同一个太太合住，是这样也很够了。关于与太太合住的话，实际上，菌子似乎是不曾想到过，不过同房东闲谈时无意中谈及罢了。

一个人花两点多钟来治一餐晚饭，算来是不大合算吧。菌子的同事们，也曾把这话劝过菌子，要他把晚饭这一餐也就包给了署中厨房，可以省许多麻烦。科长是那么说过两回，但菌子却笑着不做声。

一餐午饭，已就是不得已了，谁还耐烦省这点事来吃这样粗糙使人不放心的饭菜！菌子心里想着这些。所以就笑了。他初来就不放心那厨房做的饭菜，常常一个人偷偷悄悄跑到厨房去看，见到那些洗菜的人，把才从肥料中取出的青菜，略到水中去摇荡两下，提起来振一下水，就放到砧板上切碎

丢进锅里了，从此遇到午饭桌上那碗青菜时，菌子竟连筷子去拨动也不敢。

他并且还有两个不能把晚饭包到公署厨房的理由：其一，到公署吃饭时，同事把他也当成了一味下饭的菜，真有实行“菌子”名义的利用，这个他能明白，所以不去。其二，他把署中科里应办的事办完，除了上那几点钟办公室外，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抓弄了。到惯了衙门办事的人，积久就真成了一副机械，自己虽然还可以到家中治一点音韵学，但自己读书，那里用得五点到六点的长时间呢。菌子又不是一个知道找寻娱乐的人，所谓娱乐，他也不需。若是晚上还有两点钟上办公室，在别个同事，或会生出骂娘的心情来，但在他，则反而有了点着落了。

对于晚上这几点钟的空闲，菌子还常苦找不到一种工作来消磨，如果是把弄饭这两个钟头又缩短为三十分钟于署中吃那顿粗糙饭，时间又多出一点半来，那岂不是更使菌子为难么？

至于菌子把自己做成的饭吃过后，接着又做些什么？那当然第一是先刷牙齿。本来菌子对于一切都爱洁净，牙齿，则尤其照料得周到。“菌子，你牙齿非常之白呢。”或者说“菌子，阁下齿如瓠犀，”或者说“东方朔齿如编贝”，这类话，原出自刻薄的同事口中，含有些嘲笑的夸赞。但这个很能使菌子受用。菌子总觉得这是一种足以骄傲的光荣，不论夸赞出于何等人口中，有无诚意，牙齿值得夸赞，却是事实。他愿意科长对于他拟成的公函呈文稿子，加以措词得体的奖励，但尤其愿意科长对自己牙齿也给以相当的赞美。有一次，一个同事像是猜中了他心思似的，告他科长同县长讨论到你

牙齿，县长说你懂卫生，……。这懂卫生是否出自县长的口中，菌子却不去研究他的真伪，从此以后，菌子与别一个人谈话或独自坐到时，有意无意的却把牙齿常常露着了。

菌子在 A 地方，就是那么略无变动过了三个整年生活，所谓“那么”三年生活，就是说菌子每日七点钟起床，热水洗脸，用无敌牌大铁筒牙粉刷牙齿，吃白煮鸡子，念关圣帝君的明圣经，再进到县公署去办事，每月到月底领三十块钱月薪，终日伏在办公桌上拟公函呈文训令稿子，到午炮后，带着疑心去吃大厨房那种菜饭，下午回家时，转到家中就燃上煤油炉子，花两点多钟功夫去造那餐晚饭的生活。至于以前菌子到别一个地方的别种生活，当然是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但这个除了他自己知道外，别人要想一丝一毫也不可能（菌子说话又是像一个普通卖布的江西老表，说真话你听得人不懂，到你懂得时，那又是最不可信的话了），用归纳法来断定估计一个江西人是极其容易错误到相反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对于菌子过去，简直是无讨论之必要了。菌子年龄，据他自己说，是到今年六月初七满足三十六岁的。我们就暂且把他当成是三十六岁的人，除了以前三十三岁不算生到这世界上，拿他到 A 地的三年来说一下吧。

这三年来，在菌子周围的一切一切，当然多少都有一点不同了！就菌子所知来说，譬如北街上那个屠户，菌子曾在其手下称过一百多回四两猪肉一个宾主老板，如今是因为立了军功，做了团长了。房东家二小姐，菌子来时才出阁，如今是手边有了两个小孩子的守寡母亲了。公署中换了五个县长，这五个县长据说一个已做了省长，一个病死，以前署中老同事，除了那两个管卷员外，如今换得一个也不剩了。

……还有许许多多，菌子都能觉到今昔的不同处来。间或想到这些时间上造成的不等情形时，菌子拿过去与现在来比较，总觉得过去一切是要安静一点，生活也平和一点，来日一天比一天差，不论社会或是人心，菌子还常常发着感慨，以为先两年，人心似乎淳厚许多了，如今真不成事！这些也是很有道理的，菌子在署中，于同事们中保有的尊严，一年就不能维持一年。菌子的名字，虽说初来一年就为同事喊出了名，但当时别人对菌子总还有多少畏惧，除了几个同事喊叫此外也无人知道。如今则这名字似乎竟传宕开去，同一个岩石到水水面上所起的浪样，跑到四面八方去了！地方财产保管处那胎毛不曾干实的小孩子也居然菌子菌子叫起来了。世界真是变了，从菌子方面所受的迫害来，我们并且可以说世界当真所变是一天一天的坏。

有人曾怀疑，以为既说是菌子的同事都已全换了新的，为甚前一届同事为他取下来的这类坏名字还能蝉联于第五批以后的同事？这我够加一句解释，你们不知，每次办交卸的时候，同事就同时把这位菌子的名字，以及性格为人与乎对付方法，也当成一件正事，交卸给接手的新同事了。所以菌子的名就一直传下来。菌子因了这名字所得的一切不合理的迫害，也由旧同事传到新同事。

三年来，用日计，折合了一千一百多天，若是把那个由屠户而做匪，做匪后又上山占据了明山落草，落草以后又攻城把A地东门外房子烧了三百多间示威，又……，一直到招安，升官为止：要记述一下，怕非要预备两册很厚的书不能办到吧。但一说到菌子，好像用我前面所写的几千字，已算得很够了。果真要延长下去再过三年，菌子没有迁居，事业

也是现的，换了个县长，换了批同事，他还是那个每月三十块薪水的第一科科员，想来还是没有什么变动的。要菌子在一定生活中发现自己新的不同处来真是不会有的事。

菌子根本上就像一个思想安分的人，没有要求，纵有，也就是希望另一批新同事来少对他作弄一点而已。实际上，他是那么，每一个眼前所来的一天都如过去的任何一天，除开放假，寒暑无异，他都是规规矩矩到办公室去办公，接受同事们各在家中就预备下来的各样新鲜取笑方法。

回到家后，做完我才所说那种照例生活后，就躺在自己那具很精致洁净，京绸缎被面，花洋布新式扁枕头的床上去，做一点比较上使自己平静一点的梦。做些梦有时是对于同事的复仇，所以当然不免比普通时的菌子要激烈点了，不过大多数说来，在梦中的菌子，依然还是白天我们所见到的菌子一个模样！怕生事，爱和平，极其忠厚老实，对暴力迫害，所守的还是无抵抗的消极的主义。

他常常在梦中觉得这是梦中，梦中是可以恣意同人打骂不怕上司的处罚的，于是预备卷衣袖起身对同事用力施报复了，最不幸的是最后还是被别人用一只破袜子或一个纸球，口喊法宝来了，把菌子惊倒于地，醒来心只是突突的跳。他有时又梦到在家中正煮鸡子，一匹小小的灰色老鼠从脚下窜过去，且停在对面那字纸篓旁观望自己。有时又梦到被几个同事包围，一个同事正扬起手喊打，打，自己急得无法解脱，想化一只什么鸟雀飞上天去，或口中念念有词，纵不逃到别处，同事们为隐身法所蒙蔽，把自己所在地就藏过了。煮鸡子见到小小老鼠，那是事实的再现；被同事包围，也是事实的再现；其不同处，就是事实上为同事们坏恶的言语所攻击

时，想化一只鸟总无从变化，在梦里，则居然身上腋下长了一对翅膀，一振动，就离开同事的攻击火线以外去了。或者虽仍然立在众同事身边，但同事肉眼已不能再见到。菌子又有两次梦到如新升了科长，三年中只有两次做这类梦，自然不能说是菌子不应有的野心。又做了一次自杀的梦，梦到如同同事逼迫不过，当到众人面前就用裁纸刀自刺死了，倒在地上，身边流了一滩血，且写了一封遗书给县长，说同事们怎样怎样的坏，直到县长把遗书读完，也流下泪，说这人可怜，登时就把凡是欺侮过菌子的同事都叫去为菌子执紼送丧，于是菌子就满意醒了。……

菌子的梦，自己所能记起，而又很多的，就是梦中还不能逃出同事独在一地方去办公，总是那几个同事假装的捏起拳头喊打，事实上有些同事已早离了县署往别处去了，但梦里则凡是那几个顶刻薄的总在场。当到自己摇身一变，自翅膀生出以后，刚要到飞去时，或又被一个同事扯到一只脚，落下地来，或身上虽有翅膀竟无从上飞，或翅膀被一个同事用力夺了去（想要念借土遁的咒，则地上先为同事念了指地成钢符），彷徨无所措手足，和到事实一样，把自己围到一群疯狗样的同事中间，让几匹疯狗扑拢来就咬，或又不咬，总之，逼得自己快要昏迷时才得救。

在 A 地方，如今大约还有个菌子存在着。

三月西山小家庭

本篇发表于1926年6月14日，16日，21日，23日，7月3日，《晨报副刊》第1404~1405号，第1407~1408号，第1412号。署名沈从文。

大城中的小事情

如大鹰在高空中盘旋，从市外军营飞起的军事飞机又发现了。因为蓬蓬的声音，行路人大家争昂头看这奇异的东西，在黑暗肮脏的小小板屋中铁车床与皮带之间消磨长日的小工人们，也得到暂时放下工作的理由，一群与独自一人皆走出外面来望着这物件发怔。

飞机隆隆作响，尾曳着长长的白烟，环绕××市飞行一周，消灭到东方天末去了。到这时，大家才仿佛记起九十里外的沿江一带正有战事，有与飞机一样性质用铁用钢作成的陌生物件，在一群面目黧黑衣帽污秽的疯子手中，炸裂着，发着大的声音，火光，叫喊，血，呻吟，皆随了这声音展开，战事的惶恐也到这些人心上荡漾着小波了。

战事发生在沿江已有了十六日，凡是住城外的穷人皆能见到每天从前方用大车运回的伤兵。住城外的高处的人在夜静或天欲发白时节，皆可以听得到一种哄然声音，似乎随了这哄然大声而消灭的是看不见的若干金钱同生命。然而城中人呢，照例从官家发出的报纸上，见到和平。虽市面各呈慌

张景象，钞票的行使成为一种问题，有钱人都坐船到上海去，对外汇水提高，信件的检查，入晚游戏场中的萧条，在在皆表示这情形与稳定相反，但白天太阳下，作工的人还是如往日一样，在一种全无希望莫名其妙的原状下劳动着，让大的汗在脸上背上流，吃粗糙的米饭，或受主人的责罚，扣薪，身分为学徒则停止饮食，用皮鞭或任何顺手器物，咬着牙，如处治盗贼痛痛的殴打，被打的却照例是流泪，除流泪以外没有新事情发生。

然而不知如何在所谓“民众”的当中却有了一种谣言发生了。完全不可信的谣言，是城中将有共产党人为××军的内应，成了大的阴谋的集团，任何时皆可起事，凡是一切军人所有的这些人也一样不缺少。

这样谣言传到了军队中去。又像不尽属于谣言，有谣言中所谓用何种方法把枪械运进城中的事，从城外岗兵的检查，居然有查出枪械的事实来了。军人中的狼狈从到九点无形全市戒严一事可知，因为战事到近日也转入了紧急。

谣言中所指的参预这阴谋的党人，工人军最可注意的一类。在本城纱厂窑厂金铁工人总数大致是四千。单是这可疑工人已有这样大数目，未来事难于估断也可想而知了。不过其实呢，谣言还仍是谣言。所恐怕的事全无根据。城中军队还有一师。有危险成分的一类肮脏粗人，所住的地方全是城外。市电灯公司则有比工人为多的兵士驻守。凡所以能够使全市陷入恐慌的事皆无理由可以发生。前线传来的确实消息，是战事因河南方面的牵制，自己一面有了胜利的进展，因此谣言在军人心中不久也就仍然成为空话了。

没有把这谣言忘去的是一个小小钢铁工厂的主人。就当那

军事侦察大飞机，照例的从城外大坪飞起，绕了本市飞行，使所有人皆放下工作昂了头来望这物件时，他就温习着那谣言，对于所属工厂中一些脸日肮脏赤膊不衣的大小工人感到一种烦恼。虽然感到烦恼，一面仍然把十三岁左右的学徒驱使着，不让其得到一时休息，也就正是这个人。

在他与工人之间，本没有资本家与劳动者对抗的显然形式存在。他是一个由学徒出身的人，知道许多厂主所不知道的事。他这时也还是与工人一样生活，在他手下的大小工人皆近为学徒师傅的一团，决无一般所有罢工要求或怠工对待恶事情发生。但这人不知道如何，认得一些本可以不必认得的字，看看报，稍稍明了了这时代的所有事情，变成特别多疑的人了。他总以为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忘了主人的恩惠，爬起来随意拿着铁锤钳子与个人算账，与社会为难。

他看到过军人杀××党，那属于工人出身所谓××党，被杀是毫无理由，仿佛没有一点不与自己的工人相同。

“总有一两个，也将……”

这样想到时，一一的看着那些工人的煤烟所污的脸。这些汉子总若有所得的露着白牙齿笑，增加了他心上的肯定。把相貌作杀头标准，则在工人中至少有五个是可以同样用大令押盖五花大绑推到北门外砍头的。不稳当的分子好像是这样多，这人的烦恼也不为无因了。

工人呢？每日鼻嗅着烟煤洋油气味，耳边响着大小铁轮转动的声音，手忙着各样事。明炉间大块的热铁在砧上打着。车床间铜柱擦着磨光器发着青光，散乱白的细小的火花。各处皆是灰尘与铁锈。各处皆不缺少机器油的污迹。大块的生铁从地面一直码到屋顶。用作模型的青灰堆成小山。灰暗的

铁的斜面，与长的仿佛水流的皮带中间，充满了黑色放光的眼睛与白齿的列。更给人以奇异感触的，是每一个工人皆仿佛各有一个特别夸张的鼻头，这东西使人同时可以想起只是一种极其相熟的兽类的鼻头，却决想不到自己也是这样鼻头的人类。在另外一些较小较笨的机械中，有着青年的团团的脸与稀疏短发的学徒，也在那里莫名其妙的用钻用凿尽着自己吃饭以外的责任。他们的年纪虽比之于其他成年工人为小，厂屋中不洁的空气却同样呼吸到肺中去。他们想到的事情简单到了极点，天气近了夏天，日里的工作太长了，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睡觉。他们在做工，常常互相骂一种野话，互相用言语戏谑，可是各人皆不觉得脸上手上的煤烟在什么时候有洗去的必要。他们工作一有空暇，在床间，明炉间，翻砂间，不拘任何处都有随便彼此揪打的习惯。有时也真到流血以后才能得到结束。因为工钱很少，他们就只能吸价钱便宜的纸烟。因为各是单身人，年青姣好一点的学徒，就有被玩弄的事情也并不出奇；因为这故事，没有得过好处的工人免不了嘲笑，因嘲笑，这青年人就有了无数机会流那无价值的眼泪。

工人们除了上述一些事，其他没有更足记录的事了。

主人就怕这样的工人，这是主人的心虚。所谓醒觉的因子，是不是当真就会在这一时代这类东西中酝酿，那完全无人敢说敢信。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下去的理由。主人怕的是这样的工人。

××军用飞机每天早晨还是照样在空中如鹰盘旋，在这时节，小工厂的主人，照例也已经到厂办公了。听到飞机声音也总免不了把事情稍稍停顿，从窗外望望。这个人，没有望飞机，就望到一群孩子对于飞机的趣味，远胜厂中各样

工作。望到这些他就不免在心中生了气，只想走出去抓住任何一个孩子，大声辱骂，用力的批颊。他不能不用许多孩子，不消说这事并不这样作。回头机器间去，他用另外一种方法却把气出了。他把因为晚上失眠日里支持不下在青灰上打盹的学徒抓起，不拘那失了营养的瘦弱孩子怎样哀求也仍然得罚他做一种本不能做的工作。看到这孩子搬取笨重的铁块，或者在旋转如风的轮前守定，眼中积泪，全不顾忌的流一阵，这情形，亲眼见到，他正如见到一个××党被杀把头砍下到后悬头示众，他于是心中释然了，也像报了一种不分明的冤仇了。

孩子们天真烂漫，想不到自己的生活，自然不能明白主人的事情。纵有时明白这折磨，也都以为给这折磨的完全是穷的父母，因为穷才成这样子。

自从近来主人的脾气特别坏，众人注意是注意到了，可是并无人知道是为什么，他们也不曾去猜想，想到这事完全是因为飞机的原故。

军用飞机每日的飞行，孩子们同×城人皆同样，总得看看，有一次因为飞得离地极近，竟被他们看出坐到里面的人是戴眼镜如猴子的人了，这话说来有数日不止，他们都觉得奇异，简直出于意料以外。有学徒拿这个事去问过主人，主人不说话，只在这小子脸上找寻与上一次所见到被杀的××党相似地方。

忽然有一天飞机不见了。当天晚报上说战事有了和平消息，当局已发出仿佛十分诚恳然而老调子的“不愿流众人血所以谋和平”的通电。死了的尽其腐烂，过数日××军退出大城，满街悬了新政府旗帜，××军进城了。听街上军队吹

喇叭游街，学徒们如看飞机一样争跑到外面看热闹。满街贴了无数红绿纸写就的标语。又有人印了小纸传单逢人发，学徒们也接到这样传单了，拿回去由认字的大工人念给这些肮脏孩子听，那些标语说的“为民众谋利益”，“反抗资本家”，“反对压迫虐待学徒的厂主”，大家听来都不懂，只憨笑，且争把传单摺成纸燕，各处飞。

事情也不一定要他们懂，不久主人请他们吃喝了。

又不久，他们都加入工会了，提灯游街庆祝工联会成立那一晚，大家都觉得非常热闹有趣。

此时的工厂主人，明白革命并不是新事情，可放心了。这些学徒与大小工人，做事都非常认真，因为他们信赖工会，工会没有命令谁也不敢怠工。主人则用工人资格取得了工会委员一席，为了领导劳动者与资本家对抗，他代表了自己工厂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事做，一天到晚非常忙碌。

工厂中还依然是老样子，学徒们，遇到用言语戏谑时，多一种格式。他们在新时代中学会了喊“打倒”。喊口号肺量是能由弱渐强的。主人在房中办事，听到学徒之一喊“打倒懒惰的杨三弟”这一类话时，常常莞尔而笑，他已经不再疑心自己工厂中大小工人有危险分子存在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8月10日《红黑》第8期。署名甲辰。

血

被拷打到不成样子，据说一讯问完毕是用几个人曳拖着回到监牢里去的朋友××，在另一方面虽然是这样忍心仍然没有得到多少有用处的口供，因为也仿佛到了使办案人无可奈何的时候，同时最高干部×××有与××缓和妥协的表示消息已经证实，所以我有一天被允许得到××一个医院去看他的机会了。

因为先前听人说到是怎样怎样的凡是稍稍有了嫌疑的人皆如何的吃了亏，我没有到那医院见到朋友以前，想到的朋友气色，是完全把另一时所看过的死囚作模拟标本的。心性为一种无裨实际的悲愤所支配，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到了那军医院门前，把副军长给我的那特别条子送给挂号处。那个中年汉子，正同里面一个肥书记说一种笑话，两人脸均绷得很圆。掉过头来望了我一会，仿佛不甚相信我有这权利，用他那种做官的神气把眼光从我身上又移到副军长的字条上去。

“同志，你是要看×××么？”他这样说了，然而完全不像是同我说话。

“……”我不答，因为他无论如何总不能疑字条是假。

“可不可以写一个姓名在簿上？”话虽是这样说，口气却正像命令，“写一个名字上来。”

我仍然不作声，就拿起面前那支笔来，如命照写。

我签了名，以为这么当把我引到我那朋友住处去了，谁知道这汉子这样细心，对我的签名还看了一会。他的脸上还是为原有的笑话而笑着，完全不在我的事情上，并且不久他又去应付另外一件事，因为又有人拿手条来找人了。

对于另一个同志，他仍然是要那人签名，虽然那特许条子已写得极其清楚，大约那另一同志也想到了这是手续，不能不照办了，就如我一样的把姓名写到我那一行后面，写完了就把笔一放。

到后我们同样的在等候，站在那柜台前面，这办事人他把脸向里面去，听一个搁下了笔说着笑话的圆脸司书未说完的笑话去了。

我待要说话之前那同志可不能再忍耐了，他说：

“同志，你怎么？”

这汉子，把我作了盾牌，回了头说：

“这同志还先来。”

“你干些什么事？”

“你说我干些什么事？你那军服到这个地方是不能吓人的。”

“同志，这话是什么话，你这样是在尽你的职务么？”

“……”这汉子，用眼睛估量了这戎装的年青人一下，恶意的笑着，作着“好脚色好脚色”那种讥诮神气的夸赞，却向我打招呼来了。

“同志，这是手续，你当明白。”

“明白。”我说。

他以为我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从商人团体出身的同志，太容易用官样文章对付了，故意作出服软却不服硬的神气，表示不理那后来的一位同志，愿意为我先把事情办好。他一面把字条送到那书记处去，那书记又把字条看了一会，接着移动着桌上那打字机一类的东西，剥剥剥响着，便打出一个纸片来了。感谢天，我居然从这同志手中得到了这纸片，可以到楼上病室去。

但走到楼梯边，却又被人拦住了。一个看护说不行，这理由我还没有听清楚，就被她那气势迫到楼下了。我望到这年纪约有了三十岁的看护，一个雀斑的瓜子脸，使我疑心她不是方才到上面被一个武装同志鲁莽的亲了嘴，决没有这种不高兴神气。既不能上去，于是我退到挂号处长凳上坐下了。

借了回廊送来的反光，于是我看到这医院墙壁间半年前被枪子打穿的地方了，虽然是填补了新的粉泥，破裂小孔皆不能见到，但我还是可以从想象中得到什么地方是如何情形的。据说××军的西退，是以这大楼作负隅，四楼上有五架机关枪对准了××大路作扫射，而第七师目标，也就向这一座楼房取着包围形势作战。不消说我坐的地方，或者就趴了一些死尸，而最先进到这里门外的七师同志，也就有被子弹炸死到门前的若干人。

这些是过去的事了。一切血，一切恐怖，全过去了。因为我坐在那地方，看到从身前来往走过的白衣年青护士，都生长得好像很美，比另一时在汉口所见到的做政治工作的女同志多了不少娇丽，并且我能有心情注意到这些女人优美的

身材，是近日的事，半年前，却完全是疯子，好像美与丑在我心中是没有这种区别的余裕。看到这些女人，觉到这些是青春，且玩味着自己近来幻灭的心情，的确在一些事物已找到所谓革命成功的证据了。

我就望到那些虽经填补仍然免不了新的痕迹的地方微笑，忘了我是来看朋友的人，也忘了其他纠纷。

忽然挂号处一方起了大的争持声音，我才记起同我在一起来找人的那军校学生模样的同志，不消说，一面是“你忙我偏不忙”的闲散，一面是“该死的东西”那种切齿神气吵下来了。这些事在革命成功以前自然是不会见到的事，因为那时的团结，有消灭这气分生长的理由，如今不同了。任怎么说如今也不同了，听到了吵声，我站起来走到挂号处去看，我坐处去挂号处应当转弯，还应当过一短短甬道。

真是可怜的事，出于我意料以外的是这两个人不知因什么方便竟隔了一个低低木台互相扭着了，不但如此扭着了事，且像揉打过的模样，两三个院中人劝也无法把这冤家拆散，着急的混乱情形也见到了。

那挂号处汉子，老同志模样，一手正揪着那武装同志的领口，而自己的下颚也正被青年同志强有力的拳抵着，不能转动。我一来，不知如何两人同时却松手了。大约我从较暗处奔出，他们以为我是院长。

我望到这些人没有话可说。

可是武装同志手上流血了，我见到这一双浴着血的手。这是仿佛一拳打去时碰着牙齿而伤了的，因为我又看到那掌柜模样的挂号处同志，吐着也是红色的口沫。没有流血的，大约也帮到在一旁流着汗。

到认明我不是院长，再动手也像不行了，于是他们互相大声的吵着，劝的人也大声的嘟囔着。我自然很清楚这战争流血的起源。虽然明明白白见到革命同志的血，也仍然无话可说，因为动了手，倒以谁打了胜仗为合理。他们吵着，对于理由的各持，到后像看到在身旁的诸人皆不是法官，不想明白“理由”这种东西，就更天真的互相骂起野话来了。两人扭打时恐怕还应吃了点亏的挂号处那汉子，到互骂，也就不让武装同志便宜独占了。大约若不是一个外国人同一个院长模样的中国人从楼上跑下来，我还可以听到许多不易入耳的典故奇僻的野话。院长一面是军部长官，这两人即刻就有人伏侍他们到军部去。

看完了这一幕流血，我跑到楼上去，在一单间病室见到朋友××了。三个月的分手××已几乎不再认得我是谁，我也几乎不再认得他是谁了。

在病床边，我握着了他伸出来微抖着的瘦手。

我们互相望着，各人的颓唐皆给了对方大的惊讶，我虽先已将朋友的憔悴想成临刑的死囚，也仍然免不了看来难过。

“怎么成了这样子？”

“你呢，也不像你了。”

说着话，朋友××只苦笑。

朋友还没有完全知道最近××妥协的事，只以为被拷打到终没有头绪，有同志为证明自己是没对C省暴动事件有所计划了，故放出来住到这医院养息。直到听到我把××派如何如何的阴谋，到最近因K省事如何有了妥协，朋友才知道自己的出狱详细情形。

朋友眼中含着泪说：

“以后你以为……？”

“以后……？”

“我想我是完了，我好了将过日本去住。”

“你脚不坏么？”

听到说脚，朋友仿佛才想起自己的腿以下的伤处，他要我把所盖的薄毯子甩去。我正预备取去毯子，留在门外像是受了人所指使来探听我们谈话的看护妇进来了，向我摇着手。

我问她：

“××同志不要紧么？”

“快好了，一点点，过十天就可以离院了。”

说了这话的看护，像是监护着我们的神气已不再出房了，我问朋友××在狱中情形，朋友只望到看护，不作答。我知道我说话也应当小心了，暂时就不说话。

到后我同朋友说及楼下流血的事情。朋友也像对此事非常有兴味，非常注意的倾听，似乎我们三个月没有见面，就只需要谈谈这类近于笑话的他人的事情，作为请求副军长把特许字条写给医院的理由。我明白这道理，就不谈其他事情，只同朋友近于打赌的来猜想军部里将如何处置这件事。朋友说：

“事情一定是两人先都送到医院，把伤治好了再送进……”

这话使那有侦探责任在身的看护也笑了。

从朋友病室回到住处的我，在已显着天下太平的车马熙来攘往的大街前过身，放白色转青的煤气灯光下，看着年青的武装同志，崭新的有放光金属刺马距的皮靴囊囊的在新柏油大路旁缓步，因为搂着并排行走的华装白脸女人的腰手也

没有空闲，我心中就仿佛极其空虚，大有“蹙蹙靡骋”之感。朋友因为努力于党事为人暗算，怎样忍受这新时代所有的酷刑我却不能想到了，我就只想医院楼下那近于趣剧的流血的小事。

任怎么样解释也不能把怀恋过去一段好的光景作为目下所见的对比而自慰。革命是已经停止在一个阶段上了，我们在这阶段上看到的将是这些与近于这些的一切，不能希望其他。

“人像真是落伍了……”

虽然还时时被一切人指为激进的思想不稳当的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想到自己在某一意义上真要辩解这不落伍理由也不可能，就不自讳的如落伍者思想一样，但梦想誓师北伐时代一般同志的兴奋与诚实，以及人格上的光荣，一面看书，看到

“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

医院白天所见到的血俨然还在眼前，我觉得鲁迅这个人，也不过是呆子之一，若见到事情较多，这样呆话也不说了。

本篇发表于1930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2号。署名沈从文。

微 波

走到有树木地方一看，就看出春天的情形了。

春天已来，天气暖和。多种树木发了芽，有些同时且开了花。有树木地方就有雀儿叫，有花地方就有蜂子飞来飞去。用简单的文字写繁富的春天是不行的。写不完全。而漏遗处就又多半是那顶移人性情的特别能够代表与秋天夏天两样而与冬天更不相同的东西。

春天的水是使人从那粼粼如绮中感到放荡妮人的勾引，其生先生就是被勾引的一个，他因为知道春天已来，被想象中的春水所诱，独自一人走到离住处很远的西湖来了。西湖有的是一池好水，这水是已经把许多人的心全泡柔软了，来到此地的其生也免不了此，因为心软便容易有年青人的情绪生长了。他有点说不分明的懊恼存在。他住在湖边一个庄子里楼上，楼临湖，楼下是路，他不出门也可以望到湖水湖船以及游湖的人。这有什么理由能不使其生先生懊恼呢？天气几日来又热了，一个人，若不是有病，他正当二十四到三十的年龄，有的是适宜于为一件属于两个人的呆事情而受苦的

心，他怎么能一个人在这湖上住下？

他本来是一个税收机关的办事员；事情做了五年，从学校出后就进了衙门，一些数字，一些表册，一些简单不变的杂事，把这人头脑养成能镇定做事的习惯了。

他想到……

若是想转上海倒是一件容易事，四块九毛钱的车票，就可以从城站到北站。他倒不能这样想，因为这近于蠢事。人转到了上海，把旧有的生活来加到头上，成天坐到写字楼边舔铅笔尖，听同事谈谈从小报上得来的伟人私事，从女同事方面得来一点不受用的殷勤，消磨了这白昼，晚上则回家对镜子整理一下衣扣，摸摸嘴巴，问朋友去谈谈菜蔬点心与时局问题，这真是再蠢没有的生活了。他过这种生活过得太久，应当另外来一种新的不熟习的生活来代替了。

到了西湖的他，是可以说已跃过了固有的生活的槛，而达到了一新的境界的。不过人是到西湖了，心情总还是那种办公厅办事人的心情。他是需要改变的。他似乎是应当如像身上所穿衣裳一样，也当把心情换成一种旅行服装始相称。

一点放荡，一点不诚实，一点稍稍危险的探寻，一点好奇的进取，这是其生先生到了这里应当有的精神生活。然而人住在这别庄楼上，或者戴了帽，持了杖，到灵隐及其他地方去，把两只脚不顾惜的劳动，把眼睛看人看花，意味终不是他所需要而感到舒服足以代替所谓“精神生活”的事。大好春光原不是单供人赏玩，却是引出人类不满足的悒郁的东西。煽动健康生物个体分裂的欲望，似乎也就是这春天暖日的责任。其生先生的意识是由下潜而转到分明了，他认为雌伏比较更难于对付这心上的反抗，便懊恼的离了住处，搀人游人群中，

各处走动。

他随了一群不相识的年青男女走了无数地方，心上的烦恼仍然存在。心上所缺少的一种东西是走一年也寻不到的。就又独自一人回到住处楼上来了。

传奇的变动发生了，其生先生回来时，自己的住处，正有人休息。湖上的习俗，凡是二三月，不拘私人别庄何处，游人皆可参观，除了先贴有止步的地方，卧室似乎也不妨一坐。能使游人徘徊的地方，当然不是那顶糟的地方，所以这时别庄主人见游人较多，实应当欢迎，断无推绝的道理。其生先生是寄居在别人楼上的客，以客的资格，自然更无禁止别人的理由了。

来客见其生先生回来了，还不走。来客是三个，两个年约十四岁的男子，像一对孪生兄弟，另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妇人，仿佛是母亲。那母亲坐在其生先生所有的一藤椅上与守庄的仆人说话，那两个年青人就倚到临湖栏干旁望湖中的景致。其生先生进了房，见到人，虽知道湖上的习惯，心上仍然稍稍不快。这不快略见于颜色，那个守庄子的仆人赶忙走来打招呼：“

“先生，这是主人，王太太。那是少爷。”

妇人也经仆人说知道来人即是住此房中的人了，就站起，很客气的让坐。

妇人用极清楚的普通口音说话，说是上一次接到曾家表亲一个信，说到其生先生想来住一阵。所以就告守庄的人打扫靠山的大房间了。想不到其生先生欢喜住这小楼。真对不起。……其生先生是经同事来介绍到此的，如今见及主人了，自然也得客客气气的道谢，说上一些烦扰的话。那两个年青

人到此时也过来行礼了，其生先生对这两个小主人自然是感到很好的印象的。其生先生又问主人，才知道是今天才从上海来的，因为孩子放了春假，就带他们来玩几天。其生先生是早已闻了这主人的名，知道这人在民国初年如何在上海地方出过名，如今是无意中竟与这有名的女人对面谈话了。妇人如今虽已近于衰老了，然而长眉秀目，在那类乎晚来天半朱霞情形中，犹可约略窥及当年仪态万方的一二。言笑的引人入胜，更足使其生先生心折。其生先生不知不觉与这主人谈了半天。又好像听这妇人说了半天故事。到后，主人走了，其生先生仿佛若有所得，他笑了。

到了晚上，其生先生被主人请到山上那里屋中吃晚饭了，在一顿精美的晚饭中，其生先生消受了主人的盛情。返到自己住房时，其生先生想起所吃的一些素菜的风味胜过烟霞洞甚远，但若把主人也列入素菜之一时，主人是又成一种风味，更胜过一切素菜万万了。

他的懊恼到此是转了方向。自己也隐约觉到了。他觉得心情是合于这春天了，就睡得极晚。

其生先生仿佛如有所得，并不与其他年青人两样，凡是可以把自己变成傻子的事全想到了。

第二天，他觉得心上是填上许多暧昧的愿望的一个人了。

出了房，到庄内的草亭旁，遇到了两个小主人在打拳，那做母亲的在旁边指点。其生先生走过去站在旁边看，不作声，看这两个年青的操演。

那母亲是坐着在石凳上的，见其生先生来了，就站起，同其生先生打了招呼，小主人的拳法便停顿了。

“老太太也精于这个！”其生先生说着，很恭敬的点头。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称这女人为“老太太”不称“太太。”

“那里，这是教小孩子玩的，因为比操体操有趣味点，所以要他们每早练习一点钟。”

“他们很不错！”

“好玩罢了，又不是预备考武——繁生，打一套少林七进给其生先生看。”

那较幼一点的小主人就望到其生先生笑，还不动手。

“忘记了吗？……富生，你哩？”

另一个少主人也笑。像不甚好意思作这件事。

“为什么不打，怕羞吗？”

这两兄弟又互相望着笑。

繁生说：“不熟。”

那名叫富生的听到弟弟说不熟，就大笑了，且笑说：“不是不熟，是怕羞。”

“又不是考武，怕什么？其生先生也是会家。打得不好还可以领教！”

其生先生正想不出话可说，那两兄弟已站定桩子开始动手作势了。其生先生就看这一对年青人很努力的打拳，不由衷的只是说好。年青人听到有人叫好，即或也明白这不过是很随便说的，至少是仍然把勇气得到了。拳打完后两兄弟全有点喘气了，那母亲就说休息一会玩去好了。

年青主人走了，剩下其生先生同妇人。

妇人问其生先生：“早上天气顶好，怎不出去走走？”

其生先生就说：“不想出去，地方全走遍了。”

“各处全到过了吗？”

“不完全到，有名的地方是不会遗漏的。”

“从前住过西湖吗？”

“玩过几次，并不久住。”

“住久了也无味，许多地方都如此。我从前听人说北戴河好，民国八年我们全家住到那里，住一个夏天，气候不错，没有蚊子，不过久了也无味。庐山我是住过好几次的，也不见得了不得好。西湖这地方，则就是这一阵还不错，到夏天也不行的。许多人不知道西湖，还以为可以避暑，一到了夏天，这房子真热得坏人，请人来住人也不愿意了。”

“不过上海也不行，六月间真不容易对付。”

“你们办公也作兴放假吧？”

“不完全，只少办儿点钟事，或者上午办事下午休息。”

“那其生先生是同僚亲同科了。”

“同在一处的，成天见及。”

“听他说你们从大学中所学的全无用处。近来做事是不如从前了。从前听说是学什么就可到什么机关去做事，或教书，近来太没有秩序。”

“是的，做事是无味的，不做又不行。”

“将来有希望没有？”

“那完全看自己。事情本来又没有什么，不过每天又非到不可。按规则是作了三年可以一升级的，我是纵升级也很无聊。”

“其生先生的家眷？”

“我只是一个人。去年还有一个寡嫂在家乡，到今年，真只剩一个人了。”

“这倒洒脱不过，我是羡慕这样人的生活的，想到什么地方去就立刻可以动身，一点不必顾虑，这种人是有福气的。”

“是的，许多事我是不必顾虑的，要做就做，不过……”

“其生先生，不过有一个太太也是有好处的。”

“自然。许多人都是那么说。”

“我是还觉得我那曾表亲年近三十岁还不结婚是不对的。许多男子到了这样年龄还不曾有家，人全变成不爱体面的人了，一切都随随便便，真不成事。每个男子是都得有一种家庭的责任在身，才能对事业发生兴味的，我这话对不对？”

其生先生不答，就微笑的点首。

“其生先生，大约你们都是什么独身党的人了，我有一个相熟的老太太说过，他们×××虽有党却不能实行，独身党则在未有党以前就实行独身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在党’的了。”

妇人说过这话，因为是一句趣话，自己就先其生先生而笑了，其生先生也就跟着笑，说不出什么别的话。他觉得主人有一种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力在勾引他，他应当服从，就服从了。

妇人又把话引到另一件事上去问其生先生，他只能唯唯作答。不自然的笑，以及去有身分的绅士益远的举止，皆为他平时不曾有的事。另一时有人说，跌到恋爱上的人是会变成十分聪明的，如今的其生先生，却不完全是跌在恋爱上，所以他只变蠢了。

一切情形粗粗看原就是这样简单。到说话也像无可说的时候，他们是沉默了的。其生先生仿佛是站在一株老梅树面前，从这枯枝老干上去追想当年的荣华繁茂日子，然而树，倒不知道自己的老迈，在这春天，仍然还在那半枯的桠杈间缀上三两朵花，半不阑珊的露着一种风情，而微显飘荡的容

仪中，又保留着将做祖母了那一类懂事的呼应，使其生先生有一点拘束了。这拘束在其生先生是极力来掩饰的。他一面明白面前的人是经过了若何世界的一种人物，一面在防止自己的失检，看看没有话再可以同主人说时，他点点头，就告辞了。正返身，主人又说话了，她问其生先生：

“其生先生，是要出去了吗？”

“我倒并不想出去。”他暂时在石级边停顿了，仿佛保留了自己一种权利，不欲即刻就走。

“近来玩的人真多。”

“是的，这些人都是来玩的，旅馆大概已住满了。”

“往常先生住什么地方。”

“新新住过，湖滨也住过，韬光也住过。”

“新新是很好的地方！”

“还不及这里，到底那是旅馆。”

“那以后其生先生什么时候想来西湖玩，就住到这边好了。我们是不常来的。只要不嫌简陋，这里是好像家里一样方便。”

“真是方便。”

“吃不吃过这里的鱼？”

“不什么欢喜。”

“鱼是松江的四鳃鲈好。这里莼菜作得好时倒不坏。”

“作得好是不坏的，不过这些东西都好像是为外省人预备的东西，我们总不大觉得了不得。”

“其生先生到过四川，能吃四川菜吗？”

“在上海也尝去四川馆子吃过，辣子多，什么菜都可以下辣子，真是怪口味。”

“有些人是欢喜怪口味的。”

“是的，有些人是这样，我是太辣了的不敢吃，太甜太酸也不行，这大概是人住在上海，办的事又是洋衙门的事，所以嗜好也变成平庸了。”

“嗜好平庸也不算坏。江苏人大都是这样。我那亲戚是吃饭也用糖的。”

“他真欢喜吃糖。我们同事都说他是糖葫芦。”

“他是还爱跳舞。”

“好像对那件事倒有兴味。”

“其生先生也常常同他到跳舞场吗？”

“我不会，这是聪明人做的事。”

“年青人是没有不会的，总是不大欢喜罢了。”

“若会，恐怕总欢喜吧。”

“一个人性格是不同一个人，我是看不出这趣味的。这几年来上海的跳舞事业真了不得的发达了，听人说有一百个跳舞场，可不知是真事情不是！？”

“不到一百，几十个总有。这像是去年才开始的，大约比电影院还赚钱，所以大家都来做这生意了。”

“民国初几年，我住上海，是一样没有的。那时汽车也不见。出门坐马车是阔人了。那时上海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子。那时热闹也很热闹了，总好像年青人不见那么多，如今一出门就是年青人，男的多女的也多，都像无事情可作应当成天上街的。”

主人说到民国初年，其生先生想起这是主人顶出风头的年青时节了，很奇怪这时说话的就是那时社会上的著名人物，如今却已成为中年妇人，而且全无骄傲以及怎样与其他中年

太太不同的处所了，他就有一个可笑的思想在脑中活动，他想问主人，因为时间的不同，是不是也常常感到一种不可追寻的消失？是不是有时也悲悼自己的过去？是不是还要年青一回到这时代中让一些男子倾倒脚下？

他想问的可不敢问，主人又说话了。

主人似乎知道其生先生心中所想的事情，就说：

“如今人老了，什么好热闹也不爱了。”

其生先生说：“年青时听说是极欢喜热闹的！”

“岂止欢喜，本身就是一件热闹事！那里能有一天空手坐在家中的事？只想出门，只想玩，只想用钱。只想闹。就是这样生活下来了。自己是颠子，跟到这颠子也颠了的就有不少人。如今这成为梦了。人一老，什么也不行了。我如今看到年青人爱玩爱闹，就觉得这些人真有福气，不是自己赶得上，第一就是这些人‘年青’。年纪一过是无味的事。不拘什么，都成为无意思了。你看我，哪里还配问她们在一起？”

主人说到她们时，用手指在湖中白船上的三个浓妆女人，船正横溜过这庄前，其生先生随到主人手所指处望去，望到船上女人了，微微的笑，他说：

“……欢喜划船吗？”

“富生顶欢喜，我是不大爱坐船的。到底不是年青人了。全是一些熟地方，划来划去有什么可玩，把爬山同划船两事放在一处，我是愿意拣那不宜于女人的脚的登山的。”

“不用轿子吗？”

“不用人帮助，我也能爬上峰顶，我这脚倒并不比心情年老的。”

“本来是应当这样，才有兴趣，自己费力来作，自然是很

好的。”

“其生先生想必爬高的本领是不错了。”

“照此说来恐怕还及不上老太太。”

“男人无论如何比女人应能干一点。”

“许多男子是应当能干的，少数的男子是生来无用的。我大约属于后面的一型，凡事都像不济，小时候不中用，人大了更不中用了。”

主人听到其生先生的议论，就笑了。

她笑了笑，想说一句又像不能说清楚，这话由其生先生代替来说，就应当是“我看你并非不能干。”这意思不拘是不是主人本意，总之其生先生是不能全部否认的。他若有说话方便，也将进一步说，“我是少数男子中之少数，既不属于后，也不属于前，只是无机作男子的事情罢了。”

其生先生机会是来了，他恍惚若与这机会接近，稍稍凝视，像一只鸟又离开了。他预备在第二次的接近情形下就做出那近于“伸手”的事，但明明白白又像机会这东西一过不是伸手可及的一只鸟了。

其生先生愿意把先前的话延长，把问题加近，却无开口方便。这时的事正像杀猪，有些屠户是在擒逃去的猪时把刀衔在口上，待到猪已卧在俎上，那刀又不知去向了的。

“今天来玩的人比往天还多，总有一千吧。”他这话，就近于拿了一只竹筷杀猪的屠户一样，不得体的用法，猪还莫名其妙，自己却先笑倒了。他还笑他自己，在这女人身上所有荒唐的梦想。

主人正想到另一件事，听到“一千，”以为其生先生说的数目是指韬光石级的数目，就重新把注意的方向改变，回答

道：“不止一千吧，很不少，要气力，不是女人作得到的事！”

“是的，他们玩的非要……她们是有气力的，都是年青人。”这话则近于那屠户听到猪叫，以为筷子也能杀猪，索性将筷子用力插进那猪喉管了。

“年老人不行。”主人说。

“年老人也行。”其生先生还以为这是话内的话。

“我不行。”主人又说。

“……”其生先生愣了。

“其生先生是很能走路了吗！？”

“我走的路全是远路，是先就存了心的。我不怕路远水遥，要做的都将尽力奔赴，不问成就失败。”

“那是对的。”

“我不觉全部是对，只相信……”若说这时还可以把杀猪的事相比拟，则这时这支筷子还是筷子，但这屠户已把它当成刀子，杀过第三回了。

其生先生不是不明白。他明白了，他应当换一把“刀”。他找不到那极相宜的某一类话，虽然这话在平时书上既不缺少，在这时心中也仍然完完全全存在，总之拿不出是无法的。

.....

一个无用的人！他走了，把现实丢开，回到自己住处来想象“杀猪”的方法来了。在他心中先有“所拿的是一支筷”的感觉。然而总不忘就是筷子也要把猪杀倒的希望。这个合当吃亏的无用是无用，他的勇敢，他的与勇敢相近的为时不久的呆性质，真很有可爱的光辉！

回来时他有点烦躁，虽目对一池湖水，心也无法静止，他笑他自己是已在一种游戏中把生活转成严重了。

他想：这算什么事？谈一阵全不必谈的闲话，消磨了一个早晨，难道这就是自己应当做与只能做的事情么？天气这样好，漠无边际的谈话，是人人所必需的么？别的何不去试试？出门去，到岳庙烧香许愿去，到灵隐拜菩萨去，上北高峰看景致去，较之那种谈闲话，至少心上受窘的机会是少了一点的。

他又想：在这个年龄已过了做新鲜呆事的妇人心中，在谈话中将有了些什么感想？在新接近的男子方面她看出的是些什么？她是预备在同一个晚辈应酬，还是预备一种圈套使这比她小十岁的汉子陷入做情人的欲望中受苦？她虽自觉是老了，但在一个把呆性情暴露无遗的男子面前，会不会也忽然又转年青，做出年青人的事？

稍过，他对到一个衣柜镜子前照到了自己影子。这是一个并不缺少绅士气分的模型，处处都应当说是足够给女人见来动心的。上等正派人的白脸长鼻，与日本式的髭须，其生先生自己看来也相信是不坏的。他又微微的笑，且做着各部分的优雅表情，似乎是在那妇人面前的样子，谨慎而致力于乔装活泼的情形中他还走来走去，在走动中其生先生的仪容才显出更完美健壮。

他一面这样做着种种姿式，一面就想：这是为什么？

他自承这是很可笑的。然而他不惜更觉得可笑的就是他还向镜中过细估量自己的身材。他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了一点，这样身材是适宜于做篮球选手，却不知道还适宜于别的事情不？所谓别的事，自然是一种笑话了。这时只适宜于想天气好坏，出去满山跑，折山上的花在佛前献，别的是并无一事适宜于其生先生的。然而其生先生把脾气变坏了，他不

出门，只在楼上望自己的身材，望了半天。无结果的不相关的耗费正如先时与主人的谈话情形一样，全不是应当作的，又全作过了。

时间过去了，显着悠悠的使人困倦的久长，不过其生先生这时并不能睡。

到了午饭时，其生先生在灵隐山门旁一个馆子里吃素面。为了不知什么，为了一种说不出的压迫，其生先生仿佛一个具弹性的球，弹到这里一张方桌边坐下了。天气是醉人的天气。人在好天气下照例是精神也应当好的，其生先生则萎靡得像害了病。一碗面也不曾吃完，望着在楼板上跑来跑去的那个堂倌，他就觉得很怪很无聊。一个人能做堂倌，正如一个人能做和尚，仍然不缺少一个脑，但脑所想到的都不是填不满的东西，这些人不拘春夏秋冬都是很愉快的过日子，真在生活里生活。其生先生怎么样？他自觉是与这种人不同的。他要一种他不能得到的东西，又为一种贪婪所苦，又做不到把人胡涂随意任性的事。虽然到此玩，心上仍然是苦恼的。他又并不为谁难过，只是心上有点空虚地方，有点病，有点情欲上的忧郁。

他看到茶馆的桌，桌旁的香客游客，与桌上热气蒸腾的面。他看到大的红花浅边碗，叠在堂倌手中时，要跌下的情形，如小孩子想从母亲手中挣脱一样。他望到廊柱，上面有人用刀刻得有诗。又有小张标语贴在板上，与本店开张骏发的红纸贴在一起，他也注了一下意。他又看到对街屋顶有人在上面检瓦，还很快乐的吹着哨子，这人真像济颠一流有修行的人。

他望到一切，听到一切，只是不能想到一切。他想到的

是……

他要走一走才对。这自觉，是所看到的一切促成决定的，送了钱，下了楼，他走进灵隐山门了。照相的人如强盗，包围了他，其生先生就在这些人中挑选那顶年幼的一个，要他引路到飞来峰顶上去照。他告那人要四寸六寸八寸各一张，他还想不出这些相将来给谁。照了相，付了定洋，灾难脱了，他走进了灵隐大殿，看到菩萨坐在上面不作声，身上傅金，使人不知道这主席究竟是木头作成还是泥巴作成。菩萨那么伟大，和尚们穿法衣诵经又那么虔敬，无怪乎磕头的人那么多了。因为磕头作揖的人太多，他走进去又赶忙退出来了，就望那大殿前王--亭所写的匾出神。

都会的一切，与其生先生无法融洽，来到这西湖谁知也仍然是-一样的。

他茫然了，不知道是回去还是上去。再上去，就到韬光庙了，韬光他记到有两只黑狗，一个小池；池中有金莲，开黄花，花贴在水面如小盘子。听狗叫，看池中水，嗅香烟，都是很无意思的事。看人磕头也无意思。自己不做，单看人，全是无聊的。甚至于看别人太热心作一切事，自己反而闲起来受不住了。

这时，从灵隐旁门，进来四乘轿子了，轿中有人，在坪中下了轿，走过来了。是两个老夫妇同两个女子，女子穿花衣，时髦到使和尚注意，其生先生远远的见有了人来，心想这也无意思，不如走为妙。但存心要走，却无意中见到这女人的脸了。两个完全与衣服不相称的丑脸，反而把其生先生心变了方向，认为看看这些人行为是必需的事了，他即刻就跟这一家人走去，又进了大雄宝殿。

看这一家人向菩萨膜拜，看这一对衣服头发时髦非常样子却极不体面女子一切行动。和尚撞钟了，钟声洪大吓人，那女子还是走到钟边去摸出镜子来扑粉。其生先生心想，一个人不忘记自己年青，却不注意到自己的不体面，这倒是很快乐的人。男子中也总不缺少这一类人，因了自己的卖弄，使人疏忽了缺点，仍然不由得不倾心，像这样子的男女都是有福气的。

女子中的一个，胖到如一整块肥肉，袜带落下了，就大大方方的弯腰搂衣整顿袜带，丰满的圆形的腿露出上部的一截，且隐微露出大红色的短绸裤。其生先生从这里得到一个鄙视女人的机会，觉得不能跟到这女人再走了，也不能再把生活加上“女人”字样了，就回身走。

松树、石鼓，大石栏干，大雄宝殿的匾，红裤管与肥大的腿，都是西湖见到的，其生先生独想把那不艺术的腿在印象中除去，独这一件事纠缠到他，无法摆脱。他向回头路上走去时，凡见到一个女人，就想起人人都有这一双美丽的东西。再过十年他是仍然不会忘记他今天所见到的，一种不美观的，与粗率、笨重、意义相联系的大腿，把他所有对女人的梦完全破灭了。

他回到楼上了。他坐下，略喘着气，无目的地望湖，湖中船上人衣饰鲜明如神仙。且听到女人声音极娇的喊“慢点慢点，”刚才觉得不高明的，渐渐变成一种诱引其生先生向荒唐境中走去的东西了。一种不规矩的，合于天气而来的欲望，在心上闪了一下，其生先生忙喝了一杯冷开水，当窗坐下。春天真不是容易对付的天气！他望到湖水，想投身到湖中去，仿佛湖中泥与灵隐庙中所见，同样使自己憎嫌而又

不断诱引他接近。

人的心情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一个在事业上怎样了不得的人物，当他在实际生活上表现自己时，浅薄处并不与他人两样的。凡圣的分野并不在人事上面，所以这时的其生先生想做的事，几乎已近于一个车夫无聊时想做的事了。但他知道如何便可以把身体保养得好一点的道理，所以能放荡的还仍然只是一颗心，他望到湖水，想那种不雅致的事情。

他又想不如这时回上海去好一点，然而他是又并不把这思想认真下去的。望到无边的湖水，湖中如叶如鱼的白篷船，若这时有人邀他去划船，也就仿佛得救了。

仍然不忘记那有红裤的不美观的腿，同时略近于荒唐的，是其生先生从这里出发，有些思想已近于褻渎到主人了。主人是老了，脸上的颜色，皮肤的弹性，以及心情的活泼，都是一种残余的不足道的东西了，然而其生先生在想象中，主人的风度，应当是永远还年青动人的。只要是主人明白把必须的熟练的将与人在某一种情形下的技巧示人，其生先生仍然是从这方面可以得到惊心动魄的机会，做成瞠目结舌的结果的。在印象的对照下，主人的腿如羊脚，小巧精致，便在其生先生眼前晃，他……

悲哀，是无济于事的。烦恼也无益。一个人顶蠢处是用想象来摧残自己，但这蠢事又只有聪明人才能做的。

春天究竟是太长了，在人夜以前，其生先生又到了主人的身边了。比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时其生先生的意识上所犯的罪。他把同主人说的话更不关心了，就只注意主人的一身，这行为自己又时常自嘲，然又并不厌烦这自嘲口实的继续。言语、行为、思想，这三者他只用了那最后一种的勇敢。他

所说的话全不是必须说的话，他坐在那里手脚也不方便挪动，就只在意识中亲近了这主人，有着顶无忌惮的举措。主人呢，毫无领会的坐在藤椅上吸水烟，谈到菜蔬、水果、博览会，同时还谈到进香的妇人，却只谈磕头；不谈到此外的事。

卑劣的遐想在其生先生心中渐失去了，但一种为难的、近于被人窒着气的苦难，是其生先生离开主人以前不会失去的。在火旁的不一定是放火的人，不过一个不忘怀火的人，站在柴堆旁边，虽不敢用火种去撩，他的心仍然是拘束到把火放后那种美丽辉煌的。人与人心的距离的缩短，并不是很难的事，假若他另外……

其生先生先是还能问主人这样那样，后来是答主人这样那样，最后却是沉默了。主人想不到其生先生此时的心的方向，主人并不失其为聪明，其生先生看不出主人心的方向，其生先生便近于所谓笨货了。一个男子少自知之明，在恋爱上并不会大失败，一个男子若缺少知人之明，那他一切事全完了。其生先生的沉默，便是他的错处。他知道自己的错，不到一会就又怪可怜的离开主人回到自己住处了，回到楼上他就抓自己的发，除抓发以外他的手没有一点用处。

心上的压迫，是只有回上海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他决定明早就走，以为走了自然会好，至少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当真是正像担心这有危险，其生先生终于把计划决定了。他到了夜里，就去同主人说，并道谢意。因为已决定了回上海，胆又忽然大点了。

“为什么？”

“不想住了，并不为什么。”

“其生先生大约是忙到……”

他就笑，表示这个话的否认。主人也笑了，是笑年青人都免不了此，否认也不行的。他见到主人的情形，就想顶好是即刻离开此地，不然说不定自己会把事情弄糟。在一个什么都懂的主人面前，他的勇敢也是无用处，他的懦弱则更只给人匿笑的方便，他应当走了。

主人又说话，她问其生先生，能不能再住一两天，后天同她搭晚车一起回去。

“老太太在此也不能久住么？”

“无意思，我是也不想久住的。”

“如果这边过两天就回中，那我……”

其生先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回上海，我倒不妨再住几天，”不过这话说不出口，主人却以为其生先生答应做伴了，现出极欢喜的神气，说一同走是顶好了，因为在车上可以谈点话，不然六点钟的夜快车是很难支持的。她就料不到六点钟的夜车，在作伴的其生先生，也就正是一件不容易应付的事。

同车回去的话，虽不答应也作为答应了，其生先生又只好另外计较自己的环境，等待两天再说了，他就在一个最近上海发生的新闻上把谈话维持到见面的时间，主人则无时不是那么热情的了解的与对方周旋，使对方得到极会心的自由的感想。

他们一谈又是一点钟，在这一点钟内其生先生又变成另一个人了。他不再想到要即刻离去这里，且奇怪自己忙于离开这里为无理由了。如是主人还挽留他多住五天，他似乎也当然答应了。日光下与灯光下的其生先生完全是两个人，若说日光下的其生先生是神经衰弱，那这时在灯光下的他却是

……不，他这时是没有病的，身心稳定，泰然坦然，如吃过药，药已对了症。为自己的乐观其生先生把日里的痴处呆处，全放手了。

又过了一天。晚上的其生先生，独身男子的放肆处，免不了也任了点性，做过一回。但起身来时人是有精神的。一起来就到栏干边去看湖，湖中还无船来往。洗过脸，不到一会他又走到小主人昨天打拳处去了，仍然是昨天情形，主人似乎已起来了很久，两个小主人却坐在母亲旁边，正在说什么话。其生先生过去时心里有少许不自在。

“其生先生那么早。”

“不早了。”

“还不到七点。”

“是的，这地方比上海是早天亮一点，早上雀鸟又多，想睡也办不到。”

“住上海许多人是不知道有上午的，只你们上衙门办公稍微不同。……是九点还是八点应当到办公室？”

“九点稍过一点儿。多数八点半就去，在车上消磨了半个钟头。”

“住衙门是不方便了。”

“不能住。”

“其生先生是一个人租房还是同朋友住在一处？”

“因为欢喜清静，是一个人赁了两间房子的，在楼上，楼下主人是一个俄国老太太，倒方便。”

“上海住处是顶麻烦的，听说许多地方像你们独身人去租，还不肯租给你们住！”

“规矩是这样的，请人习气也坏。”

“是法租界？”

“是法界金神父路北。”

“那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

其生先生不说什么了，把话支开，问富生兄弟在什么学校念书。繁生说：“在浙江公立中学。”

“功课有趣味没有？”

“先生有神经病，那个教英文的。”

“嗨，”那做母亲的说，“繁生你小孩子知道什么是神经病。”

“许多人全是这样说！”

富生说：“先生听到人说他有神经病，也不生气的。”

“不骂学生吗？”

“他只同我们说笑话，说做人应当如何做，大家都不懂。”

“慢慢的你们就会懂了，这时你们年纪小。”

繁生富生兄弟就不说话了，缠到母亲身上去，望其生先生笑。在这两个年青人心中，大约又疑心其生先生也是有点病的人了。至于其生先生，就正想到若是自己的思想公开出来，不必是小孩子，许多大人也会以为是病。他这时同时有一点恍惚的暧昧的感觉，就是主人也像将一种愿欲压在行为下面，为了身分、年龄、地位种种原故，这人才变成如此母性如此老成持重，只要什么机会把这虚伪的不自然的表皮揭去，立刻就会变成一个风情飘逸的妇人，极热情极放纵的做着 一个妇人所能做的事了。

柴火是要有人用火种去引才能发热发光的。其生先生想，主人即或再过十年，仍然还是可以燃烧的一把柴。他又预备

找寻那发火种子了。他各处望，全然无助，望到的只是青天，日头，远处的船与近处的花。他不安宁的走到一株辛夷花边去，用手抚为露水所湿的树干，复用手捏那较低较小的枝。血似乎流到树干上去了，望到辛夷紫色的花瓣，如望到许多人傅有胭脂的脸。他的为难处是无法子使自己平静，他的举措只增加他自己的罪孽。一种平凡的、庸碌的、欲儿戏也不能儿戏的拘束，他不能说出一句聪明的话或做出一件使自己满意的事。英雄的勇敢取舍，许多朋友的故事如在眼前，他只有羡慕这些人比自己能干，却不能照他所知道的去学。

他又想，若是机会许可，将把这个人杀了，倒是可以安慰自己这受难的心行为。他并不想到为什么要杀了这人，也不想一个人死了究竟于自己有多少好处。他仿佛因此就悟到两种阶级的人相互仇视或轻视的理由了，他这时也就像很有理由对这主人生出一种不敬的切齿的愤怒。以愤怒为因，他得的果是即刻走去为好。

意念的错综，凡是更怪的事情也会想到的，还不止杀人而已。到底手边缺少一把刀，其生先生仍然当真又离开主人了。

重复回到楼上，重复是昨天空虚心情，昨天晚上已认为蠢处的，今天虽知道是与自己不相宜，还是仍然做过了。全部计划都沉在一个简单的事情里，又像极琐碎的无头绪的永远看不出他自己应当如何来应付这时间与空间。压在他身上的，是道德与身分的重负，而不驯服的从生理出发的力，又不断的生长不息。

他听到鸟叫，一只画眉之类，在楼前大柳下，自由的歌唱，无拘束的跳掷，他就恨这鸟。无端的爱嗔，他自己在用

石把鸟打走以后，又觉得很好笑，无气力地坐下了。

天上有白云像薄罗，缓缓的飞，为了这无碍的云，其生先生打着自己的头。他应当像云无所牵挂，然而他的羁绊，几乎全是他自己缚上，又非常明白。他不能像云，便变成对云的嫉妒了，觉得云也如鸟讨厌。

一成不变又瞬息万变的其生先生又过了一天。

他当真伴送这大小主人返到上海了。

过了半月，成天在办公室桌边的其生先生，为一些表格，一些数字，把头脑弄轻爽了，想起自己是只宜于办公不宜于作别的事情时，只稍稍有点不安，却笑着回溯着使他人不懂的某一种心境。

春天还不曾完全消失。

四月，于上海。

本篇发表于1930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6号。署名沈从文。

道德与智慧

冬天的早晨，许多人还皆在梦里，肆无所忌的占有一切掠夺一切，满足他们口里无从满足的贪欲，那时节武昌城里各个人家的屋脊上全是白烟。黑黑的瓦，疏密不等，图案画一样，极不规矩的显出各种长方或正方的平面，从那些人家院落天井缺口处，从较低墙垣的那一面，还矗起了树木的枝桠，这些树枝在烟里雾里，便俨然如一个人，窥探天气似的伏在那里不动。

这种好天气的来临，蹲据在屋瓦角隙的雀儿，仿佛皆能知道。大好天气的早晨，照例总特别寒冷，赶路的，送货物的，抬棺木出殡的，点缀到每一条寂寞的街。这些人口鼻喷出白烟。凡是肩上不空闲的，低低喘着唱着在街心走去。走空路的，则莫不缩着肩儿，抵拒着寒冷，挨到墙边趑趄的走着，各人皆有一种不同的调子。

这时武昌城中心卖马厂的大荒坪里，有二十多条野狗，又饿又冷，无事可作，正在那里互相追逐扑咬。本来狗这种东西，从乡下一到了城里，多半就和气异常，再不随便向人

咬吠了，但是这个时节，这些东西脾气也非常坏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氓，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主人，失去了用谄媚来换取豢养的机会，就在那无人处作战，用战争娱乐到自己，兴奋到自己。这战争，继续了许久，却没有一个闲人注意到这件事。但是恰恰那个当儿，在街东，一个小饭馆里打杂的油脸脏身小鬼，晚上做了希奇的梦，老早从脏被窝里爬起来，站在荒坪的一角，扯脱了裤头，哗啦哗啦的洒着热尿，把尿洒完时，一眼看到了那些狗，使他发了气，蹲身拾起了一个石头，奋力向狗身上掷去。这些狗望望对方，见到是那么一个不上眼的脏小子，就汪汪的吠着，于是这小子第二次又拾起了一个较大石头，抛到狗群里去。但当他记起了自己这一天要做的许多事情，以及落在本身上的许多灾难时，便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寂寞，也没有兴致再去向野狗挑战了。这小子，不久就仍然走回馆子下铺板门去了。

在街南，一个陈旧的有壮观的门楼的私人某家祠堂里，大戏台的前面，有一名年青的兵士，穿了长大不甚称身的灰色棉布军服，拿了喇叭吹号。第一次吹了天明号，第二次吹起床点名号，第三次吹下操号。当三次号音吹完后，于是就有一连年青兵士，排队到荒坪里去，把野狗所占据的地方成为操场，由连长领头，团团的操起跑步来了。这一连穿灰色衣服的人，也如其他别的地方的兵士一样，每天早早的起来，没有什么可作的事情，就只有跑跑圈子。跑了一阵后，又分成小排，随了每个连附的意思，做一切兵士成天做过的事情。跑步，慢步，向左，向右，卧下，跪下，每一个口令都有一种形式，这类不同的也还是简单的形式，就支配了这些人的兴味和希望。他们都明白他们自己是兵士，每一个人在他的

领章上，袖章上，以及其余小小地方，皆不忘记自己的身分。还有他们心上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久了一点。新兵渐成为老兵，从那长年吃糙米饭的口里，喊出强而有力的声音，这个声音，单纯而略显得呆笨，从荒坪里散播出去时，另外一些地方，就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呼喊，因此发了怒，因此生着气。原因乃是他们是兵士，另外的他们却是“教授”！

这里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在卖马厂附近，因为地方接近湖北大学，来往方便，有一些用口舌叫卖知识传播文化的上等阶级人物赁屋居住。这些教授们，从大都会来到这有名无实的破烂萧条地方，耳目所接触，总是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地方又肮脏，房屋又卑小，人又狡猾，天气又坏，因此平时修养得极好的，一到这儿来住了一些时间，一提到这地方任何事物，总不缺少牢骚，脾气呢，可以说是完全变坏了。他们并没有忘记到这地方来教书，可以多拿一些钱，吃一点好东西，享享清闲的福，但别的不如意事却常常使他们不能忍耐。一个适宜于培养军人的地方，排长连长，司令，指挥，这些人物以类聚，住来非常相宜，当然就不容易合得教授们的脾味了。

这个地方，这样早上，住在卖马厂街西一栋房子里小楼上的一处人家，平台正对着荒坪，因为坪里愚蠢的人所作愚蠢的呼喊，就惊醒了一个人的睡眠，从卧室里忽然起了一种很有威势的吼声。

“杨妈，妈妈——我的妈，你为什么又忘记关门了？”

这家人家的娘姨，照一切作仆人的规矩，老清早就起来

了，一起来便在平台上打扫落叶，把门开后，忘记掩上，所以兵士们的整齐划一的喊声，惊吵了这个尊贵人的好梦。

听到老爷的吼声，娘姨轻轻的把门关好，里面老爷就又同庄周化作一双小小白色胡蝶，飞到一个辽远的境界里去了。主人已安安静静睡着了，娘姨还在平台上打扫，收拾搁在栏干上的冻豆腐，为了老爷的古怪称呼，心中有点不平。她想，“四块钱一个月的娘姨，那里配做您老爷的妈？老太太在家乡吃燕窝鱼翅当点心，穿狐皮袄子同绸缎，成天坐在火箱上同猫儿一个样子，什么事也不必作，安安稳稳的打盹，我哪里有这种好福气？”

这女子是一个中年妇人，自己儿子就是一个兵，关于兵的事情比老爷懂得多许多，见到老爷那么不欢喜兵士，口上不说，心中却总有一点儿反感。老爷这样讨厌那些当兵的人，成天骂着，这娘姨，白天里无事，就搬了小凳子，坐到这平台上晒太阳取暖，衲衲鞋底，吃一点锅巴，一面望到太阳下年青兵士同年青军官，就得到一种恰恰与老爷性格相反的兴趣。她在年青兵士生活方面，揣测得出自己儿子的生活，又在年青军官身上，常常做着那种不妨碍别人事业的好梦。她不打量自己儿子像老爷，胁下挟了黑皮包，撑了拐棍上学堂，七天中又休息一天，月终就拿薪水，把支票取来到上海银行去兑现。她懂得到这些好处，可是她不希望。她只愿意看到自己儿子也穿了体面黄呢军服，佩发光的刀，站立时如一支管笔，走动时如一匹马，又尊贵又威武在大坪里发号施令。这种体面样子，便可以给她非凡的光荣，永远的幸福。她的儿子现在离她很远，远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在一个队伍里名列班长，来信说慢慢的会升上去，每回都这样说，却并不升，

但她相信过一些日子，一定可以升上去。

因为自己有一个儿子在军中，这妇人，每逢上街买菜，遇及年青兵士，在其他老妇人身边，翘了一只脚倚着不动，等候缝补袜底，见到这种情形时，他总愿意停顿一下，讪讪的走拢兵士身边去。

笑眯眯的同兵士说几句话。她把一些关于兵士生活的问题来同这些年青人讨论，问长问短，从那些最平常的回答上，仿佛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她因为自己儿子在十七师，就不会忘记问这兵士属于第几师。她因为自己儿子来信说，军队中常常欠饷，就一定要问这兵士每月有多少进项。

那些对话是照例这样起始的：

“副爷，我好像认识你。你不是十七师的吗？”自然她并不当真认识他，因为武昌兵士那么多，他们自己师长就不会认识兵士。

可是这兵士也是有一个母亲的人，见到这妇人那么和气，也很愿意说一些话，兵士将说，“我是××师”。因为十七师这一个部队，驻扎到江西，已经有许多日子了，若是这兵士也知道这回事，还得说，“他们驻江西，不会回来的。”

明白了这兵士不是十七师兵士，仍然用着“我认识你”的神气，便问到营长，军需，师爷，到后，一切凡是她知道的名称，她都得问到，便谈到发饷了。她以为兵士都应当寄钱回去的。

“你寄饷项给你妈，每月都寄去吗？”

“不能常常寄。”

“那么你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里，遇到一个诚实一点的兵士，他得说诚实

话，就是说，一个兵士除了伙食就得不到什么钱。或者得了点钱，不是赌博输去也是用到别的吃喝上去。这妇人听到这些话，她照例要忘掉忌讳，用一个做母亲的身分，加一点点责备于面前的一个人。她将为一切留在家中的母亲有所申诉，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兵士的母亲。她总有点气愤的样子说：

“你们年青人忘记了母亲是不应当的。”

可是，她把话一说过，便从兵士身上记起别的事情来了。从兵士不大整齐而且单薄的服装上，敝旧了的鞋袜上，以及其他情形上，她发生了怜悯，觉得做兵士也不容易了。

“你不冷吗？不吃亏吗？不挨打吗？你妈寄衣服和鞋子吗？……”

她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说，因为在任何兵士面前，都想得到自己的儿子情形。她到后，看到那兵士扬扬长长走了，一个人站在街头，似乎就想哭一阵，但另外一种感情，又使她在那个时候觉得很快乐。

同她说话的虽不是自己儿子，却是一个兵士！因为常常看到有兵士在街上就老妇人缝补鞋袜，她知道自己儿子在军队里为了跑路原因，鞋袜也一定像这样子，所以一个冬天来，便常常坐在太阳下为儿子做鞋。把鞋底做好，安置了青布面帮儿，便花了钱托人带去。究竟这鞋子是不是能够到儿子脚上去，这妇人却不甚注意的。

这妇人，从街上见到兵士，谈过话，回到家中时，匆匆忙忙的洗菜作饭，到了蛇山上的午炮匐的一声响，一会儿，大门前电铃叮叮的发声，从那种重重的派头上，明白这是老爷回家吃饭的时节了，就赶忙走去开门。到后一切菜饭由这妇人布置到堂屋桌上，老爷太太少爷依次入席，她就站在旁



边为一家人侍候添饭。在吃饭桌旁，老爷还不愿意把他责骂军人的权利放弃，照那情形看来，竟像是知道自己家里娘姨有一个儿子是兵，所以他故意骂给娘姨听听的。听到许多稀奇古怪的责备，以及许多不近人情的诅咒，娘姨照例不能分辩什么话。她想说“老爷您说得不对，”又想说“老爷您造谣言，”又想说“老爷您不应当那么骂他们，”可是因为他记到老爷在另外一个时节，为了游艺会大家玩耍的事，学校里不让兵士玩，被兵士把事务主任捉去老爷也被捉去的故事，她懂到老爷的牢骚有根，就不说什么了。

裁兵问题，教育普及问题，国学救国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是这一家主子常常同太太少爷娘姨演说的问题，老爷原有老爷自己的心事，所以老爷一上学校去时，这问题，便从公馆移到教员休息室里去了。

老爷一肚子古怪，听说到学校爬到一个高台子上去，为年青人说那些天上地下的事情，说一年也说不完，家中娘姨当然没有了解老爷的资格。娘姨见老爷走了，送出去，小心的关上腰门，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她想起老爷那些脾气，记到老爷说的话，……一个仗火，死人十万八千。一声炮，毁去一幢房子，一刀削了一个头颅，老爷从报上看来这些消息，她不必看报，也可以完全知道。死十万八千算什么事，湖北江西有一百万或更多的人，天下房子很多，千百个大炮也不会把房子掀完。什么事情都是命，命里有什么，总逃不了，命里无名，也不必害怕。这意思是为什么？都是这妇人不相信自己儿子会忽然死去的理由，同时也就觉得老爷心好脾气坏不什么要紧！

这个人家老爷同娘姨，在某一点上，恰恰立在相反的神

气下头，可是太太同小姐少爷呢，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应当站在那一边好。听说武昌省戒严了，学校的薪水就不能按时发下，他们见到老爷生气，也似乎不大高兴，可是每天坐在家中无事可作，觉得无聊，同娘姨到平台上去，看坪里兵士的学操时，一看也常常是看个半天。年青军官骑了小白马在坪里驰骤，那种动人的风度，曾使教授太太十分歆羡，心里间或胡乱打算过，以为将来有这样一个女婿，倒并不是很坏的事情。

在湖北大学什么院的教员休息室里，下课钟敲过一会儿后，教授们满身是灰，如从一个战场上退回一样。这些人很快的逃来，就把身体嵌到休息室的柔软大椅里面去，身体发福痴重一点的人，便听到轧轧的声音，接着是一个高个儿听差，扭来一把手巾抹脸，这些人便同在黑板上抹灰一样擦着眉毛和耳朵。室中新生了一个火炉，煤虽然每天领得很少，到了下半天就有点不够，使满室觉得凄凉，但一个上半天，照例这个炉子里，却有烟煤在里面发哮，室中充满了春意。日子已经是二十七，过三天照规矩学校便应当发薪水了，每星期教六个钟头工课领取月薪三百元上下的教授们，下课后无事可作，围到暖烘烘的火炉，喝着一杯清茶，自然有话谈谈。于是谈到薪水，谈到本校会计股，谈到本省财政局，谈到本国财政部，间或还会谈到银钱同舅子的关系，从这里便引起了各样问题，“雄辩”与“哈哈”，把休息室变成热闹地方了。听差照例也可以站在旁边一面用铁通条去搅动炉火，一面细细听着这些有智慧的人充满了智慧的议论，直到提及关于女人那些事时，才有点不好意思不得不出这个房子。

这些体面人，照例都有他们个人的哲学，用自己一种书生的观念，为一切事胡乱加以注解。学校方面工课既不多，学生又很能原谅这些有名气的人，正像随便给一点知识大家就已经都很满意了，这些人每天事情既那么少又那么容易对付，回家去同太太谈“国事，”太太却常常问到“薪水”，有些人还没有太太，有些人还不好意思接小脚太太出来，因此这一群人，下课了也不即走，留在这休息室里取暖，吸烟，谈闲天，实为一种排遣长日解除郁积的最好事情。大家从一个小事情上驰骋感想，发抒意见，大家复能在一句趣语上，一致微笑或大笑，本应害伤食病的人，因此也都心广体胖了。

这些人大致都是从美国或英国，从南京新都或北京旧都，分头聘来的，还有些是做过大官退了位同当局还有来往的，有些名气又很大，社会知名，别处聘请也不会去，因此即或长不上课，学生也不好意思再想挑剔。这些人见过了中外文化与文明所成就的“秩序”与“美”，经过许多世界，读过许多书，非常有名气而且非常有学问，来到这长江中部千年以来传说中的名城，住到小小的房子里，每日饮料全得喝水塘中的浊水，出到街上去，所遇到的全是愚蠢邈邈的脸子，街头上转弯抹角处，任何时节总可以见到一个行路人正在扯脱裤子预备洒尿，铺子里打死了一只老鼠，即刻使用铁钎夹起抛到街上来，……还有兵，多到使你不能想象他的数目，脏到你总以为是乞丐打量扔给他一个钱，却又因为那种神气使你见了有点吓怕，见了他就想走开，为了这些现象，有许多人觉得这才真是中国人的中国，于是习惯到里面去，另外又有些人，才开始明白内地的中国人民，如何在一种腐烂颓败发霉发臭的情形下存在，十分悲观了。但这些人虽一致觉得

这内地的“古典”生活，不是自己所熟习的生活，然而全是一些读书人，各知道一样专门学问，读过许多专门的书籍，能够告给学生以伟人的历史，古怪的思想，十年的政治，百年的法典，千年的文学，万年的天地，除了这些却什么也不能有一分儿。有些知道自己是应当做官的，都在那里十分耐烦的等候政治的推迁。有些爱钱的，便知道把所得的薪水，好好处置到一种生利息的事情上去。其中还有一些“书生”，很爱体面，又很不懂事情，从中国或从外国书里，培养出一种古怪的人格，国事的混乱，民族的堕落，都觉得那是使他极其难受的事。百姓的事，中国的事，扰乱到这个人的心，使他常常愤怒。对于执政那一面，任何时节他都俨然有一种切齿的关系存在。他没有什么固定信仰，却认为一切现象不好，不美观，皆由于政府的无力整饬与有意放弃。他真心的不高兴那些有权力的人，以及帮助作恶的人，时时像在同那种恶势力冲突，可是他却又并不放下他那一分因社会畸形发达自己所得的好处。他有感觉，也仅仅有那种感觉，坏了他的脾气，既不能把社会变好，自己也不能变好。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则这种人因为有点不平，有点反叛的种子，酝酿在心里，能够写诗做文章。另外有一种书生，虽是书生却已渐渐的成为教书匠了的，懒惰的，有中国名士风味的，便很容易发生了一种琐碎趣味，常常在一些极小事情上，纠纷百端，无从解决。这种人又欢喜在同事方面，作一种冗长而无兴味的讨论，用一些大报小报作根据，把“大人物”“新鲜事情”，两样东西连结在一处，互相辗转的来传述一种谣言。谣言中常常不能不有一个知名女人在内，他们从这情形中，便得到一种乐趣。他们这样也就算是与不满意的一切现象作战，嘲

笑一切，辱骂一切，诅咒一切……这是不错的，还是一个长久的战争！口舌的武器，原不至于敝旧，同时这休息室里，同事又那么多，这类人倒是无聊的集团里一种中坚人物，缺少了他们，是使大家更觉得生活无味的！

就是最后这一类人，他们也仍然是不高兴这个环境现象的。那个家有平台，遇到一生气时就喊佣人作妈，最不喜欢见兵的大人，有很多地方仿佛便是这种人。

我们应当顾及前面一件事情了，就是到了九点钟，那个教授已经睡够了，爬起床后，娘姨便把脸盆送到床边，搁在一个小几上，其时蛇山上正有一队号兵吹奏喇叭，声音向武昌城各处散去，幽幽凉凉，很有一点塞外胡笳的意思。本地人这个月来看到不知过了多少军队，许多人家的长工同做小生意的人，皆被拉去当伙夫去了，这个喇叭正像有点得意的压着一个武昌地方的人。

“汉生，这是一群强盗的奴隶。”他听到喇叭声音，非常刺耳，把这个奇怪的话加在那一队吹喇叭的军人头上去，却向榻边一个四岁不足的儿子，表明他对军人瞧不上眼的态度。这儿子不大明白爸爸的意思，却得出一个要求，要爸爸为他买一支枪，一把刀。他告给爸爸需要这个的理由，说是“要做统领，”这做统领的志气，却是听到有喇叭声音而起的。

教授有点诧异这不稳当思想的来源了。就问儿子：

“谁告给你的？”

“我自己要！”

“你要那个作什么？”

“我欢喜那个。”

“不许说欢喜。那全是强盗要的东西!”

“我要做都督!”

“杀了你!”

“杀了我也要。”

“嗨——”这教授吼了一声，睁目望到汉生不语，母亲在窗下知道房中事情了，就在外边喊叫儿子。

“汉生，你来，你来，看天上落雪了，好大的雪呀!”

想做都督的儿子出去以后，教授一面抹脸一面说：

“娘姨，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许少爷上平台去看那些告化子强盗，你不听我的话，我要开销你。”

“老爷，莫有这件事。”

“怎么莫有，他要做都督！不是看到那些东西，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有志气!”

“什么志气，做都督，做师长，……”

外面太太又忙喊着娘姨娘姨，快拿少爷的小椅子来，这娘姨，便笑笑的跑到外边去了。

外面并没有落什么雪，很好的天气，挂在蓝底儿天上的日头，照到人背上作古怪的温暖，主仆皆站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屋角上一群鸽子摆阵势飞。两人还在那里计算腊八豆的气候，计算腌肉用盐的分量。计算干青菜同泡菜落坛开坛的日子。全与老爷的事情无什么关系。一家人除了教授独当一面，其余的人是同心合意站在男主人相反一面的。这事教授似乎也很明白了的，因为每到小孩同佣人挨骂时，太太总把两人叫开，省得把时间拖长，老爷生气。

到后教授便在房中看报，看到一些各处打仗的新闻，仿

佛有了报仇的机会，就拿了报走到外边大院子来。

“××死了一万人，×师长也被捉去了，这些无用处的东西！”

“怎么啦？”因为娘姨听到那个师长的姓同自己儿子师长是一个字，关心到这件事了。“死一万人，主席也被捉去吗？”

教授看到娘姨那种慌张惊愕样子，很觉有趣味，便把报上没有登载的消息，也用自己意见代为证实，就说所有掳去的人马，都被用机关枪打死，一个伙夫也不留下。他还想说这些人本来皆应当用火烧死……话未说及，忽然听到门外街头有许多人呐喊声音，且听到远远的敲钟声音。城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失火了，街上乱糟糟的有许多人奔跑，虽然是大白天，还不知仅仅是失火还有别的事情发生。这一家人不到一会儿就都跑到屋后平台上去了。只见到一股青烟在城东角上飏起，且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哮吼拉杂声音，似乎去这里并不很远，娘姨忙攀到栏干上去瞻望，问隔壁蹲在屋上瞧看的人，是什么地方走水，才知道还离这里有两三条街。

这时节，在祠堂里驻扎的军队，刚下操散队不久，忽然又临时集合，长官吹着哨子，喊叫赶快站队，不久就派出了一小队人到失火那边警戒去了。

教授一家人还是站在平台上望火，且看到许多闲人在下面大坪里奔窜，样子十分忙乱。又见到同街坊胆小人家有人抬锅罐放到坪中空处的事情。又看到人打着铜锣报告火的方向，且胡胡的嚷着另外一种话语，大约不外乎救火人每挑一担塘水所得报酬的数目那种事情。

教授游目四瞩看了一会儿，觉得众生芸芸，扰攘无已，很是无聊，便说：

“汉生同姆妈进去，不要站在这里吹风。”自己说着已先走下楼去了，接着不久，这一家人就团团的坐在一个方桌边吃早饭了。

吃过饭，娘姨把碗盏收拾到厨房去，听到后门外扰嚷不止，见着两个兵上用门板抬了一个救火受伤的兵士过去，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又见着一个兵士扶了一个救火受伤的警察过去，跟着看的又是一大群人。这娘姨，也就着忙跟到后面走去，想看看前面那个究竟死了没有。随了街上闲人挤到祠堂前面时，受伤的人已抬进祠堂去了，所有闲人皆不许通过，正在那儿担着心，忽然又看到一个兵士从祠堂里匆匆促促的奔跑出来，口中只说“找一只雄鸡”，“找一只雄鸡”。她在人群中伸手一把就拉着了那个兵士，红着脸急促的说，“副爷，你跟我来，我有一只鸡，我有一只鸡……”她把留养在主人家里一只公鸡交给了那个不相识的兵士后，又跟到兵士跑回来，站到祠堂外边，听候里面的消息，站了老半天，才回家去。

可是把饭吃完的教授，不到半点钟，就从从容容坐在大学校的教员休息室里火炉边大沙发上了。一室里五六个没有上课的先生们，都用东城失火的事作为题材，谈到一切关于失火的故事。其中一个最善于逢迎凑趣的同事，谈到某时在某地方看到一个妇人从睡梦里被火惊起的情形，因慌乱了一点，如何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他把这个莫须有的故事，用了许多很雅致的名词描画着，大家皆用着温和微笑的脸儿，细心领会到这故事的变化，末了多人皆仿佛若有所得，便互相交换到烟卷，互相很矜持的笑着，表明这笑话虽有趣味，却并不能把大家的身分失去，不如另外一时另外一个人笑话来

得更好，因为这个故事是这个无耻的人说出，他们是明白这个人的不好的。

失火的事谈过后，他们便开始谈这个冬天来各人自己家中的事情，从厨子起头，一直谈下去，直到山上的大钟催促上堂时才止。因为学校里有这种规矩，所以到第二天学校中，便知道×教授家中有个愚蠢娘姨，把自己积钱养大的一只雄鸡送人的故事了。

廿年四月廿七完成

战争到某市以后

雷霆震动人的身体，战争震动人的灵魂；当战争在南方某都市，开始发生，用暴风猛火迅速到出人意外的情形扩张下去，如一只有力的手，撼动到国内一切平常良好市民纯洁的灵魂时节，在北京方面，南京方面，上海方面，……及其他方面，还有多少神经衰弱，放荡懒惰，不知羞耻的年青男女，各为了美国输入的××淫荡音乐，每日互相拥抱到成一团跳舞。绅士们，当局者们，则更其无聊，莫不盼望到另一国家来用强力出面干涉，拯救国家所处的困难。

沿长江中部某某市，从电讯上，把某一方面，钢铁奔窜的声音，呼喊杀戮的声音，连同大火毁灭一切的光景，以一种无律，无韵，毫无秩序的记载，排印成为无数号外，到市街上各处去散播时，××市新大街的市民们，皆各在街头，莫不怀了焦躁，惶恐，同一点儿意外微倖的心情，盼望到某种意外消息。战事既不可免避，政府应当如何想出办法，支持到某种局面，再一面作各种交涉，市民们是愿意从每天号外上看到点这一类消息的。号外印出后，一个人站在街心大

声嚷着，各人竞争上前攫了那一方消息，送到鼻子下去。稍过一会，这些人便一面互相用呆板失望的眼睛望望，一面在口上一同咒骂着目前管理国家人物的无用，咒骂着二十年来一页历史上这个民族当家人的卖国该死，各个向四散走开。

这些良好的市民，虽各自向街旁走去，不管生熟，仍多聚在一处，用一种极关切的神气，互相坦白的说到一切。一个民族长久被压迫后而富有的幻想性格，占据到××市民的全体，于是这些人便谈到军事上无希望的希望，外交上无奇迹的奇迹，而大部分，他们是明白政府不足信托，却仍然把希望安顿到现在这一个政府上的。

可是××的秘密卖国条件，被外人报纸提到后，××市上的空气不同了一点。街头上有用粗糙撒野的话语，骂到当局卖国媚外的。有谈到另一件事情，却仍归结到这战争，将因为政府的无能，成为一种无意思牺牲的。这是××市的市民，一群有热忱无训练缺少领导的市民！

然而到某一天，却有人爬到西大街那个换钱摊上，高高站起大声演说的事发生了。市民的一群，从各方聚集到那边去，各把失神憔悴激动带血的眼睛，望到那个身穿灰色长衣不知名的年青人，演说一切事情。那个人报告到一切从另一方面听来的真相，大家才知道前方是那么急切需要物资同实力的救援，这一面却只见到当局对国联信赖的声明以及外交胜利的谈话。政府一面忙于迁都，一面却尽暗示市民，要一百个镇静，除了镇静以外，什么也没有布置。那演说者说过了一阵，再说下去，便轮到一个结论了。那汉子说：

“……我们当家的在干什么呢？”

大家互相望望，各在心中打量着“谁知道呢？也正忙着

吧？”

那时一个机关中小办事员模样的年青人，一张黄黄的脸，正对到演说者注意。他是傍近桌边站定的，听到演说的问到那句话，记起了身边一点东西，诡诈的望了四周一下，把从×方面得来的一张报纸从怀中掏出，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声音太低，谁也听不清楚所说的话，因此把那一张纸又递给了站在高处的一个。

一会儿大家从那个朗朗的诵读里，就听明白了一个外人电讯社，似嘲似讽所记载，用《中枢与各主要都市之持重与镇静》为题，下面所载的一篇文章。那文章便详详细细说明到本国当家的种种无益的计划，可笑希望，连同一些负责人一再声明的“我不开衅，全部有国联主持”的论调，政府的面目，便以一种卑鄙的神气，活活泼泼显现于市民面前。

有人说话了。

“希望政府为我们出兵，我们自己出钱，为一点正义而支持下去！”

另一个人说：“问谁要正义？问谁要兵呢？——一个错误的打算，向××请救援的兵！”

有人提到用物质救援的。另外还有人对于政府的不满，把话更放肆的说下去的。

一点在平时没有的混乱，同失去节制的咆哮，使××市大街显然酝酿了一种不稳当的空气；街头业已被人填满，人力车皆不能通过，须绕道走去了。

警察过来了。不知如何，群众的愤怒，在这治安维持者身上，生了反感，警察被殴了。

一面把警察撵走，一面大家还是在那里商量对战区救济

事情。过了不久一会，西街西头重新发现了一大队警察，全副的武装，取了冲锋姿势，跑步向这边人丛中走来。于是市民们胆小一点的，各怀了木棍落在头上时极无趣味的预感，离开了演说的人，向大街四散走去。

那站在桌子上的一位，见到这情形了，大声的说：

“我的兄弟，我的同志，不要怕，不要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来商量！我们应当把办法讨论出来，警察同志不会干涉的！”

少数的市民为这个话强硬了一点，各站在那人身旁不动，多数的人听到这个话也安稳了一点，也各站定在原来一处不动了。可是冲锋的黑色一群，即刻之间已来了。一种意外的袭击，各处沉默中开始发生了殴击。怯弱一点的市民，各带了惊惶无措小兽物的样子，向四处跑去，强干一点的一面分辩着一面闪避那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有小孩子在践踏中大哭的声音，有从各种口里含混的辱骂呼吁声音，一种不可想象的混乱，继续了很久。在混乱中，先前在换钱摊上说话，为市民出主张的那个人，被捉下去后，无数手脚向身边伸去，带骂带吼，满脸浴着红血被人向西拥走了。另外还有类似商人类似中学生的一批年青一点的人，头发扯得稀乱，衣服也失去了原来样子，鼻部打破了的皆把脸浴了血，也是吼着嚷着，被人向西拥走了。一时忽然清净了，人虽然仍那么多，可是把一群市民捉走后一切全沉默了。

可是一会儿，在另外一个铺柜上有人站起说话了。

“这样无理由糟蹋市民，那是不行的！大家都见到这种事，这是野兽的行为。我们应当向政府去算账，我们应当大家去质问这个主使野兽的人！”

平时十分胆小，此时却十分愤怒的市民，团结成人数可观的一群，加上无数跟在较后的市民，不到一会就跟到保安大队来时那条大街走去了。

因此一来，一点钟后，××市公安局门前，重新捉了一些人，重新发生了一次武力对徒手平民无耻的殴打，重新在那里产生了一场混乱。××市到了下午临时宣布戒了严。可是一到晚上，政府明白事情扩大将发生其他影响，被捉的市民全开释出来了。

但事实上七个却没有释放。

到第二天××市民自动罢了市。那么讲和显然已不行了，不取保的开释已不成为恩惠了。××市民的意见，昨天的事，谁也无罪，谁也不应当被殴被捕。一群毫无过失的市民，见到政府的冷淡，大家来在街头商量一些公民有权利可过问的事，同时也正是商量些公民应尽的义务。需要一种讨论来确定，这讨论妨碍到什么治安？一个完全生意中人的男子，为了当时正义激发了勇气，替大家报告了一些事实，说了几句大家想说皆说不出口的话，为什么应被逮捕和殴辱？多数无罪的市民，为什么应被无道理的殴辱和逮捕？为什么这件事也得用欺骗把被捕的留下那么多，却向各方宣布，即刻已完全释放？

××市民的罢市，所要的是一种当局对市民的公平。这公平在过去谁也没有从当局方面得到。对敌人懦弱，对列强谄媚，××市当局，一面禀承中央政策，对市民则虐待同欺骗并用，现在大众感到羞于同这种当局合作，故全体罢了市。

每一市民皆知道那些为一个民族气概，为一般被压迫阶级所受的侮辱和剥削，因面向帝国主义暴力用血和生命来抗

议的×军，为何急迫的盼望帮助，政府却如何冷静如何沉默不加过问，市民们皆莫不欲尽所有尽所能为前方供给一切。××市民一面罢了市，一面仍然各尽其能做那件事。没有得到任何机关的帮助，没有向任何公家机关捐过钱，十七辆运货大汽车，每一辆汽车上皆装满了一切用品，继续向××的长途马路开去。一面全体自动罢市，一面仍能继续进行救济事情，这种罢市，就似乎只显然在说明××市民羞于同政府合作一种意义上存在了。

这自然是不行的。××市当局并不愚蠢，明白一切的情形，一切调停皆极力进行着。把威迫利诱加诸××市重要商人方面，因此商会会长，银行行长……以及一切同政府利害关系较切近，而又有权力支配调度市面的人物，皆努力使这件事情，莫延长，莫扩大。一面算是当局重新让了步，为了在“国难”情形中，不欲过分追究一切，把另外六个被殴打得臂青脸肿的市民，全取了平常铺保开释。市民充满了热忱，另一方面却充满了卑鄙；普遍皆燃烧到愤怒，在那名为衙门的角隅，却隐藏了惶怯与诡诈：放了这六个人，另外那一个，还应有一种解释，自然就又轮到那个千篇一律的谎话里去，把一个审判以前的人，先加下反动有据的罪名，扣留下来，且不久就移提到第×军事法庭去了。有水的河才能够流动，有智慧的头脑才能够思索，××市的市民，全是那么可惊的诚实，被哄着，被骗着，于是重新开了市，一场风波过去了。

后面一点日子，从此在××市报纸的号外，从官方发出的前方战事胜利消息，总较其他地方所得消息多一点，同时什么市政府的义勇军也出发了，什么中央大军调赴前方的消息也多了。种种似乎特为××市民而制造的消息，每天皆以

一个极其无耻的夸张意义而登出，哄骗到市民的热情，和缓到市民对当局冷静的仇视。

××市民一面虽疑心到前方战争的情形，一面却对于当局怀了好意。直到×军从××退却的消息证实后，明白一切无望了，每日还有无数市民，沉沉静静的，在公立阅报处或大街一角，从报纸上找寻那个失败外交的结果；市民明白战事是无希望了，信任到政府的谎话，盼望到新的外交，新的统一，新的政治。

.....

在一切市民睡梦里，内战重新在酝酿中。××市既当×线的要冲，市外铁路线上的军队，每日皆极匆忙的神气，用兵车转运到各处去。一切人皆不明这内战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一切人皆不明白为什么先一时这些军队皆俨然没有存在，这时节究从什么地下爬出。一切人唯一希望，只是希望政府分配地盘适当一点，这内战可以缓和一点爆发。

××市城中的新辟马路，市上的汽车不多，在一个市民记忆中，皆留下一个不至于错误的印象。常到城中的属于私人的汽车，市长是蓝色的，军部一高级人物是灰色的，某绅士姨太太是绿色的，某老板是黑色的，某中央委员是灰色装甲的，……共通算来也不过二十辆而已。一天下午两点十分钟左右，××市长坐了他那体面的蓝色汽车，过新大街预备上衙门去，在西大街头上，因为人力车较多，行车速度不高，忽然从一个铺子里，奔出一个男子，似乎发了一点狂，很便捷的扳上了市长的车旁，意思……

市长一望就明白这是刺客到了，正不知如何处置，坐在车旁边的卫士，知道了他的职务，不让那刺客模样的人动手，

就先向那刺客开了枪，一连两枪。那汉子在一种痉挛中跌倒了，大街上起了空前的混乱，一切人皆向店铺中跑去。汽车上人很机警，明白身旁还有其他危险，便把汽车如飞一般向市政府方面开去。被打倒死去的男子，稍后便是大圈人围着，又稍后却为一圈军警围着了。新街附近即刻临时戒了严，各处铺子各个行人都加以严密的搜索；不久全市又戒了严，车站也戒了严了。所有驻扎在市内的军警，皆为这件行刺案件而呈非常的活动。从军警的活动看来，××市的市长是健全的，无恙的。从戒严情形中看来，市民一方面传播着市长受伤的谣言，各显得十分惶恐。

被刺的市长压了惊后，正独自在办公室里，向上峰起草电文，报告遇险的经过，外面会议厅里，正预备着开重要会议，那个奉命令过公安局去询问搜索行刺死者一身的结果，报告回来了；在那毫无可疑的行刺者身上，警察搜索的结果，只发现一个信封，这信封明显的写上那么两行字：——

××市的一个市民呈禀

××市长大人钧启

回事的把那个信件从公安局取回，呈给了××市长过目。××市长看到时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虽从那个信件分量上，看明白了那薄薄信件决不是一颗炸弹，但仍然装作十分谨慎的态度，把信封拉开。上面的一切使他脸红了。原来这是一个××市的公民，为了一点诚实，同时也是十分愚蠢的感情，因为看到报纸所载×方的战事情形，请求市长通电中央出兵救国，写给市长的一封信。大致因为打量到这信必须亲自递给市长，故冒冒失失作了今天的事。市长脸儿红红的，望到那个救国意见愣着，好一会，才向回事的手下人装模作样的

说：“这刺客多险，多诡诈，有机会开枪时就给我一枪，无机会动手时就送上这个东西。”

回事的完全不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敢作声。市长一会儿就又问：

“另外那个怎么找不着吗？”

回事的说：“另外没有什么。”

“怎么，手枪同炸弹全找不着吗？”

回事的说：“没有手枪同炸弹。”

“混账，怎么你知道没有？我亲眼看见，那个东西……余区长那里会这样胡涂，把这东西也疏忽了！要他们找来，一定找来，我看到那是一支七响勃朗宁；用不着看我也猜想得出，有三粒子弹，你去问他找寻拿来！”

回事的心想，“一个药铺的先生那儿会有手枪？”可是望到市长神气不对，不敢顶撞到这个有身分的人物，唯唯诺诺就退下了。

到后那个余区长，果然就送一支旧手枪来了，上面恰恰留下三粒子弹，市长正在同一切要人举行重要会议，大家于是望到那件凶器，各人皆用极谨慎的神气，传观那件凶器，讨论那件凶器，同时想起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市长的危险情形，就莫不佩服到市长的临事镇静，以及车上卫士的勇敢敏捷。

市长于是笑着，向那些阔人要人说：“是的，幸亏兄弟还镇静，出了事后还能这样子不慌不忙，不然这件事情可不知如何影响到这个××市，因此一来，把全市临到一个如何可怕的混乱情形中去。”

公安局长已经得到过区长的报告，明白市长那句话的意

思，用做惯了下属应对得体的腔调回答说：“是的，是的，幸得市长的镇静，临事有方，不至于生出别的危险。遇到这种事情，缺少镇静是一定要糟的。”

两人说完时，皆互相望到莞尔而笑，满围到桌子坐定的在座同人，也各张了吃肉喝酒的大嘴笑了。

“一种有计划的阴谋，一种显然的行刺，若非××市长汽车上的卫士稍先一着，奋勇杀贼，结果将不知陷××全市到如何一种不堪设想的混乱中去！”市民当天就可以在晚报上，默默的读着这种新闻记载。三四天后，又从天津上海各大报上默默的读到同样记载，且同时还登载了暴徒死尸同凶器的摄影，××市长远方朋友，看到那种新闻时，莫不为××市长当时情形捏一把汗。

××市民有疑心到这个错误事情没有？没有的。

廿一年五月某日

本篇 1932 年 12 月 5 日发表于《微音》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署名甲辰。